麗璧軒隨筆（卷六）

往事雲煙



盧國才 著

3 1761 11928029 5
HK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1 2 2026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6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9280295

麗璧軒隨筆（卷六）

往事雲煙

盧國才 著



《麗璧軒隨筆》卷六

往事雲煙

盧國才　著



作者簡介

盧國才，筆名白墨、盧茵，1953 年 5 月 19 日生於柬埔寨金邊。潮州人，祖籍廣東揭陽。於金邊端華中學接受中文教育，1970 年柬埔寨發生政變後到越南西貢，開始為《遠東日報》投稿；1974 年定居泰國曼谷，為多家中文報紙撰稿。1980 年移居加拿大，40 多年來一直為各報社寫稿。1996 年開始於《華僑新報》每週一篇撰寫《麗壁軒隨筆》專欄，25 年來已累積逾 1150 篇；1997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並出任副主席；1999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擔任《詩壇》主編，每週一期，22 年來累積逾 975 期，從未中斷，發表各家詩作約三萬首。曾出版《泣歌》新詩集、《無墨樓吟草》、《無墨集》(隨筆)和《白墨詩詞集》，並為詩壇主編兩冊《滿城賡詠集》和多種個人詩集。2010 年獲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18 年麥基爾大學英語系畢業。

《無墨樓・麗壁軒》博客：http://www.kokchailu.com/

《麗璧軒隨筆》卷六：往事雲煙(100 篇)

目　錄

伍序......6

姚序......7

忽然人生——詩人白墨的回憶錄(唐淦)......9

詩詞饋贈(伍兆職)......20

詩詞饋贈(姚洪亮)......30

自序......33

老人......35
傷逝......38
冬雪......39
蓋棺......41
崇拜......43
四月......44
血債......47
自信......49
父親......50
髮指......53
琴瑟......55
禍根......59
說鬼......61
惜花......62
狂想......65
天堂......67
願望......68
知足......70
秋緒......72
雲煙......74
悼念......76
秋思......80
雪緣......82
佛緣......85
鴻爪......87
痛悼......89
祈願......91
往事......93
磨礪......95
前塵......97
悲逝......100
尋根......102
浪跡......104
霉運......106
算命......108
詭異......111
鄉愁......114
家史......117
桂折......120
心聲......123
悼別......126
秋記......130
往昔......132
瑰寶......134
敬悼......138
悼師......142
雜憶......144
懷念......146
悼兄......150
鍾公......153
祭兄......157
慼悼......160
懷悼......166
鹿逝......170
慼哀......174
深思......179
永存......183
追思......187
文責......190
懷鄉......193
悼筆......197
遠行......199
悼友......201

傷疤........................206
何公........................208
見抒........................213
雷門........................217
黃公........................221
憶述........................225
翻騰........................228
回溯........................231
直筆........................234
回憶........................236
恐慌........................240
隔離........................242
疫災........................246
鄭老........................246
禁足........................250
居家........................252
疫境........................254
順變........................256
感時........................259
宅家........................261
疫話........................263
避疫........................266
憶舊........................271
疫秋........................273
憶昔........................276
瑣憶........................278
拉扯........................283
去國........................286
疫言........................289
疫說........................292
曙光........................294
宵禁........................296
歷經........................299
疫年........................301
感世........................303
疫詩........................305
淪陷........................307

伍　序

大約廿五年前，《華僑新報》早已有一專欄長篇：《麗璧軒隨筆》，作者盧茵。而在《華僑時報》也有一專欄短篇：《白墨在此》，作者白墨。吾甚喜看其傑作，心中仰慕此兩作者之才華。

有一天在華城，由譚銳祥兄介紹與盧國才先生相識。後來才知前說之兩位作者盧茵和白墨，正是盧國才先生之筆名，真的是有眼不識泰山也。我相信「緣」，所謂有緣千里能相識，無緣見面不知誰。

從此吾與盧先生成為好友，更為莫逆之交。我長他廿二年，但他才華遠勝於我。故可稱情如叔侄，親若師生。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由於譚壇主及盧主編精明，領航有方，詩會會務蒸蒸日上，素享盛名。並在《華僑新報》開設《詩壇》專欄，長期發表古典標準詩詞，弘揚國粹，成績可觀，深獲好評。

回憶詩會初成時，主編身兼導師，自編印《平水韻部》及《常用詞牌》等分給會員參考，務求精益求精。主編又編印各種特刊，詩友獲益良多也。

主編亦師亦友，和靄可親。滿園桃李，皆大歡喜。步韻唱酬，不亦樂乎。壇主豪情雅意，樂作東道。本市同仁，經常雅集，多在酒樓，或輪流於詩友家中歡聚。美酒佳餚，吟花詠月。良辰美景，不勝枚舉。回憶當年歡樂時光，如今此情不再。唯留心中，聊堪珍惜，嗟嘆歲月不饒人也。尤幸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詩會繼續發揚光大，前程無限。有厚望焉。

無墨樓永不無墨，而且會越濃越香。《麗璧軒隨筆》現雖先出書八卷，但我深信《麗璧軒隨筆》仍會繼續下去。長寫長有，妙筆生花，好供讀者諸君欣賞無窮。祝賀百花向榮，山水長流，松竹長青。

茲值主編《麗璧軒隨筆》鉅著付梓之佳期，謹此為序。

水調歌頭

——步韻賀喜主編鉅著出版

麗璧軒隨筆，廿五載詳陳。人生百態難盡、墨客熱情珍。情繫書樓無限，麗璧晚晴可貴，心曲感言真。閱歷遊蹤廣，精選縮濃甄。

默耕耘，多收獲，說前塵。唱酬步韻，緣結詩會友情親。賀出叢書八卷，飲譽流傳千載，喜綠草如茵。敬仰才華博，乃是不凡人。

伍兆職 寫於滿地可于遠樓

二零二一年五月廿六日



姚 序

初次接觸《麗璧軒》，要從二零零零年的往事說起。

那一年在法國巴黎舉行全球端華中學師生校友聯歡會，曾任歐（陳文稱）老師千里迢迢從加拿大前來赴會，在宴會後他向我介紹在加拿大滿地可有位文章詩詞寫得很好、筆名叫白墨的校友、比我低三班——盧國才。自此白墨這筆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後曾老師給我寄上白墨兄的著作，就憑藉這因緣際會和仰慕之心，與白墨盧國才兄神交多年，好多年之後才在巴黎碰面，竟一見如故。

盧兄自一九九六年開始開闢《麗璧軒隨筆》到今年正好廿五週年，每篇約兩千字，共寫下一千多篇隨筆，纂輯成八卷，誠可喜可賀。延續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縱橫千萬里的思緒，在深水靜流中湧動，裹挾著生活的氣息，撲面而來，引領我們傾讀一段段不尋常經歷、走入一件件眷戀的俯仰往事，令人注目，怦然心動。

雲煙過眼千餘篇，是凝結理想和智慧、回味和沉思，曾經的往事，雖如縷縷輕煙隨風飄去，但總有一些東西觸動我們的心緒。珍惜的往事，雖有不同的酸甜苦辣，在雲煙過後，最令人懷念的是留在心中的那一抹芳香。

有些足跡早已滌汰淪湮，事過境遷，往述萬千，但回憶是不會變，始終會存留在人們心中。用一箋文字裡的精靈，記錄著漸行漸遠的雋永年華，在煙雨客塵之後，讓無法觸摸的印記，用一筆一劃累積，在字裡行間覽照的身影，隨著在詞韻詩情躍動的音符，成就自己的舞臺，詮釋人生旅程多姿多采的風景線。

盧國才學友的《麗壁軒文集》卷六「往事雲煙」是之謂也。

是為序。

水調歌頭

——《麗壁軒隨筆》題序步韻盧國才學友

映牖猶清敞，吟筆自橫陳。喜聞加國才子、融字集珠珍。隨手山青雲白，便作辭文翰墨，邀冀訴其真。綺語成幽寄，佳句盡精甄。

題風月，評世事，動心塵。盟鷗早結、求友還憶舊交親。瞬忽一聲傾訴，常是滿窗晴照，麗壁擁芳茵。聞識賦詩客，知遇濯纓人。

姚洪亮 二零二一年五月於法國巴黎



忽然人生——詩人白墨的回憶錄

(《華僑新報》記者‧唐淦)

編者： 現年 68 歲的白墨，原名盧國才。是蒙特利爾知名的文人，媒體專欄作家，詩人。

白墨先生會說國語、粵語、潮語，除了英語、法語外，還識泰、柬、越、寮等印支各國語言文字。寫作 40 年以來，所發表的詩歌，小說，雜文與未發表的編纂作品數目等身。1996 年中秋節前，白墨開始以「盧茵」筆名在《華僑新報》開闢「麗璧軒隨筆」專欄，25 年來寫了 1150 多篇。1999 年 11 月 6 日，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吟壇詩友創辦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22 年來，在譚銳祥壇主的領導與白墨主編努力耕耘下，詩會於《華僑新報》開設了 975 期詩壇專欄，發表舊體詩詞三萬餘首，創造了海外華人的一項記錄。他們對舊體詩的不懈追求也引起了中國大陸和臺灣詩壇的關注。為表彰白墨致力於文學創作和對中華詩詞研究與推廣數十年，創作豐碩，學養俱優，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經過審核後，通過授予白墨先生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將於 2010 年 12 月 2 日至 7 日在臺北召開的第 30 屆世界詩人大會上頒發。

像很多從當年柬埔寨逃離出來的華人一樣，出生於金邊的白墨顛沛流離，歷盡坎坷。他們沒有祖國，為了尋找一個安全的歸宿，在多難的世界中沉重浮生。本文記錄了白墨先生以前的生活，但並不具有任何代表性。

投奔西貢

白墨祖籍廣東潮州揭陽縣。上世紀 30 年代，為逃避戰亂，白墨的父親與眾多同鄉青年一起「過番」南洋，到柬埔寨金邊謀生。經過多年打拼，父親從進口公司「財副」(會計)、洋行「家長」(經理)，到擁有了自己經營的雜貨店和洗衣店，一家衣食無憂。但不幸父親竟然得了心臟病，在與妻子先後生了 8 個孩子（5 男 3 女，其中 4 男皆早夭）後，1953 年生下最後一個兒子，即白墨先生。一年後，父親去世，享年 43 歲，遺孀未滿 40 就守寡。自此，家道開始中落，白墨與一個哥哥兩個姐姐與母親相依為命。

白墨從小就在中文學校上學，後來隨著教書的大姐到鄉下，回到金邊後，就由小學 4 年級跳班到 6 年級，小學畢業後升上廣肇惠中學，成了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初中畢業後到「端華」上專修(高中)。時值柬埔寨國王西

哈努克與中國關係進入蜜月期，受大陸文革影響，全柬一片「左」潮，在全國華僑學校一時間頗受優待，白墨與其他華人子弟一起，讀紅寶書，聽紅色廣播，破四舊，甚至與父母劃清界限，成為毛澤東的海外「小紅衛兵」。哪料時局弄人，1967，美國遊說西哈努克政府關閉北越繞道柬埔寨武裝支持南越共產黨的胡志明小徑成功，西哈努克開始接受美援，導致中國不滿，兩國關係開始出現變化。柬埔寨政府出現分裂，三個左翼部長喬森潘，胡潤，胡寧脫離政府，跑到柬埔寨森林中，在波爾布特的幕後支持下，成立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西哈努克大怒，宣佈關閉全國華文媒體，限制華人勢力，禁止華人學校的左翼狂熱。華人學生只得在夜晚偷聽中央廣播電台，秘密中抄寫中新社新聞，自此學校的活動轉入地下。1969 年，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在赴出席葬禮時會見周恩來，經會談後中柬關係升溫。

1970 年，美國支持朗諾(龍奈)發動「3.18」政變成功，西哈努克流亡北京，中柬關係徹底進入敵對。4 月 1 日，朗諾政府下令封閉全國華人學校和華文媒體，5 月中國關閉位於毛澤東大道的駐金邊大使館，很多華僑子弟隨柬埔寨左翼力量進入森林，與朗諾政府對抗。自此，柬埔寨全國左翼力量發展迅速，東北四省赤化。朗諾政府恐慌，在全國地區搜捕左翼人士，導致人人自危，全柬華人不得不捲入政治的無情漩渦，被迫選擇自己的政治立場和人生方向。時年 17 歲的白墨也和眾人一樣，不得不開始自己顛沛流離的人生。

為了躲避捕捉學生的白色恐怖，1971 年端午節前，白墨前往越南西貢投靠大姐。在美國佔領下的西貢，白墨接觸到「自由世界」裡的各種資訊，白天在阮豸街「世界英文書院」上學，晚上到堤岸賽瓊林附近越興學校讀越文，週末到阮智芳大道向東島太郎學日文，並開始給《遠東日報》投稿。姐夫和大姐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照顧，並花了大量的金錢為白墨辦理華僑身份證以便可以爭取合法居留而不用去當兵。由於遠離家鄉，思想處在幾大波動中，白墨身體開始變得不好，經常求醫吃藥；在姐姐的關照下，到旅遊聖地頭頓「普陀山觀音菩薩寺」療養，該寺正興建一座 18 公尺高的觀音塑像，白墨負責為施工的工人計算薪金、簽收沙石鐵條等建築材料，每日吃齋唸佛，抄寫佛經，練毛筆字，繪製佛像，調養身體，遠離塵世。

1971 年 9 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戈壁裡，令白墨十分驚訝；1972 年 2 月，尼克森訪問中國，當在電視裡看到尼克森與毛澤東握手的畫

面，白墨像很多其他曾經深受紅色中國影響並一直堅信要推翻資本主義世界的柬埔寨華人青年一樣，信仰受到巨大衝擊，感覺政治騙人，理想幻滅，人生灰暗，終於變狂熱為內疚，變內疚為麻木。19 歲的白墨將興趣轉移到文學上，只有文學，才能使人安靜，使人簡單，使人在這紛亂的年代中活下去。

讀書，學習詩詞寫作，給各大報社投稿，構成了白墨在那段時間的主要生活。為了深造越文，利用時間日以繼夜編寫《四角號碼中越大詞典》，手稿堆起來比人還高，越文之造詣一日千里。可惜未能完成，時局劇變，兩年餘編寫之心血毀於一旦。

1973 年，在西貢過了兩年的白墨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紡織廠當會計；10 月，接到母親來信，說二姐即將結婚，盼白墨回家省親。由於思念家鄉，也由於在南越一直無法成功獲得合法居留身份，白墨遂決定離開西貢，於 73 年底返回金邊和母親兄姐團聚。到了新山一機場，因為身份早已過期，白墨被南越當局在護照上加蓋「Cam tai vao」(禁止再返)的印章。

曼谷浮生

1974 年，金邊已經兵臨城下，柬共切斷了通往首都的各條主要公路，與外界交通只有靠航空線。大哥利用包租貨機搞生豬運輸業，為金邊提供豬肉來源，生意滔滔，財源滾滾。而孤島金邊時常遭到柬共砲彈襲擊，砲聲、爆炸聲此起彼落，人心惶惶，母親擔心白墨的安全，決定將他再次送走，上一次向東去越南，這一次是向西去泰國。9 月 14 日，白墨從馬德望經烏祖鎮柬泰邊界越境進泰國亞蘭鎮。是晚乘搭的士直接抵達曼谷，找到舅舅所開的塑膠廠時，已經是午夜 12 點。和平的曼谷，徹夜燈火通明，與黃昏 6 點後就黑暗、通宵戒嚴的金邊，真是天淵之別。

整夜無法入睡，翌日起床到樓下，舅舅還沒說話，舅母劈頭就問：「這是誰，為什麼在這裡？」舅舅解釋說是自己堂姐的兒子，舅母說：「是不是到這裡來混吃混喝的？去工廠幹活！不能亂說話，不然叫警察把你抓走。」原來，舅舅是個「妻管嚴」，舅舅說：「我留你也可以，但你不能亂走，要一直在這裡幹活。」

從第二天起，白墨就留在工廠，幹起了重體力活，歇工吃飯時如果吃得慢一點，飯就被搶光了。過了幾天，舅舅把白墨叫過來，說了一句：「這是

給你的。」抬手就扔出了 5 泰銖，白墨手接不及，硬幣掉在地上骨碌骨碌滾到一個站立女工的兩腳之間。寄人籬下，忍氣吞聲，白墨只得撿起。

從此，白墨就在舅舅的塑膠廠當了工人，做牛做馬地幹活，每天依然給 5 塊錢，由於不會泰語，為了不被遣送，白墨話也不敢說，結果被工友們當成啞巴。白墨一想，這也不是長久之計，身無分文，吃不飽穿不暖，就將離家時媽媽給的一條金項鍊賣了，買了生活必需品，還花 100 銖買了一本蕭元川《中泰大詞典》，後來又買《暹漢辭典》和《泰英中大辭典》等工具書，發誓要學會泰語的白墨白天在工廠幹活，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小房裡拼命學習。

這樣又過了幾個月，思母之情油然襲來，1975 年 3 月，白墨的母親到馬德望小住一個月，希望能與兒子相會，可惜由於當時還沒有居留紙張，白墨不能離開曼谷，母親等不到兒子，只好飛回金邊。幾天後的 4 月 17 日，柬共入城，金邊淪陷，朗諾政府被推翻，成立紅色柬埔寨，柬埔寨和外界聯繫全部中斷。整整過了一年，有親人從臺灣托來資訊，母親已於當年重陽節後 9 天去世。沒想到上次與母親在金邊波成東機場一別，竟成永別。

舅舅工廠裡的女工，很多都是從武里南府、四色菊府、素輦府來的，她們說「上柬話」，精通柬語的白墨很快就發現，泰語、寮語、緬甸語原來與柬語一樣都同一語源，其梵文、巴利文發音更十分相似，經過一段日子的自修，舉一反三，白墨很輕鬆就掌握了泰語，並能流利書寫、打字。6 個月後，白墨看到當地中文媒體的一則廣告，招會寫中文的，就去應聘，結果被錄取，就去舅舅辦公室辭行，結果被舅舅和舅母大罵忘恩負義，只得放棄。為了讓白墨安心，舅母托當警總監的少將哥哥給白墨搞了合法身份。自此，白墨頂著 Vichai Cholothorn 的名字變成了泰國人，這時，白墨的泰語已經會了 90%，竟然沒人能夠識別出來。

此時的金邊已成為一座死城，紅色高棉大肆搜捕，殺人如麻，尤其轉過頭來對華人大開殺戒，早已逃到馬德望的二姐，於 1976 年輾轉越境逃到泰國亞蘭鎮，一上開往曼谷的火車，就因不會說泰語而被當地員警以非法入境罪拘禁，扣押在曼谷移民局。二姐手裡拿著舅舅工廠的地址，移民局打電話給舅舅，要求用工廠做擔保，才能保釋。白墨聞訊，向舅媽下跪，乞求她開恩，誓言一定努力幹活，來報答大恩大德。舅媽終於趕到移民局將二姐一家擔保出來，姐夫到工廠做工，姐姐做家務。

姐姐、姐夫像白墨當年一樣在工廠做牛做馬，苦受盤剝不說，還得承受舅舅舅母的白眼，生活過不下去，白墨看在心上，痛在心裡，發誓將姐姐一家接出來。遂托一個朋友將姐夫接到春武里府廊艾泰豐糖廠，由秤甘蔗員工升至寫字樓記帳員。辦完這一切，白墨來到舅舅家主動跪下，說明情況，在一通痛罵之後，舅舅只得作罷。舅媽口硬心軟，還親自送二姐母子 3 人到鄉下糖廠與姐夫一家團聚。

姐姐一家順利逃離舅舅的掌控，白墨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又通過當地中文媒體的廣告應聘，一家牛仔褲工廠看到白墨中文很好，就招白墨去給老闆做中文秘書，每月 3600 塊泰銖，年底還有花紅，這簡直比舅舅所給的每月 600 銖飯錢多多了。白墨硬著頭皮再一次來到舅舅家，一進門先跪下磕頭，舅舅看到這次再也不能阻止白墨離開，就惡狠狠地說了一句話：你出了這個門，就再也別進來。然後把白墨趕出了家門。當時是 1977 年，白墨已經 24 歲了。

從此後，白墨來到新的工廠。老闆看到白墨努力肯幹，中文也好，深為器重。開始著力培養白墨，不僅出行帶在身邊，出入高檔場所，並經常讓白墨出國去辦貨，足跡遍及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年之內，白墨從一個小小的中文秘書升到可以替老闆掌管全工廠的高級主管，甚至負責銀行賬目，手中掌管上百萬銖支票。由於曾經幾次幫舅舅度過支票無法兌現的危機，從此舅舅對白墨這外甥另眼相看，還因為順利通過貸款擔保，而將白墨當成座上貴賓，舅媽更客氣的大獻殷勤，禮貌的向白墨噓寒問暖、點頭哈腰。白墨更是投桃報李，努力為工廠效勞，老闆器重白墨的努力與忠誠，竟讓白墨在他的 5 個女兒中任意挑選，看上誰就挑誰，要把女兒嫁給他。

身上有了錢，在聲色犬馬的 70 年代的曼谷，從未享受過的如此生活的白墨，開始沉浸在燈紅酒綠中。由於花天酒地的生活，昔日為《中華日報》、《新中原報》、《泰商日報》等寫稿，都成了追憶，白墨儼然變成兩個人，出門有司機，身上有花不完的錢，一切都似在夢中。

定居加拿大

1979 年秋天，工廠來了一人找白墨，是以前在柬埔寨的一個舊友。原來，他去泰南工作，因為友人被牽涉到毒品交易，而連累了他也被通緝，逼不得已來找白墨，想逃出泰國，要白墨找關係將他安排進入在離曼谷 500 多

公里的素輦聯合國難民營。白墨將這位朋友兩兄弟帶到難民營，他認識營裡的一個小頭目，白墨曾經有恩於這個他。

難民營裡擠滿了從紅色高棉政權下逃難泰國的柬埔寨各地難民，其中有一部分是華人，這是聯合國難民署的特設難民營，專門負責將這些柬埔寨難民轉運到願意接受的西方國家。小頭目見到了白墨，自然肯幫忙。安頓好朋友之後，這個小頭目問起白墨的狀況，勸說白墨到西方國家去，總比在泰國好。到西方國家去？這是白墨從未想過的事，雖然二姐一家離開糖廠後成功移居到法國里昂，但是自己在曼谷好好的，無意到什麼西方國家。白墨敷衍應承著，但並沒有當真，當晚就返回了曼谷。沒想到這給小頭目給白墨當即找了個頂替的名字，叫廖東英，登記成難民。過了不久，有聯合國官員來營裡辦理申請，營中友人打電話找到白墨，叫他立即入營接受問話。白墨自己並無意當政治難民，不想離開泰國。朋友告訴他，很多西方國家比如美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家可以任選，白墨只得答應去難民營再看看。臨走前，白墨向對他有知遇之恩的老闆辭行，老闆聽到白墨要出國做難民，攤在沙發上一時無語。他對白墨說，其實自己身患頑疾多年，已經時日無多，希望白墨當倒插門女婿以後繼承工廠的生意。白墨聞言，當時淚下。只得勸慰老闆說，這次去難民營只是瞭解一下情況，還會回來的，就算真去了，也就是讀書，讀成之後還會返泰國。

就這樣，白墨頂著一個陌生人的名字再次進了難民營，被朋友安排到一個很多人擠在一起的住處。加拿大代表來接受難民申請，擺著兩張桌子，大多數人選擇了聯邦地區，在魁北克地區的登記桌前的人數寥寥無幾，根本不知加拿大聯邦和魁北克有何區別的白墨呆呆的排在隊伍中，只見魁北克那邊的黑人移民官正在向他招手，叫他過去，身旁的難友們對白墨說：「不要過去，那邊是講法語的。」但是也有難友說：「那邊工作好找，福利不錯，學習法語可以拿到生活費。」白墨聽到這句話，竟然走了過去。黑人移民官微笑著對他說，歡迎你選擇魁北克。隨後遞給白墨一張紙，簽過學習法語的「同意書」後，就可以成為魁省移民。黑人移民官問白墨有沒有一技之長，白墨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會什麼手藝，說會畫廣告，移民官說畫家沒有固定收入，突然想起大哥是搞生豬運輸生意的，就隨口一說，自己家裡是賣豬肉的，沒想到移民官大筆一揮，在白墨的登記欄裡寫下「切肉的」三個字，從來沒操過刀的白墨就成了會切肉的技工。

1979 年底，白墨和其他有名字獲錄取的難友由難民營被轉送到曼谷，接受身體檢查，準備起程。1980 年 1 月 31 日晚上 10 點多，白墨正在洗澡，突然有朋友急匆匆地跑來找白墨，叫白墨趕緊上飛機。一架飛往加拿大的航機剛好有 5 個空位，正在找人填補。去加拿大？白墨身上還沒擦乾淨，披上衣服，簡單收拾了一下，就隨著朋友來到機場，一架波音 747 正在機場等，上了飛機，沒有一刻停留，飛機呼嘯而起，經過香港短暫停留後，飛往了地球的另一端——加拿大。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飛機在滿地可米拉貝國際機場降落，下了飛機，進了 Long Point 軍營臨時收容中心，白墨就後悔了，正值隆冬臘月，外面一片肅殺，樹葉都沒葉子，廣闊的大地上雪白一片。在東南亞熱帶氣候住了 26 年的白墨見慣了鬱鬱蔥蔥，舉目無親，心情一片落寞，可現在也回不去了。

來到「圓點」軍營，這裡已聚集了上千號來自世界各地的政治難民等待安置。剛到的難民，先排成長龍洗澡，再接受體檢。工作人員朝他們頭上倒洗髮水，一個挨一個進入集體澡堂，洗完澡每人套上一件紙衣服，然後再次排長隊抽血體檢。體檢完畢，難民們獲分派衣物，然後被安排到集體宿舍住下。幾天後，難民們被送到滿地可 La Salle 酒店(現在改名為歐羅巴)，移民官要大家想清楚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可以更改，但只有這一次機會。很多難民申報的姓名都是別人頂替的。為了成功登陸加拿大，也有不少難民臨時做了假夫妻，兄弟，姐妹。現場一片混亂，為了今後申請自己的兄弟姐妹家人過來，很多難民重新申請脫離關係。為了今後能夠早日領取退休金，不少難民選擇了將年齡改大 10 歲，或怕被嫌年紀大不能上學，又有些人把年齡報小五、六歲。白墨更改了自己原來的本名：盧國才。

改完資訊，移民官向難民們培訓了辨認硬幣，打電話尋求幫助等內容，然後在 HUTCHISON 街給難民臨時租房，再安排難民們進入 COFI 學習法語，每星期發放 60 元津貼，除去租房子每週 35 元，14 元月票，還有些零用錢可剩。白墨和另外一個柬埔寨人，一個寮國人住在一起，開始了在加拿大的生活。

白墨在加拿大安頓下來，每日學習法語，適應當地生活，再也見不到政治的混亂和時局的動盪，也見不到黑社會和各色人等，脫離了紛繁堪擾的沉重浮生，開始了平靜的生活……

猶憶 1979 年中秋夜，白墨進入素輦難民營，由於可惜泰籍護照從此不能再使用，12 月 5 日，他出曼谷，利用幾天時間又飛一趟香港看望親屬與朋友，前來接機的是前金邊廣肇惠中學的一位女同學，辦完事到了返回曼谷的那天，也是這位女同學送機。不料當天大韓民航因為韓國大雪，飛機晚點 4 個小時才抵港，在 4 個小時的候機時間裡，白墨與這位當年的女同學私定了終身。1980 年抵加拿大不久，白墨來到位於唐人街的華人服務中心，問是否能將未婚妻辦到加拿大來，服務中心介紹了杜寶田神父，神父給白墨寫了一封信，白墨拿著信來到移民局申請。移民局告知，必須先有工作才能辦理家屬團聚，不得已，白墨結束了法語學習，找到一份工作，在伊莉莎白酒店擦地板。

在伊莉莎白酒店幹了沒多長時間，白墨就失業了。由於被誤認有切肉的技能，政府又給白墨找了份屠宰場切肉的行當。到了屠宰場才知道，新工人不能直接切肉，要從抬牛腿開始。一頭頭被屠宰好剝淨皮的牛從傳送帶上晃晃悠悠的移過來，下面的工人要接住切下來的牛腿，牛腿很沉，掉下來時一下子要抱住。前腿還好說，兩條後腿猛砸下來，力量小的根本接不住。在這裡幹了 16 週後，白墨又失業了。兩份工作加上剛好滿 20 個星期，可以領取失業金。

失業後，白墨繼續選擇找工作，1981 年的夏天，人力中心通知白墨去加斯佩半島的一個小鎮 Maria 去當實習廚師，原因是當地小鎮一家餐館的中餐廚師得癌症不久於人世了，政府安排白墨去做中餐實習廚師，並解決 80%的工資，還寄來一張 100 元的支票作為路費。到了那個小鎮沒多久，中餐廚師去世了，老闆也並不打算再開設中餐服務，白墨又失業了。

沒有持續的工作，就不能將未婚妻接來，不得已，還得繼續找工作。過了幾日，有朋友介紹白墨去幹另一個工，給出租車換計程表，一天可以掙 50 元，再加 50 元小費，這可是不菲的工資，白墨毫不猶豫就去了，每天站在寒風裡給計程車換計價器。就這樣經過兩個多月的打工，白墨終於攢足了飛往香港的機票。而未婚妻也收到了加拿大領事館的通知，取得入境簽證。

遠隔千里，兩地分居，白墨和未婚妻的聯繫全靠寫信。白墨每天最少給未婚妻寫一封信，多則兩到三封，而且都編號，以防遺漏，兩年內共寫了700 封信，他也收到未婚妻香港來信五百六十多封。1981 年郵局大罷工連續40 多天，在香港的未婚妻在 40 天后突然一天之內收到了 40 多封信。

1981 年 12 月初，白墨懷揣各種文件，飛往香港與未婚妻完婚。整整兩年，白墨堅持每天一封情書，最後一封情書正好第 700 封，竟然是在飛往香港的飛機上寫的。白墨親自帶著這最後一封情書，飛到香港，見到了朝思暮想的未婚妻。到了未婚妻家，受到了未來的岳父岳母接待，一起到廣州旅遊，他與岳父同住廣州東方賓館一間房，岳父對於這個未來的女婿提了很多問題，問他如果到了加拿大之後怎麼生活，怎麼供養他的妻子等問題。身上一文不名，未來工作不知為何的白墨，不知哪來的勇氣，嚴肅地說道：天無絕人之路！我會努力養家的，我會對她好的。就這樣，竟然通過了准岳父岳母的「考核」，決定將女兒嫁給白墨。是年聖誕節前夕，白墨和未婚妻的婚禮在香港舉行，翌日聖誕節正好是新婚妻子的生日，白墨新婚夫婦登上飛機，一起返回加拿大，他們將 12 月 25 日這一天訂為結婚紀念日。

一個人變成了兩個人，雖然很甜蜜，解決了相思之苦，但是日子過得更艱難了。白墨又回到屠宰場工作，妻子去讀法語。每天的接牛腿的工作繁重又枯燥。一天，兩隻牛後腿猛砸下來，白墨一個抱不及，被牛腿砸中，連人帶牛腿從二樓滾下來，摔傷了腰骨，只得工傷休假。

沒了工作,，日子如何過？正在此時，早年來加拿大、生活在亞省的姨媽給白墨來電話，希望白墨到加西去生活。於是，在與太太商量後，白墨於1982 年 4 月，乘搭灰狗巴士，用了 4 天時間，由蒙特利爾遷到寒冷的愛民頓市。到了加西，生活要重新開始，白墨每天忙著打工，整整 3 年，就呆在洋人餐館的廚房中當助廚、燒牛扒，生活勉強過得去。這裡沒有大城市的五花八門，除了打工，最好就是自修，白墨分期付款 3 年，買了一套《不列顛大英百科全書》，像王雲五一樣，從第一頁開始閱讀，這工具書一直陪伴白墨度過漫長的數十年。1982 年中，泰國牛仔褲老闆病逝，享年只有 50 多歲；1983 年 10 月，在曼谷的舅媽因喝太多酒，得了肝癌病逝，享年不到 50。他們兩人先後辭世，令白墨對返回泰國的夢想成了泡影。

1985 年 4 月，有朋友在蒙特利爾邀請精通東南亞多國語言的白墨合夥開成衣廠，白墨又帶著妻子和剛剛出生的大女兒，驅車 4 千公里返回了蒙特利爾。

1986 年夏天，在香港的岳父的資助下，白墨自己獨資開了成衣廠，當起了老闆，聘請了幾個有經驗的工人，搞起了成衣廠的生意。開始生意還不錯，但逐漸成衣廠越開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越來越薄，生意越來越不好做。1987 年小女兒出生後，家庭和工廠難兼顧，妻子通宵在廠裡趕貨，兩個女兒病了也沒有時間回家休息，要家庭醫生登門來工廠看病；白墨無法再撰寫東西，每週在多倫多《快報》開的「無墨樓」專欄也被迫結束。1988 年底，在香港的岳母病危，在回香港奔喪完畢後，為了安慰妻子，白墨一家 4 口去泰國散心，江山依舊，人事全非，泰國的往事只能回味。前後一個多月才返回加拿大，經過這一打擊，白墨夫婦已心灰意冷，無心經營，遂於 1989 年 10 月將成衣廠賣給準備「取消條件」的馬來西亞新移民，又變成了打工者。

安享人生

1991 年，經人介紹，白墨找到了一個在熱水鍋爐廠給鍋爐噴漆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在特殊的工作間給一人多高的熱水鍋爐做高壓防銹噴漆，整個車間是全高溫環境，而且全是夜班，在華氏 1600 度的高溫裡，整夜要給鍋爐噴漆，工作環境異常惡劣。第一天去試工的工友第二天全都不來了，只有白墨一個人次日出現在工頭面前。

為了養家糊口，再難的工作也要堅持做下去。每天夜裡白墨就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工作， 翌日淩晨到了家裡，已經累得連話也不想說了。就這樣，白墨一直幹到了因工傷提前退休，整整 25 年。

鼓噪單調而又處於高溫環境中的工作，多次工傷住院，使得還不到 60 歲，白墨就做完了兩眼白內障手術，同時，身體也未老先衰地長滿了老年斑。

1995 年，趁魁北克第二次獨立公投，屋價狂瀉，白墨在聖米歇區買了一棟房子，住了 8 年，建立了自己的書房；2003 年，白墨在 LAVAL 買了一間獨立別墅，偌大地庫藏書 6000 餘冊。

白墨在兩名女兒的教育上不惜一切投資，她倆都在法語私立女子中學畢業，都在英語學院上預科，也都在麥基爾大學拿到學位，大女兒又在法語蒙特利爾大學再攻讀法律，並考取執照正式成為執業律師。為了女兒的學業，白墨家中添購大量英法文書籍、電腦光碟等參考工具，不必到圖書館也可以完成功課。

隨著平靜生活的來臨，工作之餘，白墨沉浸在書房中讀書寫作。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個文人的回歸。他的「無墨樓・麗璧軒」博客，將 25 年間在《華僑新報》發表的 1150 餘篇隨筆，以及數十年來寫過的 2000 餘首詩詞全收了進去。現在白墨在為寫作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做準備工作，也正在完成集多年心血的《人物生歿錄》、《鴛鴦譜》等補充修訂工作。

回想起半生顛簸，今日安樂，白墨在自己詩中寫道：

雪擁詩樓四壁書，夜寒獨飲暖蝸居。

少年狂野脫韁馬，今日沉浮漏網魚。

無欲無爭身尚健，不羈不懼筆何如。

難為劫後驚弓鳥，午夜夢回悸有餘。

又一首《鶯啼序——己丑年四月初七日五六生朝自述抒懷》

休嗟鏡中白髮，嘆年華虛度。乍回首、歲月蹉跎，幾番生死來去。逾半百、滄桑閱盡，如煙往事從頭敘。選一闋、長調抒懷，填「鶯啼序」。

念我先君，離鄉買棹，自揭陽南渡。抵柬域、散葉開枝，四三陽壽作古。忍遺留、孤兒寡婦，欲哭訴、仰天無語。問穹蒼：溫暖何尋？曙光何處？

故園動盪，戰火燃燒，恨腥風血雨。未十八、隻身逃越，暫避西堤；遠走暹羅，泰京落戶。忽傳凶訊，驚聞喪母，人間地獄悲歌泣，筆疏狂、利劍當空舞。招魂淚灑，悼辭憑弔慈娘，黃花遙祭荒墓。

萍蹤佛國，浪跡楓邦，喜賜余妻女。廿九載、移根駐足，立業成家；創會盟鷗，蘭亭雅聚。詩壇唱和，文場馳騁，滿城賡詠書盈屋；最難忘、是探親之旅。湄江兄弟重逢，知足粗安，樂隨貧富。

(2010.11.18 原稿 2021.05.30 修正)

詩詞饋贈

伍兆職

畫堂春

——賀盧茵《麗璧軒隨筆》二百篇

滿城藝苑百花香，文壇吐艷芬芳。詩詞韻律最專長，俠骨柔腸。

麗璧雅篇二佰，華章佳作洋洋。前程似錦美名揚，宏願能償。

(2000.07.21)

《麗璧軒隨筆》二百篇（鶴頂格）

麗風習習最怡情，

璧日暉暉倍耀明。

軒備良書迎韻客，

隨提美酒款群英。

筆緣有幸交文友，

二世無疑結墨盟。

百百華章堪共賞，

篇篇佳作可同鳴。

(2000.07.21)

桃源憶故人

——慶賀盧茵君《麗璧軒隨筆》刊出三百期

弘揚國粹豪情重。默默耕耘勤種。仰慕才華出眾。何懼胡言諷。

卅年闖蕩江湖勇。彷似一場春夢。麗璧文章堪頌。更獲僑胞寵。

(2002.06.21)

嘆麗璧軒三百五十期

滿園桃李笑顏開，麗璧華章好體裁。

拜讀鴻文神嚮往，細看隨筆興紛來。

思潮洶湧長江水，靈感豐盈舉世才。

任怨任勞為國粹，鞠躬盡瘁不言哀。

(2003.06.27)



讀盧茵君《麗璧軒隨筆》四百篇

麗璧軒中傑作多，細看「總結」茂婆娑。

八年隨筆經風雨，四百篇章耀碧波。

古典古文和古學，詩詞詩韻及詩歌。

包羅萬象留青史，倚馬才華語不訛。

(2004.05.28)

詠《麗璧軒隨筆》專欄標誌與其作者盧茵君之畫像相暉

金牌麗璧美名馳，玉照相暉更適宜。

妙筆生花人敬羨，專欄出色眾皆知。

詩壇有幸君航導，學海無涯我拜師。

李郭同舟情不老，對床夜雨互心儀。

(2004.10.29)

讀麗璧軒《十年》有感

欣賞盧茵麗璧軒，十年隨筆費思源。

世間眾相詳細說，生肖名人逐個言。

時事品評誠可讀，浮生點滴樂重溫。

詩詞曲賦才華顯，季節抒懷雅興繁。

(2006.05.05)

桃園憶故人

——依依不捨麗璧軒

盧茵麗璧軒隨筆，百萬詩文累積。十二年長編輯，五八三篇幅。

弘揚文化傾全力，佳句華章出色。何忍自今散席，筆侶空回憶。

(2007.12.14)

西江月

——期盧茵續寫《麗璧軒隨筆》

隨筆自由奔放，文章瀟灑嚴明。內容豐富有人情，麗璧軒文可敬。

知汝主編辛苦，仰君處世信誠。尚期勝意復康寧，再續揮毫雅興。

(2007.12.21)

蝶戀花

——喜見盧茵君續寫專欄《麗壁軒隨筆》

大好專欄誰願失？字字珠璣、麗壁軒隨筆。新報懇留推乏術，難為馮婦重勞力。

主理詩壇猶出色。任怨任勞、嚴格音和律。文化弘揚多價值，期君抽暇來休息。

(2008.01.04)

次韻劉家驊君《麗壁軒隨筆》頌(鶴頂格)

慶祝佳評遍滿城，

賀君才學早聞名。

隨時靈感奔流湧，

筆下華章相看爭。

六載揮毫常廢寢，

百年遺墨永留情。

雅文共賞人欽羨，

篇出心聲意景盈。

(2008.04.11)

青玉案

——步韻關不玉君《賀麗壁軒隨筆六百期》

欣逢六百金期渡。喜隨筆、多佳語。麗壁軒中求樂趣。可堪回味，內容豐富。真感人肺腑。

正斜直曲人生路。離合悲歡辣甜苦。富貴榮華能鼓舞。紅紅綠緣，風風雨雨。自有盧茵訴。

(2008.04.25)

步劉家驊詩兄原玉「賀詩壇巨擘」(鶴頂格)

白君巨擘頗相稱，

墨嶺奇峰捷足登。

精輯詩壇揚國粹，

神編麗璧繫紅繩。

功名富貴焉侈望，

績譽崇高定可能。

卓越才華堪敬佩，

著書宏願達霄層。

(2009.11.20)

賀麗璧軒七百金期(鶴頂格)

賀君隨筆獲佳評，

麗作遐傳博客精。

璧影三才家幸福，

軒藏四寶學崢嶸。

七星伴月欣同耀，

百鳥歸巢喜共鳴。

金石為開情萬種，

期期一紙盡風行。

(2010.04.16)

「賀白墨賢台獲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次韻許之遠老師

當年狼狽仰誰依？亂世孤鴻苦自飛。

虎口餘生留悸影，楓邦樂業發光暉。

熱心編輯繫詩會，白手興家耀祖扉。

二女成才妻淑德，榮膺博士賞曙晞。

(2010.09.24)

賀《詩壇》主編白墨載譽歸來步許之遠老師原玉

璧軒隨筆說心聲，歌賦詩詞講仄平。

此世逍遙輕利祿，今生豪爽重朋情。

慕名嚮往詩人會，載譽歸來博士榮。

國粹弘揚君盡力，傳薪豈懼路縱橫。

(2010.12.17)

歡迎白墨主編榮歸抒懷

載譽榮歸賀主編，又逢佳節慶團圓。

詩朋妙筆生花麗，騷客豪情結墨緣。

格律循音崇古範，敬師重道效前賢。

天涯何幸知音眾，詠月吟風學醉仙。

(2010.12.31)

次韻曾習之詩翁「賀白墨弟喜獲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二首

一

柬寮越裔表心聲，敬老培英在愛城。

顧問榮膺為博士，會員歌頌顯隆情。

光華報上賀詩美，朋友心中羨汝成。

綠水青山同一夢，敦親睦族獲佳評。

二

回憶同窗韻事呈，端華學友甚長情。

生逢亂世逃亡慘，大展鴻圖創業成。

白手興家光後代，丹心愛國耀前程。

弘揚文化盡全力，獲頒榮銜博士名。

(2011.02.21)

「謝白墨主編及筆耕麗璧軒」敬步壇主原玉

詩壇麗璧有情天，詠月吟風不羨仙。

格律嚴明今謹守，韻聲清楚古相沿。

譚公領導留佳話，白墨堅持出雅篇。

四海聞名傳網上，百花齊放賀龍年。

(2012.01.13)

破陣子

——敬賀麗璧軒隨筆八百期

新報專欄麗璧，主編隨筆盧茵。八百期揮毫出色，十二年書寫認真。盛名四海聞。

國粹弘揚瀟灑，友情奔放敦親。博學多才為博士，俊品仁心乃俊人。傳奇白墨君。

(2012.03.16)

「謝白墨主編」步壇主銳祥兄原玉

人生如夢事多遷，心血成書世代傳。

海誓山盟情萬縷，雪泥鴻爪稿千篇。

勤勤編輯無閑夜，默默耕耘不暇天。

任怨任勞誰可及，感君誼厚意拳拳。

(2012.12.14)

「贈白墨」敬步黃國棟詩翁

詩壇何幸有文豪，倚馬才華八斗高，

學海書生欣指導，遊河雅士樂持篙。

春風得意十三載，戰艦無憂千萬濤。

默默耕耘君苦矣，弘揚國粹志滔滔。

(2013.03.22)

再訪麗璧軒

歡樂重臨麗璧軒，非凡氣派出盧門。

當年雅意依然盛，今日豪情格外溫。

墨海書山稱博士，花香鳥語若桃源。

家庭幸福堪欣羨，倚馬才華不盡言。

(2013.06.21)

慶賀《麗璧軒隨筆》復刊

麗璧軒欄喜復來，滿園春色百花開。

盧君隨筆人欣賞，慶賀功成共勝杯。

(2016.01.15)

臨江仙

——慶賀《麗璧軒隨筆》復刊

《隨筆》暫停逾二載，欣逢恢復專欄，盧茵隨筆報平安。鴻文重耀眼，讀者盡心歡。

倚馬才華今再顯，琳瑯滿目奇觀。揮毫瀟灑海天寬，羨君靈感湧，勝萬水千山。

(2016.01.15)

盧茵隨筆九百期慶

隨筆縱橫九百期，盧茵瀟灑顯師資。

琳瑯滿目人欣賞，麗壁軒中雅興熙。

(2016.04.15)

畫堂春

——「隨筆」第 999 期

文章「麗壁」顯天資，令人心曠神怡。下週將是一千期，多彩多姿。

萬紫千紅賽艷，新知舊兩相隨。生花妙筆表心思，樂在其時。

(2018.04.19)

祝賀盧茵《麗壁軒隨筆》一千期

賀君「隨筆」一千期，碩果奇花結滿枝。

偉論古今憑博學，詳談中外顯天資。

文章有價欣同賞，學海無涯樂共隨。

沐浴春風懷益友，才華倚馬仰良師。

(2018.04.26)

臨江仙

——《麗壁軒隨筆》千期慶

麗壁軒中隨筆勁，耕耘默默堅持。滿園桃李顯芳姿，讚文章出色，獲讀者心儀。

美景良辰堪祝賀，唱酬暢詠神怡，詩壇特輯表心思。墨香情誼重，喜慶正其時。

(2018.04.26)

「白墨吟」敬步黃老兄原玉

博學更精研，才華出雅篇。

開懷嚐果酒，得意唱花箋。

白墨傳奇勁，盧茵妙筆涓。

藏書看不盡，遊覽樂無邊。

麗璧軒隨筆，詩壇頌永年。

一門三傑士，如願謝情天。

(2018.11.01)

蝶戀花

——賀《麗璧軒隨筆》第 1100 篇

千百篇文章傑出，無墨樓頭、《麗璧軒隨筆》。有色有聲談事實，精通文雅皆優質。

論古道今無得失，倚馬才華、明月艷陽日。幸福家庭孫繞膝，藏書萬本盈書室。

(2020.06.04)

柳梢青

——賀喜盧博士鉅著將付梓，借花敬賀

百態人生，感言心曲，墨客懷情。往事如煙，遊蹤萬里，社會聞名。

才華文學精英，主編輯、詩壇向榮。情繫書樓，晚晴麗璧，隨筆催生。

(2021.05.20)

詩詞饋贈

姚洪亮

沁園春

——讚《無墨樓・麗璧軒》隨筆七百篇次韻敬和白墨學長

無墨樓香，麗璧軒明，冶句積沉。似柳垂清雋，神真調雅；蘭懸靜樸，態逸情深。藝苑開荒，文壇拓徑，菊韻梅詩踏雪尋。闌籬下、見生花妙筆，遍地耕吟。

瓊枝綻放佳音，成七百、良工鑿苦心。撰征程境況，炎涼歲月；迂途世事，淡泊懷襟。字字珠璣，篇篇錦繡，竭盡丹心汗雨涔。斜陽處、再磨刀礪劍，賦酒歌琴。

(2010.04.16)

賀白墨獲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次韻許之遠詞丈

把酒吟懷律調依，流觴九陌鹿鳴飛。

騷壇幸有生花筆，麗璧還添耀墨暉。

譽滿蘭亭飄韻海，聲傳楓國入詩扉。

今朝喜得殊榮償，又賦新歌唱曉晞。

(2010.09.24)

恭賀白墨名譽凱歸（鶴頂格）

——敬步許之遠詞長原玉

恭聆朗朗讀詩聲，

賀慶瓊章頌太平。

白絹成文文有價，

墨花入韻韻多情。

名揚海外添鴻采，

譽滿寰中受貺榮。

凱唱觴歌傳遠近，

歸帆夕照一舟横。

(2010.12.17)

千秋歲

——步懷國兄原玉賀麗璧軒九百金期

吟詩弄墨，九百金期集。求正道，無偏迫。口碑留範例，聲譽傳畿邑。言路廣，躬耕淨土豪情極。

麗璧彌標立，雅室盈瑤帙。存傲骨，懷椽筆。琢磨憑毅力，研習崇文德。同舉盞，酣詩醉賦流霞赤。

(2016.04.01)

一翦梅

——新正讚麗璧

雪後陽晴戊戌年，爆竹飛天，筆墨開篇。一揮書就兩三聯，縝密勾填，審悉承傳。

麗璧華輝耀眼前，智藝雙全，曲韻渾圓。吟壇彥俊盡詩仙，吐繭絲邊，植壤秧田。

(2018.02.22)

宴桃園

——賀「麗璧軒隨筆」千期

早已天書讀破，更在詩壇掌舵。聲譽滿瀛寰，帙卷堪登寶座。恭賀，恭賀，麗璧千期碩果。

(2018.04.26)

沁園春

——賀《麗璧軒隨筆》付梓步韻盧國才學友

翰海魁儒，麗璧英才，瀟脫書生。賦東坡逸邁，清新遣興；幼安豪放，婉約陶情。詠物談經，吟懷論史，筆路頻開喜弄晴。凝佳句，讚一燈苦學，四海揚名。

依憑楮墨耑誠，更倚馬、奇峰愛予爭。任軒窗夕照，毫端意滿；暮更星火，字影暉盈。典籍耽迷，銘文篤嗜，選輯千篇付梓成。留碩果，向詩書析理，硯席傳聲。

(2021.05.20)

綺羅香

——賀「麗璧軒隨筆」結集成書步韻盧國才學友

筆墨融情，文章警世，撰述風潮煙水。敘錄千千，文采煥華洵美。風袖底、歷事堪思，雨燈下、閱心還喜。更貞恆、據典依書，自修濡墨免枯死。

年光明滅傾寫，時態炎涼描繪，景浮情起。待旦臨宵，磨硯染毫移紙。望承傳、神仰儒宗，求纂輯、卷舒經史。篆寶冊、傳世瓊珍，逸懷嘉譽裡。

(2021.05.27)

自　序

《麗壁軒隨筆》專欄自 1996 年開筆，至今年正好 25 週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一千多篇隨筆，頗感紛陳纏繞，雜亂無章。結集成書時，共刪去兩百多篇，經過一番精挑細選，分門別類，輯成八卷合計 925 篇，約一百八十萬字。再加上序文、專訪文章和各家饋贈詩詞，應該在二百萬字左右。

列出八卷後，先聆聽方家高見，有提議用「文集」取代「叢書」的；有主張用《盧國才文集》取代《麗壁軒隨筆》的；有建議邀請多人作序的；也有同意將饋贈之詩詞加在書前的。很快就收到郭廣中先生設計的封面，我依然寄給朋友們徵求其意見，有的對佈局有自己一套看法；有的覺得字體排列不宜又直又橫；有的認為將王安東給我畫的肖像置於封面乃最適合，因為是《華僑新報》專欄版頭特有的標誌。而我自己則希望能求得許之遠老師墨寶為書名題簽，那才是最完美的雅事。

我將八卷書名寄給許老師，請他揮毫題簽，許老師毫不猶豫，爽快答應，翌日便將書名寫好，剛勁書法，鐵畫銀鉤，清秀雋雅，美不勝收。他將題簽交給郭先生，並為封面構圖把關，八卷封面八個不同顏色，一絲不苟，連淺印肖像高低、題簽字體大小、印章位置距離等，都一一顧及。郭先生非常專業和盡責，將封面重新設計，令人十分滿意。

朋友一再問我，《麗壁軒隨筆》專欄名字的由來。記得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過，為紀念先岳父「陸麗」和先岳母「李璧全」，寒舍取名「麗壁軒」；藏書樓取名「無墨樓」；書房取名「鑄心齋」；後園取名「茵廬」；專欄筆名「盧茵」，是由我的姓加上老伴的名字「陸惠茵」連結而成。

隨筆是《麗壁軒》專欄慣用的文體，隨緣之筆，隨意開筆，隨心下筆，隨手執筆，隨時收筆，隨處停筆。沒有論文必須論點、論證、論據、結論那些框框；沒有劇本務必開場白、場景、道具、對白、旁述、幕後那些繁雜鋪陳；沒有報導應該先列提綱、搜索材料、埋下伏筆、找突破口等按部就班。隨筆的特點，就是「隨」，因為，「隨」是無界限、無束縛、無設防、無枷鎖的。天馬行空，隨心所欲，來去自由，無拘無束，如果讀到通篇只有句號，沒有逗號的隨筆，你不必驚訝；如果翻到滿篇全是詩詞的駢文賦句，也無須感嘆，因為那就是隨筆。

邀請函發出後，首先為我作序的是許之遠老師，他先說自己如何從孩提時代就開始讀書和背書，再談論寫文章其實比作詩難，並極力推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指出「古文」才是至文，白話文至今「少有可背誦之文」。許序時刻不忘提醒後人，不能不讀古文，可以看得出許老師之良苦用心也。曾任歐老師之序文語重心長，關懷備至，師生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張清老師《夜讀白墨佳作》，厚愛有加，受之有愧。伍兆職序文簡練如清泉，文末以《水調歌頭》相贈。李錦榮序文以哲學角度分析隨筆，邏輯和方法論都用上了。馮雁薇認真閱讀隨筆，為百篇寫了百段評語，別開生面，堪稱大手筆，篇末以《滿庭芳》相贈。馬新雲「我與《麗璧軒》的淵源」真情流露，文筆清新，篇末以《念奴嬌》相贈。潘潔心《天道酬勤》，用「平凡而偉大」來形容，令我受寵若驚，感懷五內。陸蔚青以《文學的燈永不熄滅》來鼓勵和展望，餘韻無窮。姚洪亮序文回顧二十年前往事，耐人尋味。江麗珍用《學而不倦》來強調學習之重要，立論中肯，篇末以《鳳凰台上憶吹簫》相贈。鄭懷國序文以「文人使命和信念」為理據，提出了「講真話」。蔡麗華序文非常用心撰寫，將百餘篇隨筆題目組成文句，恰到好處，篇末以《滿庭芳》相贈。唐偉濱以駢賦為序，謂仿王勃的《滕王閣序》，令余眼界大開。胡憲(北極狐)十年前曾經採訪過我，十年後為文集作序，更加駕輕就熟，信手拈來，琳瑯滿目。李俊豪以《我的師父》為題贈序，令我汗顏，誠惶誠恐，無地自容。感謝詩友這些年以詩詞相贈，特彙編後置於序文之後。特別感謝江麗珍、蔡麗華兩位老同學日以繼夜細心校對，發現錯字。

由於時跨廿五年，書中很有新舊事物的交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有些名詞現在已更新，光碟、傳真機、手提無線電話、電腦上網、視像電話、衛星導航等，現在聽起來，好像很遙遠似的。每篇隨筆都在匆忙中敲鍵，完稿後立即傳去報社，所以不少地方出錯，馮京馬涼，魯魚亥豕，張冠李戴，沙石甚多，如蒙諸君不吝指出，將來再版時必能更正補遺。

八卷文集能順利成書，還要感謝老伴和兩女的全力贊助，是她們的鼓勵給予我出書的勇氣。最後，更要感謝《華僑新報》和廣大讀者二十多年來不遺餘力的支持和愛戴，使我有動力繼續寫下去。

適逢世紀疫情肆虐，但願文集之面世，能讓人們看到希望的曙光，看到未來。當疫苗大規模接種，一切恢復正常運作，《麗璧軒隨筆》專欄將迎來新的一頁。是為序。

老　人

霜髮古稀年，人老心賢。耆英有德壽長延。慣看世間多少變，滄海桑田。

月缺總能圓，春到花妍。彩霞如畫最情綿。仁者鶴齡松柏志，裕後光前。

——浪淘沙・詠耆英

杜甫嘆道：「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如果天假以年，我有福氣活過一甲子，成為老人，應該謝天謝地。君不見世上多少人壯志未酬，英年早逝，「不許人間見白頭」。杜甫稱「人生七十古來稀」，能成為老人，是值得慶幸和驕傲的。

李白感傷：「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陸游長嘆：「白髮無情催老境」；王維慨詠：「世事蹉跎成白首」；岑參吟道：「白髮悲花落」；劉長卿云：「顧影無如白髮何」；孟浩然曰：「白髮催年老」。

假如我有幸成為老人，我不要唉聲嘆氣，不要李商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悲涼心態，不是日落西山，而是彩霞滿天；不是日暮途窮，而是晚景燦爛。劉禹錫唱道：「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陸游樂觀吟詠：「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我老」；杜牧認為：「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白居易也笑道：「朱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時不放君」！

李商隱詩曰：「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假如我有幸成為老人，我要老當益壯，像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鞠躬盡瘁，不怕燈殘油枯。歐陽修說：「鬢華雖改心無改」！韓愈道：「歲老豈能充上駟」？我不要老氣橫秋，倚老賣老，被人罵我老奸巨滑，老謀深算，令我老羞成怒，老淚縱橫。

張藻唱曰：「莫怪老人添白髮，兒童幾輩換鄉音」；辛棄疾驚嘆「經行幾處江山改，多少親朋盡白頭」，假如我是老人，我不要做食古不化的老懵懂，老糊塗，老怪物，我要返老還童，接受新事物，學習新知識，不要老是以為薑是老的辣。

劉禹錫詩云：「經事還諳事，閱人如閱川」；「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王九齡也說道：「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蹄」！假如我是老

人，我會淡泊名利，厭棄權勢，看破紅塵，修心養性。奔波勞碌了大半生，任何風浪險境都經歷過，還爭什麼地位名銜。假如我是老人，我將埋首鑽進書堆中，把寂寞消化掉；對著大自然引吭高歌，把煩惱讓浪花白雲捲走。撰寫回憶錄，總結人生經驗，為歷史作證。退而不休，老而不朽，即使老牛破車，老態龍鍾，但心境還是永葆青春的。

曹植嘆道：「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何遜感慨：「少壯輕年月，遲暮惜光輝」，蘇東坡說：「老去怕看新曆日」，假如我是老人，我不會害怕人家談論生老病死，我要利用有生之年，留下美好的東西給這個世界，我會老牛舐犢，疼惜後輩，雖然不能落葉歸根，很無可奈何地老死異鄉，但那份故鄉情地老天荒永不變。

元稹嘆道：「垂老相逢漸難別，白頭期限各無多」，假如我是老人，請讓我自由自在地活下去，別把我當廢物看待。最重要一點，要趁年青時努力儲蓄防老，沒有錢又如何到處旅行散心？腰纏萬貫，孝子賢孫滿堂，親朋戚友集聚；身無分文，冷嘲熱諷交加，呵斥辱罵灌耳，孝道淪落至此，多麼可悲！

杜甫問道：「漸老逢春能幾回」？假如我是老人，我希望老伴能和我同壽。揮毫弄墨，著書立傳，小酌半醺，澆花種竹，焚香煮茶，聽曲弈棋，登樓觀山，保持心情舒暢，心曠神怡，心平氣和，度過白頭偕老難得又難忘的珍貴晚年。

我未老已經如此嚕嗦嘮叨，假如果真成為長壽老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豈不煩死人？就此收筆，在諸位老前輩面前獻醜，失禮！失禮！多多寬諒！ (第 8 篇) (1996.11.08)

傷逝

功過興衰榮辱事，全拋下、讓風吹走。日月升沉，春秋來去，霎那白雲蒼狗。

返樸歸真何所有？紅塵斷、死生相守？愛恨繁枯，滄桑成敗，長睡墓中知否？

——夜行船・解脫

驚悉好友撒手塵寰，英年早逝，悲痛不已，泣不成聲。杜甫哀嘆：「訪舊半為鬼」！送走一人又一人，追悼一位又一位，怎不令人聞死心驚，談死色變？死之陰影，籠罩著每個活人。

《論語・顏淵》引古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莊子說：「死生為晝夜」；孟浩然云：「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可見古人對死的認識是十分清楚的。陶淵明說：「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李白也說：「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的確，人不能不死，每時每刻都在死，不論男女老少，不分貧富貴賤，都要死，都會死。千千萬萬人在死，以各種不同方式死去，不管「萬壽無疆」喊多少千萬遍，任憑「萬歲！萬萬歲！」高呼多少千年，世上還沒有人能活到兩百歲。

杜甫慨嘆：「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有人叛國以偷生，有人捐軀以救世，「蓋棺定論，入土方休」，而最不公平的是：好人為何不能多活幾年？心地善良的好人往往太早離去；而雙手沾滿血腥，殺人不眨眼的惡棍卻一個個死乞白賴都不肯在地球上消失，該咒罵蒼天無眼。

相傳秦始皇怕死，到處尋覓長生不老藥，結果只活了四十九歲就賓天。奴才走狗怕死，厚顏無恥向強權卑躬屈膝，大獻殷勤，到頭來仍逃不出死神的宣判，一命嗚呼。活得不耐煩的人想死，竭盡一切可以結束生命之能事奔赴枉死城，他們割脈服毒，吞槍上吊，撞頭臥軌，投海跳樓。為了殉情而跨進鬼門關，香消玉殞；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而魂遊地府，長眠泉下；為了避債而躲到陰間，遷化不返；為了清白而不肯同流合污，寧為玉碎，含怨溘逝；也有遭人暗算，流彈穿身，飛來橫禍，死於非命，來不及留下最後一句話就暴斃，飲恨冥國，沉冤待雪。

可恨一小撮日夜為其主子效勞賣命的衣冠禽獸，他們作威作福，凌辱善良無辜，魚肉升斗小民，趨炎附勢，見風轉舵，在殘餐餘羹前搖尾乞憐，醜態畢露，最後在千萬人的唾罵聲中死去，死得不如一條狗。這伙行屍走肉的軀殼，活著也如死了一樣，他們是社會的渣滓，歷史的廢物，除了加重地殼的負荷外，沒什麼留給世界。這樣的人〔如果他們還配稱為人的話〕活著，罪名昭彰，死了，遺臭萬年。

岳飛墓楹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一批批為正義而獻身的人，他們是不怕死的英雄，他們視死如歸，泰然自若，將生死置之度外，向猖獗的惡勢力展開了殊死鬥爭。他們灑血拋顱，以死換來孩子們的歡笑，換來陽光普照的明天。杜甫詠蜀相孔明：「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曹松更有「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慨嘆，戰場上，無數勇士於彈雨槍林中衝鋒陷陣，出生入死，他們為保家衛國，效命沙場，馬革裹屍而死，正如王維詩曰：「縱死猶聞俠骨香」；岑參云：「戰場白骨纏草根」。于謙嘆詠：「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刑場上，多少壯士於刀口下昂首挺胸，正氣凜然，英勇就義，他們為堅持真理，身首異處，殺身成仁而死，譚嗣同在獄中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之悲壯絕句，文天祥更吟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他們的寫照。他們與山河齊壽，永垂不朽，流芳百世，雖死猶存，他們在歷史中永生！

也有人默默無聞地為人類事業揮汗，為文化傳薪焚膏繼晷，他們沒有英雄烈士們轟轟烈烈的壯舉，他們甚至埋名於窮鄉僻野，踏實工作，這批無名英雄披肝瀝膽，鞠躬盡瘁，廢寢忘食，他們像吃乾草，擠鮮奶的牛，他們像燃燒自己，照亮人間的蠟燭，最後靜悄悄離開了他們熱愛的人間，沒有紀念儀式，也沒有追悼會，他們卻永遠活在世人心中。

杜甫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不合理的社會中，草根階層的生命最不值錢。他們勞碌一生，最後慘死在饑寒交迫的破窯中，慘死在風雨交加的黑夜裏。他們連一口棺木都買不起，以蓆裹屍，草草葬掉。在極權下，無辜的人們連牲畜都不如，他們猶如任由宰割的俎上肉，他們就像賭桌上任由下注的籌碼，一聲令下，草菅人命，統統了結。或充當炮灰，或被扣上「莫須有」之罪名慘遭屠殺。杜甫驚呼：「古來白骨無人收」！斯大林認為，死一個人是個悲劇，死一千人只是個數字，君不見高棉數百萬生靈被殺戮，無人過問，區區親友之逝世，又算什麼，即使是自己，也微不足道矣！

蘇東坡哭吟：「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杜甫哀道：「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一位患了絕症的朋友臨死前和我相處了半年餘，他說出了心裏話：「死，不怕，最怕等死」！他每天臨睡前都在想：「明天是否會死」？最後，這位朋友自己開車去醫院，幾個鐘頭後，便踏上了黃泉路，駕鶴歸西，享年四十。他臨走前以詩互贈，並把我給他的畫像吩咐其妻在他死後放置靈前。張籍弔詠：「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朋友的死，更教我看透人生得失，看淡榮祿功名。

死，每時每刻都有人死，每分每秒都會死，在千萬人的死裏，學習人生哲理，體會新陳代謝。「既來之，則安之」，當人們明白了生與死之法則，就會樂觀豁達，敢於面對死神之挑戰，度過多活著的每一天，就不再聞死心驚，談死色變了。(第 11 篇) (1996.11.29)

冬 雪

北國寒天，碧空飄絮迎元旦。滿城飛雪兆豐年，玉屑如珠散，鹽撒楓林迷漫，落銀粉、冰光燦爛。翠松青柏，白樹紅梅，人間稱冠。

新歲頻添，瑞祥朝氣衝霄漢。驀然回首惜春風，送舊心思亂。往事何堪慨嘆，醉屠蘇、前程勝算。百園花草，一卷詩書，千秋長伴。

——燭影搖紅・瑞雪迎元旦

來加拿大之前，從未見過雪，故無法想像冬雪的真實景色，只一味的跟著古詩的比喻去領略雪景，總是跳不出「玉樹瓊枝」、「飛絮撒鹽」的境界。抵楓葉國時正值嚴冬臘月，寒風刺骨砭膚，漫天飛雪飄舞，亂絮迷蒙盈空，皚皚一白無際，對雄奇壯觀之冬雪既恨又愛。

雪，像冷冷的遮羞布，幻想把世上一切骯髒，都掩蓋成白。

歷代詩人用盡多少佳句描繪雪，如鹽，如粉，如柳絮，如梨花，如鵝毛，如飛羽，如玉屑、如棉團，如爐煙。雪，成了文人冬天必吟詠的主題，千百年來雪在詩詞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

謝安問道：「白雪紛紛何所似」？謝朗答曰：「撒鹽空中差可擬」；才女謝道蘊則以「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妙句對答；蕭綱也詠道：「鹽飛亂蝶舞，花落飄粉奩」；宋之問唱道：「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李白描繪「雪花大如手」、「燕山雪花大如席」，他以「一條藤徑綠，萬點雪峰晴」寫冬雪，吟出「應是天仙狂醉，亂把白雲揉碎」的佳句；杜甫認為「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天涯霜雪霽寒宵」；岑參以「千樹萬樹梨花開」讚雪；韓愈問曰：「誰將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他說道：「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雪擁藍關馬不前」；而柳宗元更有「獨釣寒江雪」之妙句；李商隱用「旋撲珠簾過粉牆，輕於柳絮重於霜」來形容紛飛雪花；崔塗對雪感嘆：「亂山殘雪夜，孤獨異鄉人」；白居易問劉十九：「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周邦彥驚嘆：「天憎梅浪發，故下封枝雪」，「樹杪墮飛羽，檐牙挂琅玕」，「空餘滿地梨花雪」；李清照賞雪：「雪裏已知春信至，寒梅點綴瓊枝膩」；張炎雪中把盞：「酒醒天寒，空對一庭香雪」；辛棄疾讚道：「一團兒，美滿香和雪」，吟唱曰：「隔簾幾處梨花雪」，「驚散樓頭飛雪」；蘇舜欽以「但見白羽之箭紛紛來」描寫大風雪；楊萬里說：「最愛東山晴後雪，軟紅光裏湧銀山」；陸游唱道：「雪山萬疊看不厭，雪盡山青又一奇」；黃庭堅吟詠：「風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開頃刻花」，「雪絮因風全是柳」；蘇東坡則這樣寫雪：「暮雪紛紛投碎米」，「投空落細米」，「風翻雪陣春絮亂」，「半夜瓊瑤深沒膝」，「不知庭院已堆鹽」，「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柳永吟嘆道：「長空降瑞，寒風翦，淅淅瑤花初下」；唐寅也有「寒雪朝來戰朔風，萬山開遍玉芙蓉」之佳句；元朝黃庚以玉喻白雪：「天地無私玉萬家」；吳澄也問曰：「不知天上誰橫笛，吹落瓊花滿世間」；孔尚任吟道：「北風捲雪壓江岸」；

最雄渾宏偉的詠雪詩詞，當推毛澤東的「沁園春」：「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把雪寫得如此壯美，充滿生機氣魄，用樂觀豁達的筆調描繪壯麗河山，使嚴冬一點也不枯寂、淒涼，雪山似「銀蛇」和「蠟象」在蜿蜒起伏，在「舞」和「馳」，又像美麗女子那麼「妖嬈」，如此讚雪，確是神來之筆，而雪景更推到「欲與天公試比高」之天低野闊新境界，堪稱雄視百代之力作。

毛澤東的詩詞中，似乎對「雪」有特殊的興趣，寫雪的佳句屢見：「梅花歡喜漫天雪」，「更喜岷山千里雪」，「贛江風雪迷漫處」，「雪壓冬雲白絮飛」，「飛雪迎春到」，「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都把雪寫活了。

白雪似氈，銀裝大地，萬里皚皚，千山莽莽，都在詩詞中流傳今古，唱誦反覆。前人已不在，冬雪卻依然，就留待後人繼續以不同風格去描繪吟詠吧！(第 15 篇) (1996.12.27)

蓋棺

戴安娜告別塵世，入土為安，永遠長眠於寧靜的鵝卵湖島，再也沒有狗仔隊的追蹤，再也不用躲避小報的糾纏，一代美人從此安息，只留下艾頓莊那首幽怨的『風中之燭』在陣陣迴盪，以及西敏寺沉重的哀鐘響徹雲霄……。

十六年前，戴安娜這位十九歲新娘披上美麗婚紗，乘著馬車，到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世紀婚禮，在人們的聲聲祝福中嫁入皇宮，像童話中的灰姑娘般夢境成真，令千千萬萬少女羨慕之極；

十六年後，英國民眾為戴安娜舉行了比國葬更隆重的世紀葬禮，數以百萬計的倫敦市民萬人空巷，夾道送戴妃最後一程，不斷將一束束鮮花拋向靈車，表達人們對她的深深懷念，悲痛哀悼。

戴妃的一生以喜劇開始，以悲劇告終，生前雖然婚姻破裂，死後卻能受到如此崇高的禮遇，包括英女王等王室成員向這位離了婚的傳奇性人物之靈柩行鞠躬禮致敬，白金漢宮破例降下女王旗，升起英國國旗，並為戴妃下半旗，全國默哀一分鐘，相信戴安娜在泉下有知，也可瞑目矣！

戴妃的葬禮所引發的震撼，更是人們對王室的極端反感、對君主立憲之強烈不滿的一種發洩。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一個頗為殘忍的問題：假設戴妃在車禍中僥倖脫險獲救，並沒有死去，其結局將會是怎樣的呢？保守的英國人會否原諒他們的離婚王妃去與一位外族回教徒結合？假設戴妃在車禍中不幸毀容，肢體傷殘，她的下半生又將如何度過？人們會用什麼樣的眼光去看她呢？她還會贏得像葬禮那樣至高的榮耀嗎？如此看來，戴妃的死，在一

定程度上，對她還算是一種解脫，也是唯一可以獲得完全自由、恢復昔日光彩的最後選擇。

可見蓋棺定論有多麼重要，難道只有死才能挽回聲譽？才能令人們感覺到失去的一切是多麼可貴？為什麼畫家的作品要等到死後才有價？萬一某作曲家並未如傳說似的死去，他譜的曲會被重用嗎？死，真的可以補償過失、洗清冤情嗎？

在戴安娜葬禮的前一天，把一生獻給窮苦大眾的人道主義者德蕾莎修女在加爾各答逝世了，這位八十七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生前沒有像戴妃那樣享盡榮華富貴，死後也沒有留下四千餘萬英磅的遺產，她卻是印度人民心目中最偉大的國母，與甘地國父相提並論。德蕾莎修女未蓋棺已可以先定論了！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新五代史・王彥章傳》)，蓋棺定論，未必正確，斯大林死後被鞭屍是他本人難以置信的事。1975 年 12 月 16 日，77 歲的康生在北京死去，當時的訃告給他戴上「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光榮的反修戰士」3 頂桂冠，死後 5 年，他就被開除黨籍，骨灰也從八寶山取出，這是他料不到的。1974 年 11 月 29 日，彭德懷在北京含冤逝世，4 年後獲平反昭雪。康生和彭德懷都是蓋棺多年後又重新定論的例子。

鄧小平於 1977 年 5 月在同中央兩位領導人的談話中說道：「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就很高興、很滿意了。」蓋棺才能定論，千秋功罪，留與世人評說，誰是誰非，歷史自有公斷。昨天的領袖，今朝的囚徒；當年的英雄，現世的叛徒，誰能保證明天又會對什麼人重新定論？

永遠的戴安娜走進了歷史，留下許多問號讓活著的人去探索、追尋，也許根本就沒有答案。(第 52 篇) (1997.09.12)

崇　拜

一座現代化的巨廟/供奉的不是泥塑木雕/一具活生生的肉身/躺著的是一部血淚史/一個陰魂不散的幽靈/擺在莊嚴的祭祀壇上/紅色木乃伊放在東方金字塔中/廿二個春夏秋冬/靜靜躺在棺內回味畢生功過/像件精品任人觀賞/金水橋邊嚷破嗓子/也難得一見的蓋世梟雄/如今可以盡情瞻仰/不分敵我，不分階級/進廟的人龍絡繹不絕/沒有燒香膜拜/不許求籤索符/只要默念四卷咒語/就足以伏魔驅邪降妖/一場歷代最成功的造神工程/正在無神論的神州/動土奠基/

——【神】

看看今天年輕一代，盲目跟風崇拜明星、歌星，被新潮流拉著鼻子走，貪婪追求物質享受，滿足虛榮心理，幾乎到了痴狂；別向他們談時局世事，民族國家，別問他們理想抱負，人生目標，他們的腦子根本裝不下，這又令我想起三十年前崇拜領袖，崇拜英雄， 的學生時代，當時是那麼幼稚單純，老師灌輸什麼，學生就接受什麼，一點也不敢懷疑。

高喊「身在海外，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口號，當然就必須和祖國心連心，國內文革，海外響應，語錄不離口，四卷不離手，語錄歌唱不停，毛澤東卅七首詩詞更是背得滾瓜爛熟，還將「老三篇」翻譯成當地文字，帶到農村去宣傳。背語錄比賽，優勝者獎像章，成了學生最時髦的活動，我曾擁有的像章數百枚，內中還包括康矛召大使贈送的。

對領袖的崇拜，逐漸到了頂峰，「永遠忠於，無限忠於，絕對忠於」還不夠，還要「大樹特樹」其「絕對權威」，不但早請示、晚匯報，更編了一冊「有問題找語錄大全」，病倒了怎麼辦？功課退步、考試不及格怎麼辦？都可以找到答案，語錄成了聖經，成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銳利武器；你隨便引用領袖的一句話，我立刻就可以告訴你該語錄是摘自「四卷」的哪一篇文章中。為了表示赤誠崇拜，還為語錄譜曲，到處流傳，時至今天，小女還能用鋼琴彈奏我當年譜的那首「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

中文報紙被政府查封後，學校成立了時事組，我們幾位發燒友，每天晚上在收音機旁一字一句記錄中新社新聞，一式五份用過底紙抄寫傳送，第二天一早到學校，在每間課室的黑板上寫「最新指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

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九大召開，林彪的十幾萬字政治報告又長又臭，苦了我們時事組用幾個通宵記錄，還花了整整數月學習。兩報一刊的每篇社論動輒幾萬字，都是形而上學的枯燥口號，無奈！

崇拜領袖的同時，崇拜英雄人物；這些英雄，都是聽話的模範，學習英雄日記，看他們如何活學活用語錄著作，立竿見影。我們崇拜雷鋒、王傑、蔡永祥、劉英俊、歐陽海，希望自己能像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劉胡蘭，我們崇拜張思德、白求恩甚至老愚公；而對八個樣版戲更加瘋迷，總以為自己將成為李玉和，成為鐵梅，即使來到加拿大，閒來無事還會來段瓜子琴伴唱「紅燈記」：「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

崇拜領袖，紛紛改名或取富於革命意義的筆名，用毛澤東詩詞名句為筆名最多：雲崖暖、千里雪、百丈冰、花枝俏、叢中笑、連天雪、雲水怒、風雷激、千鈞棒、漫天雪、舒廣袖、歲月稠、白絮飛等等，而更多人改名向陽、向東、衛紅、衛東、雪梅、紅梅、寒梅、勁松、海燕、險峰、.......，不勝枚舉，少女不愛紅裝，新年不穿新衣，凡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歷史故事一概不讀，滿腦子就只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歐陽海之歌》，就只有高爾基、普希金，就只有魯迅、郭沫若，就只有艾青、臧克家。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領袖崇拜受到了考驗，最後破滅了，不管怎樣，腦子裏還是懷念那單純幼稚又熱血滿腔的學生時代，還是無法接受貓王、披頭四、瑪丹娜、米高傑克遜，寧願沉浸在「洪湖水浪打浪」和「紅梅讚」的旋律中 .... 。(第 78 篇) (1998.03.13)

四　月

四月，牽引起追憶之長線，放一隻鄉愁的紙鳶上天，越過活地獄之城塹，飛到枯骨如山的家園，駐足於洞里薩湖邊，憑弔血淚之當年。撒些鮮花於湄公河面，超度百萬孤魂赴九泉，立塊墓碑在荳蔻山巔，揀拾親人之遺骸入殮，洗滌吾哥古牆上的污點，卻再也找不回鴿子翔舞之樂園。

四月，屠城之悲劇在四臂灣上演，逃亡人潮串成數十里長鏈，婦孺活埋，埋掉佛祖的莊嚴，屍骨發臭，臭罵上蒼之無眼。行刑前叩拜菩薩仍乞不到「烏衫」的寬限，屠刀下求救上帝也挽不回孩子的童年。赤魔殺戮之創舉

曠古罕見，枉死城早已盈滿塞填，苟活者正掙扎在鬼門關外呼冤，不必僥倖死神之健忘和敷衍，應多增建幾座閻王殿，只因此刻之地府更勝凡間。

四月，劊子手之刀鋒令血肉飛濺，莫須有的死囚萬萬千，「享受」著槍桿下的人權，以今日無辜之死去祭勝利明天，用口號和教條換取屠殺諾言，在革命之火葬台上沐浴恐怖考驗，學會主子秘傳的幾招陰險，便又戴著人道的臉譜到處行騙，殺人犯明目張膽公開露臉，那面染血妖旗還在聯大高懸，兇手以統戰之口齒吹熄復仇火燄，散播救國迷霧搏取輿論之哀憐。

四月，帶著最悲痛的萬千淚點，化作蝴蝶翩翩，跨過文明世紀的另一面，飄到瘡痍滿目的故園，再把彩翼變成落花瓣瓣，憑弔仇恨之當年。斟杯雄黃酒澆灑在荒郊枯骨前，為流離失所之萬鬼設壇祭奠，倘若六月雪果真能洗竇娥之冤，那麼四月的湄江水一定氾濫高棉，狂風暴雨必將夷平金邊，血洗後的大地應該黃花開遍。

四月，苦雨如淚，陰風狂吹。四月，魔王聚會，血肉紛飛。鐮刀割除希望的稻穗，斧頭砍掉佛祖的聲威，「國際歌」像死神的催命曲呼嘯如雷，鮮血把紅旗濺染成作嘔的腥臭味；亂葬崗上長滿株株向日葵，像具具垂首行屍般搖搖欲墜。戰場變屠場變刑場變墳場變萬骨堆，百姓變靶子變腐屍變骷髏變枉死鬼，故鄉已面目全非。

四月，遍處厲鬼，冤聲鼎沸。四月，惡犬亂吠，群妖分肥。廢墟中的殘肢菩薩在流淚，金剛經、華嚴經、楞伽經都已發霉，釋迦牟尼夜夜懺悔，嘆網開一面鑄成大錯難挽回，佛法無邊卻任由魑魍作祟，心唸阿彌手持兇刀豈會大發慈悲，口誦語錄腳踢頭顱盡可為所欲為，身披袈裟隱藏不住狼心狗肺，一夜屠城如吹灰。

四月，墳前獨醉，怒火成炊。把全國林木燃毀，將江河湖海煮沸，燒焦禍首罪魁，焚掉人間魔鬼，此恨難以成灰。豎起千百塊墓碑，灑滿一池淚水，讓巨浪捲走污穢，沖洗萬古悲。

四月，墳場幽魂飄忽，啼哭哀號此起彼伏，孝子賢孫馨香虔誠祭祖，一片愁雲慘霧；清明時節最淒楚，悲風苦雨撩起萬千感觸，怒火煮心湖，試問掃墓何處，何處掃墓？

四月，屠場冤魂飄忽，嚎啕呼號傷心慘目，孤兒寡婦焚香超渡苦主，一片天泣地哭；清明時節最淒楚，陰風鬼影勾起萬千感觸，怒火燒地府，試問掃墓何處，何處掃墓？

四月，清明思故土，胸中怒火如荼，暴政之瀰天大罪擢髮難數，赤魔的纍纍血債罄竹難書，苟活者已變得憤世嫉俗，一抔黃土，埋沒掉滿腔理想抱負；萬坑白骨，填不平千古奇恥大辱。

四月，長歌當哭，仰天狂呼，可憐母親屍骨，遺棄亂葬谷，不敢奢求一口棺木，只乞討破蓆入土，都被視為暴殄天物，能保住全屍赴地府，已算是三生修來洪福；君不見多少死鬼身首異處，無數冤魂血肉模糊，滿門抄斬之滅族誅戮慘不忍睹，集體活埋的屠城宰殺驚心觸目。

四月，狂熱的血從那柄砍鈍了的屠刀滴滴淌下，濺染老方丈的袈裟，沾污神聖之古剎，褻瀆莊嚴的佛法，澆灑朵朵愚昧的葵花，澆不熄復仇之火把。

四月，仇恨的血自那面濕透了的紅旗徐徐流下，流過四面佛臉上的傷疤，洗滌羞恥的舍利塔，點綴屍骨拼湊之恐怖圖畫，摧毀和平歡樂的家，摧不垮國魂之構架。

四月，恥辱的血由那條憤怒的湄江滾滾瀉下，席捲沉冤之泥沙，沖擊悠久的文化，淹沒古老民族之精華，帶走數百萬無辜「人渣」，帶不走千秋咒罵。

四月，覺醒的血在那顆熾熱的丹心淙淙湧下，焚燒成一團團火花，於悲慘歷史黑獄中爆發，照亮世間一切是非真假。流出的血要有代價，仇恨之種子一定會開花。

——紀念「四、一七」高棉淪陷廿三週年(第 83 篇) (1998.04.17)

血　債

今年四月十五日，赤柬頭子波爾布特真的死了，離「四、一七」高棉金邊淪陷 23 週年血腥紀念日還有兩天。這頭惡獸來不及被公審就去見馬克思，實在太便宜了牠。

猶憶前年六月，曾傳聞這殺人魔王喪命，我填了一闋《菩薩蠻》：

深仇未報元兇死，千冤化作湄河水。地府鬼門開，罪魁投網來。

殺人三百萬，血債今朝算。償命若瓜分，鞭屍存幾斤？

後來證實是誤傳，波爾布特並未死，我又填了三闋《搗練子》：

天地怒，鬼神憎，一死難除滿地腥。仇恨化成連夜雨，洗清冤債祭慈靈。

亡萬次，死千番，狗命難填曠古冤。殘喘苟延能幾日？眾人公審眾魂鞭。

穿萬箭，殺千刀，此恨綿綿怒火燒。妖孽未除仇未雪，豈因真死怨全消？

四月，在高棉歷史上，是慘痛的。一九七五年的四月十七日，金邊淪陷，赤柬掌權，這伙冷酷又幼稚的理想主義新統治者，為了「淨化」全國，用最暴烈的手段，在高棉掀起血腥滅門大屠殺，短短四年內，全國近一半人口慘死於這場浩劫中。如此大規模而有計劃之殺戮，在世界史上實屬空前，令人髮指。正如被刺殺身亡的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得主吳漢所說：電影「戰火屠城」中所描述的，不及真實慘狀的十分之一。

為什麼赤柬要殺這麼多人？就單憑波爾布特一小撮，如何能殺掉三百萬人？

觀察赤柬的一切措施，都集中在維護其組織的安全上，而把一切可能對赤柬懷恨或有反感的人以至他們的後代，全都消滅了。許多從城市趕出來的人，都整村整村被殺死或餓死，連兒童也不放過，對赤柬的命令稍有違背者，立即被處死，以警效尤。

赤柬為了維護它的統治，採取一系列措施：大規模遷徙人民，取消城市；定期遷移居民，每半年或十個月便大遷徙，使居民住無定所；取消貨

幣；取消郵政；佔領所有農餘時間；驅使人民到公共食堂吃飯，家裏不許有任何私產；沒有獲准不許到別村去；取消一切感情和愛情；極端仇視知識份子；衣服只有一種顏色：黑色；沒有日曆，沒有時鐘，沒有報紙，和外界沒有任何接觸。所有這些，把人民的衣食住行都控制住，想宰殺當然易如反掌。

赤柬把一切他們認為不可靠的人都當做敵人看待，把年青人和十歲以上的兒童都另外集中生活，向他們灌輸效忠組織的思想，為了適合他們殺人的需要，赤柬訓練了一批又一批男女青年劊子手，在糧食缺乏的情況下，這些愚昧無知的年青人，只要有得吃，就言聽計從，執行殺人命令，連自己親生父母和兄弟姐妹也照殺。

我認識兩位埋死屍的朋友，一位姓陳，一位姓楊，目前都住滿地可。他們每人曾埋過的死屍都在兩百具以上，而每次如果挖掘五個洞窪，地上只擺有四具屍體，他們就提心吊膽，心想第五具就是自己無疑，幸好後來再有死屍拖來，才僥倖逃過鬼門關。有些還未斷氣，但組織的命令誰敢抗拒？唯有將活人當死屍埋。由於沒得吃，氣力不夠，土又硬，只能淺挖淺埋，死屍的手都露出地面，因見慣也管不了那麼多。據他們透露，行刑時大都用鋤頭朝後腦砍下，或用竹鞭的尖端刺心臟，也有用塑膠袋包住頭部讓其停止呼吸。死屍都把衣服脫光，由於個個瘦骨如柴，根本分不出男女，有些十幾歲的女屍，樣子像老太婆，而絕大部份婦女因營養欠缺，連月經也沒有，更談不上生育。陳君還告知男人處決時只要朝後頸砍一下就倒，女的則要砍兩至三下才死。

就憑幾頭困獸橫行，把那幅風景，濺染得一片血腥。邪惡已甦醒，寺院禪音，蛻變成死神之號令和斷氣前的呻吟。幾乎相信命運，當老方丈滿口佛經，賄賂不飽魔王的饑饉，求天帝發慈悲心，不惜以百萬生靈為祭品，陪葬罪惡同歸於盡，守候大地昇平。

四月，捕殺波魔這隻怪獸，擰斷牠裝滿瘋狂變態幻想的妖頭，砍下牠沾滿罪惡血跡的髒手，撕碎牠用神州大米養肥的軀肉，祭三百萬具無辜骷髏。

四月，追殺赤柬這群猛獸，敲碎牠們充滿極權毒髓的骨頭，剖開牠們沒有心肝只有槍桿的胸口，剁爛牠們用人民幣和「毛選」滋補的肥肉，祭三百萬遺屍亂葬崗的親友。

波爾布特死了，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然而，三百萬人命（其中有數十萬柬華同胞）的千古血債始終尚未償還，高棉的歷史冤案始終無法得以雪洗，連一句公道的結論也沒有聽到。(第 84 篇) (1998.04.24)

自 信

劉禹錫的《陋室銘》，短短八十餘字，讀後深為他的自信而拍案叫絕，「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篇末引孔夫子「何陋之有？」達到了樂觀豁達、知足無爭的境界。

回想廿四年前，背井離鄉，流亡泰國，人地生疏，舉目無親，就憑著一點自信，活了下來。首先碰到的難題是語言，即使說潮州話的泰國華人，凡三十歲以下的，全都講泰語，連姓名也是長長的泰名，不會泰語，就無法在曼谷謀生。我曾浪跡越南三年，悟出了越語是漢語分支的道理，而可用越南文朗誦李白的詩，連那麼難學的柬埔寨文都嚇不倒我，偏偏就不信暹羅文有何難學；就在梵文和巴利文的基礎上，我打開了竅門，很快就學會泰語，並把泰國詩人順通蒲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在報上發表，後來才發現，精通佛經的泰國高僧，都必須學懂柬埔寨文，泰皇的掌上明珠詩里通公主還特地聘請教授鑽研高棉古文。

自信使我在曼谷住了七年，每天用泰文寫信，簽發支票，翻譯合約內容，連泰國朋友都不相信我是來自他鄉的難民。泰語和寮語很接近，發音略有差別，來加拿大已十八年了，我到現在仍然和一大批寮國(老撾)工友共事，一律講寮語，他們也視我是老鄉。

來到冰天雪地的滿地可，下機時正是 1980 年 2 月，不諳法語，只憑英文是不夠用的，讀了幾個月的移民學校，就被人力中心派遣到魁北克東北 Gasper 半島一個只有幾千人的小鎮工作，這裏民風樸素，善良好客，全鎮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對學法語無疑是創造了最理想的環境。我在工餘和居民學會話，並為孩子畫像，作為回報，一共畫了百餘幅天真可愛的兒童肖像，還畫魁北克獨立之父拉維克的彩色畫像，懸掛在黨部。憑著自信，我克服了語言障礙，結交了大群朋友，留下了甜美回憶，度過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歡樂時光。

到香港結婚後，我遷居到西部阿爾伯達省愛明頓市，那兒是清一色的英語區，嚴寒的冬季，氣溫曾降至零下四十幾度，但並沒有把我凍怕。我憑自信，創了新家，買了新車，誕下女兒，還積蓄了一筆旅費，回香港和大陸。在愛明頓，我見到失散十多年的老師和同學，也為各報撰寫文章，並分期付款買了一套《大英百科全書》，藏書計劃從此開始。

1985 年春，我們一家三口長途跋涉，開了四天三夜的車，返回念念不忘的滿地可，和友人合開成衣工廠，翌年自己經營。我對成衣一竅不通，就憑著自信，從打鈕、開鈕、挑腳學起，親力親為，最後連修理衣車都一一上手，營業額大增，五年中從未碰釘子。由於厭倦商場競爭，有感精神壓力太大，無暇關心孩子，我毅然把工廠轉讓給一位投資移民的朋友，由老闆變成產業工人，回復了平淡的生活，花多些時間在家庭和兩女身上。每天在幾千度高爐邊操作，雖然體力消耗極大，但心境平和，無憂無慮，脾氣也好得多了。

工廠結束，我便將更多的時間用在自修與寫作上，對古文和詩詞尤未敢放鬆，先後自資出版了《泣歌新詩集》、《無墨樓吟草》、《無墨集》等書。學海無涯，不管已近垂老之年，也不計要比別人多讀幾年，我盼望在有生之年憑自修而得到學位，死而無憾也。(第 90 篇) (1998.06.05)

父　親

忌辰天地暗，暴風雨，洗悲愁。哭稚子披麻，遺孀守寡，顛沛沉浮。何由？有鴻鵠志，任扶搖直上九霄遊。誰奈英華早謝，滿腔大願難酬。

悠悠，滾滾江流，東逝水，未停留。縱學通萬卷，才高八斗，貧則無謀。回眸！莫空落淚，刻嚴親教誨在心頭。且把盧門筆墨，化為縷縷溫柔。

——木蘭花慢・遙祭先君

父親節將屆。我從來沒有寫過父親，也不知如何下筆。這個題目，由上小學作文課起就一直把我難倒，曾要求老師換題，當然是不成理由，結果總是畫虎似貓，強差人意。

而今首次寫父親，仍然感到一片朦朧。因為我根本不認識父親，也從未喊過一聲「爸爸」，連與他拍張合照的緣份也沒有。對父親的印象，僅僅靠

那幾幀發黃的舊相片，以及從母親與大姐口中聽到的瑣碎追憶，將這些印象和描述拼湊，就有了初步的輪廓，可以嘗試寫一篇「父親」，雖然很膚淺，但也算有了個開頭。既然我不認識他，就談不上會有什麼模糊印象，然而，對一位把我帶到這個世界來的親人，體內仍流著他的血液，是應該有點文字來紀念的。



其實，我是見過父親的，他在臨終前還抱過我。從母親口述中，我才知道父親一直捨不得離開我們，他是死不瞑目的，因為那年他只有四十三歲，我還差兩天才滿週歲，母親還不到四十。父親留下的大量詩文和手稿，竟因戰火而燬為灰燼，幸好有一部份由其好友保存著，八六年我到法國，見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他向我出示父親一疊殘舊遺墨，有大幅字畫和唱酬詩稿，並答應將會送一些讓我留念，回加拿大後我多次去信詢問父親遺物，不得要領，前幾年聽說老人家走了，身邊又沒有兒女，這條線索也斷了。我因無法保存父親的墨寶而內心慚愧，負疚深重。

父親是辛亥革命那年出生，要是還活著，也不過與美國總統里根同歲，不算太老。他身材魁梧，高一米八，愛穿全套白西裝，說話慢條斯理，文質彬彬，一點脾氣也沒有，偏偏患了心臟病，住院多次，花了鉅額醫療費。我

出生後，他就一病不起，靠藥物支持，母親獨自帶著一群孩子，又要忙著雜貨店生意，每天家裏和醫院兩邊跑，把她折騰得快瘋了。翌年春天，父親終於解脫，卅九歲的母親成了寡婦，一家之柱傾倒後，生意也結束了，小康之家逐漸走向貧窮，母親不知哭乾多少淚水，也不知指著父親的靈位罵了多少次，怪他狠心拋下一群孤寡，怪他為何不等孩子長大後才走，怪他不肯帶她一起走。不管怎樣，母親並沒有殉情自殺，她依然咬緊牙關活著。

苦命人兒愛算命，母親找了不知多少相士，他們異口同聲的把父親的死，怪罪在我身上：是被我剋死的。父親生肖屬豬，亥巳相沖，給我這條蛇毒死了。於是，我背負著剋父的罪名，活了下來；父親出殯，我沒有陪靈，只由一襲麻衣代替，五歲前不得上墳場拜祭，逢人問起父親下落，我只會說：他去了唐山。六歲那年清明掃墓，母親指著墳地告訴我，你父親在裏面躺著，我才知道他原來死了五年。以後逢人問起，我就指著父親的靈位，把食指一彎：死了！一點也沒有悲傷的感覺。在我心中，只有母親，她身兼父職，開學的第一天帶我上學，老師就問我：爸爸怎麼沒來，我反問老師：為什麼一定要有爸爸？我沒有羡慕別人有父親，也沒有因無父而自卑。

到泰國後，一位盲人相士就摸骨替我算命，他斷言我三歲內父母雙亡，如若其中一人不死，則其生肖必定屬虎或屬龍，既使配偶也一樣，別的生肖必被我剋死！而且勸我不宜契認任何人為乾爹、義母，否則對方必遭凶險！信不信由你，我母親是屬虎的，我的另一半是屬龍的。父親死後，家道中落，母親含辛茹苦，把我們一群帶大，原來肖虎的她共生九胎，死了四個，失蹤一個，剩下四個，可見她的命也是夠苦夠硬的了，守寡了二十一年，最後死在赤柬暴政下，連一口棺木也沒有。父親墳地很大，是準備與母親同穴合葬的，墓碑上早就刻著母親的姓名，想不到事與願違，母親遺骨棄於亂葬崗，夫妻共墓的美夢化為泡影，可謂天意難違。母親死後一年，我才知悉噩耗，父母親兩次葬禮我都不在場，也屬命運安排矣。謹作七律二首，遙思亡父在天之靈：

其一

一歲遺孤百事哀，披麻稚子哭靈臺。嚴親筆墨稱文膽，祖父詩詞晉秀才。

飽學鴻儒逢亂世，經霜傲骨化枯骸。留芳幾代名垂永，只恨英年壯志埋。

其二

不識親嚴夢裏猜，魁梧七尺棟樑材。龍飛鳳舞詩泉瀉，海立雲垂墨路開。

玉帝何因召哲者？蒼天豈可妒英才？來生父子情緣在，盡孝歡歌扮老萊。

(第 91 篇) (1998.06.12)

髮 指

虜掠燒焚蹂躪，淫姦殺戮摧殘。聞訊暴行堪髮指，哭問蒼天已淚乾，筆悲心更寒。

弱女無辜被害，苦僑有恨蒙冤。唐漢子孫羞島宇，華夏聲名愧海山，斷魂飛也難。

——破陣子・哭印尼華人被殘害

印尼血腥排華，成千上萬的暴徒闖進華人店舖、貨倉、民居搶奪財物，焚燒商場、汽車，並有組織地強姦、殺害華裔婦女，單單在 5 月 13 日和 14 日兩天，就有最少一千名由 9 歲至 50 幾歲的華裔婦女被強姦、輪姦，約 20 名被殺，其惡毒手段令人髮指。

印尼華僑約八百萬，是全球海外華人最多的地方，但比起兩億印尼人口，就成了極少數。雖然「佔人口百分之四的華人卻擁有全國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但是，由於華人在政治上無權，一旦社會發生動亂，無辜的廣大華裔就首當其衝成為代罪羔羊。

貪污腐化的蘇哈托獨裁政權無法挽救金融危機衝擊下的印尼經濟，動亂發生，終於爆發了血腥排華慘案，驚弓之鳥的華人欲哭無淚，無力反抗，像俎上肉任由暴徒們宰割。僅僅五月中旬，在暴亂中被打死、燒死或被樓崩壓死的華人已超過了五百人。成千暴徒獸性大發，手持利斧到處亂砍，肆意縱火，把整條街的華人商店夷為平地；用警車和軍車將大批受過訓練、注射過興奮劑的暴徒分批載到現場，光天化日下對華裔婦女集體輪姦或姦殺，明目張膽，無法無天，罪證如山。這種報復、仇殺的排華，已經直追納粹法西斯。

暴動一開始，澳洲總理、移民部長、反對黨領袖立刻緊急發言，及時加派飛機前往撤僑；日本內閣臨時召開會議，通過派出軍隊武裝撤僑；美國將

滯留雅加達的美國公民撤往新加坡再接回國；歐盟諸國、加拿大、南韓、紐西蘭等也先後為其公民安排應變計劃。

台灣約有三萬名持中華民國護照的華人在印尼，駐雅加達辦事處的代表對他們「無法幫忙」，更遑論對八百萬華裔僑胞伸出援手。這是頗令全球三千多萬僑胞大感失望的。

強大的中國，對印尼瘋狂排華之獸行保持了兩個多月的寬容和緘默，直到幾天前才由外交部發言人唐國強在例行記者會上，向受害華人表示「關注」和「同情」，並沒有向印尼提出強烈抗議，只是輕描淡寫地呼籲雅加達政府「防止暴力事件再次發生」。

中國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對處於水深火熱的印尼華人沒有及時搶救，令人想起廿三年前紅色高棉殺戮五十萬華僑，劊子手逍遙法外，至今竟聽不到一句公道話。強國無弱民，海外孤兒被魚肉，偉大祖國卻視若無睹，未能解救，從印尼排華事件中，再次見證兩岸冷酷無情，豈不心寒？對海外兒女可以說上了一堂政治課。

猶憶 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尼政變，總統蘇加諾下台，蘇哈托——納蘇蒂安集團接掌政權，全面排華，中國政府派出「光華輪」前往撤僑。當時我們學校同學正在向英勇的外交戰士趙小壽學習，後來又開展宣傳四十一名印尼華僑青少年在獄中鬥爭的事跡。我至今還能背誦他們的「獄中誓言」：「以自己美麗的青春，用自己的鮮血，誓死保衛祖國的尊嚴，維護祖國的榮譽。......」還能唱他們在獄中譜寫的戰鬥歌曲。這批英勇的青少年終於被救出虎口，也成了當時我們心中的偶像，每次聯歡會，總愛唱他們的那首戰歌。

我對印尼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在滿地可也有不少相識是來自印尼。我有許多朋友在棉蘭，內人的一位表妹住在首都雅加達。七八年我曾經從新加坡去過棉蘭，可惜沒有到爪哇。來加拿大快二十年了，每逢聖誕仍然收到朋友從這個千島之國寄來的賀卡。自從五月暴動後，由於電話打不通，不知他們現在的處境如何，的確令人擔心。但願吉人天相，平安無恙。更希望我們生活在和平的加拿大，能為印尼華裔同胞獻出一點棉力，善哉！(第 97 篇)(1998.07.24)

琴　瑟

其一

雲上留詩雁字題，天涯比翼樂雙棲。捱窮願作盧家婦，吃苦甘為墨客妻。

四壁皆書無寶玉，兩心同印有靈犀。喜逢龍女生朝至，欲賦粗詞嘆手低。

其二

揮墨驅詩筆疾蹄，搜腸覓句贈賢妻。有緣椰岸書窗倚，無悔楓園雪屋棲。

望族明珠生麗骨，名門碧玉出深閨。蕙蘭香馥芳情谷，茵草芊蔥綠愛溪。

——贈內子二首



33 年前，緣份，將湄公河畔兩個素未謀面的學生安排在同一間學校裡；28 年前，戰亂，把兩顆流落異鄉的心分隔在音訊全無的時空中；18 年前，命運，使分離了十載的同學於虎口餘生後在香江重逢；糾纏不清的情債，令東西半球萬里以外的一對戀人終成眷屬。

誰說世間沒有神話般的奇跡？一個是窮書生，一個是富家女，彼此由於前世欠下的情債未償，今生再度廝守。一瓣痴心，兩廂情願，絕處喜逢生，患難見真情，甘冒風險，經受考驗，全無怨言，毫不追悔；不羨榮華富貴，只求知足無爭，嚐遍辛酸苦辣，歷盡悲歡離合，攜手度過多少艱難歲月，同

心衝出幾許危急關頭；拋開權位浮名，摒棄疑心怨恨，樂天知命，安度餘年。



1979 年底，來加拿大前，我再次到香港。機緣的安排下，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我見到闊別十載的女同學，彼此細訴離別後故鄉的慘變，打聽劫後失散師生的下落，回憶昔日母校生活點滴，並到她家裡拜見其雙親，告知將遠赴冰天雪地的楓葉國定居。這一次相逢，竟註定了終身。

到加拿大後，我們的信件往來十分頻密，幾乎每天最少一封，而我曾經多達每日三封。由於當時的長途電話極昂貴，首 3 分鐘 9 元，然後才以 1 分鐘 3 元計算，也就是說，如果你打錯號碼，即使對方在半分鐘掛線，電話公司賬單上向你收的還是 9 塊錢另加稅。我每月的電話費高達二、三百元，在八零年的最低時薪只有三元六毛五，每週扣稅後才一百多塊，怪不得朋友笑我是為電話公司免費打工。而在香港方面每月也要交一千元多港幣，如果將

這兩地長達 22 個月的電話費加起來，在當年已足夠買一部設備齊全的汽車，或買雙程機票來回加拿大和香港十次。

我們在信中無所不談，就像寫日記一樣，每天怎麼度過都毫無保留地告訴對方。由加拿大的風土人情、地理歷史知識到魁北克鬧獨立，甚至超級市場中白糖的售價，從滿地可唐人街的一碗雲吞麵不到兩塊錢，到東方、樂宮、聯華戲院上映循環場看了那套影片，而我也從信上知道香港掛了八號風球，大會堂書展有什麼好書，東區走廊全線通車，甚至恆生指數、貨幣匯率等。

我們雖然相隔萬里，每時每刻都保持聯繫，即使去旅行也不忘給對方寫信。我收到了她從台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大陸等地寄來的風景明信片，用不同酒店的信紙寫的遊記，而我也在信中帶她去過尼亞加拉大瀑布、紐約自由神像，在信中與她嚐楓樹糖。每次到過什麼地方，我們都間接能從信件和相片中分享到對方旅途的愉快，感受到陣陣溫馨。



1981 年 7、8 月郵局工潮連續 40 多天，我們雖然沒有收到信件，但卻從未中斷過寫信，我每天依然把信件拿到郵局投寄，風雨不改。罷工結束後，我們兩人的信都被捆成郵包送達，貼加拿大郵票的足足有 52 封，而貼香港郵票的也有四十五封，頗令郵差和親友們費解。寫信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每封信都註明是第幾封，直到 1981 年 12 月 12 日赴香港那天，我在加航 401 號班機上寫的信正好是第 700 封，收到她的信總共也有 561 封。這 1200 多封信，是一份珍貴的記錄，是一部真愛的歷史，我用透明膠套封起，裝釘成六個文件夾，妥善珍藏。

婚後內子背井離家，隨我到這人地生疏的北半球，開始了充滿挑戰的新生活。由魁省搬到愛明頓，住了三年後又回來滿地可，每次返港，都成了奔喪，岳母、岳父和親人相繼逝世，這個打擊太大了，成衣廠生意捱了五年也宣告結束。我們雖然曾經陷入困境，但都無恙闖過，彼此沒有半句爭吵，咬緊牙關，又重頭再來，把希望寄托在兩個女兒身上，為了下一代，內子陪我吃苦，捱多少個通宵也不吭一聲，看著她們健康成長，學業優良，一切不愉快的往事就煙消雲散了。

這段情是寫出來的。回首婚後坎坷崎嶇的 16 年，有說不出的歉意，謹填一詞聊表此情：

賀詩一擷，歡渡雙佳節。琴瑟好，歌聲悅。良辰香酒盞，春意盈詞闕。冬不冷，暖烘小屋情爐熱。

比翼經風雪，連理同心結。魚水喜，鴛鴦潔。白頭鸞鳳美，紅燭燈光迭。添日月，齊眉到老難離別。

——千秋歲・贈內子聖誕節生朝(第 98 篇) (1998.07.31)

禍 根

鬼域萬家生死，魔窟一朝興毀。怒筆穿雲天作紙，寫透世間羞恥。赤道血腥紅，島國悲歌千里。

弱女命非螻蟻，華婦淚如流水。殘暴獸行堪髮指，更恨強雄卑鄙。哭吼震山河，誓討人權公理。

——離亭燕・強烈抗議印尼暴徒姦殺華人婦女

今天（8 月 7 日），北美各大城市民眾遊行示威，控訴雅加達政府有組織地對華裔殘酷迫害，抗議印尼當局之排華暴行，聲援困在水深火熱險境中的同胞。本文試探討印尼排華之根源。

印尼二百家最大企業集團中，華人佔 163 家，約佔 82%，而其營業額則高達 95%，印尼華人大企業家三林集團林紹良、汽車大王謝建隆、木材大王彭雲鵬，以及其它 13 個家族控制了全國的經濟命脈，例如謝建隆集團共 290 家公司在 90 年的營業額達 59 億美元；92 年全國私營銀行 178 家，分支行達 4190 所，其中 90%為華人企業家所有，在 31 家外匯銀行中，華人企業集團擁有 26 家，資產總額佔全部私營銀行的九成，令原住民不滿。

儘管華人掌握經濟命脈，卻無法消除印尼根深蒂固的排華思想，反而更變本加厲，其瘋狂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可謂絕無僅有：1966 年 5 月，蘇哈托政權下令全國 667 間華文中小學全部封閉，使 27 萬 7 千多名華人子弟頓時失學，華文教育最終絕跡。自此以後，招牌、廣告一律不准使用中文，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華語，華文報紙全部關閉（只有一份官方發行的《印度尼西亞日報》有一版是華文），禁止發行和進口一切華文書刊、錄影（音）帶和電影，不准在公眾場所舉辦中國習俗的活動。萬隆當局甚至曾企圖禁止華裔在墓碑上刻寫漢字，後來在華人群起反對下才收回成命；在雅加達和棉蘭，當局禁止中國戲曲的演出，並下令禁止卡拉 OK 酒廊唱華語歌曲，連「太極氣功」的名稱都改為「印尼健身操」。1966 年 4 月，印尼華僑社團被取締；同年 6 月，一些地方開始強迫華人改用印尼化姓名。1966 年至 1980 年間，印尼限制華僑加入印尼籍；1980 年後又改變政策，強迫同化，限期入籍，華僑紛紛申請歸化，1990 年復交時保留中國籍的華僑只剩下 30 萬左右。根據所謂的「十號總統法令」，嚴禁華人在鄉郡地區經商，限定華人在極短時間內把業務移交到原住民手中，共計 2 萬 5 千家華人店舖被關閉，約四、五十萬

華人被迫停止營生，離開原住地。1973 年，印尼政府下令華人遷墳，共有 2 萬 5 千多座墳墓被夷平。

1965 年「九、卅」政變後，印尼共產黨遭到全面瓦解，約 20 幾萬黨員被蘇哈托政權屠殺，被捕的超過 40 萬人，全國一片白色恐怖。印（尼）共總書記艾地被殺害，毛澤東聞噩耗，悲痛之至，填了一首「卜算子」，其副題為「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志」，以窗外梅花比喻這位壯烈犧牲的同志；艾地在中蘇反目時曾堅決支持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這是毛澤東詩詞中僅有的一首追悼外國人之作品。印尼排華的導火線，可說是由中共支持印（尼）共開始點燃。

同年 10 月 18 日，中國外交部照會印尼駐華大使館，強烈抗議印尼武裝部隊襲擊和搜查中國駐印尼商務參贊處；11 月 4 日，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就印尼暴徒衝進領事館侮辱中國國旗、國徽等反華行徑提出最強烈抗議；1966 年 3 月 27 日，外交部抗議印尼當局關閉新華社雅加達分社；4 月 15 日，印尼武裝部隊和暴徒一千多人襲擊中國大使館，裝甲車、卡車撞開了使館大門，並向使館人員開槍，趙小壽中彈受重傷，外交部立刻提出最強烈抗議；5 月 18 日，外交部照會印尼駐華大使館，決定派遣「光華輪」前往印尼接回自願回國的華僑；1967 年 1 月 9 日，外交部最強烈抗議印尼當局在全國推行 1959 年「總統第 10 號條例」、迫害和驅逐華僑的暴行；4 月 23 日，外交部強烈抗議印尼武裝封鎖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武裝劫持總領事徐仁；8 月 5 日，外交部強烈抗議印尼當局武裝襲擊中國大使館；同年 10 月 1 日，印尼政府出動大批軍警和暴徒，再次武裝襲擊中國大使館，多名中方人員受傷；10 月 9 日，印尼宣佈關閉其駐華大使館；10 月 27 日，中國宣佈與印尼斷絕外交關係，朔自 1950 年 4 月 13 日建交，17 年後斷交，又於 23 年後的 1990 年 8 月 8 日復交；1994 年 11 月 16 日江澤民訪問印尼，中國又重申絕不干涉印尼內政。

由於國立大學限定錄取華人之名額不能超過百分之四，不是成績問題，而是血統問題。印尼土著認為，華裔學生有錢，應該去讀私立大學，有錢人送子女到歐美、日本、台灣去唸大學，學成之後又往往不願回印尼，且不說因為收入不如國外，最令人心寒的就是想在政府部門謀職，又會扯到血統問題上來。由於印尼華人沒有爭取從政，這也是無法徹底杜絕排華的原因之一。(第 99 篇) (1998.08.07)

說 鬼

萬聖節前夕，家家戶戶門口的鬼臉南瓜燈點亮了，兒童化妝成千奇百怪的小鬼，挨家挨戶串門索取糖果。據說，鬼怪們滿載而歸後，就會保佑人間平安無事，不再干擾搗蛋，來年的十月卅一日，會再次出現。這段日子撈到砵滿盤滿的糖果商家，總是笑口常開。

不管你是無神論者，不管你信仰什麼宗教，一說到鬼，還是挺神秘兮兮的。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但對鬼的描述幾乎都是一樣。他們普遍認為，人死後身軀朽壞，靈魂即成為鬼，來去無蹤，威力無窮，變幻莫測，隱現於暗處，飄蕩於陽間，能向人托夢傳話。直到目前，科學家仍無法解釋靈魂是何物，無法提出證據否認鬼的存在。

中國古代傳說中，天神、地祇、人鬼並稱，天間仙境、人間陽界、陰間地府並存。還將釋、道、儒混合，對神鬼昇華到了頂點，滿天神佛，鬼話連篇，成了中華文化遺產的組成部份。由於相信世間有鬼，隨之而來也就產生了大量的鬼魂傳說，創作了生動的鬼魂故事，鬼更進入文學殿堂，《太平廣記》中，談鬼的就佔了四十卷，劉義慶的《幽明錄》，湯顯祖的《牡丹亭還魂記》，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都是鬼魂文學的代表作。

靈魂不滅，是產生鬼魂崇拜的基礎。古人的鬼魂觀念，主要分為魄和魂兩種。人活著，魂魄附身支配一生的活動，一旦人死亡，魄隨之消失，靈魂所變的鬼就能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對親戚、朋友或其它人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甚至決定這些人的命運。鬼又因在世時的德行而分為善鬼、厲鬼，又因死亡原因不同而分為冤鬼、餓鬼等。為了保平安，先敬鬼神，對喪禮、葬禮隆重講究，不敢怠慢，對死者特擇吉地，風光大葬，對祖先祭祀、奠儀日趨繁浩，務求先人靈魂福祐家國興旺，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六畜平安。

佛教認為人死後靈魂永存，離開陽間而進入冥界，踏上冥途，俗稱黃泉路，抵達冥府。四川酆都「鬼城」，成了陰間的展覽館，欲赴地府而不必死去，可到酆都一遊。鬼魂世界由閻王統治，是冥界法律的化身，鬼魂何去何從，是輪迴轉世，投胎循環，抑或因果報應，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生殺大權全由閻王操縱，鐵面無私。傳說的四大閻王竟由韓擒虎、范仲淹、寇準和包拯出任，可見鬼域閻王的選舉標準還是由人們在陽間決定呢！除了閻王，還有掌惡、掌善、掌刑和掌生死簿四大判官，而掌生死簿判官崔珏是

地府首席大法官，權力最大。人們對鬼魂敬而遠之，產生諸多避忌，也增加迷信色彩。由於怕鬼，對鬼魂繪聲繪影，加油加醋。誰能驅魔除鬼，就奉為救星，於是創造了一位專捉鬼、斬鬼、吃鬼的鬼王鍾馗，還流行了「鍾馗嫁妹」的傳說。而地藏王雖然成了陰曹地府的幽冥教主，但在民間的影響卻遠不及十殿閻王和專掌管人類貴賤生死的東岳大帝。

漢字中以「鬼」為部首的字共七十個，「鬼」字入成語則多達數百條，鬼也由死者轉為活人，罵日本鬼子、東洋鬼子，罵衰鬼、色鬼、酒鬼、窮鬼，鬼無所不在也。粵語稱洋人為鬼佬，洋妞為鬼妹，於是鬼聲四起，鬼與人同在，住鬼國，跟鬼仔，娶鬼婆，讀鬼文，講鬼話，吃鬼餐，看鬼書，琅琅上口，鬼成了口頭禪，「鬼叫你窮咩？」「冇鬼用」，已不再存有卑視味道，甚至稱讚美女謂「鬼咁靚」，讚人聰明謂「鬼咁叻」。

最近在衛星電視看了二十集「大鬧廣昌隆」，把鬼魂描繪得那麼可愛，一點也不恐怖，的確很富於想像力。人死後如果真能變成鬼，又有知覺，那該多好，可以利用特異功能，做很多事。鬼話最扣人心弦，是因為還沒有誰死後復活，把地府的真相公諸於世。如果真的能旅遊一趟陰間，而又能回到陽界，一定有很多遊客爭先報名參加，就像時光隧道的幻想，能回到某個年代一樣吸引人。迷信和宗教的差別，僅僅在於前者不被承認而已。

西方人的萬聖鬼節，是樂觀的，盡情玩個夠，中國人的中元鬼節，是悲傷的，哭哭啼啼的，這是東西文化不同之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鬼的傳說，千萬別將「迷信」的帽子扣上，也許有一天，你也會變成鬼，到時再托夢告訴世人，過了奈何橋是否有陰間？(第 111 篇) (1998.10.30)

惜 花

楓染秋紅，霜侵頭白，又見微雪催冬。酒醒杯愁，花落太匆匆。幾許人間好夢，驚回首、芳盡園空。惜幽瓣，留詩嘆詠，來歲早相逢。

孤鴻！別顧影，殘枝惹淚，褪葉牽風。願廝守春泥，藏怨心中。且護英華入夜，初破凍、冰已消融。重梳洗，寒衣卸下，仍有暗香濃。

——滿庭芳・惜花

殘秋甫過，冬雪降臨，萬花凋謝，瑟縮蕭條，此情此景，最能引起多愁善感的文人之慨嘆。千百年來，詩人在花前月下，對月吟哦，對花嘆詠，鑄成了大量的傳世佳作，不朽詩篇。

當白雪皚皚，冰封萬里的時候，才知道沒有花是多麼單調乏味。小孩子對色彩最敏銳，剛學會拿畫筆，第一幅作品就愛畫花。大自然中，花是最懂得調染顏色的畫家，五彩繽紛的世界是花的傑作，不管是山中小花，路邊野花，都能點綴蒼茫大地，帶來希望，換來孩子們的歡笑。

榴花似火，梨花如雪，繁花似錦，春花如海。花的世界中，奇花怒放，爭妍鬥麗，山花爛漫，吐蕾競芳；花的天地裡，野花嫵媚，綠肥紅瘦，小花漫路，各展千秋，花的生命力最強。

其實，花本無分尊卑貴踐，是人，把最醜陋的種族歧視帶來，將與世無爭的花論資排輩，鑑定身份，追溯出生，辨認血統，劃分等級，強迫命名，細心標價，本來沒有階級成份的花，一下子都變了。這還不夠，再被粉刷上濃濃的愛憎色彩，什麼花代表什麼，哪種花象徵什麼，甚至還來個投票選舉，看哪種花夠資格晉升為市花、區花、省花、州花、國花。選舉結果，月季和菊花同時榮登北京市花，上海是白玉蘭，廣州是木棉花，香港是紫荊花，牡丹不但是洛陽的市花，更是中國的國花，日本是櫻花，印度是荷花，美國是玫瑰，英國是薔薇，法國是金百合花，西班牙是石榴花，意大利是紫羅蘭，荷蘭是鬱金香，墨西哥是仙人掌，秘魯是向日葵......。

同樣是花，放在籃中就成了賀喜的花籃，扎成一大捆就被認為是放置靈堂弔唁的花圈，寫稿佬下筆時，一不小心，把送花籃寫成獻花圈，那就罪不可恕。同樣是花，掃墓拜山的花不能拿到醫院去探病，一朵紅玫瑰，就可以代表愛情，不能隨便送給初相識的女孩子，情人節那天玫瑰花漫天叫價，做了虧心事的丈夫，重金買了一大束送給吃醋的妻子，就能彌補所有過失。許多不知名的小花，如果受某位名家青睞，給予命名，並賦予某種象徵，就立刻身價不凡；有一種藍色的小花，不知誰給她取了個美麗的名字，叫做「勿忘我」(Forget-me-not)，倍受情侶鍾愛，很多人還為她寫詩譜曲，該花若知，也一定覺得很浪漫，她會回顧其它未成名小花而慶幸一番。

龔自珍詩曰：「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花落有情，埋在土中，孕化春泥，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加進了林黛玉葬花的一幕：「儂今葬花人笑癡，他日葬儂知是誰？」撩起多少人觸景生情，熱淚暗彈。唐代

杜秋娘「金縷曲」唱道：「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岑參嘆喟：「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年華似水，無情歲月不饒人，驚嘆生命無常，青春易逝，花落尚可開，月缺會再圓，人老卻不復少年，惜花更應珍惜光陰。

我家右鄰住著一位年近八十的烏克蘭婆婆，健碩硬朗，和藹可親，每天忙著料理滿園花卉，她告訴我，是花陪著她度過近四十年的守寡歲月。她的後園，繁花滿苑，從巨大的繡球花到香味沁鼻的紫羅蘭，不下百種，有些花已種了四十多年，是她的丈夫生前親手種的，一年中除了冬天之外，她幾乎每星期都會到先夫墓地去修剪墳前的一小塊花圃，她說丈夫雖然走了，但靈魂始終陪著她和滿園百花。烏克蘭婆婆很樂觀，她說會活到一百歲，然後和丈夫同穴埋葬，她還問我，要是她死後，我會不會到她墳前料理那五顏六色美麗的群花？劉希夷詩云：「今年落花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我家的花，不少是烏克蘭婆婆送的，她對我說，人去了，花還在，每年照舊開，只要看到她送的花，就會想念她，這是多麼感人的對白，教人不忍聽下去。我真希望她長命百歲，永遠健康，因為我實在不敢想像她若突然離開人間時，對我的打擊將有多大。

驚悉一場暴風雨將多倫多散文作家張清姻兄的滿園玫瑰摧殘，特寫了「弔花二首」：

其一

最憶當年共賞花，含苞帶刺是仙葩。無言冷豔深情甚，欲語多嬌媚色嘉。

朵朵如詩芳馥郁，枝枝入畫澤濃華。暴風狂雪蹂躪後，獨有香魂伴晚霞。

其二

作客天涯共賞花，長青不負好年華。婀娜歲月應留駐，窈窕青春勿錯差。

筆下纏綿歌粉黛，詩前繾綣舞婆娑。相思淚灑紅塵土，葬我詞章弔異葩。

(第 113 篇) (1998.11.13)

狂 想

這不是夢囈。這不是醉語。這不是發高燒時說的胡言。清醒。沒喝酒。無病。想起什麼也都破碎。破碎的夢。破碎的童年。破碎的家國。酒是要喝一點的。高燒有時發作一下也沒啥大不了。清醒時說的話很假。怕說錯話就愛說點假話。醉語往往很真。而能昇華些就好。詩仙李白可愛之處是夠狂。即使他老病淒涼而詩情酒興仍舊不減當年。他是否真的在采石磯醉酒捉月而溺死已無法考證。死也那麼浪漫。死也夠狂。何止 62 歲。長壽到 1236 年後的今天還活下去。43 歲不長壽的「大富豪」張子強沒有逃過鬼門關。上訴被駁回後隨即押往番禺沙頭刑場槍決。遺體立即火化成骨灰。8 點半由法庭判決到 11 點槍斃只花了兩個半小時。海峽那邊白曉燕案主兇陳進興還困台北獄中每天都在等死。一快一慢的對比十分鮮明。快刀斬亂麻倒也挺乾淨利落的。其實殺一個人也算不了什麼。何況是個「賊王之王」的罪犯。張子強比起臨刑前被割咽喉的張志新要幸運得多。還有遇羅克。還有更早的王實味。畢竟犯人也是人。雖然壞人總應該死。把活活的一個人弄死總令人毛骨悚然。死囚的家屬不用繳交子彈費已是相當寬容。至於內臟是否捐出已不重要。沒有誰知道子彈從張子強左背穿膛而過時他在想些什麼？執行殺人任務的法警入睡時會否發噩夢？假如殺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就不那麼容易。《天怒》又能把他怎樣？大不了關他十六個春秋。地位不同待遇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請看那些領袖級人物到了海外還是領袖身份就明白。這裏飛來那裏飛去的機票已夠你打工仔吃它幾年。開會演講上台領獎忙得不可開交又哪來那麼多總花不完的鈔票？人怕出名是假的。人要出名豬要肥！黑名單上的頭面人物不會被拉去打靶。死的是那些無名英雄。所以每天都有那麼多人在爭著出名。走捷徑吧！找個名人拉你一把就行了。想寫點東西出出名也一樣。想出名還可以寫禁書。政治犯被禁就成了英雄。英雄上刑場就成了烈士。書一禁就暢銷而身價百倍。能耍出的花樣就這麼多也不要緊。吹捧是不可少的秘訣。想在渾水中撈一筆也不難。包裝很重要。名片也是一種成功的化妝品。能蒙騙過關就管用。上得了台的有誰肯認低威？看到許多虛偽的臉孔其實也很不錯。沒有面具的世界就沒有文人。沒有虛偽的面具當然也不需要文人。文人是虛偽的犧牲品。入世的文人就不再是文人。於是有人提出「純文學」的美麗口號。於是有人不肯入俗。脫離了生活的文人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嗎？好友結婚要寫賀詞就離不開「郎才女貌」。儘管新郎其才不多新娘其貌不揚。好友生意開張就要祈祝「一本萬利」。明知生意小本微利甚至虧本

無利。文人不易為。要你寫遵命文學就必須唯唯諾諾。要你寫歌功頌德的東西就要搬出一大堆名詞派上用場。最怕讀到政治術語。更怕在詩詞中讀到「改革開放」或是「四個堅持」的陳腔爛調。「改革春風」這四個字在那本《中華詩魂》中出現的次數不勝枚舉。那活潑的漢字到哪裏去了？那思維的翅膀為什麼不飛翔？讀《廢都》那獨特的文字教人想起作者又平又凹的可愛筆名。像二月河這名字太美了。如果用凌解放的原名寫康熙雍正乾隆就沒那麼吸引。文人多悲歌。爭到的一點名利也都被政客奪走了。當張子強跪下伏法時台灣政客們正在選民前面下跪謝票。小馬哥戰勝阿扁也少不了文人的筆桿。如果讓文人執政就太可怕了。囂張中的確夠狂。跋扈處果真夠狠。只有那位花花公子總統夠豪放。豪放到將兩人在白宮的三級演出免費向全球公映。這樣狂的性「妙聞」一點不算醜。克林頓的旺盛的性慾也印證了他旺盛的政治生命。凡是精力充沛的領袖都是性慾極強這個理論有待考證。露雲絲姬和總統鬼混是民主的又一產物。許曉丹用奶頭競選和朱高正用拳頭發言更是台灣最精彩的民主。而大陸一年四季都在吹「改革春風」。「改革春風」吹起來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昔日上山下鄉的知識份子已經跨進上網下海的新紀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落實到市場經濟的錢包裏。口袋中不再是糧票布票而是鈔票股票。五講四美都在舞池餐桌上徹底消化了。魚離開了水就不再是魚。魏京生留在中國才是魏京生。王丹到了海外就不再是王丹。這個謬論正在不斷被破碎的事實支撐著。名氣太可怕！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再也寫不出東西。放縱些吧！寫點像散步的散文。寫點像雜貨店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雜文。寫點沒有逗號沒有分段沒有連貫的雞零狗碎片語。天快亮了。凌晨五點。腦袋依然清醒。遲來的雪花在懶洋洋的飄落。一閉目養神就看到張子強被槍決的一幕幕。洗個臉再喝杯熱茶吧。洗不掉腦海中童年破碎的刑場目擊陰影。畢竟是活生生的人被弄死。驅不去的心魔。罪有應得的死囚被黑布套頭。麻繩五花大綁綑著。自動步槍抵著死囚左背部扣動板機。子彈穿膛而過。死囚應聲前仆在血泊中。剛才還活著的人變成了一堆骨灰。再也寫不下去了。(第 117 篇) (1998.12.11)

天　堂

又是一年了。商場裏悠揚的節日歌聲像催命鐘似的提醒顧客趕緊購物。家家戶戶都在忙著張燈結彩。有沒有聖誕老人從煙囪裏鑽出來已不很重要。聖誕樹下的禮物才是孩子們最關心的話題。大人猛掏腰包的角色就是聖誕老人的真正化身。買不起肥加菲貓或美少女戰士玩具就不是好的聖誕老人。而剛成功連任的布克市長和布沙省長又有什麼佳節禮物送給支持過他們的選民呢？是絞盡腦汁擰乾百姓口袋中僅剩的幾滴油水？還是將收稅吸塵機上的馬達升級加大？聯邦政府大方送禮一點不比省市落後。據說財神爺保羅馬丁批准四家銀行合併也算是一份聖誕禮物。而投資移民有的是錢就要多花點錢才能過關。投資額由廿五萬提升到五十萬也挺合理。反正加拿大是什麼都大。天大地大口氣更大。眼看加幣對美元由八一年的八毛半滑落到今天的六毛半就該佩服加拿大人非凡的忍耐能力。畢竟擠身進全球最發達的工業國之列。即使打腫臉裝胖子還是面子要緊。明知被五千多億國債纏身也依然到處慷慨解囊作江湖救急。納稅人有的是錢。加班費扣除一半捐進國庫其實也無可厚非。因為這裏的新鮮空氣不用錢買。這裏的楓葉比別處紅。這裏的雪花比別處白。這裏的監牢比酒店還舒適。這裏殺人不用償命。這裏沒有死刑。這裏沒有政治犯。這裏沒有勞改營。這裏沒有古格拉群島。這裏出不了索爾仁尼琴和聖雄甘地。這裏有罵政府的絕對自由。這裏有小學生控告母親體罰的最大自由。自由到女教師可以和男學童發生肉體關係而兩度懷孕分娩。自由到安省婦女赤裸上身已不再觸犯有傷風化罪。自由到那瘋子列賓殺了滿地可大學十四名女生後吞槍自盡而不了了之。自由到可以憑「有益的啟示」而借題發揮一番。自由到這裏的壞人再也不必投下地獄。這裏的地獄空置率最高。人人都爭先恐後上了天堂。好心人都死了。天堂之門沒有上鎖。天使太多了。天堂爆滿！於是加拿大成了移民捷足先登的人間天堂。有算不清的富豪財閥巨賈在揮霍。有數不完的平治積架寶馬在奔馳。單單滿地可每年有兩萬多輛汽車被偷就可以聞到天堂的繁華豪氣。這裏的納稅人有幸在萬稅之國創下最輝煌的繳稅記錄。這裏是天堂。沒有人會餓死街頭沒有人會凍斃後巷。那會影響市容美觀。沒有真正的乞丐。那些沿街討錢的懶漢當然不算。沒有種族歧視。印第安人如果乖乖聽話就肯定不會被鎮壓。搖擺機器和地獄天使的摩托車隊把天堂點綴得多姿多彩。警察並不可怕。只是偶爾不慎從背後開槍錯殺了幾名黑人而已。這裏是天堂。這裏到處是銷金窩。賭場雄偉的建築物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供賭徒跳樓的窗口。觀看脫衣舞表演不必找出欣賞人

體藝術的堂皇藉口。紅燈區的阻街女郎一點也不像妓女。她們用天賦本錢養活自己總比綁票打劫要正當得多。這裏是天堂。這裏不但人老實連動物也馴良。這裏的松鼠和鳥兒不怕人。這裏的狗不咬人貓不捉老鼠。這裏是天堂。這裏的人無論做什麼都比別處慢半拍。走在路上慢條斯理而排起隊來規規矩矩。這裏的人彷彿天塌下來也與他們不相關似的若無其事。這裏有最完善的離婚法例和挺合理的贍養費制度供結婚人士日後備用。這裏還有一流的墮胎醫院和傑出的安樂死醫生幫助消除人口危機。這裏是天堂。這裏的孩子純真可愛。純真到問老師為何不帶洪患中的災民去麥當勞快餐店吃漢堡包。這些從未吃過苦的天堂孩子們自小就學會反對種族歧視和支持環保。這些從未經歷過戰爭和飢餓的孩子們總喜愛玩具店中的坦克和機關槍。這些孩子們甚至不相信在其它國家沒有錢就不能讀書不能治病。這裏是天堂。這裏的孩子感興趣的不是誰當上總理。這裏的孩子無法告訴你阿爾伯達的省花是否野玫瑰。這裏的孩子關心辣妹和街後小子哪一首新歌登上金曲龍虎榜。小學生可以背誦瑟琳蒂安在影片「鐵達尼號」中所唱的主題曲全首歌詞。這裏是天堂。最看不起在這裏喝葡萄酒吃牛扒卻大罵來錯鬼地方的人。還有那些拿了加籍又口口聲聲要求保存雙重國籍的人。還有那些把這裏作為避難所和收容中心又不肯繳納一分錢稅款的人。這裏是天堂。聖誕歌聲遍處迴響。雪花飄落在聖誕老人銀白鬍鬚上。聖誕老人摟著孩子將童年留在照片中。沒有戰爭。沒有饑餓。沒有政治犯。沒有死囚。這裏是人間天堂……。**(第 118 篇) (1998.12.18)**

願　望

元旦聯歡。雪崩。體育館埋在十五英尺深雪中。九死廿七傷。樂極生悲。沒有人知道的魁省北部小鎮。康吉素瓦魯朱哇（Kangiqsualujjuaq）。長長的印第安名字。傳媒翻查地圖找尋小鎮位置。布薩省長親臨慰問。克里靖總理出席葬禮。慘劇拉開了九九年的序幕。無獨有偶。元月四日。四川重慶。綦江。彩虹橋坍塌。跨河人行天橋截斷。攝氏五度的河水。廿四死十六傷。十多人失蹤。暴風雪襲擊美加。積雪五十公分。機場關閉。交通癱瘓。高速公路連環車禍。去年魁省冰災餘悸猶存。人定勝天的理論又一次經受考驗。而克林頓面臨的考驗更大。空襲巴格達也無法阻止國會通過彈劾案。露雲絲姬。區區一名小女子。怎能令一國之尊垮台？跨出小野貓的裙子是白宮主人的新年願望。裙子外面是波斯灣戰火。越燃越旺。伊拉克被英美聯軍攻

擊後士氣更高昂。阿拉伯世界比任何時候都團結。叫嚷雙方停火的以巴和約。一張廢紙。阿拉法特和內坦阿胡簽了多少協議也於事無補。新年給柬埔寨增添新話題：前赤柬第二號頭子喬森潘與柬共副總書記農謝投誠金邊政府。雙手沾滿三百萬人無辜鮮血的波爾布特及其追隨者那筆血債豈能一筆勾銷？冤案要平反！喬森潘向柬埔寨人民道歉就能逃過審判？說到審判還要牢記日本侵華罪行。江澤民拒絕在中日聯合公報上簽字是對的。日皇明仁的新年願望就必須代其父親裕仁戰犯為死去的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罪。而殉國英烈陳毓祥魂斷釣魚台之義舉就必須寫入歷史中。被歷史遺忘的印尼華人婦女之血債不了了之。健忘的世人不再過問。加拿大不再過問。渥太華關心的是在印尼的投資能撈到多少油水。而令投資人士興奮的新年禮物是歐元發行。從此十一國貨幣逐漸由歐元取代。美元遇到了勁敵。美元獨霸全球的美夢快醒了。廿一世紀的歐洲重新組合。可憐俄國還在盧布貶值的濒頂邊緣浮沉。元氣大傷的亞洲正在療養中。日本一敗塗地。昔日之四小龍五小龍都精疲力盡了。只有中國還能在洪患肆虐中保持百分之七點八的經濟增長率之奇蹟。亞洲人的新年願望是恢復元氣。而更重要的是恢復自主。沒有五十五萬美軍的越南經濟正在起飛。沒有戰爭威脅的台灣才能享有民主自由。九九年澳門回歸後中國領土被外國強佔的只剩下釣魚台（如果俄羅斯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不必歸還）。經濟負增長的香港正逆水行舟。東方之珠暗投在金融風暴中。特首董建華在新年致詞中苦口婆心安撫一落千丈的港人。四百五十六年來第一位非意大利裔的教宗約翰保祿二世將踏入第二十一個年頭。七十九歲的衰老身軀並不影響他為世界和平之努力。教宗的新年願望依然是停止戰爭屠殺。要是無法消滅武器就阻止不了屠殺。即使世界各大宗教聯署協議也僅僅是一張沒有約束力的廢紙。核大國有核武器卻不許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試。解決矛盾的最徹底途徑就是用武。於是就有戰爭。軍火商的荷包就滿。沒有空襲就沒有摧毀就沒有重建就沒有所謂的新陳代謝。願望總是相對的。如果願望一祈求就能實現就天下太平嗎？就像棺材店老闆和藥材鋪郎中求神保佑生意興隆那樣矛盾。既來之則安之。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有誰能預測新的一年裏又有什麼天災人禍？寫稿佬安份守己寫東西就能避免筆戰嗎？奉陪到底和一笑置之只有一念之差。如果願望能祈求得到就祈求和平共處吧！唯一條件是不與虎狼和平共處。感謝夏教授在新年電話中的教誨。「二程的故事」如今讀起來還是深有感觸。做不到程顥的心中無妓。只好學程頤那樣閉目掩耳。而雄偉的牌樓並沒有被罵倒。唐人街依然是最熱鬧的風景線。埋頭在書堆中總是沒錯的。坐擁書城的喜悅掩蓋了冷嘲熱諷。新的一年依舊要喝

水喝酒。依舊要上班上網。願望總是美好的。失望和絕望才是最殘酷的另一面。像唸台詞一樣把美好祝願堆積才是最自欺欺人的。九九年才過了五天。還有三百六十天的悲喜劇將會上演。你和我都會是觀眾或演員。祈禱吧！沒有暴風雪沒有冰災沒有洪水沒有地震沒有空難沒有車禍。祝福吧！把一切最美好的願望都埋在心中。在夜闌人靜時。輕輕的從心底呼喚。寫到這裏才驚覺天已快亮。紙也剛好滿了。願望還未完。(第 121 篇) (1999.01.08)

知　足

夏日炎炎，一杯冰凍啤酒，足以消暑解渴；寒夜蕭蕭，半壺濃烈瓊漿，便能驅冷舒筋。或邀來三五知己，煮水泡茶，打開話匣子，咀嚼花生豆，海闊天空，談今論古，倒也十分寫意。不羨慕財堆萬貫的鉅賈，只嚮往學富五車的鴻儒，逍遙恬淡，怡然自得，視錢財如糞土，觀權位若雲煙，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無拘無束，優哉游哉，不亦樂乎？

冬盡春來，園圃繁花似錦，置身於花叢中，把盞吟哦，其樂無窮。看五顏六色的玫瑰爭奇鬥艷，朵朵含苞待放，珍惜她們最美麗的短暫青春，盡情觀賞，留詩嘆詠，或拍照存真，或剪蕾插枝，深感自己是最幸福的愛花人。十幾株玫瑰就足以令前屋後院五彩繽紛，就足以點綴整個世界，容易知足的人，僅僅賞花也夠快活的了，似乎煩惱都被花掩埋。

不知是幾生修來的福氣，才能有幸居住在一個沒有戰爭、沒有逃亡、沒有飢餓、沒有生命威脅的自由國度中，這裏到處是花草樹木，清新的空氣不用錢買，可隨時飲用的水不怕欠缺；多少投資移民花了數以百萬元都無法獲得居留權，對於從烽煙瀰漫中脫險的難民來說，被收容在人間天堂可真是因禍得福，若不知足而抱怨，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有比較才能知足。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若有機會讓他們到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去見識一番，相信他們才會珍惜加拿大。猶憶學生時代，老師要我們憶苦思甜，學校放映大型泥塑「收租院」紀錄片，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灌輸滿腦袋；國慶節煮紅米（應該是糙米）飯，遠足登山，一路上高唱毛澤東的「長征」和語錄歌，組成宣傳隊踏單車「千里長征」到各省串聯，學習張思德、白求恩、老愚公，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自告奮勇帶頭到鄉下幫農民插秧種田，手起泡長繭，高興地自以為已

經很「過硬」了。雖然當時的思想很左，但學生們很快見效，艱苦樸素的作風是學到了，衣服破了自己縫補，頭髮長了由同學修剪，腦袋裏整天「牢記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尚未解放」，永遠開不完的會，讀不完的毛選，那有時間學壞，如今想起來仍印象深刻難滅。

其實，知足是相對而言的，對物質享受，適可而止，對權位功名，澹泊無慾；對追求學問，增廣見識，則永不知足。在科學領域裏，知足就意味著止步不前，在商人眼中，錢財是越多越好，嫌錢腥而知足就不是成功的生意人。但對於看透世情的讀書人，清心寡慾，高潔出群，就必須恬淡自甘，孤標傲世，才能眾醉獨醒，知足常樂。若能置功名榮辱於度外，一片冰心，潔身絕俗，不被世人譏刺嘲諷所左右，則其道德修養已臻忘我境界。

學海無涯，豈可知足？然而，在惡劣環境中，也只有知足才能看到希望，保持樂觀。在全面排華的恐怖局勢下，家裏所有中文書籍都要儘快消滅，絕望中眼看一本本心愛的書被塞進火爐當燃料，退一步想，比起被抓去槍斃的同學，我是福星高照的了，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只要能離開險境，到了自由世界，一定有機會再重新建立藏書庫。母親在深夜裏把我一些碩果僅存的辭典埋藏在地下，還做了記號，好言安慰我，總有一天會回來取出，一別就是三十年，我實現了建立書庫的願望，卻失去了母親，失去了家鄉。

范仲淹「岳陽樓記」：「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其實，富貴繁華，過眼雲煙，成敗興衰，猶如戲演，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雖然宿命論沒有多少說服力，但還是給知足常樂者找到了最佳的詮釋。不知足往往是一個貪字。君不見賭場上傾家蕩產，葬送無數前程，商場上炒股票、炒樓花一敗塗地；若知足就必須腳踏實地，不亢不卑，就不怕被譏為膽小鬼、沒出息，只有知足才是真正有出息。(第 145 篇)(1999.06.25)

秋　緒

天上月圓，人間秋半，連夜狂風秋雨，滿園落葉殘花，同樣是秋天，不同的心情，就有不同的秋思秋興。感懷身世的，但觀蕭瑟悲涼秋景，頓時撩起滿腔秋緒，見紅楓似火，就想到霜葉要離枝飄落，殘秋一過，冬季就臨，就想到秋後算賬，秋刑秋決，生命是那麼短暫，於是對秋感喟一番；樂觀瀟灑的，就會感到秋高氣爽，秋涼如水，秋月皎明，秋楓燦爛，就會想到秋收滿載，秋成豐碩，秋色斑斕，秋意甚濃，就會秋吟秋詠以度秋光。

三年前的中秋，寫「賞月」和「嫦娥」，作為麗璧軒的開頭兩篇隨筆，當時躊躇滿志，對月高歌，吟哦酬唱，詩筆疾蹄，秋心蕩漾。三年過去了，又逢中秋，依然是那一輪明月，秋興已經淡化，秋吟沙啞無聲。秋天一到，風雨淒迷，最容易惹人傷感，有病纏身的，就更易悲秋。日前在書展見到雷門，他問我為何近來的文章那麼消沉，那麼沒朝氣，是否受了什麼挫折？總是談生死、淡化、命運，似乎世界一片灰暗，我聽後也頗有同感。

生不逢時，每天沒有振奮人心的新聞，只有互相殘殺的悲劇，科索沃烽煙未熄，東帝汶戰火又燃，台海軍事演習中，假想敵竟然是流著同一血液的炎黃子孫，怎不令親者痛、仇者快？一九九九年將結束，這是個沒有喜訊的秋天，儘管這是本世紀最後一個秋。

天有不測的風雲，台灣地區今天凌晨發生百年罕見的七點三級大地震，震央在日月潭附近南投縣集集，波及全島，災情慘重，據衛星電視剛才的最新報導，死亡人數一千七百餘人，約四千人受傷，約三千人受困，約三百人失蹤，而罹難數字還在不斷劇增中。一夜之間，所有的希望都被摧毀，台灣民眾今年將度過最黑暗的中秋節，皓月照災區，災民望月興嘆，喪失親人的痛苦，家園被毀的滋味，在孤月殘光下倍覺哀傷淒楚，肝腸寸斷。

就因為不如意之事十居八九，想樂觀一些都樂觀不起來。比起美國佛羅里達狂風暴雨，香港十號風球只是小兒科，台北大地震當然沒有去年長江洪患那麼可怕；戈爾巴喬夫的太太雷莎今天在德國因血癌病逝，死一個名人成了新聞，死幾千災民只是個數目字，當死亡成了數字，就不再大驚小怪了，只見電視螢幕上一具具死屍堆放在停屍間，沒有棺木，還未有親人認領，不管死者的身份是否顯赫，都蓋上白布，死屍一具，沒什麼特別。這個秋天，是秋瑾臨刑前所說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是多事之秋，是多難之秋。

江澤民、克林頓都先後向台灣災民發出慰問，謝天謝地，一場地震，暫時緩和了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相信心腸再硬，霸氣再嚣，也絕不會在這時候向骨肉同胞動武。而幾位總統候選人借地震良機，用實際行動爭取選票，也許會因禍得福，轉敗為勝。這麼一來，秋穫豐收，政客們也算是天隨人願、因勢利導矣！對他們而言，是金秋，是艷秋。

同樣是秋，騷人墨客卻有不同的感受。王勃對秋抒懷，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描繪，李白「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盡情飲酒，不亦樂乎！杜甫則有「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的遭遇，而周密最擅寫秋景：「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一幅水墨畫；張炎則善寫秋蟬：「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他們都是畫秋高手，然而，真正為秋添顏色的，就是秋楓。我曾試寫過一首「詠秋楓」：

霜曉微寒遍九州，翠霞丹葉染深秋。楓彤萬里離枝去，蜀錦千氈落地收；

意寄三稜牽筆墨，情題五角繪山丘。絢如野火隨風舞，怎奈殘紅別淚悠。

朋友說我最後一句太悲涼，我不否認。秋緒滿懷，因楓葉變紅而愈加強烈，對楓葉，我一直很同情它的際遇，三年前曾經在本欄寫過「秋楓」，認為它「在最火紅的時候，便像晚霞般消失在燦爛中。」我還為此填了一首「臨江仙・秋賦」：

雨趕風驅催葉落，滿山誰染丹彤？殘陽如血映楓紅。盛枯雖各異，生死總相同。

最是寒霜何太急，可憐憔悴花容。獨存菊影立芳叢。晚霞悲暮盡，秋月寄情濃。

中秋月餅飄香，佳節嬋娟共照，願二千年的中秋，親人團聚一堂，骨肉不再分開。(第 158 篇) (1999.09.21)

雲 煙

其一

浪跡楓邦幾度秋，避秦離楚飲鄉愁。生根異國懷家國，入海支流匯主流。

樂播漢聲薪火續，喜承古韻墨香留。廿年成敗雲煙過，詩滿壺中冊滿樓。

其二

廿載滄桑感觸深，飽嚐風雪閱浮沉。詩思未老詩魂寄，國粹尤珍國魄尋。

不屑瓦全寧獨飲，只哀家破愛悲吟。藏書萬卷豪情在，禿筆疏狂醉韻林。

——抵加國廿年有感二首

一九八零年二月一日，我離開了浪跡七年的泰京曼谷，從蕉雨椰風的湄南河畔，來到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想不到這一住就是整整二十年，比起故鄉還多住了三年，滿地可再也不是異鄉了。

二十年的時光不算短，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年？相信再長壽也難超過五個。在加拿大雖然只住了一生中的四分之一，而坎坷崎嶇的經歷卻令人永世難忘，銘心刻骨。這廿年中，無窮事事非非，多少恩恩怨怨，奔泉流水，渺若浮雲，瞬間即逝，夢醒無痕。這廿年裏，有悲傷，有歡笑，有冤情，有教訓，有溫馨，有痛苦，有虛名，有挫折。這廿年間，探求處事做人之道理，區分雅士俗夫之差別，領略成功失敗的緣由，尋求明月清風之意境，嚐盡了酸甜苦辣，很值得再三回味。

剛到滿城，人地生疏，要接受語言、氣候之挑戰，還要忍受鄉愁、體力的折磨，更要經受謀生不易、風俗不同之考驗。大風雪裏，拿著地圖，在街上找尋摸索，袋中就只有那幾塊加幣，前路茫茫，後慮悠悠，誰都不想被遺棄在他鄉，畢竟是虎口餘生的難民，想家又沒有家可想，只有硬著頭皮，「既來之，則安之」，蒼天豈有絕人之路，塵世焉無脫穎之才，就這樣安家落戶了。

廿年中，親情極貴，友誼尤珍，疾風勁草，患難交心，深知進退，加倍習修，求師勤學，見縫插針，不怕天資遲鈍，敢於逆水行舟，莫管閒言譏諷，但思無愧於心；雖命蹇事乖，幸逢凶化吉，每遇貴人相助，不愁大難臨頭；每晚火爐邊尋句吟哦，凌晨電腦上隨心敲鍵，縱倦不辭，雖貧無悔。生

涯若夢，得失何如？半世浮沉衰盛，廿年成敗滄桑，權位功名，榮華富貴，過眼雲煙，都隨流水，看多少名流撒手西歸，除了七尺銅棺，一抔黃土，沒有誰能帶走什麼，還想爭啥？

藏書，是廿年來最大的收獲。特別是五次回香港，兩次遊大陸，千書滿載而歸，經過苦心搜購，數量約達六千餘冊，若以卷計，已超萬卷，這筆可觀財產，是廿年心血結晶，也是勤勞成果，有了這些珍貴的詩書典籍，尤其是工具書，幫我自修，有書陪伴，在書堆中度過漫長的雪夜。

報紙，是廿年中另一座寶山。日報、週報、週刊、月刊，共訂閱十幾種，儘管家中書報如山堆積，卻非垃圾，全是奇珍，是史料。除了報刊雜誌，另一項珍藏是信件，我收藏了廿年中超過五千封全球親友來函，很多信件主人己作古，而墨寶猶存。集郵也是來加國後才有能力潛心鑽研的玩意，除了近一百五十國約萬枚郵票外，還有各國錢幣，紀念硬幣，也都是廿年來蒐集不停。

來加後，生活安定，日記也寫了廿本，除了記下廿年間發生之大事和每天的經歷，也成了寫作的練習簿，成了吟哦的詩稿。廿年中曾向全球十三家報刊雜誌投稿超過五百篇，寄舊體詩超過六百首，新詩超過一百五十首，新詩結集印行五百本贈送親友，舊詩兩集印行千冊，寄贈各洲詩友，也結交了一批吟苑精英，唱酬步韻，不亦樂乎！朋友遍居五大洲，每年收到的聖誕、春節賀卡在二百封以上，長途電話、傳真、電子信箱等通訊，幾乎每日都忙，這份珍貴的友情，不受關山所阻，不受時空隔閡，廿年如一日。我身棲北國，上網盡情瀏覽，與環球眾友之間的聯繫未曾中斷，遠居泰國、越南、柬埔寨、寮國、臺灣的朋友，定期將當地報紙寄來，甚至歌曲錄音帶。

九四年開始使用中文打字後，就和電腦結成不解之緣。為了出書方便，還添置了影印機、切紙機、裝書背機等，幫老師出版詩集，自己設計、排版、印刷、裝釘。為了兩女在私立女子中學能取得好成績，家裏英法文藏書充斥，要找資料不必去圖書館，除了家中四套百科全書外，又先後買了六套光碟，對她們的學業幫助極大，我們每人一台電腦，各人在自己書房中，互不侵犯。

廿年來，我經歷升沉起落，成敗興衰，由成衣廠老版到藍領工人，由開積架美洲虎轎車到踩縫衣車，人也變得老成世故，唯一沒變的，是時刻牢記自己是中國人，喜愛古詩詞，不敢妄談推廣弘揚文化，只求承繼古人遺產，

就憑這點願望，吟友詩朋組會，廿年的夙願得償，夫復何求？(第 179 篇)(2000.02.18)

悼　念

其一

美加澳紐雲山逆，詎料陰陽才咫尺。潮捲鄉關共憤憂，兵臨城下同朝夕。

筆馳月旦論春秋，淚灑江河歌玉璧。追憶前塵影像中，聲聲囑咐連心脈。

其二

萬里相逢成往昔，功恩未報人天隔。五洲桃李淚盈林，一代宗師名滿席。

歷劫鴻儒潔若冰，經霜傲骨堅如石。黌宮授道火傳燃，風燭丹心縈國魄。

——敬悼楊璧陶老師病逝紐西蘭二首

驚聞楊璧陶老師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七日病逝紐西蘭，享年八十。噩耗傳來，散佈全球各國的師生們奔走相告，撰寫詩文，同聲哀悼，懷念恩師，願她老人家在淨土英魂安息，天國遨遊，永生極樂。



楊老師一生從事文教，桃李滿天下。她畢業於家鄉福建廈門鼓浪嶼毓德女子中學後，於一九四零年，越過日軍封鎖線進入後方，在四川重慶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離校後於財政部國庫署任職會計，一九四六年隨財政部遷回

南京辦公，翌年因病告假回鼓浪嶼休養，在福建廈門教書，開始其執教鞭生涯；一九四九年七月偕新婚外子林宏毅先生到越南謀生，先後在越南堤岸義安中學任教約十年，一九五九年，林宏毅先生受聘到柬埔寨金邊端華中學執掌校委主任（相當於校長）之職，楊老師隨夫抵柬埔寨，歷任馬德望市華僑聯校（國光中學）校長、金邊市民生中學校長、磅針市培華中學校長，一九六八年返回金邊端華中學擔任專修班主任兼語文講師。一九七零年龍奈（朗諾）將軍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自任高棉共和國總統，柬國所有中文學校全部關閉，楊老師隨夫君進入桔井柬共「解放區」，她滿腔熱情獻身「革命」事業，卻是噩夢的開始，林宏毅老師最後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病逝於柬共的極權暴政下，享年五十九歲。楊老師以頑強的毅力，幾經折騰，終於餘生虎口，逃出地獄，越過柬泰邊境進入泰國考依蘭難民營，並於一九八三年帶著兩名兒子到紐西蘭奧克蘭定居，在新環境中開始新的生活，由於她精通英語，很快適應。



在紐西蘭，楊老師不放棄傳播中華文化，她在奧克蘭創辦中文補習班，並兼任教職，學生數百。每月還定期以「懷冰」、「楊冰」等筆名為香港《爭鳴》雜誌、《九十年代》月刊寫稿，十幾年從未間斷，每期剪報都影印郵寄給我。無情歲月之烙印，深深刻在楊老師筆端，她寫的評論文章，尖銳如刀，例如《柬共為何殺那麼多人？》長文，就詳細分析赤柬政權之內憂外患，把波爾布特幼稚狂熱的烏托邦共產主義理想都揭露出來，為三百萬無辜的死者伸冤，讀後百感交集。



一九九五年夏，七十四歲的楊老師隻身來美加探望散居各地的學生和校中同事，當知道她要來加拿大，我填了一首《青玉案・遙寄紐西蘭楊璧陶師喜聞今夏遊美加有感》連同一張加拿大地圖、行程表一起寄去奧克蘭：

師生卅載分離遠，噩夢醒、愁腸斷。劫後筆尖堪讚嘆，報刊評點，論壇雄辯，澳紐名聲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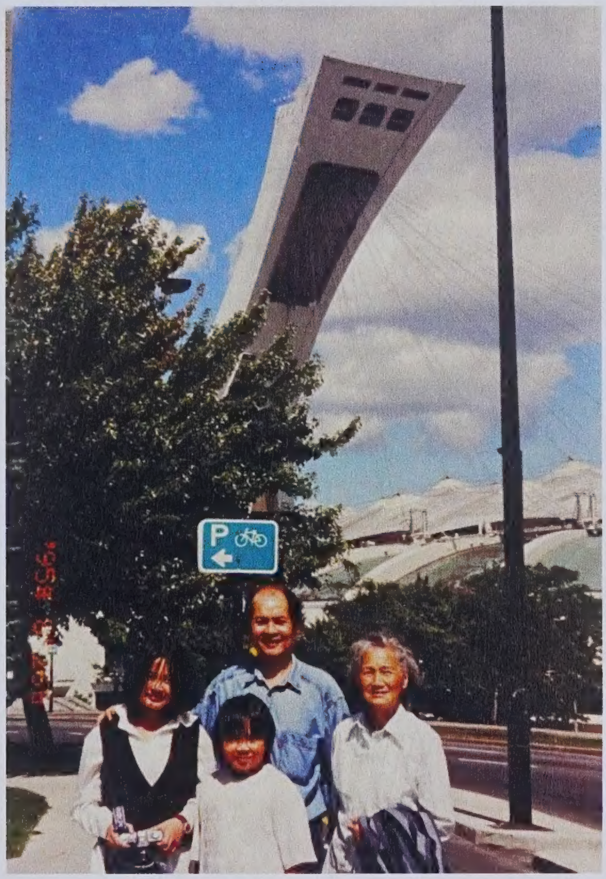
掏心寄語南飛燕，北地團圓醉杯滿。望眼欲穿思緒亂，恨重逢晚，怕相聚慢，又恐佳期短。

師生終於見面，楊老師白髮蒼蒼，但精神很好，滿地可是她從美國進入加拿大的首站，我有幸開車陪她去渥太華，在來回短暫的路途中，聆聽楊老師回憶她崢嶸歲月，崎嶇往事，坎坷一生，令我感觸很深。楊老師在我家後園與我們一家四口合拍好多相片，又一起去吃金邊粿條。我和嘉珈、嘉珮陪楊老師遊滿地可夢湖園和奧林匹克運動場。

在車站與楊老師告別時，心中有說不出的傷感，回家後寫下一首七律《送別楊璧陶老師返紐西蘭》：

僕僕風塵萬里遊，匆匆足跡把情留。災餘痛定常思痛，劫後仇沉漫說仇。

淚熱重逢驚鬢白，心酸再見嘆詩柔。人生聚散黃粱夢，幾度楓紅落葉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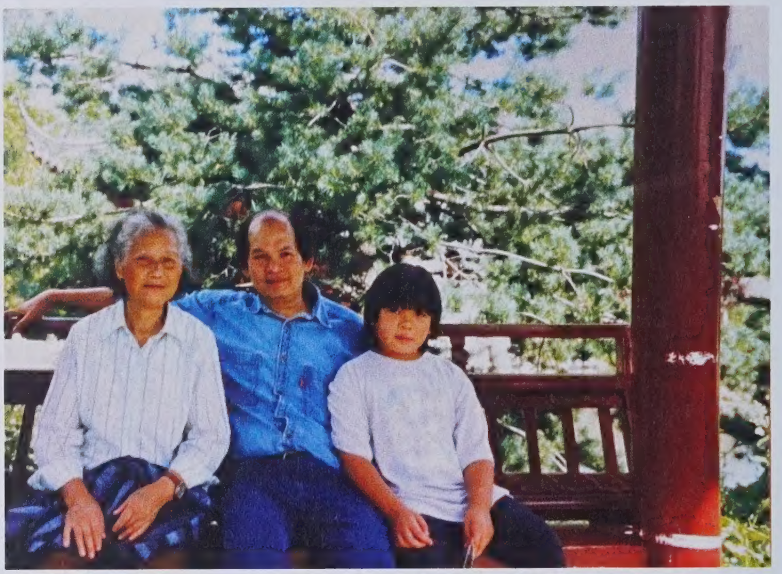
回紐西蘭後，翌年楊老師還遊法國，回程又逗留澳洲，歐、美、澳都走一圈，探望了約三百位學生和同事，也給她晚年增添燦爛色彩。整理楊老師信件，竟有近四十封，包括她對《麗壁軒隨筆》的寄望，要牢記「詩責」。記得在送別時曾許諾：有機會一定去紐西蘭看老師！如今這機會也沒有了。



安息吧！璧陶師，我們不會忘記您的教誨，謹以一闋《鎖窗寒》聊表深深的悼念：

日落南疆，星沉北島，泣歌哀奏。河山哭祭，激起輓潮狂吼。更難分、浪濤淚花，海天萬里連加紐。憶閩川歲月，湄江風雨，一生成就。

災後，驚回首。幸脫險狼窩，解危虎口。端華播種，桃李滿園繁茂。筆飛馳、評古論今，赤心傲骨名不朽！嘆豪情、壯志盈腔，怎奈終陽壽？



(第 206 篇) (2000.08.25)

秋　思

其一

皓月中秋照滿城，騷壇詩友喜聯盟。未求庸雅先遵義，不計風華只論情。

醉後嫦娥誰可伴？醒時蘇子賦焉成？千江夜色留同好，裁剪良宵繡錦名。

其二

萍水逢君貴坦誠，心襟可比月光明。有緣能聚茶當酒，無愧相交筆是情。

月影同邀杯裡賦，書香共染墨中盟。姮娥伴我嬋娟下，功過還留醒後評。

其三

過隙韶光若久留，凡塵夜夜是中秋。嫦娥舞袖乘風醉，太白揮毫伴墨遊。

驅散雲天悲與怨，飲乾江海淚和愁。苦無詩友觴酬月，獨酌他鄉濕兩眸。

其四

縱有神靈也怕留，驚燃戰火度中秋。滿天風雨銀盤暗，遍野狼煙玉魄愁。

一夜月光同海宇，千江潮水共汐流。姮娥倘若存仙藥，撒向凡間救地球。

——中秋感賦四首

今天是八月十五庚辰中秋，也是來加拿大度過的第廿一個中秋節。凌晨四點半放工回來，圓月懸掛窗口，捨不得廣寒宮的清輝，呆呆坐在電腦前，望著玉盤愣了許久，直到眼睛再也睜不開，才匆匆上床。今早九點許聽到電話聲，是雪梅君傳來《步譚銳祥詩翁中秋抒懷五首原玉》之詩稿，確屬應景之作，讀後睡意全消，精神煥發，立刻打字。又喜接懷石兄傳真他於今晨才寫成的一幅篆書，是上週在詩壇發表的《入秋雜感其一集句》，古色古香，值得公諸同好，一齊欣賞。

日前整理信件，發現紐西蘭楊璧陶老師於今夏六月給我的一封信，我竟然未回覆，內中還提到今年的中秋節，她將在養老院裏度過，楊老師在信末說道：「我看完你的幾百首詩詞，多是言情寄懷之作，談及國事、世事的句子很少。你的《麗璧軒隨筆》專欄，應該多寫點鼓勵下一代學習中文的東西。我常問我自己：我還能為中國人民作什麼呢？你還年輕，有的是時間！」今天中秋節，重讀她的信，已人天永隔，連回信的機會也失去了，更令我心中萬分內疚、遺憾、慚愧。

正準備出去買點東西拜祭祖先，電話又響，是多倫多許老師打來，他將於下星期二到滿地可，我答應屆時陪他去其先君墳前掃墓，我又談到他的老師——九十四高齡的謝冰瑩於今年初在美國舊金山病逝之噩耗，當時他人在台灣，故沒有出席葬禮，在電話裏也一樣感覺得出聲聲哀嘆。

去買隻有頭的雞，又買塊燒肉，生果，月餅，炒幾碟小菜，茶、酒，還有母親生前少不了的一杯黑咖啡，就算是過節。燒香膜拜，緬懷父母在天之靈，給自己未能盡孝供養作點良心彌補。

「把電腦關掉！一點多啦，還沒吃午飯呢！」一聲令下，就寫到此，等一會回來再接下去。

兩女上學，中秋節兩口子冷冷清清度過，有肥雞燒肉下酒，喝一小杯應節，卻撩起無限秋思來。補看衛星電視昨晚錄下的新聞節目，看香港立法會選舉揭曉，有人歡喜有人愁；一樣的中秋，不一樣的心情，可憐失蹤了三週的香港弱智男童庾文慶，不能和父母歡度團圓節；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將近一週年，去年中秋節正好是地震後第三天，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不堪回首矣！

將思緒拉回來，別再哀聲嘆氣，正如譚公昨天寄來的詩句：「韶華如水詩情在，勿作哀蟲泣殘秋。」悲秋是消極的，憧憬前程，還是蠻有希望的。陸續收到詩友們祝賀「華僑新報」發行伍佰期的詩詞作品，洋洋大觀，不乏佳句，聽說新報即將上網，加入電子報刊行列，可喜可賀也！

多想些稱心之樂事，酒就變得香醇，心情也頓時開朗起來。懷石兄精心設計了一幅圖案，作為詩會標誌，也是他贈送詩會的一份厚禮，他用心良苦，值得推崇。這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用古玉為素材，象徵古典也，把琮、璧、龍胎這些數千年前之出土文物作構圖，組成四個西文字母「PCCC」，即「中華詩詞研究會」的法文縮寫：Le Cercle de Poemes Classiques Chinois ，其構思新穎，用良渚文化的琮和素璧組成 P 字（詩），用紅山文化的三種龍胎排成三個 C 字（中華、古典、團體），璧禮天，琮禮地，上可對天，下可對地，寓意孟子說的：「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也。懷石兄的大膽細心設計，正好趕得上詩壇四十期，也是庚辰中秋一段騷壇佳話。

寫到此，壁上時鐘打了三下，紙也填滿了，思維仍有些醺意，中秋的一天還沒完，今晚天氣是否晴朗，家人可否在後園賞月？但我必須趕著赴工廠上班，在幾千度高爐邊慢慢神遊追月吧！(第 209 篇) (2000.09.15)

雪 緣

前晚那場大雪下了一整天，足足四十幾公分厚，揭開了冬之序幕。昨天凌晨五點多放工回來，車子無法停泊，要花半個小時才能鏟出車位，到了下午又要費盡氣力將厚及膝蓋的雪鏟除，終於救出埋在雪堆中的車子。像這樣壯觀的雪景，應該留個紀念，剛好相機還有菲林，迅速拍下幾張。

老伴的姐姐想看雪，從老遠的香港飛來號稱雪國的加拿大，她姐夫還特地將回程延遲，可老天爺就是不肯飄下一片雪花來滿足斯願；住了一段沒有雪的日子，很掃興飛回去，還在電話中追問什麼時候會下雪。誰知她才走不久，寒流來了，然後便是皚皚無際，我笑說她沒有「雪緣」。

未來加拿大之前，對雪是既嚮往又羡慕，從影片「林海雪原」中看到雪景，真希望能置身在茫茫雪海中，收到二姐從法國寄來之雪中相片，就興奮得大發「雪之夢」。在台灣期間，曾到過合歡山，可惜看不到雪景；表弟由日本寄來北海道札幌冰雕明信片，並說他正在那兒學滑雪，令我這身在炎熱的湄南河畔的遊子，天天望著地圖，期盼有朝一日能移居雪國，就算凍死也心甘。

在曼谷曾帶一群比利時遊客去玉佛寺，我見他們個個曬到皮膚變古銅色，就問他們為何不怕烈日，還幼稚地希望泰國能下一場雪多好，誰知那位布魯塞爾仁兄說：我真羡慕你們能住在永遠有陽光的泰國，要是比利時不下雪，能長年都是炎炎夏日，那才是人間天堂呢！我聽後大不解。

八零年初來到加拿大，一離開米拉貝爾機場，白雪連天，像棉絮，像鵝毛，第一次見到雪，張大口嚐試雪花的味道，幾乎忘記寒冷，更慶幸自己比別人好運，急於拍下雪景寄給親友，而每封信的內容，都離不開雪，彷彿是為了雪而來似的。鄰居老翁冷冷的說：遲些兒你就知其味道！

還記得八零年在戲院看那套陳秋霞主演的「秋霞」，女主角患上絕症，為了完成愛女心願，其父帶她到韓國看雪、滑雪，最後得償所願，死在雪地中，當秋霞第一次見到雪，她高興得跪在雪地上，頃刻戲院內頓時一片嘩然，原來外面還下著大雪，觀眾正為散場後如何能回家而發愁。

日子住久了，對雪的印象果然逐漸改變，由當初的興奮、喜愛到麻木、乏味，最後是厭煩、憎恨。一連數天不停的下，瑞雪成災，交通混亂，許多人在雪的摧殘下患上了「冬天恐懼症」。

本來應時瑞雪被視為豐年預兆，但肆虐成災，樹倒屋塌，車禍頻密，交通癱瘓，蔬菜瓜果價格暴漲，美好的雪景竟釀成大煞風景的災難，正所謂物極必反也。當年見雪感懷，對雪吟哦，寫下了大量的詩篇，如今詠雪之心情，都被雪災給埋葬掉了，再也寫不出歌讚雪花的文字，奈何！

只有相片還留下一些愛雪之回憶，卻都是剛到加拿大的最單純紀錄。物以稀為貴，一旦多了就容易變賤，像紅楓，拾得第一片落葉時，會珍惜收藏，或夾在書本中，或郵寄給親友，後來落葉漸多，滿地都是千千百百片紅葉，天天掃葉之苦，令人對她產生反感，懶得再揀拾，最後連看都不看一眼，更別說賞葉了。直到明年深秋，又重覆這樣的心態，久而久之，都麻木了......。

與雪有緣才能見到雪，與雪之緣豈是一兩場雪災就完結？一樣的雪，不同的心情，有不同的感觸，有時陶醉在一塵不染的雪原中，平滑的雕塑，令人不忍將腳印踩上，不捨得破壞她的完美；有時對著漫天風雪發呆，希望將大地最骯髒的面目掩蓋，把污穢的世界漂白；有時更期待大雪活埋罪惡，摧毀枯殘。然而，六月雪難洗竇娥冤，世事本來就不如意者十居八九，又何必怨雪？

一年四季中，文人對秋冬兩季最敏感，而冬和雪壓根兒就無法分開，沒有雪就寫不出冬來。和雪打交道已經超過二十年了，雪的脾氣、個性、善惡，雪的喜、怒、哀、樂，依然無法捉摸。四年前本欄第十五篇曾寫「冬雪」，列舉歷代詩人詠雪佳句，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更是讚不絕口，四年過去了，讀過之詠雪詩詞越來越多，正所謂「花多眼亂」，就再也舉不出例子了。

曾填過不知多少詠雪詞，能形容雪的字都用上了，像梨花，像棉絮，像絨毛，像鹽粉，像玉屑，像落英，而詠雪的成語就足足超過百句，雪花有知，是否為世上還有雪癡而快慰？俱往矣！今天，當外面的雪，令我找不到車子究竟埋在哪座雪丘中，就再也吟不出一個字來，雪花可知？

郵差按門鈴，原來是一大疊聖誕卡，問他為何不塞進信箱中而按鈴，答曰：樓梯積雪，若意外滑倒，請速掃雪！方知是寄卡的時候了，朋友給我幾個警告：不要上網寄卡，不要電腦打字，不要只簡單簽個名。的確，一年才一次，寄賀卡不能流於公式化，親自用手寫幾行字才夠誠意。

雪還在下，親友們想看雪，寄些雪景照片給他們，畢竟，此生將與冬雪度過。傳真機響，收到雪梅君寄來七絕：「代父餵鳥」，因掃雪餵雀鳥而思念剛作古的先嚴，「此情此景不忘懷」，真情流露，令人讀之感觸良多，一場大雪，勾起思親懷舊之孺念，可見雪梅君真乃性情中人也。(第 222 篇) (2000.12.15)

佛 緣

有幸為潮州會館佛堂撰寫楹聯：「潮音連海宇，三千塵界喜霖甘露；州誼感神靈，十萬佛光恩澤蒼生。」該聯在汕頭刻製，因嫌太長而字體只能縮小，故再改為「潮音連海宇喜霖甘露；州誼感神靈恩澤蒼生。」近日有位朋友問我，你信佛嗎？答曰：雖然不是佛門弟子，但與佛有緣。

家中供奉觀音菩薩，每晚焚香祈禱，但絕非迷信，喜聽佛理，卻疏遠鬼神。聽淨空法師講解《金剛經》，全神貫注，聽「星雲如是說」，筆紙疾書佛偈，反覆翻查《佛教大辭典》、《宗教百科全書》，但若要我到佛寺參加法會，看法師禮佛，隨善信俯身跪拜，恕我疏狂，很難辦到。

佛家的「慈悲」與「救世」，儒家的「恕道」與「中庸」，道家的「恬淡」與「虛沖」，都在《菜根譚》中冶於一爐。金庸到了晚年，潛心學佛，研習佛經，修心養性，卻絕無迷信鬼神。

說到佛緣，還得從童年談起。出生未滿一年，就剋死家嚴，可憐苦命的母親卅幾歲便喪夫守寡，將無助的心靈寄托滿天神佛，走遍全城大小佛堂寺廟，不知跪拜哀求了多少高僧，把我這條難養的蛇，交給天神看管，還在高棉和尚寺呆過，在符咒佛經的保佑下總算活了下來。我向老方丈學到的當然不會是梵文、巴利文的深奧佛經，但卻學成柬語，以及學會挨打不還手的「忍」。

文革浪潮席捲高棉，「破四舊」的口號跟隨紅衛兵之興起與毛語錄之流行，在海外大行其道，到廟堂拔掉諸神臉上的鬍鬚只是小兒科，寫壁報厲言駁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論調，認為對階級敵人要狠，要絕不留情，怎能大發慈悲？即使他們放下屠刀，也要他們血債血償。母親每次見和尚化緣，總會朝缽中盛飯菜、生果等，然後頂禮，虔誠膜拜，我這紅小鬼看不順眼，母親苦口婆心要我積些陰德。一場大火，把我們家和雜貨店付之一炬，

全家老少平安脫險，但血汗經營的小生意化為烏有，經過祝融光顧後，母親更篤信佛，而我也動搖，對浮生的看法改觀了。

七零年柬埔寨發生政變，中文學校全遭關閉，荷槍實彈的軍警挨家挨戶搜尋「進步」學生，許多同學被軍人拉去後便失蹤，有的被關進牢籠，拷打致殘，有幾位還被扣上「柬共嫌疑份子」罪名遭槍斃，有些則逃進森林，參加「游擊隊」。我被迫離開柬國去越南堤岸，投靠姐夫，為了一路平安，母親要我畫一幅水彩觀音帶在身邊，謂可以逢凶化吉，這幅觀音帶到越南後，經僧侶開光，一直供奉於大姐家中。越戰連年，民不聊生，信佛的人日漸增多，佛寺如林，在機緣的巧合安排下，結識了明本大師，推薦我到南方頭頓海濱風景區，參與佛堂籌建觀音巨像；如今，在書店的旅遊介紹書中，該卅公尺觀音巨像成了越南風景觀光勝地。我的工作除了計算地盤建築工人每天薪水，簽收沙石鋼鐵水泥等材料之外，還負責擬通告，發邀請信，寫感謝信，登記眾人捐款名單，晚上有空就抄寫佛經，畫佛像，聽老方丈講禪，七個多月的吃齋唸佛，印象深留腦海。

頭頓背山面海，風景怡人，是修心養性的好地方，奠基典禮那天，各佛寺住持多出席，場面莊嚴隆重，來自台灣的白聖大師是世界佛教會副主席，老方丈不諳普通話，由我充當翻譯；是日筵開廿席，雖皆齋菜，色味香齊全，有齋魚、齋八寶鴨、齋鮑魚、齋魚翅，我問身旁的白聖大師：「口齋心不齋，佛門戒律怎能允許？」老方丈笑容頓失，又不敢吭聲，白聖大師笑曰：「言者無罪，善哉！善哉！」迴避了難題。當晚，舟車勞頓的各位住持下榻寺中，一位年青弟子正為某住持燙袈裟，不知是疏忽或因熨斗不夠熱，袈裟燙後皺紋還在，該住持竟大發雷霆，惡言責備，正好白聖大師也聽到，我這凡夫俗子忍為可忍了，厲聲問白聖大師：你們這些滿口慈悲的和尚，達摩祖師泉下有知，是否也能原諒？大師尷尬的表情盡露，連聲長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來到泰京曼谷，在中華佛教會與明本大師見面，相隔多年，別來無恙，大師開辦了「圓通講堂」，弘揚佛法，我一有空就去聽偈，他講的緣份、命運、因果、報應，我後來都應驗了。特別是緣份，他說「竹林七賢」的嵇康與山濤（巨源）因緣盡而絕交，約兩千年後，首次獲諾貝爾物理獎的兩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也成了陌路人，四十年沒往來，緣來緣去，一切隨緣吧！

幾年前知悉老方丈在美國加州圓寂，我填了一闋《踏莎行》悼念。耳邊常迴響起他的祝福：你畫佛抄經，功德無量，今後逢凶化吉，消災延壽，在最危急時就會有貴人扶助，化險為夷。的確，我從未投奔怒海，經歷了兩次大車禍，都跨出鬼門關。今年犯太歲，口舌是非多，惟有潛心學佛，化戾氣為吉祥，但因無法「六根清靜」，不能「四大皆空」，修不成正果，也是天意也。

懷石兄有「惜我浮生多枉屈，雕龍繡虎總違和」句，正是我心中想說的。若與佛有緣，心中有佛，萬家生佛，何必剃度？但祈求天下太平，烽煙熄滅，就算是「菩提如意，福慧雙修」矣！(第 238 篇) (2001.04.06)

鴻　爪

報載拉娃市長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飆車，幾天內先後兩次遇上交通警察，共罰款約一千五百元，扣了十四分，只剩下一分當然是無法再開車了。且不去討論知法犯法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枯燥話題，市長此舉，的確給市民留下茶餘飯後的笑料，也給他將來撰寫回憶錄增添鴻爪。

一提起鴻爪，就令人想起蘇東坡，想起他那首《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雪上偶然留爪印，鴻飛那復計東西。」後用「鴻爪」比喻往事留下的痕跡。歲月催人老，回顧當年足跡，雲煙過眼浮沉，多少悲歡離合，感懷筆紙難書。浮生苦短，庸庸碌碌，糊里糊塗，就走完了一生，能留些腳印，趁記憶還沒衰退，供日後追尋揀拾，也就不枉此生了。

喜歡看蔡瀾的旅遊節目，跟著他走遍地球每個角落，眼界大開。隨著時光隧道，回到童年，回到柬埔寨、越南、泰國，找尋流浪他鄉的腳印，腦海又映出在台灣、香港居住的難忘歲月，又浮現椰風蕉雨的新加坡、榴槤飄香的馬來西亞，靈感又奔馳到法國。其實，不一定要遠遊才能留下鴻爪，即使很平凡的日子，只要善於安排，同樣會畢生難忘。例如，和新結識的朋友初次見面，在日記中詳細寫下時間、地點、最初印象，如果見面禮是一首詩，就更雅了，將來大家若有緣成為知己，就會很自然的回憶起萍水相逢的那珍貴時刻。文人相識，或彼此送書贈字，或互相步韻唱酬，或大家即席聯吟，每人一句成詩，紙上揮毫弄墨，題款蓋章，吟壇鴻爪，堪稱佳話也！

讓乏味的人生變得多姿多彩，就要每一分鐘都有回憶。翻開相簿，每一張照片都是一段往事的記錄，每一處風景都曾經留下時間烙印。日記本中的每一天，都有值得回味的經歷，每一本藏書扉頁上，手寫的購書日期、地點，總會勾起當年的一幕幕依稀追憶。甚至身上的每處傷痕，也是歲月活生生的印證。一生中開過幾部車，把車牌都記下，搬過幾次屋，把地址都寫下來，換過多少個電話號碼，還記得嗎？我手頭上還存有一本小冊子，是專門記錄在泰國看過的電影，詳細列出日期、戲院、影片名，由於工作需要，六、七年間一共看過一千三百多部影片，有些是看三次。也許有人會笑我無聊，但我不在乎。除了日記，我蒐集的東西，都是人生鴻爪，包括法國巴黎的地鐵票，上面用筆註明日期、票價、站名；還有廣州越秀公園菊花展的入場券，新加坡聖陶沙的纜車票，還有一大疊舊機票、船票、火車票、球賽票等，蓋滿出入境印章的幾本舊護照，甚至過期的健康保險卡、駕駛證，還有數以千張賀卡。廿年來登報祝賀、弔唁的廣告也很可觀，而結婚請帖也近百張，有些還是酒席上的菜單，下面用筆寫上日期、酒樓名字、喜慶詳細資料等。

到醫院探病或賀嬰兒誕生，總會將第幾樓幾號病房寫在日記中，旅遊期間住過哪家酒店，一定要寫明房間號碼，搭哪一班機，也要註明。有位朋友忘記八年前她的女兒之確實出生時間，向我求證，我找到九三年日記本，除了出生時間，也告知是四樓四三一號房。女兒從幼稚園開始，每學年的老師姓名，也列成一覽表，她們班上集體相片，一定要將所有同學姓名自左到右逐人寫明，還有一個習慣要強迫她們從小養成，就是填寫年月日，不論是一幅漫畫、一幀照片、一張賀卡、一本新買的書，非填寫日期不可。過去有充足的時間，還搞個創作年表，每篇文章都標明脫稿、投稿、發表日期，報刊名、期數等等，後來寫得太多，就不了了之。藏書目錄也搞了幾年，列號編到了六千多，工程太龐大，耗時費勁，便束之高閣了。《來鴻去雁錄》填了好幾年，給誰寄信、誰寄信來都有錄可查，編到一千多封來鴻，現在也沒有下文了。還有一本旅遊記錄，剛開始還詳細填寫，起飛、抵步時間，下榻酒店，美元匯率，旅程表等，後來也沒再寫了。小孩出生手冊，是十分珍貴的記錄，除了身高、體重，醫生姓名，還可填許多「第一次」，第一次出牙、翻身、站立、步行，甚至每年生日收到什麼禮物，也有表格可填寫，她們視若奇珍，各自收藏。

除了日記、照片、剪報之外，藏信也是追尋鴻爪的重要線索，許多被時間沖刷的往事，從舊箋中找到蛛絲馬跡。白紙黑字寫成的東西，就是史料，記錄一生喜怒哀樂，盛衰起落。每次閱讀舊信，總有江山依舊、人事全非之慨嘆。有些雖已作古，信件還在，鴻爪留痕，讀之熱淚盈眶。

怪不得老人家喜愛「想當年」，他們的閱歷越深，見識越廣，經驗教訓越豐富，就越看透世情，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盡交一片心，完全可以理解的。年近半百，霜鬢漸侵，很多往事，不堪回首，欲抹去傷痕，治療舊痛，忘卻悲哀，找尋歡樂，背著陳年包袱，整天懷舊追思，是很難擺脫纏綿夢境，這箇中矛盾，錯綜複雜。曾暗自下決心，時刻以《菜根譚》為座右銘，忘記心靈痛楚，揩乾血淚，拋棄怨仇，最可喜以詩為藥，治癒創傷，以書為伴，調養心神，善哉！善哉！(第 245 篇) (2001.05.25)

痛　悼

今天是八月廿四日，九百年前的今天（1101.8.24），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年七月丁亥），大文豪蘇東坡病逝常州。

卅五年前的今天（1966.8.24），著名小說家、劇作家老舍含恨投太平湖自盡。

兩位才華橫溢的文壇巨擘，一古一今，遭遇截然不同，但都留下了不朽作品。

老舍的父親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陣亡，當時他只有一歲半。十九歲當小學校長，廿五歲便在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漢語講師，歷時五載。一九四六年，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請，與曹禺一同赴美講學一年，期滿後居美，一九四九年秋於養病中接到周恩來之邀請信，特地從大洋彼岸回國。曾被授予「人民藝術家」之光榮稱號，還被譽為「語言大師」和文藝界的「勞動模範」。

禍國殃民的文革一開始，老舍就被扣上「黑幫」、「反動權威」、「現行反革命」等帽子，成了這場史無前例的人類大浩劫中最早的犧牲品。

因氣管炎引起大出血的老舍，剛從醫院出來，就被推上批鬥場。那場面是多麼恐怖：八月廿三日下午，紅小鬼們正在北京成賢街孔廟焚燒傳統京戲

戲服，勒令老舍和幾十名文藝界「黑線人物」圍火而跪，烈日當頭，老舍等人飽受瘋狂抽打，頭破血流，白襯衫上染滿鮮血，他臉色蒼白，目光呆滯；被押到市文聯後，又慘遭更殘酷的毒打，數百名紅小鬼的拳頭、皮帶、皮靴朝他猛擊。由於老舍「士可殺不可辱」，拒絕舉起奇恥大辱的牌子，當場犯了「現行反革命」罪，被推上車押往派出所，一下車立刻慘遭圍攻毒打，一直折磨到深夜。凌晨，老舍的家屬接到通知把他帶回家中，命令天一亮就要舉「現行反革命」的牌子到文聯報到。翌日，老舍向唯一留在家中的三歲小孫女訣別，就不知蹤影。

這位著作等身、創作八百萬字的多產作家，被瘋狂迫害致死後，連骨灰也不給家屬認領。

寧死不屈的老舍投湖之後短短一個星期之內，據說就有成十上百的人到太平湖自盡，這是對那吃人的年代最有力的控訴。

與老舍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是著名哲學家、理論家李達。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黨國元老，也逃不過被整肅的可悲命運，最後在武漢辭世。

文化大革命，望文思義，「革文人之命」也，文革期間被迫害身亡的文藝界名人，能數得出的，不下千人。手頭上有一本王一桃著的《五十個文藝家之死》，對其中著名的幾十位開刀祭旗的知識份子之慘死真相，作了詳細描述，血淚淋漓。

文學界，除了老舍，被迫害慘死的，還有趙樹理、魏金枝、陳翔鶴、蔣牧良、司馬文森、黃谷柳、柳青、劉澍德、羅廣斌、李廣田、麗尼、韓北屏、林遐、楊朔、遠千里、郭小川、葉以群、聞捷、巴人、邵荃麟、徐懋庸、侯金鏡、孟超等。而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填詞人田漢，其女兒直到一九七四年才獲悉父親早在六八年因褥瘡化濃出血，慘死獄中。

電影戲劇界，孫維世死時鐐銬一直沒有除下；焦菊隱、蔡楚生、鄭君里等都被折磨致死；上官雲珠慘遭毒打墜樓自殺；舒繡文腹水被亂動手術而死；顧而已懸樑自盡；孟君謀慘死於動物屎尿中；海默在聚光燈下被活活打死；導演應雲衛遊鬥途中慘死街頭；演黃梅戲《天仙配》成名的嚴鳳英被毒打致死，享年不到卅八歲；評劇傳人小白玉霜被迫吞安眠藥自盡。

京劇界，京劇大師蓋叫天被打斷腿癱瘓中風而死；葉盛章被毒打後拋進護城河中；文武小生，有「活周瑜」美稱的葉盛蘭因內傷深重終歸不治；尚

小雲困牛棚被牛踢中眼，傷勢惡化，飲恨而亡；名旦馬連良、周信芳、荀慧生、李少春被毒打成疾，含冤而死；京劇「言派」傳人言慧珠，懸樑自盡後慘遭鞭屍。美術界，漫畫家豐子愷被毒打引致肺癌不治。翻譯界，翻譯家傅雷、朱梅馥夫婦打開煤氣以死抗議；

以上只是千萬分之一，不足以一窺全豹。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善良百姓，到底有多少人能僥倖平安闖過生死關？

悼念老舍，悼念文革中罹難的不幸者，「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文革的歷史教訓太慘痛，文革的犧牲代價實在太大了。巴金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為什麼不能趁他有生之年償其心願？一部文革血淚史，活生生的寫在每個餘生者心中，恐怖之陰影永遠抹不去。

但願下一代不再遭遇到文革的波及，然而，追究歷史責任：「誰才是文革的罪魁禍首呢？」(第 258 篇) (2001.08.24)

祈 願

再過幾天，就是聖誕節，不管你是否教徒，這一天已漸漸成了民俗節日。不少拜神信佛的朋友，家中客廳擺放聖誕樹，閃爍燈飾與神龕上的觀音菩薩、關二哥之燭光相互輝映，嘆為觀止。

從十二月份開始，每天郵差都送來一大疊聖誕賀卡。散居五大洲的親友，平時極少聯絡，唯有到了聖誕，才借寄賀卡之便捎來一點音訊；搬了新家，添了孫子，去哪個國家旅遊，得了什麼獎，發表過哪些文章，都詳述一番。有的親友還附來剪報、相片、錄影帶，能使用電腦的，則通過網路將旅遊照片、錄影專輯傳來，讓我們也分享其歡樂。而大家都有共同的願望：互相祝福。

由於時間總是不夠用，寄聖誕卡往往最後變成了春節賀年片，相信親友們知我諒我。馬年新郵票要過了元旦才推出；自牛年第一套開始，每年都將春節郵票作為小小禮物，夾在賀卡中遙寄遠方，收到加拿大的春節郵票，總會令人驚喜讚嘆。若還有時間，試填一兩首詞，用電腦套紅列印在賀卡上，向全球親友拜年。儘管上網比郵寄方便快捷，我還是喜歡傳統的封緘貼郵票，收信之雀躍，拆信之焦急，讀信之樂趣，絕非電子郵件能取代矣。都說

寄賀卡的人是越來越少，我卻收到的賀卡一年比一年多；朋友曾抱怨電腦打字太死板，希望用手寫，才夠誠意，我完全認同。

曾不止一次強調，祈求世界和平這樣的重任，應該留給教皇去擔負才夠份量。我們這些升斗小民，但願身體健康，無驚無險，平安度過每一天，求神拜佛，來年不要再有 911 那恐怖的一幕上演。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誰都預料不到明天會否冰災地震，即使 2001 年只剩下最後十天，也不敢貿貿然總結一年大事，說不定 12 月 31 日以前，還會有特大事件發生，諸如小布什會否被暗殺，英國首相貝利亞的座機突然在空中爆炸，這些連預言家都不敢說的夢囈，就讓時間去印證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願望，都會有不同的祈願。賓拉丹也在祈願，當然不會只祈禱美國佬捉不到他那麼簡單，他心中的宏願在擁戴他的信徒看來，一定很偉大，足以令多少恐怖份子為了這願望獻身。猶憶學生時代，天天在高喊千篇一律的口號，就是敬祝偉大領袖萬壽無疆，而且還將這違反生理現象的幼稚夢想變成了「願望」，明知世上沒有誰能活過 150 歲，就是「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嚷個聲嘶力竭。當時還長篇大論，引經據典，發起杯葛「聖誕」這個名詞，堅決反對將耶穌基督封為「聖人」，理直氣壯地認為，真正的聖誕節，是偉大領袖的生辰：12 月 26 日。

祈願在宗教範疇以外，就好像缺少點什麼似的。如果拋開宗教信仰，祈願也就失去了保證。回教徒向真主阿拉叩首膜拜，虔誠頂禮，他們心中有穆罕默德，堅信可蘭經能令其祈願實現。佛教徒誦經唸佛，手中佛珠一粒粒呼喚佛陀；有一本萬佛經，裡面的佛名是否一萬有待考證，但每唸一佛名，就要下跪叩首一次，年輕的小尼姑小和尚還勉強應付得來，古稀老方丈如此折騰，相信唸不到千佛就很快去見佛也。我在佛寺抄經畫佛，也曾祈願一番，老和尚說一定靈驗，逢凶化吉，說來也神奇，戰火中來去無恙，或者真的有那麼一回事吧。天主教、基督教最注重祈禱，信耶穌得救；911 浩劫後，小布什不知到教堂參加過多少次彌撒，他心中的祈願，除了捕捉賓拉丹外，是否還有其他要求？下一個目標是蘇丹？也門？對美軍誤炸阿富汗民居，他果真會懺悔嗎？

如果問無神論者祈願是否迷信，他們怎麼回答？對神佛崇拜而有所求，無可厚非，對死去的亡魂有所求，就更普遍了。小時候曾見大人們拿一根青竹竿去墓地插墳，向死鬼求字花，是否中獎就不得而知，但據說插青竹能喚

鬼魂，玄之又玄也；長大了當然不信，但在夢中向亡魂祈願，卻在醒後一一印證，以至曾以「第六感」去自圓其說。每遇逆境或生死關頭，不求神佛而默默思念亡母，結果總會有柳暗花明的奇蹟出現，無法解釋。某年於泰京大病，屢求醫無效，一拖近月，幾乎徘徊鬼門關前，先母在夢中用手輕摸額頭，醒來後退燒冒汗，還以為是迴光返照，信乎？

這麼說來，沒有宗教信仰，遠離鬼神，祈願只有靠心中的信念了。所謂「萬家生佛」，心中有善根，即使無神論者也一樣能憑自信讓夢幻成真。在曼谷曾沉醉於掌紋面相，總希望能找出奧妙來，也學那些江湖半仙開鐵口，誰知「好的不靈，醜的靈」，被我批命的，不是血光之災就是破財擋災，所有祈願沒一樣應驗；某日遇一高人，賜我數句，勸我收口勝關門，否則，必定折福！我於是問高人：若我之口毒，詛咒豈不靈驗？答曰：積口德，善莫大焉！心直口快，則禍從口出，無心之直言，必招來禍患。可見祈願不宜變成詛咒，你若祈願你的敵人快點滅亡，這善惡之分就夠你頭痛的了。上天有厚生之德，還是廣結善緣，化仇解恨，祈願一切美好降臨，所有罪惡消失。欣逢聖誕節，借用伍兆職詞丈詩句為本文結尾：「祈求世界和平現，國泰民安皎月圓。」(第 275 篇) (2001.12.21)

往　事

讀雪梅君《往事如煙四十年》一文後，感觸良多，昔日的風風雨雨，依稀浮現眼前。雪梅君比我大十歲，四十年前他十九歲，我才九歲，印象模糊；所以我只夠資格《追憶前塵卅五年》。

文革紅潮席捲東南亞華人社會，柬埔寨首都金邊更是首當其衝，中文學校幾乎無可倖免。幼稚無知的學生有樣學樣，大破四舊，把廟裏諸神的鬍鬚都扯掉，極力抗議家裏拜神，拒絕向佛像下跪。動輒和父母頂嘴，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大罵他們是資產階級，要劃清階級界線；大年初一不肯穿新衣，而去學老紅軍穿滿是補釘的破褲舊衫，令家長顏面無光，十分反感。

金邊市幾家華文報紙，也被潮流捲了進去，《棉華日報》、《工商日報》大幅刊載大陸「兩報一刊」社論，對楊成武那篇《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印象頗深，《棉華日報》還整版通紅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召開，林彪那篇十萬字的政治報告，又長又臭，竟被當作教材學習，分組討論足足一個多月。晚上收聽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聽到毛澤東「最新指示」，翌日一早到學校，就逐層樓逐間課室一字不漏抄錄在黑板上，誰要是膽敢抹掉，誰就會挨批，連老師也不敢隨便亂動。柬埔寨政府宣佈封閉所有華文報紙後，學校「時事組」就肩負起辦報之重任；晚上輪流值班，逐字逐句從收音機上抄錄「中新社」新聞，整個晚上沒睡，凌晨結束後，還要用過底紙複寫多份，分派下去，這項工作一直延續到政變後才中斷。由於當年仍未發明影印機，若想傳遞文章，除了刻寫鋼板，還可以用攝影機拍攝。

語錄、「毛選」、像章等已經氾濫，變成了時髦。寫東西非引用幾段「語錄」不足以稱為文章，開會發言，長篇大論，盡是「最高指示」；毛澤東那卅七首詩詞背得滾瓜爛熟，連健身操也用上，例如「金猴奮起千鈞棒」，就是一招式也。背語錄比賽，有人創下三百條的記錄，獎品是精裝的「四卷」合訂本；猜哪一段語錄在毛選哪一篇哪一頁，也可提升成比賽項目。記不清到底畫了多少毛澤東肖像，木刻雕出來的也還是毛澤東的側面頭像，還有石膏像、陶塑泥捏、剪紙、刺繡，甚至貝殼畫。還記得那張《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我們不知用畫筆複製了多少張，他那件長衫，他那把油傘，陪我們在燈下熬過幾個通宵。除了語錄歌，樣板戲，還有那永遠唱不完的「革命歌曲」，天天高唱「祝福偉大領袖萬壽無疆」，高呼「萬歲！萬歲！」比昔日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翻譯毛選，更成了責無旁貸的神聖任務，除了《老三篇》最先被譯成柬文，我們還計劃翻譯《論持久戰》，五人分工，草稿堆積得很厚，還未完成，就發生推翻西哈努克的政變了。

政變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發生。當天下午，我和幾個同學還特地踏單車去國會大廈，只見大批軍隊聚集，還有幾輛坦克，議員們正在槍口下通過「罷黜」西哈努克的國家元首之職。下午六點，電台宣佈戒嚴，全市停電。朗諾（龍奈）將軍出任革命委員會主席，推舉國會主席鄭興為魁儡，出任代元首，就這樣完成了權力轉移；西哈努克於三月十九日由莫斯科抵達北京，開始其流亡生涯。中國大使館於五月五日撤離金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發表「5.20 聲明」，由林彪宣讀，對柬埔寨流亡政府給予全力支持。朗諾於十月六日宣佈成立「高棉共和國」，自任第一任總統。赤柬在森林打游擊，波爾布特的柬共烏衫兵，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攻佔金邊，西哈努克

由中國返回柬埔寨，隨即遭受軟禁。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越南軍奪下金邊前夕，才獲釋放。

是越戰把柬埔寨推向戰爭邊緣。「胡志明小徑」將大批軍事物資從北越運來南方，令美國佬恨之入骨的是，這運輸線有很大部份經過柬埔寨境內，只有將金邊政權換血，才能截斷這條大動脈。內戰爆發，和平之島、魚米之鄉的高棉，就被捲進戰火中，柬共趁機發展壯大，最後掌權。三百萬人在短短近四年的統治下喪命，作為無辜的華僑，得不到兩岸政府的救援，甚至連說句公道話也沒有。對柬埔寨的悲劇，中國領導人矢口不提，視若無睹，這是最令華僑痛心疾首的事！

為了保留華僑的身份，柬埔寨華人大部份不肯入柬籍，而寧願每年繳納繁重的「身稅」（即人頭稅），許多行業必須柬籍才獲准經營，華僑是被視為「旅居」者。所以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被驅逐出境。柬埔寨華人一直保留中華文化傳統，孩子一律送進中文學校唸書，高中畢業後回大陸或台灣、新加坡升大學。儘管當局強迫華人學柬埔寨文，學生們還是以中文為主。離開柬埔寨已經卅年了，在越南、台灣、泰國浪跡，想不到最後竟來到北美加拿大定居，身上流的依然是華人的血，對文革時期人性扭曲的那段回憶，就像揭開傷疤，猶有陣痛。歷史是無法更改的，柬埔寨的悲劇，誰是罪魁禍首，昭然若揭。趁記憶還清晰時，留點史料，以供日後遺忘時借鑑。(第308 篇) (2002.08.09)

磨 礪

朋友從澳洲回來，多月睽違，一見面就說：「你瘦啦！」我推說忙，睡眠不足，精力透支，而更重要的，是心情欠佳。朋友笑道：「聽說你受騙啦，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錯！應該說「糊塗一世，聰明一時」。我上當的例子不勝枚舉，偏又健忘，從未「吃一塹，長一智」，吸取經驗教訓。多驚駭的風浪，多艱險的路途，都熬過去了；每次遭遇挫折，就會用「磨礪」鞭策自己，頗有點阿 Q 精神。座右銘依然是孟子語錄：「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刀不磨不利，人也如此。自出娘胎，我就在困境中成長，幾乎沒有一日不接受磨礪。童年飽受喪父之痛，祝融神又將雜貨店付之一炬，令寡母百上加斤。七歲才上學，讀到四年級便離校，隨當教師的姐姐到鄉間小學，她上哪一班的課，我就到哪一班旁聽；一年後返回金邊，跳過五、六年級功課而考進初中一下半學期，成為班上年紀最小的插班生。由於家貧，我靠免費就讀，考試成績必須保持優等，在校中積極參與服務工作，給我許多磨練的機會。將同學棄置的舊單車修理，我竟然能騎這鐵馬，和同學們闖遍柬埔寨各省，遠至東北的磅針、桔井；西北的磅清揚、菩薩；西南的貢不；東南的波羅勉等。真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童年當小販，賣報紙、麵包、雞蛋糕，推雪糕車，而印象最深的，是叫賣柬埔寨書籍。當時才十歲，利用暑假，每天大清早去柬文書店拿書沿街零售；老闆娘很胖，她示範我如何肩背書袋，左手一疊流行小說，右手一疊連環圖公仔書，不需交書錢，只登記取去多少本，傍晚回來才清算，天天結帳。生意好時，一天能賣十幾二十本，營利甚豐。若到美容院，闊太們正在電髮，閒得無聊，就會叫賣書郎讀連環圖給她們解悶，也不管聽不聽得進，就會按書價給你錢，而書卻不帶走。我由於小時候在寺廟裏跟和尚唸高棉佛經，柬文還算過得了關，所以很小已經自食其力。

到了泰國，曾在舅父的塑膠廠裏捱過，機器利用高溫將塑膠粒熔化成液體，倒進模型中製成各種不同商品。曼谷四十度的大熱天，廠裏更是如烤爐，工人們只穿一件短褲操作，收音機播放泰國歌曲，我的泰文便在數十工友的疲勞轟炸下，似模似樣學會了。難怪後來被介紹到一家大公司當會計，老闆竟不相信我不是在泰國出生。來到加拿大後，曾在 Gasper 半島住過半年餘，周圍所有人都講魁北克口音的法語，我不知不覺也被感染了，可見生活環境對語言的掌握十分重要。

如果問我一共在加拿大做過幾種工作，我要用十隻手指來計算。清理衣架，公寓倒垃圾，貨倉搬運，清洗酒店廚房，牛肉坊抬牛腿，用電刀刮牛骨中碎肉，餐館洗碗，牛扒屋助廚，拆裝的士咪錶，登門送信，熨衣服，開鈕門，釘鈕，鈒骨，還差一點去了北部林場鋸木。這廿幾年來，我沒有領過一天失業金、社會福利金，倒是領了數不清的工傷保險金，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工人。

體力消耗，不在話下，只當作勞動鍛鍊，汗流浹背，有利新陳代謝，促進血液循環；然而，上當被騙的經歷，往往比辛苦勞碌更教人不忍回憶。剛來異域，人地生疏，到處尋工，而刻薄的老闆往往叫你免費試工一天，一個銅板也沒付，第二天在家裏等電話，就再也沒音訊了。而最難忘的，是曾當過兩週信差，被騙血汗錢。從報紙廣告看到「每週八百元」的醒目標題，謂私人送信公司急聘信差，於是即刻前往應徵；辦公室只有幾米大小，兩名職員接聽電話。來求職者十數人，每人只需在問卷上回答簡單問題，諸如「滿地可門牌以哪一條街為東西分界？」便獲錄取，立即上班。我被派往遠在西島的一家公司，取了一封限時專送信件，然後驅車到市中心某大廈二十幾樓速遞；簽收後，打電話回公司，再吩咐你去南岸某處，取一卷影片菲林，送去聖羅倫區加拿大製片廠。每趟來回約一小時車程，加上交通阻塞、找不到泊車位，折騰了一天，送不到十封信，兩星期間，我因違例泊車被警察開罰單三張，餵角子機似的不斷打公共電話花去不知多少硬幣。終於等到了發支票那天，滿懷信心，以為八百大元週薪，誰知竟是令我跌眼鏡的數字：第一個星期 88 元，第二個星期 84 元。我一再追問，那金髮洋妞才把單據給我看，公司收到 210 元，我拿一半 105 元，扣除稅額，就這麼多。「為什麼廣告上明明寫 800 元？」「當然啦！我們有些信差，踏單車穿梭市中心，一座大廈就派幾十封信，一天百來封。」「為何遠的就要我們開車去送，報酬卻比他們少？」「他們都是老闆的人。」我二話沒說，拿了支票，直赴 Desjardins 大廈 23 樓勞工局，工作人員詳細將我的個案寫下，答應為我追討最低時薪；兩個月後，我收到了一張面額 324 元的支票，再打開報紙，依然有「每週八百元」的派信廣告，相信還有很多人會繼續受騙。(第 311 篇)(2002.08.30)

前　塵

自上個月廿三日休假在家，轉眼已超過一個月，開始嚐到煩悶的愁滋味。無聊得很，翻閱舊日記，查看每年的今天，有什麼事件發生，回顧前塵，滄桑往事，像走馬燈一樣歷歷展現眼前。

今天是二月廿五日，盧武鉉宣誓就職南韓第十六任總統，入主青瓦台。汽油每公升 88.9 仙。翡翠衛星電視只剩下最後三天就無法收看，今天另外安裝 Bell，節目內容無法相提並論也。結婚紀念日，除了負傷休假，電腦也無

端被病毒入侵，緊急送往搶救，兩天後才能取回來；而停泊在馬路旁雪堆中的汽車，又不知何時竟被撞得皮開肉裂，傷痕累累，打電話叫警察來，取了報警編號，又要跟保險公司職員折騰一番，最後約定星期四去 Fix Auto 檢驗車傷，再通知修理日期。猶憶聖誕節前才被刮花，如今又掛彩，保險費肯定上漲！如此禍不單行，難道是「紅羊劫」降臨？

去年今天， 美國鹽湖城冬季奧運會剛閉幕，我正準備寫第 285 篇隨筆——《奪魁》，詩壇第 115 期正在組稿。汽油每公升 62.5 仙，放工時油價上漲到 69.9 仙。凌晨 5:10 分打卡回家。今天是結婚廿週年瓷婚紀念，買個瓷碟回來，用金筆在瓷碟上書寫一首《卜算子》送給老伴，又切蛋糕。

前年今天，星期日，馬路冰雨覆蓋，十分滑。去買水果蛋糕 34 元。在電腦前構思第 233 篇隨筆——《知音》。收到伍老賀《華僑新報》創刊十週年的鶴頂格七律，詩壇第 63 期的稿件已收齊。

2000 年的今天，星期五，到富麗華飲茶，去唐人街買報紙。第 180 篇隨筆——《詩聲》和詩壇第 10 期刊出。回到家方知譚公來電話，相約明天中午在東坡樓雅集，分別通知各位詩友。美國杜瓊斯指數持續下跌，破一萬點大關。今天汽油每公升 73.9 仙。今晚提早放工，看《還珠格格》。

1999 年的今天，星期四，凌晨三點許回家。將第 128 篇隨筆——《報慶》和《桂枝香》賀《華僑新報》創刊八週年傳去新報。中午出門，去金豐飲茶，買雜貨。大女兒放學回來，送巧克力糖和賀卡，小女兒送「愛的手銬」，喝咖啡後匆匆上班。今天油價每公升由 56.4 仙下跌至 49.9 仙。

1998 年的今天，將第 76 篇隨筆——《名氣》傳去新報。73 歲的金大中宣誓就任南韓新總統。

1997 年的今天，將第 24 篇隨筆——《說龍》傳去新報。為《筆緣》試刊號打字排版。中午去名都閣飲茶。今晚在電腦前設計作協會員表格。在工廠填了《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永遇樂》。

1996 年的今天，星期日，正月初七人日，家裏煮「七菜羹」。中午和大姐一家到金豐飲茶。散席後到平安堂找雷師傅，用跌打藥酒塗抹腰傷。離開唐人街，去 Carrefour Laval 購物中心，我獨自去逛書店，買到幾本好書。今晚喝紅酒，歡度十四週年結婚紀念。今天油價每公升 58.4 仙。

1995 年的今天，星期六，女兒一大早和鄰居洋妞步行去麥當奴買早餐，擺在飯桌上；並用電腦繪製精美賀卡，祝賀結婚紀念。中午開車去 Victoria 路「北方」吃越南牛肉粉。去唐人街取報紙，租錄影帶：《菲律賓乜都有》、《馬來西亞乜都有》和《大決戰》等。汽油每公升 48.9 仙。

1994 年的今天，大風雪使交通一片癱瘓。汽油每公升 51.9 仙。八點許起床，去吃早餐。到花店買三朵紅玫瑰 10.40 元送給老伴。下午郵差送來大郵包，是香港寄來。又收到亞省曾任歐老師寄來剛出版的《愛城越棉寮華人敬老社紀念特刊》。今晚，闊別廿載的胞兄從越南打來長途電話。

1993 年的今天，右腳嚴重工傷，凌晨在 St-Michel 醫院包紮傷口，租了拐杖，回到家天已快亮。告假整整兩個月，還住了十多天醫院。下午在床上切蛋糕，拍照片，度過難忘的結婚紀念日。

1992 年的今天，雪花飄飄，中午去富麗華飲茶，然後開車到法庭懷舊一番，想起十年前結婚註冊的往事，感慨萬千。去唐人街取報紙，交三月份報費，《星島日報》21 元，《世界日報》22 元。租《河殤》。在花店買一朵紅玫瑰送老伴。上班時交通大亂，高速公路發生嚴重連環車禍。

人生過客，雪泥鴻爪，數十年光景匆匆流逝。抵加國 23 年，猶如昨日，轉眼年已半百，女兒已在麥大第二年，怎不噓唏慨嘆？誰知明年今日，境況又將怎樣？剛才接到愛明頓曾習之老師的電話，告知愛城福建同鄉會陳水鏡會長昨晚因肺癌逝世，繼洪金福、許志熙、何景星之後，又一位知名僑領走了。謹獻上輓聯悼念：「水月鏡花加國鄉愁隨夢去，雲霞風雪閩僑淚雨送君歸。」

常勸朋友撰寫回憶錄，趁自己的思維還清晰，記憶力尚強，把珍貴往事記載下來。作詩的朋友，應該結集出版單行本，給自己創作成績來個總結。目前已編好並能結集成書的，計有《譚銳祥詩集》、《伍兆職詩詞集》、《雪梅詩詞集》、《懷石詩詞集》、《海語詩集》、《子漢詩詞集》、《胡楠仁詩詞集》、《耶律詩詞集》等。上述各位，他們個人的作品數量都很可觀，隨時可以交給印刷廠付梓成書，可惜詩友們似乎都不很熱衷，故此，出書的風氣依然難以帶動起來。(第 337 篇) (2003.02.28)

悲 逝

已經幾個星期沒見到隔壁意大利佬。右鄰烏克蘭婆婆對我說：意大利佬進了醫院，只見他妻子哭哭啼啼，看來病情不輕。昨天一早，隔鄰門口車多人雜，似乎情況不妙。醒來已十點許，車去街空，想找個人詢問也難。今早醒後跑出門外，只見意大利佬的大兒子和媳婦身穿黑服，行色匆忙，我於是上前打聽個究竟，答案是：我父親週一晚上病逝，今早出殯下葬，剛從墳場回來。

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令我們全家人整日愣住，心情格外悲傷沉痛。八年的鄰居，就這樣走了，沒有來得及和他送別，沒有機會去殯儀館瞻仰遺容，更後悔沒有和他合拍過一張照片留念。

兩年前我曾在本欄寫過「睦鄰」，裏面曾這樣介紹過：「左鄰是一位退休意大利佬，他過去在非洲喀麥隆開大卡車，一開就是卅年，見識非常廣博。他為人爽朗，古道熱腸。我們家的曬衣柱，是一棵很高的樹幹，據烏克蘭婆婆說，已豎立超過五十年，因年月腐蝕，搖搖欲墜，我在工廠上班，意大利佬立刻過來砍伐，鋸成小段，免除了一場驚險。他太太的衣服，有需要剪修縫補的，我們都樂意幫忙；小女兒的單車壞了，意大利佬提來工具箱，兩下功夫「搞掂」；門前中午街車掃地，不準泊車，我們相互經常提醒對方，免遭罰款。足球賽意大利與巴西爭奪世界杯，我們一起在電視機前為意大利隊打氣，場面動人。意大利佬的葡萄酒釀成了，會送來一大壺，他後園的李子、節瓜、西紅柿熟了，會摘下一大筐相贈。到他家拜訪，搬出大堆照片，逐張講解，如數家珍。」說來也怪，我們彼此連對方名字也不懂，但一見面就滔滔不絕，天黑了還聊個不停。

如今，意大利佬悄悄走了，痛定思痛，回想與他相處的日子，歷歷在目。他的笑聲猶在耳邊響起，他的熱誠，他的坦率，給我們全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更值得珍惜的，是他的勞動成果。我對房屋裝修一竅不通，笨手笨腳，他看在眼裏，主動提出幫我施工，酬勞肯定比誰都便宜！我當然樂意，先從屋前開始，將樓梯口三面圍起，加上玻璃窗戶，冬天不再被風雪橫掃，這樣的工程連材料，只收我六百元，幾年後還負責免費維修；又將後院一角泥土挖掘，倒進石卵水泥，再加瀝青填平，杜絕了雨水侵蝕屋基之後患，我和他工作了一個多星期，連材料只收一千元。

平時他每天忙這忙那，爬高趴低，將房屋裝修得美奐美侖，將欄杆油上橙色，配上白色的外牆、綠色的葉叢，就是意大利國旗的顏色。當獲知我受騙後，他答應為我介紹信得過的建築公司，又答應幫我維修屋檐。然而，意大利佬的身體一天比一天瘦削，後來很少再見到他到後院了。

有一天我們在購物中心見到他夫婦倆，嚇了一大跳，意大利佬居然瘦得幾乎認不出來，才知道他得了肝癌，經常在醫院治療，偶爾回家。後來，他從醫院回來，邀請我們出席他小兒子的婚禮，過了不久，他又住院了。病魔一直纏身，把他折騰得不成人形，但他很樂觀，不談病情，還經常有說有笑。聖誕節後，他很少回家了。我最後一次和他聊天，是四月份一場大雪，他在門口鏟雪，還笑說幸好未將汽車帳篷拆除，又問及我動手術的傷口，還問我的車被撞後維修的詳情。由於上晚班的緣故，只有週末或假日才有機會和鄰居閒話家常，想不到這一長談，竟成了永訣。

他們夫婦倆十分恩愛，從未發生口角；膝下一個女兒、兩個兒子相繼成家，正含飴弄孫、合家歡樂之際，晴天霹靂，病魔摧毀了一家之柱，剩下老伴孤零零一人。觸景生情，而最令人感懷痛楚的，是一冊冊相片簿，一卷卷錄影帶，死者已矣，音容宛在；生者痛心，肝腸欲裂。這沉重的打擊，這致命的創傷，不是一兩句「節哀順變」的慰問能癒合的，我實在無法去安慰其遺孀。

意大利佬長眠地下，永遠安息了！我腦海裏依然浮現他的面容，他的笑聲。他見識廣闊，博學多聞，聽他回憶調皮的少年時代在西西里偷父親的獵槍玩耍的難忘往事；在非洲喀麥隆森林中搬運參天古木的驚險經歷。當我告知關於喀麥隆的資料時，令他很好奇，問我為何會知道這個國家？我開玩笑的說，因為 Cameroon 排名在柬埔寨之後，加拿大之前，所以我特別留意；他大感興趣，問我還知道些什麼，我像學生回答老師考試題似的，把喀麥隆周圍國家尼日利亞、乍得、中非、剛果、加蓬和赤道幾內亞都如數家珍的抖出來，他興奮極了，說這幾個國家他的大卡車都去過，僅僅一個喀麥隆，就可以聊了整個黃昏......。唉！都成了追憶啦！往事只能回味。奈何？

左鄰六十幾歲的意大利佬一走，就只剩下右鄰八十多歲的烏克蘭婆婆了。看來她的身體還很健朗，應該可以活到百歲。守寡三十多載，兩個女兒在多倫多，她自己獨居，料理滿園花卉，井然有序，週日去東正教堂，有暇去先夫墓地修剪花草；一見我到院子，就纏住聊個不停，從蘇聯到委內瑞

拉，從五十年前她首先住在這裏談到滄桑變幻。我希望她健康，因為我還學不會俄語！(第 346 篇) (2003.05.02)

尋 根

一九七六年端午節，曾在泰京曼谷《中華日報》「文學版」刊出一首「五月之歌」的新詩：「五月，以滿腔的愁鬱和無限哀思，裹進粽子，帶到楚國，帶到汨羅江；五月，將景仰的丹心和萬卷詩句，摺成龍舟，划進歷史，划進傳說中。潮聲陣陣，雨絲綿綿，奏起九歌，詠著離騷，吟哦堅貞殉國的輓曲，憑弔懷沙千古的忠魂。」後來還譜了曲，自彈自唱，可惜樂譜原稿已丟失。

今年是屈原投江 2280 週年，詩壇第 180 期刊出《癸巳端午詩人節特輯》，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今天是五月初五，一大清早，胞姐來電話，和往年一樣，她親自包了粽子，我立即驅車去取，又到燒臘店買了豉油雞、燒肉回來，老伴弄幾樣小菜，拜祭祖先，算是過節；當然少不了酒，還有母親生前最喜愛的芒果和黑咖啡。逢年過節，拜祭祖先，這個古老傳統，在東南亞華人中世世代代一直保持下來，即使到了北美，也絲毫沒有改變。然而，這無根的浮萍，根在哪兒呢？

浪跡海外，像斷線的風箏，到處漂泊，於是有「遊子」之稱。也曾以「逋客」自稱，但不甚恰當，因為沒有「避世」，也不能「隱居」，不能像陸游以「放翁」自居。而頗無奈之處，還是尷尬的身份；在柬埔寨，堅決不肯歸化柬籍，使用華僑身份證，似乎更愛國，誰知赤柬一入城，變成了無爹無娘的「孤兒」，成了「嫁出之女兒，潑出的水」，自生自滅，慘遭迫害。在越南阮文紹時期，持「外僑證」，幸好在「解放」前夕逃出新天，不必遭越共驅趕到「新經濟區」，接受「改造」。在暹羅，雖然取得泰國籍，身上的華裔血統，始終不是泰族，要融入主流社會就必須放棄華人姓氏，改為泰名。進入難民營，成了無國籍，想回中國談何容易？到了加拿大，向英女皇宣誓效忠，入了加籍也還是華裔少數民族。踏上神州大地，滿以為是自己的故鄉，一填表格，在國籍一欄中，很無奈地寫上 CANADA，你又成了外國人。總之，你什麼也不是，你只是浮萍。

1983 年在亞省愛民頓入了加籍，當時有位法官曾經以十分不敬的問題向我提問：「你是中國人，如果有一天加拿大和中國打起仗來，你會幫誰？」我很不客氣的答道：「如果加拿大軍隊入侵中國，我會放棄加籍。」法官的臉色有點不悅，但還是打圓場：「這只是假設，不必擔心。」

女兒從小就被老師灌輸「我是加拿大人」的觀念，她們認為：「加拿大才是我們的國家！」剛開始我總是與她們爭吵，罵她們忘本、數典忘祖，後來一想，自己的身份不也是一蹋糊塗，不中不柬，不越不暹，不台不加，反正什麼也不是。自此以後，寫文章不再隨便用「我國」、「祖國」，不再稱呼加拿大為「他鄉」、「殊邦」、「異域」，因為，我住加拿大廿多年，比住柬埔寨、越南、泰國、臺灣、香港加起來還要久。雖然不敢說會「老死加邦」，但深信很難會再「落葉歸根」，只有老老實實的把「他鄉」當「故鄉」，在這北國「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吧。

美國華盛頓州長駱家輝曾經到大陸探親時，坦言「我是美國人」，令他家鄉族人無法沾光。前菲律賓女總統阿基諾夫人曾回到福建尋根，她原來是許姓華裔。如果將海外華裔名人逐一搜索，光是政壇上就數之不清，他們的根到底在哪兒？特別是百家姓中人口較少的姓氏，更應尋根。

月前姨媽回潮州省親，臨走前我拜託她老人家抽空前往揭陽，打聽我祖家之消息。上星期收到了姨丈來函，附來了三張照片，一張名片，我終於找到了故鄉的根，興奮之心情難以掩飾。家父共有兄弟三人，大伯父、三叔父在先父逝世後不久也相繼作古，由於戰亂，關山遙隔，幾十年間音訊全無，只知道祖籍在揭陽縣西門外赤步鄉，只知道赤步鄉有盧、彭兩姓。姨媽托人去打聽，並留下舅父在潮州之廠址，幾天後，大伯父的兩個兒子從揭陽來潮州相會，告知大伯母仍健在，今年已九十多歲，並將全家福照片送來。他們在揭陽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帳篷廠，產品遠銷東南亞和歐美，名片上還有該廠網址，上網可以互通電郵。兩位哥哥詢問盧家後人戰火餘生還有誰仍活著？他們是否都已變成「番仔」？能否說潮語、寫中文？希望在大伯母有生之年回鄉團聚。

以前，十分羨慕人家有祖屋、祠堂可以回去拜祭，想不到年已半百終於找到故鄉，令我既喜又驚。不是「近鄉情怯」，而是對先父故居印象一片空白，見到親人之感慨，既陌生又因血緣聯繫而親切，總之，這相逢不曾相識的情景，只有詩詞才能描繪出來。我忽然有盼望回鄉之念頭，有渴望立刻成

行之衝動，我原來是有根可尋的！想起手足四人各散加拿大、法國、越南三地，如果能相約一同回柬埔寨給先父掃墓，再一同返揭陽祖居，那簡直是夢想成真。這一天不會太遠！

端午節，吃粽子，喝紅酒代替雄黃，憧憬著首次踏上揭陽赤步鄉的喜悅，足以興奮整個晚上。明年端午節，我能否在潮汕觀賞龍舟？還是先寫封信回故鄉，讓大伯母也感應晚侄們之鄉愁。(第 351 篇) (2003.06.04)

浪　跡

1974 年 9 月 14 日，我越過柬泰邊境進入泰國，離開柬埔寨已經整整三十年，從未回去過。母親於 1975 年初仍在馬德望等我返回相會，由於當時還沒有身份證，不能成行，她等了一個多月，失望地返回首都金邊，當時已兵臨城下，不久，赤柬入城，金邊淪陷，母親和侄兒慘死在暴政下。

而我則浪跡天涯，由 1971 年去越南開始，一直在顛沛流離中，像無根的浮萍。到了泰國後，我以為從此落地生根，不會再遷徙，誰知這一次跑得更遠，竟然來到北美洲冰天雪地的加拿大。

難忘泰國的那段日子，雖然已卅年過去了，依然猶如昨天。首先就面臨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挑戰，到曼谷第二天，便成了又聾又啞的異類，舅父的塑膠廠說的全是泰語，我知道要住下來，一定先克服語言一關。有不少女工從柬泰邊境的武里南府、四色菊府來，她們講「上柬話」，很生硬，但可以聽得懂，雖然沒有標準柬語那麼正統，但比起越南柬僑的「下柬話」可悅耳多了，我於是用柬語向她們請教泰話，漸漸才發覺，原來不論是柬語、泰語、寮語、緬甸語，只要是巴利文和梵文轉化過來的，幾乎全通用，而柬語中的豐富詞彙足以幫助快速學習泰語，看來，我終於找到竅門了，三個星期後，我花了一百銖泰幣在南星書店買到了蕭元川編著的《最新中泰大辭典》，後來又陸續買了《暹漢辭典》和《泰英中大辭典》，這些工具書陪著我度過每個晚上，由於有柬語為基礎，我在六個月後可以閱讀泰文報紙，一年後能使用打字機幫舅父打泰文書信。

在炎熱的曼谷，塑膠廠裡白天的溫度高達攝氏四十多度，只穿一條短褲，赤裸上身，汗流浹背。我在廠裡什麼活都幹，舅父看在眼裡，有一天他問我，你有打算回金邊嗎？我茫然無法作答，因為金邊已是座人間活地獄，

消息全無。後來我才知道，舅母的哥哥是警少將，很有勢力，我的居留證是他幫搞的，有了身份，我再也不必東躲西藏。泰國華僑三十歲以下很少懂中文，所以，會寫流利漢字是頗吃香的，舅父將另一間工廠交給我打理，負責寫中文信寄給老僑，我一有空還可以給幾家中文日報投稿，稿酬很不錯，一篇小說可以吃一頓海鮮大餐。我開始結識商賈名流，也代舅父出去應酬，因此被一位李姓大老闆賞識，他是和舅父一起從汕頭搭紅頭船過番，一起在暹羅闖天下，除了有礦場，還有一間規模很大的牛仔褲工廠，他問我肯不肯去幫他理賬目，兼統籌客戶之營業配額，我說要回去問舅父，他笑說：塑膠廠才幾十個工人，我的牛仔褲廠上千工人，你舅父一定不敢反對，我跟他說就是。我於是搖身一變，坐冷氣房，西裝領帶，出入有司機，薪資是舅父給我的五倍，年底還有花紅，每天去巡視市場，去了解布料行情，而且經常跑香港和新加坡，有時一天來回，晚上則到酒樓應酬客戶。我知道自己在變，似乎也在墮落。我抽的是名貴香煙，喝的是 XO 好酒，昔日報社文友再也無暇來往，當然不會再投稿，往往喝得爛醉如泥，由司機送我回公司宿舍。翌日一大早還要陪老闆去新加坡簽約，在飛機上大嘔大吐，十分狼狽。

我獲得老闆的信任，也獲得舅父的讚譽。當時舅父的塑膠廠生意每下愈況，周轉不靈，債台高築，將期票拿到我任職的公司抵押，換取現金支付人工，誰知多番跳票，我掌管賬目，能通融盡量通融，老闆偶爾也過問一下，沒說什麼。一連幾趟折騰，我知道紙包不住火，於是一五一十向老闆交代清楚，他問我如果有需要，可以給我貸款，轉借給舅父，條件是我必須是他的家裡人，這弦外之音，就是要我入贅，做他的女婿，我當然不肯，寧可讓舅父失信。這件事留下了陰影，我左右為難，深知再難有所作為。適逢有朋友結伴想以難民身份爭取出國，要我利用關係帶他們入難民營，我與高官有深交，又有朋友接應，於是大膽入營幾天，然後回曼谷，向老闆遞交辭職信，令他愕然。我以志在四方為理由，決定尋求機會出國。老闆十分沮喪，三年多的感情，的確可惜。他當時已有病在身，1980 年我到加拿大後不久，就聽說他腦溢血病逝，享年五十六歲。

泰國的經歷是人生一段插曲，有辛酸，有甜蜜，有痛苦，有溫馨。卅年過去了，那七本日記被我人為毀滅掉，雖然可惜，但我必須拋棄那段追憶，慢慢變成空白。我戒了煙，酒也少喝，再也沒有揮霍無度，聲色犬馬，再也不會動輒發脾氣，胡亂飆車；我努力彌補荒廢掉的那幾年，趁思路尚條理，

精力還有餘時，重拾禿筆，與時間賽跑，能讀幾本就讀幾本，能寫多少就寫多少。

每當翻查中柬字典、越漢詞典、中泰辭典，前塵又會一幕幕浮現眼前，是那麼縹緲、朦朧、模糊，又是那麼真實、逼真、清晰。人生記憶中，要忘掉這數十年，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如今夜班工友多講泰語、寮語，上班十幾小時，說泰語比講粵語、潮語、國話的時間還多，往事又怎能不歷歷在目呢？離開柬埔寨，遷徙越南、浪跡泰國、移居加拿大，還會繼續去哪兒歸根呢？(第 425 篇) (2004.11.12)

霉 運

上週五晚飯時，工頭告訴我，他今天走在路上被飛鳥撒屎，乃不祥之兆，回到家立刻洗頭；他有預感，會有倒霉的事發生。我笑說這只是迷信，聽老人家說，走路不小心踩到「米田共」，說不定還會中彩票。他說上一次大車禍前，也是由於遇到一大群飛鳥「空襲」，有前科記錄也。

週末結束，星期一上班時，才知道工頭破財。聽他娓娓道來：週五放工時已經是週六凌晨三點許，他開車回家，當離家門還有一個街口時，他和往日那樣本能地把安全帶解開，誰知警察正在街口截止車輛，檢查酒後駕車，當他發覺時，想扣回安全帶，才知道已經太遲了，兩名警員拿著手電筒，叫他下車，除了懷疑他半夜三更是否從酒吧出來，還控告他沒有綁安全帶。真是啞子吃黃連！經過一番上下搜索，沒有發現其他可疑之跡象，才抄了牌，罰款 115 大元，還扣除三分。

工頭把駕駛執照、汽車註冊、粉紅色保險紙等塞進衣袋中，無可奈何將車子開回家，還和老婆大人吵了一架。星期天寮人和尚寺有法會，本來約定好，夫婦倆一起去拜佛，由於吵了嘴，太座一早自己先去了，工頭醒來，一見遲到了，二話沒說，隨便拿起一件風褸就出門，手機也沒帶，如疾風般把車子朝佛寺飛馳。就在 Rosemont 街，又遇到警察擋路，他不耐煩的把車門玻璃降下，瞪了警察一眼，只見這差人很有禮貌的將雷達槍上指示之數據告知：時速 61 公里，這裡是市區，只能開 50！工頭也犯賤，還淺笑的說，有誰真的在市區開 50，那不成了烏龜爬行？老警伸手要工頭出示所有證件，這下子才發現大禍臨頭，所有證件連錢包都塞在昨天穿的那件外套口袋裡。

身上什麼證件也沒有，可大可小，你是何種身份？是偷渡客？是逾期非法居留？這部車是偷來的？總之，要多麻煩有多麻煩。工頭剛才嚣張的語氣不見了，開始哀求警察先生，並憑記憶唸出社會保險卡號碼、出生日期、住址、家裡和工廠電話，本來電腦一查，應該核對無誤，可是你沒有其他證明文件，怎能證實你就是某某人？我的天，難道真的要拿手指紋或 DNA 驗明正身？「我現在立刻回家去拿證件來，你們等我！」工頭幾乎要彎腰下跪，兩位警員鐵一樣的面孔，搖頭連說 NO！「本來我們可以關押你無證駕駛，現在姑且不拉你，但一定要拖車。」不一會，拖車公司的巨無霸抵步，把工頭的 Pathfinder 四驅車拉走，警員開了幾張罰單，一張是超速駕駛，110 元，扣兩分；另一張是沒有帶駕駛證、汽車註冊證、汽車保險證，421 元；還有一張，是拖車後遺症：一個月內不許開車，必須等到 12 月 21 日才能去取回愛車，拖車費 65 元，寄車費每天 8 元，30 天 240 元，另加稅，共計 347 元。「如果你不服，沒有問題，你可以去聘請律師到法院上訴，如果勝訴，可以將車取回，但如果敗訴，你所繳付的不止這個數目。」工頭屈指一算，連同昨天凌晨沒有綁安全帶，共扣除五分，罰款近千元。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痛定思痛，工頭這才發現，他身無半分，手機也沒帶，想喚的士或搭巴士都沒錢，他回頭向警察借電話，到處打去找人求救，星期天，人人出門，最後，他終於找到老婆大人，才夠膽喚部的士 25 元去佛寺，由太座付款。

我們一群工友聽完這倒霉的經歷，大家也紛紛憶述自己行衰運的遭遇。我除了搖頭嘆息，更提醒自己，凡事不可粗心大意，如果工頭不馬虎闖禍，就不會破財兼沒有車開。信不信由你，世事往往就是那麼巧合，似乎冥冥之中有主宰，鴻運當頭，過關斬降，勢如破竹，無往不利；運滯舛逆，不如意事，接二連三，屋漏偏逢連夜雨，怪不得那麼多人愛算命，將命運交給江湖術士。

加幣不斷上揚，每百元兌換 84.81 美元，而加拿大製衣業面臨危機邊沿，的確交上了霉運。一份 58 頁厚的調查報告今天公佈，加拿大超過四萬名紡織製衣業工人瀕臨失業。目前，已高達 90%的成衣由第三世界國家加工輸入，全球有 4000 萬人從事成衣業，年收入佔全球生產總值百分之六。如今，各名牌製造業（球鞋、牛仔褲、時裝）有一半在中國設廠，而其他落後國家則漸漸減產，由原來的 50 國縮小至五、六國。在孟加拉，180 萬製衣業工人中有 100 萬人失業；在印尼，也有 100 萬份工作喪失；在斯里蘭卡，35

萬製衣工人中就已有 30 萬人賦閒，在柬埔寨，20 萬人失業；在中美洲危地馬拉，50 萬製衣工人中，一半失業；在美國，這四年來紡織製衣業共喪失 35 萬份工作。

美元疲弱，令我們熱水爐工廠的美國訂單也大幅度減少。歐元以 1.3 兌換美元，令美國人到歐洲旅遊的數字劇降。日元幾乎以一百兌一美元，美國對日本進口貨敬而遠之。加幣強勁，加拿大人越過美國邊境大量購物，汽車大排長龍，消費者將錢流到美國人口袋中，這是令人隱憂的事。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到底還要打多久？布什本月底訪加，除了談瘋牛症、軟木交易、導彈防禦系統，一定會要求加拿大拿出誠意支持美國之軍事行動，馬丁會否因此而交上霉運？拭目以待吧！(第 427 篇) (2004.11.26)

算　命

相士根據人的面相，即五官形狀、相互位置、臉部肌肉特徵、痣的分佈，以及骨骼、氣色、體態、掌紋等，推算個人一生的凶吉、禍福、貴賤、榮辱、貧富、壽夭。根據這些外在的特徵，便可推知過去未來。《大英百科全書》「算命」條目指出，早在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中國、埃及、巴比倫就有不同形式的算命術。預測未來的算命方法有占星術、命理學以及利用紙牌、茶葉、水晶球、骰子、火、水等物和布鹽之法。分析性格的算命法有筆體學、相術、顱相術和手相術。

伊斯蘭世界盛行的占星術，約在公元前三千年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今之伊拉克），後來才作為希臘文明之一部份傳入印度。筆體學根據個人書寫筆劃輕重、草楷傾向、修飾程度、棱角和曲度來推測性格；顱相術根據人的頭顱之形狀、分析、測定出各人氣質、特性和才能；手相術起源於印度，流行於中國西藏和其他地區以及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古希臘也曾一度盛行。

中國根據《易經》的占卜，比西方的水晶球算命還更早。中國古代預測吉凶的數術可分為六類：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天文即日月星辰之占，後來的星命學源於此；曆譜即根據時曆推算凶吉；五行即按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剋關係推算運數；蓍龜即占蓍卜龜，後來的籤占、卦占、棋占、牌占、錢卜等都源於此；形法包括風水堪輿、相術。漢王

充《論衡・骨相》篇說：「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這就是相術。傳說中的「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彩」，都是古人相術之歸納。依出生的年、月、日、時所配的干支，依五行生剋推算，俗稱「算八字」、「企四柱」，《紅樓夢》第八十六回就詳細記描述八字算命。《漢書》所記載的占卜書已達 190 家、2528 卷；《史記》中的占卜專卷，有《天官書》、《日者列傳》、《龜策列傳等》。《漢書・藝文志》載有《相人》24 卷；《明史・藝文志》有飽栗之《麻衣相法》7 卷。算命，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與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一起繼承流傳至今。

無神論者一定認為算命是迷信。而江湖術士又往往被譏為「馬後砲」，毛澤東在生時，沒有誰敢預測他的壽命到底有多長，他一倒下，就有一批又一批鐵口神算、賽神仙之流幫他算命，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命」紛紛出爐，左一句命中註定，右一句不出所料，難道不能在名人有生之年未蓋棺先定論？例如歌壇上的鄧麗君、羅文、張國榮、梅艷芳，以及近日逝世的三位才華橫溢之大家：黃霑、林冰、蕭笙，有哪一位鐵口活神仙膽敢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先下斷語？或許會改變他們的命運；當然，又是那一句聽到厭的口頭禪：天機不可洩露！「天機」是什麼？有誰知道？

在泰國曼谷，我曾經遇到一位活神仙。那是一九七五年聖誕節前，我一個人在保齡球場等朋友，有位瞎子走過來，用潮陽話問我：「先生，要不要我給你算命？」我猶豫不決。他繼續說：「先聽我說幾句，如果說對了才讓我坐下，倘若說錯了就趕我走好了。」我怕他碰倒桌上的啤酒，拉開椅子請他入座。他叫我把手伸出，原來他是摸骨算命的，「你不是本地人！」那當然，我的揭陽口音，不夾雜泰語腔調，一聽就知道是外來的。第二句：「你三歲以內，父母親之中，有一人會離世。」這就說中要害了！「如果沒有被你剋死，那一定是屬虎、屬龍、屬蛇。」我的母親果真是屬虎，我父親屬豬，在我未滿週歲時病逝。「你現在正在帶孝！」我渾身發熱，手卻開始發抖，自從赤柬於四月十七日攻下金邊，我已沒有母親的音訊，這個「帶孝」可謂晴天霹靂！

我畢恭畢敬地請求老先生為我詳細批命，他說只收卅銖，多一塊錢也不會要。「你將來若要娶妻，也只能娶屬虎、屬龍的女子，屬蛇不宜。」「你命中註定要招惹小人！」「你逢凶化吉，險境中必有貴人扶持，絕處逢生，這是你父母積給你的陰德。」「你要知足，就能安享晚年；切忌與人爭出風

頭，切忌樹大招風。」「你會很長命，但還會再離鄉背井，翻山蹈海，你不會安居泰國。」我問他如何能再找他算命，「有緣必能再相會，無緣則從此各東西。」他走後，我像夢醒般，滿頭大汗，儘管保齡球場冷氣開得很大，再喚杯冰凍啤酒，仍然發覺臉孔滾燙。幾個月後，接到母親已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二日逝世的噩耗，證明活神仙推算我「帶孝」是千真萬確矣。

想不到果真沒有在泰國定居，漂洋過海來到加拿大，也娶了屬龍的妻子。一九八八年底，經不起朋友的推薦，我和老伴又到南岸找一位越南相士算命。他不是瞎子，也不是老人家，但「好的不靈，醜的靈」，他斷言我老伴犯太歲，過不了龍年便將有孝在身。當時我們一家已買好機票，打算像以往那樣，聖誕節回香港過年，聽了相士的可怕預言，心裡不舒服，很想提前起程。就在返回家時，接到長途電話，謂岳母暈倒入院急救，要我們立刻赴港。小女兒的護照過期，我翌日上午去辦理，下午吩咐旅行社把晚上起飛的機票傳真去，護照科立即簽發，前後幾個鐘頭。我由於成衣廠還有很多手尾要處理，讓老伴帶兩女先起程，我隨後再到。岳母一直沒有醒過來，也一直在彌留狀態，等到女兒飛車去伊麗莎白醫院，叫一聲「媽！」她淚珠從眼角滑落，就斷氣了。享年才 61 歲。從那天起，我發誓不再去算命，不再將命運交給相士，不再聽那不吉利的預言。

寫到這裡，才想起工頭昨天將一張越文的「批命」給我翻譯成寮國話讀給他聽，我說他流年不利，有血光之災。然後我告訴他，香港市民正月初一去捐血，是預防「血」光之災的好辦法，他笑說：我已破財上千，應該沒事了吧！誰知昨天晚上十一點多，他在修理一部運送煤氣筒的機器時，被降下的鐵筒將膝蓋以下整條小腿壓傷，無法站立，我們打電話叫救護車，對方問道：有沒有生命危險，如果有的話，才開緊急訊號燈飛駛，如果患者不算太嚴重，救護車半小時方抵步。只見工頭面如菜色，十分痛楚，他還念念不忘我讀的那張「批命」，果真一批見「血」。我叫他以後別再去找人算命，他忍痛開玩笑說：以後就找你幫我算，你看這麼多書，一定懂得相術！(第 428 篇) (2004.12.03)

詭　異

世間奇俗異聞，人云亦云，真假難分，無法一一求證。例如茅山道士趕屍之傳說，除非親自目睹，否則很難置信；泰國、馬來西亞流行降頭，也只道聽途說，未敢胡亂下斷語。泰國盛傳有女飛屍（俗稱死羅莽），其頭晚上飛出來吃屎，天亮之前要趕回去，否則身首異處而死；傳說如果將無頭之軀體翻覆，她飛回來便無法把頭接駁，天一亮就會死。我曾經在街上見到一婦女，她的頸上有一圈白色條紋，舅父告訴我，這女人一定是晚上四出吃屎的飛屍，她的口會很臭。我當然不會相信，但好奇心驅使，很想解開這個謎，如果當時有辦法跟蹤，說不定會找到正確答案。

聽回來的我不相信，但也找不到理由去推翻。在柬埔寨金邊，有位年紀才十幾歲的小妞，她說自己投胎時沒有喝那晚孟婆湯，所以還能記得前世的東西；真是天方夜譚，我也是聽說而非追查個水落石出不可。有一天終於說服鄰居老人家帶我去見這女孩，她說她有兒子、媳婦、孫子，她丈夫過世時的情景她還能描述，我問她今年應該幾歲，她說七十六歲，於是，我拿起筆紙，叫她說出前生的資料，姓氏、生歿日期，丈夫、子女名字，曾經住過什麼地方，到過哪裡，發生過哪件大事，她竟然告訴我，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登基時，她有去看遊行，推算起來，她真的年逾古稀。我從她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很想回去前生，可惜一場大火，把她的家燒毀了。從她的談吐中所用的詞彙、典故，都不像是出自十幾歲姑娘的口中。我當時在想，她犯不著要編故事，又沒有錢賺，又沒有成名的機會。如果是現在，她一定會被靈魂學家高價請去做測謊、做科學實驗。

我不信邪，但由於「時運低」，經常遇到無法解釋的疑團，老人家說，這叫「撞邪」。剛到泰國，住在舅父的塑膠廠，晚上總是聽見女子唱泰文歌，起初以為是收音機在播，後來越聽越毛骨悚然，原來那附近根本就沒有人家，怎會有夜半歌聲傳來。我問舅母，她叫我去燒香，燒紙錢，這辦法果真靈驗，後來就沒有再聽見淒涼的歌聲了。表哥過去開針灸醫務所時的一張病床，留在工廠，我就睡在上面；床很高，上床時腳必須踩兩級台階才能爬上去。剛住進的時候，晚上常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推我下床，摔下來的滋味也夠受的了。有一次，醒來時右腳卡在窗口，平常床離窗子很遠，也不知用什麼方法能移動這沉重的床到窗沿？還有一次，醒來時竟睡在地下，是誰抬我下床，竟沒有摔傷？我告訴舅母，她請了一位老和尚來唸經，燒了大堆紙

錢。然而，過了不久，有一天清晨，我起身到樓下開大門時，發現舅母的老母親被塑膠繩綑住頸子，死在地上。警察來封鎖現場，逐一盤問，法醫最後證實是自殺。聽工友說，以前的工頭在發薪水那天被劫匪開槍刺殺，倒在血泊中，位置正好是舅母的媽媽躺下的地方。我來加拿大後，舅母也死在該廠中。

剛到泰國，一切都感到新奇。在經過皇宮附近一處鞦韆棚，有數以千計的鴿子，不但不怕人，還停在遊人的手臂、肩膀上任由拍攝，並不會飛走。我回來後寫封信給柬埔寨的母親，謂將來有錢買部照相機，一定會將這鏡頭拍下來寄給她看。翌年，赤柬入城，母親看不到相片就慘遭厄運，我一直沒有機會完成這心願。曾和朋友帶了兩部相機去取景，沖洗菲林時，我那一卷膠卷走光，照相店賠了一卷新的；我朋友那卷只有一張拍到鴿子，卻拍不到人物。我不死心，在送老同學去法國時再前往，這一回我以為十拿九穩，卅六張菲林，總會有一張吧！信不信由你，機場送別，依依不捨，臨行想再留影時，才發現手提袋不翼而飛，相機、地址簿、明信片全在袋子裡，幸好錢包還在口袋中。1989 年春，我從香港帶老伴和兩女到泰國舊地重遊，多年耿耿於懷的「鞦韆棚鴿子」，這回總該了結夙願了吧！我拍了不知多少張，回到香港，立即拿去沖曬，也不知是過境時被掃瞄機曝光還是什麼原因，我在泰國拍的相片，除了芭提雅酒店、沙灘、街頭之外，張張都走光，五筒菲林只曬到十幾張。如果是今天，有多功能數碼相機、錄攝機，一定能拍得到！



1985 年夏天，朋友陳君從亞省愛明頓來，帶同來自美國德州的胡君，專程到滿地可探訪我，一個星期的旅程結束，他們打算去多倫多，那天正好是農曆七月初一清晨，我看到相機裡還有不少菲林，便和他們三人合影數張留念。由於太好客，我又勸他們取消巴士之旅，待今天成衣廠收工後，我開車送他們去多市。



下午五點許，我們出發，在進入安省時，陳君怕我疲乏，提議由他駕駛，我和老伴、女兒三人坐後座，這還是我第一次坐後面。約莫不到半小時，為了避開一輛爬頭的大貨車，我們的車子翻了幾翻，掉落高速公路中間凹陷的溝渠裡，四輪朝天。路過的車輛紛紛停下，他們跑來將我們救出，車子掀起，救護車、警車隨後到，我們五人只輕微受傷，兩歲的女兒整整幾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後來，車子被拖去廢車場，我將相機內剩餘的菲林，拍下破爛不堪的汽車遺照；還買不到一年，就報銷了。租計程車 140 元返回滿地可，死裡逃生，恍若隔世。翌日去一小時沖曬，才發現上午三人合影中，我一人的臉部是烏黑一片，看不見五官，但身體、衣服都清晰，其他兩人也正常，如果是膠卷走光，沒有可能只局限於一人面部，而且既不是第一張，也不是最後一張，而是在中間第十幾張。這兩張入鬼門關前拍的相片，我一直珍藏著。後來有老人家告訴我，農曆七月是鬼月，六月卅晚開鬼門，時運低的人，很容易撞邪。而那年我虛歲是卅三，也是凶多吉少矣。後來，每年農曆七月，我總會大病一場，小病幾回，實在無法解釋也。

以前曾住過猶太區，那間屋子很邪，有一天晚上，我們夫婦同時見到一道白光越過臥室，起初以為是外面車燈，細心檢驗，厚厚的窗簾，光線根本

無法射進來。自此我就經常患病、發惡夢，甚至自己在睡夢中雙手擰自己脖子，幸好老伴及時發覺，脖子已淤黑。許老師曾來看過風水，他說屋子陰氣太重，提議將沙發的背墊換上紅色，又在客廳掛一把大紅扇，可以增加陽氣避邪。我在樓梯口放一缸金魚，連續不斷有魚兒暴卒，謂之擋煞。後來，我們只好遷出這可怕的地方。

1977 年是蛇年，我流年不利，總算捱到了除夕。在舅父家吃團年飯，看看手錶，還有幾個鐘頭就是馬年，我必須告辭，相約正月初一大清早來拜年。車子開到街口，為了躲避一輛突然而來的垃圾車，我的車衝向人行道，撞上路邊電燈柱，頭破血流，手腳折損，門牙斷落，我睡在醫院幾天。想不到還差半小時便送走蛇年，依然逃不過命運的安排。今年，我這隻假門牙開始動搖脫落，屈指一算，已經 27 年矣！當年我不信邪，曾到殯儀館瞻仰同事遺容，回來後大病多時。有位經常一塊打麻將的朋友在棺木前信口開河：老蔡，你先走一步，我隨後下來陪你打幾圈！就在回家的路上，颶風正席捲曼谷，這位朋友的車被倒下的大樹壓扁，果真「一語成籤」，下去陪葬。

朋友去美國旅遊，大讚那裡的墓園比滿地可好，結果還沒有啟程回加拿大，便一命嗚呼！我對墓地沒有免疫力，每次陪老師去拜山，回來後總是病一、兩個星期。三年來一直幫老外一家墓碑公司搞中文設計，每次去墓碑廠時，老伴一定要我將佛像項鍊戴上。幫老外設計超過一百個墓碑，他於是提議我代理業務，我這邊剛答應，那邊登廣告，不祥的事接踵而至，從受傷流血到破財遇災，沒有一樣是得心應手。最後把廣告結束，將代理退回，一切又恢復正常。能不信邪乎？(第 429 篇) (2004.12.10)

鄉　愁

其一

刀下逃生惜此頭，天涯老死夢悠悠。問誰劫後無餘悸？憐我貧中有隱憂。

逋客江湖情未減，故鄉風雨恨難休。前塵歷歷驚魂在，詩酒療傷又一秋。

其二

去國餘生渡遠洋，漂浮苟活歷滄桑。卅年薪膽豪情淡，一卷詩書陋室香。

往事雲煙縈舊夢，故人萍水聚新鄉。舉杯遙寄湄江月，賜與清輝亂葬崗。

——《抒懷遙寄柬國舊友二首》

剛接到故鄉舊友賀年卡，又與老同學通電話，勾起萬千愁緒。1975 年，越棉寮淪陷，印支三國變色，赤柬烏衫瘋狂殺戮，越南船民投奔怒海，卅年來，這曠古悲劇不斷在腦海一幕幕浮現。

今天，健忘的人們不再去關注印支慘劇，血腥的追憶被現實生活沖淡，漸漸成了明日黃花。人總要往前看，就像「9.11」，才那麼幾年，不也成了過去？像南亞海嘯，兩個月後已不再成為頭條新聞，大家關心的話題已是伊拉克大選；談論的焦點已轉移到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被暗殺。

以高棉（柬埔寨）悲劇為題材拍成電影的，也就僅僅一部《戰火屠城》。寫小說的寥寥無幾。令人想起納粹集中營大屠殺，猶太人並沒有忘記，他們每年都會「記憶猶新」，何況赤柬欠下三百萬條人命，才三十年又怎能那麼快就忘記這筆血債？如果說是下意識不想追憶，怕痛定思痛，就更加要將赤柬的後台老闆揪出來，最起碼也要討個說法，如果至死不肯承認赤柬殺過人，就應該繼續聲討下去。曾經在網上讀過山東大學孫文廣的文章，他親自到柬埔寨視察，對赤柬有極全面的研究；他將波爾布特與毛澤東作比較，在「消滅私有制」，取消工資、取消貨幣、取消商品、消滅城市、消滅家庭等方面，赤柬頭子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絕對崇拜者；柬埔寨首都金邊城三天之內 200 多萬人口全部趕到農村，這徹底消滅城市之創舉，毛澤東地下有知，一定甘拜下風。

卅年過去了，柬埔寨華人從血地上爬起來，又繼續堅強活下去。金邊端華中學於 1914 年創辦，至今已有 92 年歷史，停辦 22 年後，於 1992 年 9 月復課，目前有學生一萬兩千多人，教師兩百多人，是當今世界上華文學生最多的中文學校。據楊豪《端華學校簡史》記載，溯自清朝同治年間，潮州先賢已於現在校址建成協天大帝廟，並有老師在廟裡教學童讀《三字經》和《千字文》等啟蒙讀本，這便是端華的最早校史，已超過 140 年。1970 年「3.18」政變後，端華中學和全柬所有華校被封，又經歷 1975 年至 1979 年赤柬浩劫，端華學生在血腥屠殺中首當其衝，能逃離虎口、碩果僅存的，已所剩無幾，目前散居全球五大洲廿餘國。端華同學會最先在法國巴黎成立，並編印同學通訊錄，令失散多年的校友恢復聯絡。2000 年，全球端華同學於巴黎聚會，我曾寄去三首詩：

其一

死別生離血淚紅，避秦劫後憶端中。沉淪卅載冤仇滿，成敗一生恩怨空。

萬貫錢財隨夕日，五洲桃李化春風。人間散聚緣來去，雲集花都共訴衷。

其二

三十年前硯席同，餘生漏網散西東。醒驅惡夢愁腸斷，痛定驚魂慘劇終。

永記師恩縈故國，常懷校誼念黌宮。異鄉龍子跨洲際，各顯才華競報功。

其三

端中種籽播全球，華夏詩文遍五洲。學子危時熬戰火，校園劫後寫春秋。

師徒共飲湄河水，生死同分故國憂。聚首天涯人幸健，會吟一曲樂悠悠。

上一屆巴黎 2000 年聚會有大約八百人出席，堪稱盛況空前。據悉，下一屆全球端華同學聚會將選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辦，由滿地可著名柬華僑領、柬埔寨加華銀行董事長方僑生同學全力贊助，我多麼希望屆時能回到母校，回到闊別卅餘載的故鄉，找尋昔日。近日欣聞一群住在多倫多的端華同學成立了「安省柬埔寨金邊端華中學校友聯誼會」，我應邀填了一首《滿庭芳》致賀：

桃李成林，春風化雨，端華母校流芳。漢聲傳播，百載樹人忙。哺育莘莘學子，番邦外、國粹弘揚。猶思念、恩師教誨，心血孕賢良。

淪亡！經洗禮、紅潮赤禍，起落滄桑。嘆災劫餘生，浪跡他鄉。幸有群英聚首，籌組會、硯友增光。同窗誼、真金考驗，祝地久天長！(第 439 篇)(2005.02.18)

家 史

前天先父五十二週年忌日，兒孫聚滿堂，當孩子們問起爺爺、奶奶的生平簡歷，我這個不孝子竟支吾其詞，答不上來。只因父親去世時，我還差兩天才滿週歲，別說印象，就連一張照片也沒有與他拍過，父親的生日也一問三不知，只記得他生於辛亥革命那年，與美國里根總統同齡。

所以，我經常勸朋友，趁年邁的父母還健在，思維尚清晰，記憶未完全消失時，多向老人家問及家史，最好用錄音機或錄影帶將口述全錄下來。即使不寫回憶錄，也可以彌補童年的空白。



由於戰亂、逃難，能保留下來的照片、信件、日記已成了鳳毛麟角，憑破碎的回憶，很難有系統的家史資料，想知道家史，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尋訪前輩。母親在世時，我很少有機會與她閒聊，對外公、外婆、舅父、姨媽等

親戚都很模糊，母親一旦離開人世，能追蹤母系家史的線索也斷了。而父系就更渺茫，連祖父、祖母的名字都沒有，要尋根也的確不容易。如今還健在的親戚，散居世界各地，能拜訪的也不多。今年初，74 歲的四姨媽在美國西雅圖病逝，又一親人走了！

猶憶 1986 年，我到法國時，適逢有機會陪剛動手術切割乳癌的三舅媽去巴黎一家醫院覆診，利用長達四小時的等候，我詳細訪查了外公家史，還做了記錄，才知道外公是越南迪石的大地主，與白崇禧時有通信往來，白先勇和我的大姐同年生，我很驚訝舅媽能說出白崇禧的名字。外公育有六男六女，所以我有很多舅父和姨媽，母親在女兒中排行最大。外公被越盟（越共前身）殺害時只有五十一歲。三舅媽於 1988 年來加拿大探望我，回去不久就去世了。她親口告訴我，三舅父是赤柬進金邊屠城時被活活打死於家中，當時他正在打開夾萬。去年聖誕前，三舅父的小兒因心臟病發，自己打電話喚救護車，到醫院搶救無效，當天病逝，享年不滿五十；這位針灸醫生的表弟曾經帶我遍遊巴黎，拍了不少照片留念，我告訴他今年五月會去看他，想不到就這樣走了。

如今還有幾位前輩尚健在，一位是三姨媽，1924 年生，已經 82 歲，落髮出家為尼數十年，居瑞士洛桑，經常雲遊四海，曾兩次來過加拿大。另一位是六舅父，肖龍，78 歲，居住臺灣，在潮州有規模很大的紡織廠，又投資柬埔寨，長袖善舞。五姨媽居多倫多，細姨居英國。而表兄弟姐妹數不清，散居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泰國、越南、法國、英國、德國、西班牙、瑞士、澳洲、加拿大。尋訪他們很容易，上網電郵十分方便，但對於上一代的史實，他們也未必全都知道。

女兒在銀行為客戶辦理遺產手續，發覺老外的家譜寫得很詳盡，上自曾祖父，下至曾孫，每人的出生年月日都註明。她到大陸拜祭外公、外婆，在墳前留影，並詳細抄錄生歿日期，將母系的舅父、姨媽資料填寫，回來後也開始搞一本 Family Tree，問及我們祖先資料，驚覺我們竟然無法說出父母親的生日，祖父母的名字。我對她能不忘本深感欣慰，並答應盡快將父系資料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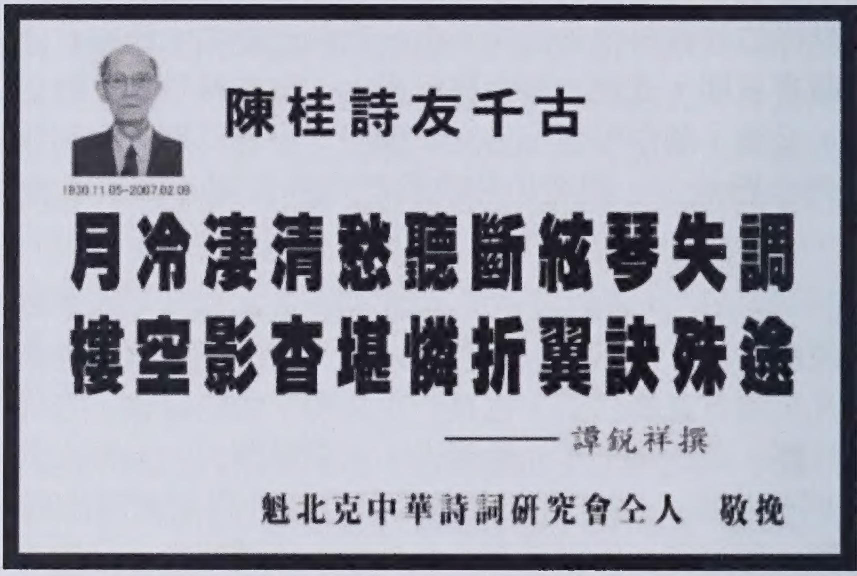
我在搞《人物生歿錄》時，也順便將所有親戚的資料添加進去，以防遺失。父親已撒手寰塵超過半個世紀，認識他的人當然也都八、九十歲，有幾個還活著？母親仙逝已卅一年，隨著親人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人世，訪查前輩

的範圍縮得越來越小，這尋根之旅是十分艱辛的。所以，趁親人還健在，想搞家史、族譜的朋友，刻不容緩。設計一覽表，姓名、字、號，出生年月日，籍貫，出生地，配偶、子女詳盡資料。然後編「個人大事年表」，從出生開始，哪家醫院、產房，幾歲入學，就讀哪間學校，啟蒙老師姓名，家裡發生過什麼大事，住院動過何種手術。由於有寫日記，抵加拿大後歷年大事就容易寫，前後幾次遷居，換過多少次電話號碼，買過幾部車，到過哪裡旅遊，孩子出生、入學、畢業，幾乎每一年都可以搞一張表格。將來年老，記不起往事，就從這些資料中去回味平生。我自己還編「藏書目錄」，書名，在哪裡買，購書日期，備註（有些書已送人，有些書是人家贈送，有些書是生日禮物）。又編「創作年表」，文章標題，發表日期，報刊期數。過去還曾經編「來鴻去雁錄」，將寄出和收到的信件登記，編號，分類，註明日期。

人生苦短，要珍惜活著的每一天，總不能渾渾噩噩、糊里糊塗過日子，曾經走過的崎嶇路程，留下無數之雪泥鴻爪，把這些點滴追憶串聯起來，即使是平平凡凡，沒有轟轟烈烈，也是一生寫照。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錄下精彩的人生片斷，莫讓數十年光陰溜走，只剩餘空白。追尋家史，有時會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也有出人意表的發現。當我到處尋訪前輩，查探真相，我驚覺到一個秘密：母親原來不是外公、外婆所生，只是為了擋煞而收養的「花園牆」養女，也就是說，我和目前散居全世界近百名表親一點血緣也沒有，怪不得端詳母親和幾位阿姨的合照，她和姐妹們的長相不同：深沉的眼睛，高聳的鼻子，卷髮，有點像印度血統，連我也是卷髮，哈哈！(第501 篇) (2006.05.05)

桂 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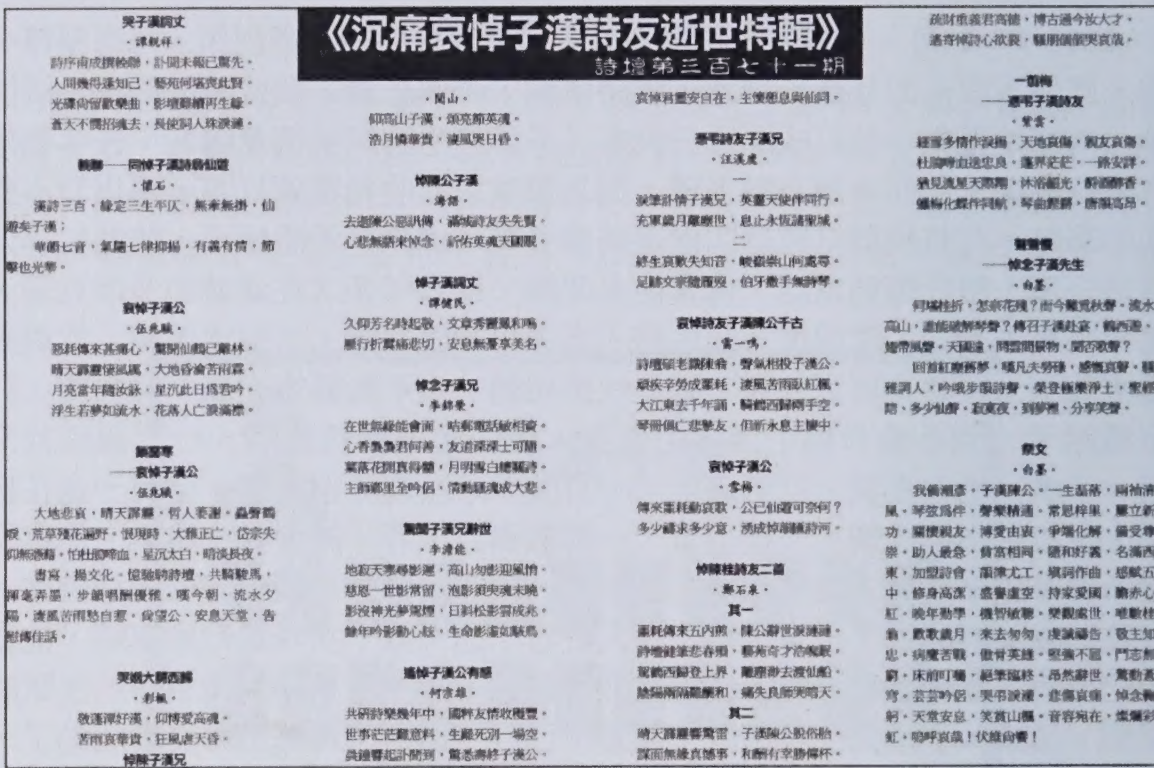
陳桂（子漢）先生於上週五（2 月 9 日）晚上 9 點 23 分與世長辭。他臨終遺言：「謝謝大家關心我，OK，我去睡了。」1987 年情人節，《熹光樓詩鈔》作者郭逸之詩翁作古，廿年後今天，多倫多大風雪，送子漢先生入土為安。猶憶劉賓雁先生逝世，曾寫《雁斷》，陳公仙遊，題目就叫《桂折》。



我認識子漢先生超過廿年，而真正過從甚密還是這近十年的事。1998 年全僑公祭大典，他到中山公園拍下我撰的輓聯，又聽我恭讀祭文，然後到祭台下找我，說他很想學詩，問我有何捷徑能快速入門。我很敬佩他的謙虛好學，就答應將作詩格律和韻譜贈送給他。從那時起，子漢先生將勤補拙，努力鑽研詩課，將格律抄寫在一張小紙上，貼在記事簿裡，時時刻刻不忘「平平仄仄」，而且非常嚴謹，但始終沒有將詩作拿出來。原因是：寫得不好，難登大雅。1999 年底魁華詩會成立後，多次邀請子漢先生加盟，他仍然謙虛地說：等學多幾年，有點頭緒，再與詩友切磋詩藝。我於是提議他先從改詩開始，將一些不講平仄的順口溜給他修改，找出毛病，能發現錯處越多，將來寫詩時就可以避免犯錯。他真的下一番苦工，將一大疊「詩」用紅筆畫圈圈，又註明出韻、失粘。這樣經過一段時間的涉獵，子漢先生終於正式扣詩會大門，以一組七絕作為加盟詩會的見面禮，已是 2001 年 12 月了。一連發表了十幾首，這是詩會的特大喜訊，我當時寫了首「歡迎子漢先生加盟詩會」。

2003 年 1 月，子漢先生遷居多倫多，但從未中斷詩詞創作，每週堅持一首，風雨不改，而且進步神速，賦詩填詞，吟興正濃，我曾將他傳真手稿從第一首開始蒐集，裝釘成厚厚三大本《子漢先生詩詞手稿彙編》。去年他學會電腦寄稿，反而令我有點失望，因為每次只能收到電郵打字，再也看不到他的筆跡。有時候還打電話叫他手寫傳真來，這真是矛盾極了。雖然相隔五百多公里，彼此每週電話、傳真從未間斷，這幾年多次在滿城和多市見面，每次都來去匆匆。家裡很多照片是子漢先生沖洗寄贈，而每逢年節，他最先寄來賀卡，平時有買到好書，總是快郵相贈，還不斷郵寄光碟、錄影帶、甚至電話卡，到多倫多與子漢先生見面，他一定要請我飲茶，一定要送我東西，不拿又怕他生氣，回到滿地可一打開，才發現不但有書，還有一盒花旗參，一枚金狗紀念幣，一枝金筆，一部數碼相機等。詩會幾次雅集，他專程從多倫多趕來赴會，帶來相機、錄影機，拍照、錄影，製成光碟贈送詩會，往往連夜又趕回去，舟車勞頓，令人於心不忍。有一次我送他到車站，他當時已患病，喉嚨沙啞無聲，我心中非常難過，將他百首詩編後相贈，並賦詩唱酬。後來，子漢先生身體越來越差，已經不能再來滿城出席詩會活動了。我先後到多市見過他四次，每次回來都有詩文留證。而他對詩會的關心從未減退，雖然人沒有來，但依然寄支票來，吩咐訂購大蛋糕，祝詩會會慶，祝《滿城賡詠集》出版，而且還缺席分韻抓籌，傳真詩稿。他經常撥電話給詩友，關心大家身體健康，但卻忽略了他自己。

終於，病情日漸嚴重，於今年元旦第二天入院，回家後電話找我，我立即打去，和他聊了近一個鐘頭，我勸他休息，不要再參加社團應酬。向他提出籌劃出版《子漢詩詞集》，希望能在神智仍清醒時看到詩集面世，他表示完全同意。1 月 17 日，收到他的電郵，傳來了《鎖窗寒——病倒與留醫實況》一詞，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之作，我隨即步原玉敬和，誰知他於 18 日凌晨三點病發，胃部嚴重出血，緊急送院，從此一病不起，再也沒有機會回家。1 月 26 日，我冒大風雪驅車到多倫多探望病中的子漢先生，才幾個月沒見面，他被病魔折磨得瘦削憔悴，兩手被針管插到瘀黑，令人看了心酸，我希望他能以求生的意志力戰勝病魔，所以答應詩集一旦出版，會邀請詩友一起開車將書送到多倫多，他很高興緊握我的手，說出感人的話：「盧先生，能認識張清先生和你兩位，今生無憾！能在晚年加盟詩會，是我這一生最大的榮幸！」依依不捨向子漢先生告別，我實在不相信這竟是永別。



《沉痛哀悼子漢詩友逝世特輯》

詩壇第三百七十一期

Page 32 •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le 16 Février 2007

週六（2 月 10 日）凌晨三點許放工回來，上網收到張清姻兄電郵：子漢先生辭世！這如雷轟頂的噩耗，把我所有希望粉碎。我已答應儘快將書付梓，又答應星期六中午到巴士站托司機帶一本清樣到多市，只要國雄兄在晚上六點鐘去取，就可以給子漢先生先睹為快。唉！一切都太遲了。星期六中午與譚銳祥壇主到唐人街晤張嘉先生，商榷詩集出版事宜，並決定《詩壇第 371 期》刊登《悼念子漢先生特輯》，同時於《華僑新報》刊登悼詞廣告，勞煩張清姻兄代詩會購一花圈置放於靈堂，以表哀悼。我立即通知全體詩友，取消原定的《丁亥新春特輯》，一律刊登悼念詩詞。

在回家的路上，手機收到張清姻兄長途電話，告知子漢先生將於星期三出殯，星期二下午於殯儀館瞻仰遺容，囑咐我速遞寄去兩本《子漢先生詩詞集》，一本陪子漢先生合葬，一本放置靈堂供親友閱讀。我知道這是刻不容緩的急事，星期天整日躲在書房，從第一頁到第 180 多頁，對 315 首詩詞再次作最後校對、增添，再加進子漢先生黑白照片、詩詞統計一覽表，並打電話催促詩友務必在今晚之前將悼詩寄來，以便一起加入。詩友陸續傳來輓聯、悼詞、悼詩，遠在湖南長沙的鄭石泉先生也電傳輓詩。週一凌晨五點，

裝釘成四本，除了留一本給詩友閱讀，三本於上午九點前到郵局以特快 Priority Courier 寄出，職員保證星期二早上一定送達文華中心。誰知，週二整日，郵件沒有送到，上網查看，謂已於 9 點 29 分抵多倫多，晚上十點打電話，國雄兄謂書沒有收到。我心情非常惡劣，情緒壞到極點。今早九點冒雪去郵局，大發雷霆，那天負責收郵包的安德烈幫我打電話去多倫多，告知郵件已於昨天上午派出，如今失誤，會展開調查，賠償不超過五十元，並認為這樣的失誤機會幾乎不到百分之一。我的天！這是無法補償的，時光不可能倒流。我暴跳如雷，七孔生煙，對加拿大郵政服務徹底失望！心情一直好差。這難道是天意弄人？星期天晚上一直無法順利打印詩集，一會兒電腦故障，一會兒打印機卡住紙張，而且經常印錯、重覆、顛倒，頁數次序排錯，最後甚至找不到書皮，折騰到天亮五點，還有詩友傳來的詩也不斷出錯，如今又不能按時送達，這分明就是老天在阻撓我，不讓我將詩集放進去陪葬。

唉：一切都已成過去！子漢先生如果在天之靈有知，請到夢中來與我暢談。在他的手稿中，有一首五律贈我，他還譜了曲，可以唱，如果他到我夢中，我會請他用二胡演奏。

安息吧！子漢先生，您收到我的祭文了嗎？這幾天您是怎麼度過的？您還會繼續寫詩嗎？等下次到多倫多，我會到您墳前上一炷香，唸一首詞。(第 542 篇) (2007.02.16)

心　聲

今期本來打算和以往一樣寫應節文章《豬年》，卻臨時改為《心聲》。原因是這樣：凌晨三點提前放工回來，上網查看電郵，因太疲倦而無法開電腦寫稿，就匆匆上床小睡。今早六點半老伴喚醒我，迷迷糊糊中我依稀好像和誰在道別，醒來後頭疼了一陣，才想起剛才夢中和子漢先生聊天。

夢境清晰，地點是在多倫多子漢先生寓所，他正在整理一大堆手稿，我說這些舊稿我家裡全都珍藏，一篇也沒有遺漏，他說有幾個字要修改，因為犯了「下三平」，我於是用筆記錄。他還問我能否多留幾天才回滿地可，因為他有很多東西要和我討論。他一點也不像有病，仍然像平時一樣談笑風生，在門口握手依依道別，他的手非常冷，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請保重！我會再來看您的。



起身後翻閱《子漢詩詞集》，重讀他於 2 月 5 日在醫院寫的自序《我的心聲》，這是他臨終前四天寫的：「本人患病期間，得到海內外諸親友關心慰問，溫馨吾心，謹此致以深深的謝忱。」「我的中文主要靠刻苦自修，逾古稀之年才開始學習寫詩填詞，參加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起步學寫舊詩詞，越寫越產生濃厚的興趣與感情，每週一首詩或一闋詞，把我對國家大事，世界局勢，人生百態，民間疾苦，人生有愛，綺麗風光，一草一木等等的關注，溶入我的詩詞習作中，以此寄托心思，抒發情懷，樂在其中。」「人生畢竟短促，猶如朝露，轉瞬即逝，這是新陳代謝的必然規律。現將我的詩詞結集出版，算是我學詩的一次匯報，並致送親友們參閱、指正、留念。」「衷心感謝譚銳祥、張清、黃伯華、白墨諸位先生為本詩詞集作序，尤其白墨先生於工作忙碌中、打字改版編排及出版事宜，更令我感激不盡。」繼《鎖窗寒》之後，這篇「心聲」，是子漢先生最後之遺作。

《子漢詩詞集》打字稿將於這個星期六交給印刷廠付梓，三月中旬面世。厚約 200 頁，分成幾個部份：序文、目錄、統計表、詩詞集、詩友唱和集暨贈詩、悼念詩文特輯、編後話。採用《滿城賡詠集》同樣的封面，以後詩友陸續有個人專集出版，也統一封面，形成系列。贈詩包括眾詩友在子漢先生患病期間發表的慰問詩詞，悼念詩文包括詩友輓聯、悼詩、悼詞、祭文，張清老師悼文，以及眾親友在殯儀館遺體告別儀式上朗讀的新詩等，還加入《廣州老伯在多倫多》網頁上，主編黃伯華先生追思文章和眾網友悼念詩文。這是一本很有紀念價值的詩文集，是子漢先生的心血結晶。和我在電話中長談時，子漢先生曾經多次剖白心聲：「我這一生沒有做過什麼大事，

也說不上有什麼成就，唯一令我引以為榮的，就是參加詩會，寫下三百多首詩詞留給後人，否則，我只能默默聞離開這塵世。」可見詩會在子漢先生心中的份量。在多倫多寓所，我將約兩百首的《子漢詩詞集》贈給他，他淚水盈眶，很激動地說：「我在社團裡只是個被人家呼來喚去的小人物，只有在詩會的大家庭裡，詩友才會如此尊重我，譚銳祥壇主與我平起平坐，不分尊卑。我在詩會找到了尊嚴。」



「盧先生：你好！元月六日凌晨三點病急入院，經過輸血及吊海水之治療，今天十一日下午出出院，拜讀盧茵《感觸》大作，即刻給你回郵。非常多謝你的關心，感激不盡！《子漢詩詞集》出版的事，我決定做，請給我多些時間作準備。再次多謝！耑此，敬祝縞安！陳桂敬覆 2007.1.11」

查看 1 月 11 日電郵，子漢先生將平時寫的「敬祝編安」誤植「縞安」，縞素是喪服，給居喪者慰問信才可用「縞安」，一語成籤。此其一。子漢先生入院留醫，寫《鎖窗寒》，我隨即步原玉唱和，並在《隨感》一文中稱「下不為例」，果真成了絕響。此其二。無獨有偶，1 月 26 日，陳國雄來郵

報告子漢先生病情，竟用了「先父病情有變化」，人還在世，已被稱「先父」，這是不祥之兆。此其三。曾收到序文，有「將子漢先生遺稿整理，趕在他生前成書」，這又是一大忌。此其四。

無巧不成書，詩壇上期刊出《沉痛哀悼子漢詩友逝世特輯》，期數與我在工廠的員工號碼一樣：371。子漢先生送我一枚金狗紀念幣，我說太貴重，下不為例！他說如果豬年他還活著，還會送我金豬紀念幣，他在狗年辭世，果真是「下不為例」。《詩壇第 370 期》打字稿於篇末寫道：「各位詩友：下期（詩壇第 371 期）將刊登《迎接丁亥年新春特輯》，敬請將春節賀歲詩詞寄來，其他題材押後刊出。謝謝！」子漢先生逝世，我於 2 月 10 日凌晨四點上網通知詩會全體詩友：「下期詩壇之《丁亥新春特輯》取消，將全版刊登悼念子漢先生詩詞。」並傳真給沒有電腦的詩友，很快就收到詩作。這是詩會首次在賀年時節刊登悼念特輯，相信子漢先生在天之靈有知，應該深感安慰。

收到陳府泣謝信：「衷心感謝各華人團體、文化組織、校友會暨諸親友，在嚴寒天氣下，親臨殯儀館弔祭、舉行追悼儀式及參加送行，撰悼文、輓聯、悼詩對先嚴無限的哀思。」「能成為父親的兒子而感到驕傲，先父應該再沒有遺憾的安息吧！」這是陳公眾子的心聲，也是詩友們的心聲。(第 543 篇) (2007.02.23)

悼　別

星期一接到金碧華老師電話留言，告知畫家姚奎詩友於北京病逝的噩耗。上網瀏覽，才證實是 7 月 5 日下午四時左右辭世。立刻通知全體詩友，並設法打聽北京方面的聯絡電話。這幾天心情特別差，一閉上眼睛，腦海中就浮現出畫家的笑容，耳際又迴響他溫柔的聲音。昨天整理去年數百聖誕卡，有一張「君子之風」的荷花是子漢最後一張賀年卡，另一張是姚奎畫的自製卡，還有一疊沒有署名，吩咐我代轉贈詩會其他詩友。卡上還有一小段文字，告知已經搬家，並留下新址和電話。

我手捧姚奎畫卡，愣了許久，淚水禁不住湧下來。我和畫家結識時間不長，但彼此感情很好，常有電話寒暄。他寄了詩作在《詩壇》發表，我們交談的內容幾乎都是古詩創作和韻律。所以，我曾在本欄寫過一篇《詩畫》贈

別他遷居溫哥華。文中回憶 2001 年除夕與伍兆職、海語三人到姚奎家吃團年飯、飲五糧液的難忘往事。姚奎以畫冊和學生作品選集《楓采》相贈，當時歸來仍有些醉意，便寫下「歲暮雪中偕詩友拜訪畫家姚奎」：「渴盼瞻韓訪大師，嚴冬歲暮顧廬遲。雪花飛舞書樓暖，畫冊琳瑯彩筆奇。糧液香醇添雅意，珍饈淡泊見神怡。尤欣滿室芝蘭茂，楓采紅彤譽遠馳。」



2002 年 4 月 6 日晚上，《華僑新報》邀請本市書畫界、文化界、報界朋友在明園設宴為姚奎送行，筵開十餘席，詩會譚鋭祥壇主、伍兆職詩翁、子漢詞丈、懷石兄、雪梅兄、海語兄和我一同出席。回來後夜不能寐，填了一首「喜遷鶯——送別姚奎畫家喬遷雲城」：「送君遷去。嘆難折柳枝，灞橋何處？畫友情深，吟朋韻苦，辭別贈詩留賦。多少離愁傾訴，幾許心聲暢敘。恨夜短，剪燭誰促膝？驪歌方譜。　相逢猶仰慕！清雅不凡，落墨芳香聚。硯水藏龍，毫鉤入木，神筆雪花飛舞。看透世間成敗，繪盡人生風雨。謹祝願，錦繡雲城裏，再栽新樹。」在詩壇發表前先傳真給畫家。

4 月 24 日，又填了一首「畫堂春——惜別畫壇大師姚奎先生」：「有緣萍水聚楓鄉，與君款曲衷腸。畫樓情暖墨生香，風雪同觴。　怎奈又聞送別，贈詩句短心長。且憑杯酒祝安康，彩筆飛揚。」姚奎來電話，相約於星期六（4 月 27 日）大家見面。當天我去接伍老，然後到聖羅倫大道 1113 號姚奎畫室，他的家已開始搬遷，他將一幅《老城風雪圖》贈我，臨走前又取了相機，將畫拍下來，他說因為沒有留底，只此一幅。我們三人先去唐人街東坡樓飲茶，巧遇子漢先生，大家喜相逢。然後姚奎提議到舍下參觀我的藏書，原來他已事先帶齊畫具，就在書房為我畫了一幅素描，又畫伍老半身肖

像，我們在客廳、書架前留影多幀。送姚奎回去後，我心中依依不捨，晚上又通了電話，自己獨飲幾杯，寫下「姚奎大師臨別贈畫」：「臨別匆匆恨見遲，與君再聚惜分離。老城風雪軒中掛，斗室書緣筆下馳。速寫毫端留歲月，聯吟韻裏鑄心詞。西東遠隔五千里，睹畫猶如共伴隨。」



姚奎遷居溫哥華後，首次給我電話，告知已經安定。我欣喜若狂，隨即填了一首「臨江仙——喜接姚奎畫家雲城長途電話」：「握別睽違才半月，惦懷彷若三秋。東西遙隔惹離愁。與君萍水遇，詩畫喜同儔。一線接通千里外，噓寒問暖難休。聲聲保重樂心頭。有緣能聚首，結伴共吟遊。」



我每隔數週就郵寄《華僑新報》到溫哥華，2002 年 7 月 29 日，姚奎寄來《麗璧軒三百讀後》賀本欄三百篇；8 月，他寄來三首《鄉思》，痛失故鄉山西垣曲古城被小浪底水庫淹沒，並以 1986 年回鄉所畫的「垣曲古城」複製相贈；9 月 10 日來函寫道：「感謝你給我寄來的華僑新報，使我不間斷的知曉和回顧滿城的人情世故，但是也使你增加了不少負擔，甚覺不安。我想這也是我們不斷聯繫的一個紐帶，我收存了你和詩友們的篇篇新作。我特別喜愛你歷年的祭祖詩文，情深詞美，過去就有收集，這次更是完整。」



他又寄來《賀詩壇三百》、《喜捧“滿城賡詠集”》等詩作。詩會出版《滿城賡詠集 312 期合訂本》時，我打電話問他的出生年、月、日，他剛從國內開畫展回來，告知是 1936 年 6 月 30 日（農曆丙子年五月十二日），並謂這是他首次將生日公開。詩集封底有詩友歡送他的合照，十分珍貴。2004 年 6 月 16 日，姚奎來信，告知七月份到台灣舉行畫展，並贈我兩幅字，一

幅是大陸詩、書、畫、印全才畫家林鍇的墨寶，另一幅是劉雲泉書法，他說自己珍藏了廿多年。2005 年 2 月 6 日晚，與譚公、紫雲一起到劇院參觀華韻藝術團「故鄉戀」春節文藝晚會，中場休息時，才喜見姚奎就坐在我們後排，原來他來主持兒子婚禮；2 月 9 日適逢乙酉年正月初一中午，到富麗華酒家與姚奎相見，將第 683 期到第 728 期的《華僑新報》贈送，這也是我與畫家最後一次晤面。

後來，姚奎很少聯絡，我曾托溫哥華李錦榮兄打聽下落，原來他遷了新居，又經常到國內開畫展。今年四月底在「德育座談會」上，何宗雄校長告知姚奎得了末期肺癌的消息，令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殘酷的事實，高大的他既不抽煙，又不見得瘦弱，講話溫文有禮，他的笑聲時刻在耳際浮沉。(第 563 篇) (2007.07.13)

秋　記

今年中秋夜，沒有月光。雖然是星期日，難得一家團聚，卻無緣賞月。這是抵加拿大後第 29 個中秋，回首前塵，聯翩浮想，感慨萬千。我在柬埔寨度過 18 個中秋節，在越南度過 3 個，在泰國度過 6 個，換句話說，在加拿大定居的日子，比柬、越、泰三國加起來還要長。今後不能再把加國當成異國，把楓鄉當作他鄉了。由於戰亂，我在柬、越寫的日記全丟失，而在泰國寫的七本也人為銷毀，在加拿大寫的近卅本，成了珍貴的回憶錄。翻查每年中秋節怎樣度過，就像觀看紀錄片一樣。

1979 年 10 月 5 日中秋夜，我進入泰國素輦難民營，為移居第三國家跨越第一步。1980 年 9 月 23 日中秋，我陪泰國來的親戚遊加拿大多倫多，在尼亞加拉大瀑布給香港未婚妻寫下第 203 封信。1981 年 9 月 12 日中秋，我和幾位好友在朋友嫂子家吃飯，然後十幾人去聯華戲院看反映文革的影片《皇天后土》，回家後寫第 608 封信寄去香港。1982 年 10 月 1 日中秋，適值十一國慶，遷居亞省愛民頓半年，與表弟在家吃月餅、賞月。1983 年 9 月 21 日中秋，大女兒還欠十天才彌月，在愛民頓度過她出生後第一個中秋佳節。1984 年 9 月 10 日中秋，剛買第一部新車，朋友從滿地可來電話，勸我搬回原居地。1985 年 9 月 29 日中秋，搬回滿地可五個月，因農曆七月初一發生車禍，車毀人無恙，令佳節籠罩陰影。1986 年 9 月 18 日中秋，開成衣廠已

半年，適值「九一八」紀念日，寄新詩到多倫多《快報》發表。1987 年 9 月 7 日中秋，小女半歲大，妻舅從香港來加旅遊，陪伴到魁北克一行。1988 年 9 月 25 日中秋，與老伴遠赴亞省愛民頓，出席愛城越棉寮華人敬老社成立大典。1989 年 9 月 14 日中秋，適逢離柬抵泰國 15 週年，入加籍 6 週年，準備將成衣廠轉讓友人。1990 年 10 月 3 日中秋，結束老闆生涯，轉入勞工市場。1991 年 9 月 22 日中秋，進熱水桶工廠已七個多月，開始為各報投稿寄新詩。

1992 年 9 月 11 日壬申中秋，到魁北克稅務局見稅務官，對數年前成衣廠生意報稅表作最後一次審計。1993 年 9 月 30 日癸酉中秋，適逢二姐從法國來，與大姐一起到我家，姐弟三人拜祭父母，只欠胞兄在越南未到齊，是最難忘的中秋節。1994 年 9 月 20 日甲戌中秋，由於上夜班，無法回家賞月，工頭的妻子患肝癌動手術，隨後不治，《泣歌新詩集》出版。1995 年 9 月 9 日乙亥中秋，遷進新屋才幾天，適逢星期六不用上班，晚上到大姐家賞月；今年閏八月兩中秋，毛澤東病逝 19 週年，電台報導張愛玲在美國寓所逝世多天後才被發現；譚銳祥詩翁首次在報端步韻與「無墨樓主人」唱和。1996 年 9 月 27 日丙子中秋，收到香港《九十年代》主編方蘇傳真，對拙作《沁園春——毛澤東逝世廿週年》中，稱「聖賢」一詞有異議。《華僑新報》刊出《麗璧軒隨筆》第二篇：「嫦娥」，中秋前夕月蝕，填《人月圓》。1997 年 9 月 16 日丁丑中秋，子漢先生來電話誠邀赴東坡樓飲茶。在電腦前寫下第 53 篇隨筆《懷舊》，在工廠寫兩首詩追悼萍心逝世十週年暨岳楓逝世五週年，專欄《白墨在此》開筆。1998 年 10 月 5 日戊寅中秋，將《無墨集》寄出，放工時氣溫只有六度，風很大，沒有月光，構思第 108 篇隨筆《專欄》。1999 年 9 月 24 日己卯中秋，台灣剛發生「9.21」大地震，我因病告假在家，女兒去買報紙回來，刊出第 158 篇隨筆《秋緒》，和懷石兄通電話，醞釀成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之事。

2000 年 9 月 12 日庚辰中秋，廿世紀最後一個中秋，寫下第 209 篇隨筆《秋思》，為《詩壇第 39 期》組稿打字，次韻懷石兄、雪梅兄七律各一首。2001 年 10 月 1 日辛巳中秋，又逢國慶，度過抵加拿大廿一年來第一個沒有月餅的中秋節，寫下第 264 篇隨筆《感慨》。2002 年 9 月 21 日壬午中秋，雖然星期六，烏雲無月，伍兆職詩翁來電話，我慨嘆詩友沒有舉辦中秋雅集。新報刊登第 314 篇隨筆《秋穫》。2003 年 9 月 11 日癸未中秋，遷進拉娃新屋兩個月，適值「9.11」兩週年，寫第 365 篇隨筆《秋聚》，籌備 9

月 13 日無墨樓中秋雅集，欣悉子漢先生屆時將專程從多倫多趕來出席。2004 年 9 月 28 日甲申中秋，為《詩壇第 248 期》組稿，編成「甲申中秋專輯」，並寫第 416 篇隨筆《學歷》，颶風橫掃海地，奪去最少兩千多條人命，在工廠填《一翦梅》哀悼。2005 年 9 月 18 日乙酉中秋，星期日，在家賞月，曾習之老師從美國加州來電話聊了許久，新報刊登第 468 篇隨筆《聯大》和《詩壇第 297 期》。2006 年 10 月 6 日丙戌中秋，小女就讀的道森學院「9.13」槍擊案發生不久，我家附近 19 號公路又有「9.30」立交橋坍塌，釀成五死悲劇，在這陰影下過節，寫下第 523 篇隨筆《橫禍》。2007 年 9 月 25 日丁亥中秋，適值工傷在家，行動不便，躺在床上一邊賞月一邊打電腦，翻詞譜填了兩首《西江月》和一首《人月圓》，又步紐約蔡麗華同學「中秋感賦」，為第 574 篇隨筆《惜才》催生。今年戊子中秋，因想到年底將回越南與闊別卅五年的胞兄見面，心情格外興奮，填了《水調歌頭》。但不知明年己丑中秋，我將在何方？朋友們，你每年的中秋又如何度過呢？(第 622 篇)(2008.09.19)

往　昔

農曆八月廿六日那天，是國良胞兄 65 歲生辰；凌晨六點鐘放工回來，匆匆上樓休息，未十點醒來，撥長途電話去越南西貢（現改名胡志明市）。大哥哽咽了，他說知道我今年聖誕節假期會去越南，比中頭獎彩票還要高興，我在電話中聽得出他顫抖的聲音，兄弟倆闊別快卅五年，太久遠了！

大哥比我大十歲，是精明能幹的成功商家，柬埔寨一場浩劫，令他失去了一切，包括母親、兒子和所有家產。蒼天有憐憫之心，大哥輾轉逃難到越南，幸好有大姐照顧，緊急醫治病危瀕臨死亡邊緣的侄兒，又在鄉下買塊耕地安置他一家。屋漏偏逢連夜雨，無情洪水將田園淹沒，大哥再逃亡堤岸，憑他的智慧和毅力，很快又東山再起。如今開飯店，生意滔滔，比我這工字不出頭的要強。

或許離開家太久的緣故，我印象中的柬埔寨已日漸淡忘；往事依稀，卻一天比一天模糊，能記得起的，也不是很多；反而在越南、泰國那幾年，印象最深刻。媽媽說，我是在柬埔寨金邊楊文典產房出生的，我的童年是怎麼樣度過，也想不起來了，好像四歲那年，家裡一場大火，將雜貨店焚燬，記憶中我還和媽媽在警察局過一個晚上，聽媽媽說，我一直在罵，罵累了就

睡，睡醒又哭又罵，我說長大了會去當兵，拿槍殺死抓我和媽媽的壞人。其實當時是為了安全理由，怕鄰居趁火打劫，所以將我們「保護」，第二天一早就放了出來。那天慶祝大姐金婚時，令我回憶起姐夫五十年前到我們家時，我還是未懂事的五歲小孩，自幼喪父，所以我一直當比我大廿歲的姐夫像自己父親。

還記得大姐在鄉下教書，她教的每一班我都上，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小學是怎麼讀過來的，連畢業證書也弄丟了，就考進廣肇惠中學，我七歲才讀書，由於跳班，竟成了班上年紀最小的學生。後來大姐隨姐夫回去越南，大哥自己闖天下，我和媽媽、二姐相依為命，我從中學起一直是免費生，廣校畢業後考進端華專修班，文革紅潮衝擊海外，「又紅又專」的學生時代，除了毛澤東語錄、詩詞、四卷，就是魯迅、郭沫若、魏巍等人的著作也都熟讀，物極必反，所以至今對「誰是最可愛的人」等毛骨悚然。

1970 年 3 月 18 日柬埔寨發生軍事政變，西哈努克逃亡北京，「進步愛國」學生紛紛跑進「解放區」拿槍，為柬埔寨「革命事業」流血犧牲。時局逐漸惡化，龍奈政權到處逮捕「左派學生」，媽媽知道我遲早會進森林拿槍，叫大哥想辦法把我弄去越南。當時我被「母親的眼淚可以埋沒兒子的前途」這句話洗腦，死也不肯走，軍警經常來家搜捕，媽媽連哭帶哀求，我畫了一幅水彩觀音菩薩，上了開往越南西貢的 404 出租汽車，果然一路平安。姐夫是位紡織廠的高級漂染技師，房子自己畫圖興蓋，生活條件很好；大姐花了一筆鉅款為我搞外僑居留手續，還供我進「世界英文書院」唸書，母親和二姐也來過幾次，我在越南終於定居下來。每天為「遠東日報」投稿，除了上英語，晚上還補習日語和越語，又自編「四角號碼中越大辭典」，手稿堆積超過一公尺，日子過得十分寫意。由於身體虛弱多病，每次不舒服，姐夫特地從廠房趕回家送我去求醫，也不知打了多少針，吃了多少藥。後來，為了修養病體，我到頭頓風景區為「普陀山觀音菩薩寺」創建一尊 18 米高的觀音菩薩任會計一職，負責計算建築工人薪金，簽收建築材料，兼抄寫佛經、繪畫佛像。這是畢生難忘的一段回憶。台灣白聖法師曾到此，由我當翻譯負責接待，當他知道我的筆名中有「白」字時，搖頭嘆息曰：天意！天意！因為，他的輩份太高，我因「白」字而與白聖、白岡、白雲等平起平坐，奈何！也許因為這樣，我一直沒有皈依，當然更沒有剃度出家。此次返越南，我一定要去頭頓，看看這尊白色的觀音菩薩。1973 年底，二姐與張清老師的胞弟在柬埔寨結婚，我於是離開越南，搭飛機返回金邊，媽媽和大哥

去波成東機場接機。1974 年 9 月，我在機場與媽媽、黃野仁（志軍）同學告別，飛往西北馬德望市，住在張清老師家；9 月 14 日，越過烏祖鎮東泰邊境進入亞蘭鎮，當晚十二點抵達曼谷，定居暹羅，投靠未曾見過面的舅父。誰會料到這次告別，竟與媽媽和野仁同學永別。

1975 年 4 月 17 日，柬共進入金邊，數以百萬人被驅趕出城，媽媽因瀉肚子，無法獲得一粒止瀉藥，不幸於 1975 年農曆 9 月 18 日逝世，小侄兒映豐也夭折。媽媽辭世的噩耗，我這兒子竟延至 1976 年初才獲悉。今年是先母罹難 33 週年，讀周得高新書《我與中共和柬共》，對 33 年前那場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人類大浩劫，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尊重歷史，就應該實事求是，就應該承認柬共屠城暴行，而不是矢口否認，或隻字不提，或以「明日黃花」來輕描淡寫。同學中不少人中毒太深，至今仍沉迷於昔日「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歲月中，對柬埔寨的痛苦歷史，避而不談，真令人心寒齒冷。

柬埔寨、越南、泰國、加拿大，我的大半生都在這裡度過，我的柬語、越語、寮語、泰語至今每天都還在使用，我的風雨生涯，大起大落，所幸一如白聖法師所祝福：逢凶化吉，善哉！善哉！(第 624 篇) (2008.10.03)

瑰　寶

星期六一早，亞省愛民頓曾習之老師來電話，告知一個不幸的消息：愛城京劇研習社創辦人王羽侯先生在開會期間突然因腦溢血暈倒，緊急送院搶救無效，遽然辭世，享年 65 歲。噩耗傳來，如雷轟頂，令人無法接受。王羽侯先生遺下夫人和二子，家人發放的訃聞有一副對聯：「孝父母愛家庭光明磊落關懷手足重親情；研科技精文學天才橫溢發揚國粹赤子心。」橫批是：「高山景行」。

我有幸與王羽侯先生有「一面之緣」，但他以「王大仙」的筆名寫的文章，我每一篇都在愛城《光華報》網頁上細讀，有些還打印出來。讀他的「人生萬里長」，充滿人生哲理，眼光獨到；他在「草根民主論壇」發表的那篇「一把火燒去了人間正氣」，是悼念柏楊先生的，讀後感觸很深。

2007 年元旦，我與老伴去愛民頓，回來後寫了第 536 篇隨筆：《西行》（「華僑新報」第 828 期 2007.01.05），內中曾提及：「1 月 2 日中午，曾老師邀請愛城報界、文化界、藝術界人士在龍廷酒家聚會，我沾光有幸與各

位名流相見，八四高齡的《愛華報》社長盧幹之宗長以《幸福》散文集相贈；八五高齡的黃國棟詩翁創辦中華電腦學會，以紀念特刊相贈；文壇健筆王羽侯（筆名王大仙），他籌辦由梅蘭芳的兒子梅葆玖率領的京劇匯演，三、四月份在愛城開兩場；還拜會了書法家梅廣壽老先生，《光華報》主編遲文榮女史，還有名攝影師林傑先生，僑領傅鑑濤老先生等。」當時還拍了幾張照片留念。從那時起，我每星期四都瀏覽《光華報》網頁，拜讀王大仙的文章，從未間斷過。



今年七月，王羽侯先生榮獲愛城傑出移民獎，加拿大國際電台 RCI 駐愛城記者朝歌曾做了專訪，諸君可以點擊 http://www.rcinet.ca/rci/ch/dossiers/83920.shtml 在 RCI 網頁上收聽大約九分鐘的報導，能聽到王羽侯先生的聲音，對他畢生致力於推廣京劇傳統文化，會有更多的了解。

王羽侯先生祖籍山西省河津縣（古龍門縣），早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臺灣大學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化學系。他雖然攻研化學，但因受其父親之家學薰陶，自幼喜愛京劇藝術，1999 年起，以「王大仙」之筆名，在愛城《光華報》撰寫雜文。2002 年 2 月，註冊成立「愛城京劇研習社」，出任社長，為推廣京劇藝術，他以「龍門散人」之筆名撰寫大量關於戲曲知識性

文章，先後結集出版《京戲淺談》、《戲劇人生集》兩本書，對保留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瑰寶——京劇，不遺餘力。

就像他在訪談中說的，在海外想保留和推廣京劇，「要什麼沒有什麼」，從服裝、道具，到京劇專業人材培訓，一切從頭開始。他任社長六年期間，創辦中英文網站，將唱詞、故事、京劇常識翻譯成英文，這項艱難的工作，大部份由王羽侯先生獨力支撐；他更以中英文在網站發表「了解京劇」，並主辦 2002 年「戲曲之夜」及 2004 年「京劇之夜」，將演出收入捐助善款予愛城華人耆英療養院和北亞省希望基金會。由梅葆玖率領的梅蘭芳京劇團一行十五人，2007 年首次到訪愛城，4 月 18 日於愛城亞省大學劇院公演，包括五位國家一級演員，著名琴師、鼓師及國樂隊現場伴奏，加配中英字幕，全場滿座，而絕大多數觀眾是不會說普通話的老外。經過多年辛勞，將京劇藝術傳統文化介紹給加拿大主流社會的努力終於見效，王羽侯先生和他創辦的愛城京劇研習社起了橋樑作用。



京劇研習社成立後，王羽侯先生為了加強推廣京劇藝術，特別強調了五項工作：文場伴奏、武場伴奏、唱段練習、唱段學習、京劇知識。從他醉心京劇這國粹，令我想起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諸君，為捍衛、保護、繼承古典詩詞寶貴遺產，十年來所做出的努力，頗有感同身受之慨嘆。王先生在加西亞省愛城，我們在加東魁省滿城，一東一西，所做的是同一項神聖的工作：傳承薪火；所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後繼乏人。雖然詩會不斷有新血加入，但年輕一代畢竟少之又少，而有些則因為不願堅持平水韻部，寧可用現代漢語，寫不講平仄的順口溜，也頗無奈。有些則我行我素，我吟我韻，過不了面子一關，寧可一錯再錯，也不肯向格律低頭，勇氣可嘉也！要推廣這少數人的小圈子文學，就要有王羽侯先生的耐力、毅力、精力；還要有他的那股魅力、魄力、潛力，要經得起考驗，嚴格堅守格律，不怕得罪人，不惜大刀闊斧砍伐不符合要求的歪詩、怪詞，才對得起前輩千百年來不肯讓步的金科玉律。王羽侯先生為推廣京劇所做出的貢獻，給我們詩會同人樹立了榜樣。

安息吧！王羽侯先生，您不朽的英名，與京劇永在！您畢生嘔心瀝血的藝術事業，與您永在！

為了寫這篇隨筆，我昨晚帶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到工廠，對京劇有了一點皮毛的粗淺涉獵，也只是些生、旦、淨、丑行當之形象。草擬了一副輓聯，雖然已遲，但聊表心意：

築臺傳戲，弘揚京劇，梨園掛帥留佳話；

化羽歸山，推廣藝文，天國封侯號大仙。(第 672 篇) (2009.09.25)

敬 悼

星期二中午，到唐人街楓華書市，驚聞著名攝影家、金石家陳渥詩友逝世的噩耗，幾乎不敢相信這個事實。回家後立即致電海語兄，了解詳情，並通知詩壇好友；今晨放工回來，陸續收到詩友們的輓聯、悼念詩詞，我隨即在電腦上步了海語兄原韻，和了一首小詩加進《詩壇第 554 期》中。



與陳渥先生結識，應該在我與他見面之前。早在 1987 年，當時我還經營成衣廠生意，曾經到唐人街中華畫廊訂了一套印章，一共有三個：「無墨樓藏書」、「鑄心齋」、「白墨」，多年來一直使用，但卻不知道是出自哪位名家的刀法。直到 1997 年 3 月 16 日，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成立，於名都閣（即後來的富麗華）酒家設宴，許多心儀很久、神交多年的文友首次會晤，包括譚銳祥詩翁；以及蘇大姐，她用潮州話與我交談，格外親切，並坦言十年前就已經認識我，原來，那三個印章就是她的夫婿陳渥先生的作品。自此之後，我與陳先生交往時，也與其他朋友一樣稱呼他「老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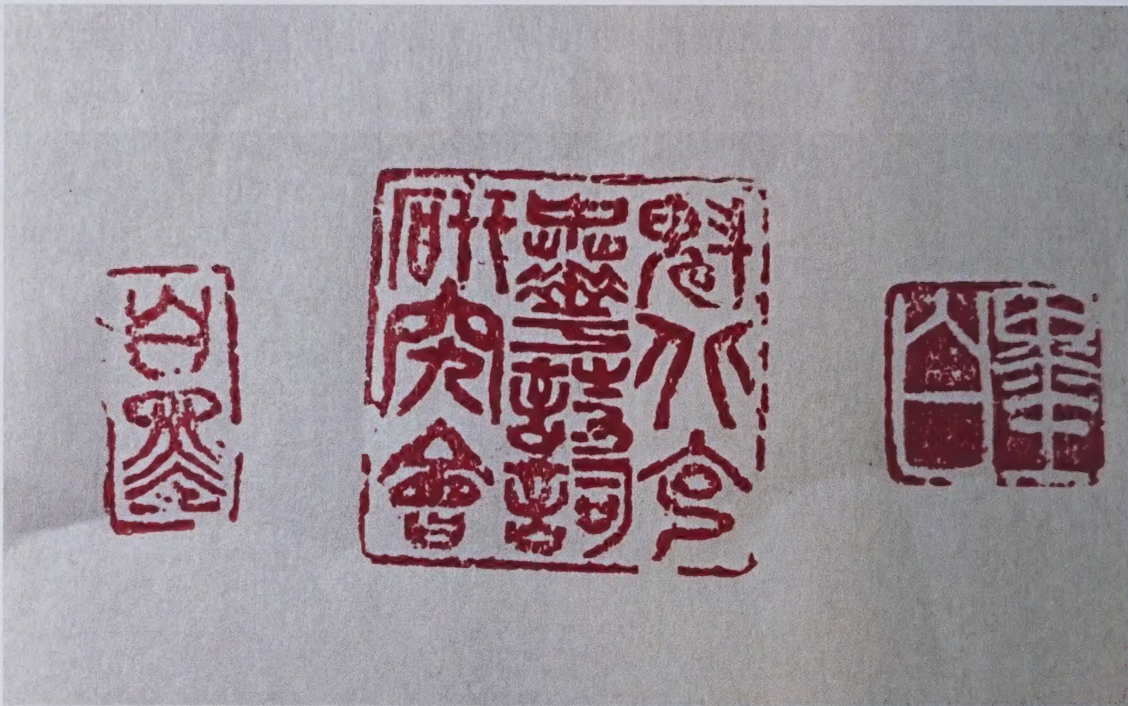
老陳是位非常樂觀、和藹可親的長者，談笑風生，說話氣貫丹田，中氣十足，令聽者很容易被他的誠意吸引。我每次與他交談，總能感受到他那股凜然正氣，他的倔強坦蕩、剛正不阿，他的不畏強權，敢講真話，都令我由衷欽佩，肅然起敬。在大是大非面前敢於表態，決不退縮；對腐敗的官場敢於直言，而不會被表面的東西蒙騙，這是知識份子的傲骨，這是摧折不倒的

良知，也是我一直以來最敬重老陳的地方。如果世上能有多幾個這樣正直的人，中國就有希望，下一代就有希望！



家裡珍藏了一些老陳的墨寶，都是即席揮毫之作，非常珍貴。有一幅《牡丹圖》，十幾年來一直懸掛臥室，視為稀品，不輕易示人。還有幾幅字，是即興打油詩，其中一幅：「久未捉刀治印，近見文壇怪事層出，特治印“閑庭信步”金石一方，贈白墨兄，慰之並詩一首：閑人無賴興是非，庭院食茶詩花飛。信有真理舞百墨，步上彩雲響驚雷。」除了「閑庭信步」之外，老陳還贈我閒印一方「白雲之下墨耕忙」，並即席揮毫留字：「治印一方贈白墨方家正腕，並詩一首：刀舞頑石化一方，白雲之下墨耕忙。談古論今激情在，揮毫潑彩詩千行。」老陳又刻「麗璧軒」贈我，雖然他走了，閒印和墨香還在。

詩會成立後，老陳和蘇大姐成了詩壇的生力軍，他倆的組合天衣無縫，過去曾經以「川潮」之筆名發表大量詩作；「川」者老陳家鄉在四川，「潮」者蘇大姐是潮州人也。每次詩會雅集、春宴、譚公壽宴，他倆都會出席，帶來名酒，並拍下難忘的照片留念，成了永久之追憶。詩會決定出版詩集，老陳慷慨答允，刻一印章饋贈，《滿城賡詠集》出版，封底「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就是老陳的遺作。



老陳和蘇大姐曾經在加拿大著名風景區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輪上留影，瀑布水珠敲打，他們將照片題名為「風雨同舟」，形容得十分恰當；適逢老陳和蘇大姐結婚 40 週年（紅寶石婚），我於 2003 年 1 月 14 日填了一首《齊天樂》——題「風雨同舟四十年」儷影賀陳渥、蘇朝賢伉儷紅寶石婚慶：

並肩攜手人生路。滄桑歷經無數。風雨同舟，天涯共枕，駭浪波濤閒渡。朝朝暮暮。縱荊棘征途，撥雲驅霧。冷暖相依，萬千驚險跨前步。

鴛鴦再遊瀑布。水珠狂撲面，如灑甘露。比翼常隨，琴瑟永伴，心曲唯君堪訴。神仙羨慕。嘆儷影尤珍，此情長駐。寫入詩章，一聲聲愛喻。

該詞刊登於《詩壇第 160 期》中，同祝賀的有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子漢先生和海語兄。

我們還未遷居拉娃時，住在聖米歇區，與老陳的舊居相隔不遠，彼此過從甚密，經常和幾位朋友到他家聚餐、飲酒、閒聊。我還記得冬天戶外正下大雪，我們在老陳家裡吃麻辣火鍋，大汗淋漓，十分痛快，又喝得酩酊大醉，也不知如何竟能開車平安回到家，如今回想起來，依然清晰，一切都像昨日剛發生似的。我工傷在家療養，老陳和蘇大姐親自來寒舍探望，還帶了紅參給我補養身體，令我畢生難忘。我們家兩個女兒都以「蘇姑媽」稱呼蘇

大姐，她們曾經到過老陳的餐館一起吃晚飯，印象十分深刻。老陳高大的身影，洪亮的笑聲，親切的關懷，永遠留在我們每個人的腦海中。

紙短話長，寫不盡對老陳的思念。謹呈一闋輓詞敬悼，願老陳在天之靈安息！永生極樂淨土。



石州慢

——敬悼陳渥詩友

壽域才登，天國又遊，酬唱時節。蘭亭雅集千年，赴會匆匆辭別。東坡請宴，太白子美來邀，詩仙詞聖同觴月。騷客滿吟壇，盡精英文傑。

哀咽！殞星遺亮，鴻爪留痕，印章傳閱。即席揮毫，潑灑盈腔心血。緬懷陳渥，墨寶永掛廳中，音容宛在空悲切。愁緒伴魂飛，哭陰陽分訣。(第719 篇) (2010.08.20)

悼師

星期二（7 月 19 日）凌晨 3 點半回到家，飯桌上見到老伴留的字條：「廖老師電話告知，郭燕芝老師在香港時間 7 月 18 日病逝。」令我震驚，愣了許久，腦海裡浮現郭老師的慈容，耳際邊迴響郭老師的笑聲；從文件夾中取出郭老師多年來的信件，整個人呆了下來。痛定思痛，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快通知全球各地所有端華同學，並將這訊息貼在「端中第 11 屆專修班同學通訊網」。



就在我寄出訊息的同時，也收到法國姚洪亮學長寄來的訃聞；這麼巧，兩封信往返時間只差 1 分鐘。姚學長感慨的說：「我倆的電郵在空中相遇，心有靈犀哀痛中。」而我一想到郭老師這近 20 年來的信件交往、電話長談、詩詞唱和、墨寶饋贈、港島重逢；一想到從此師生人天永隔，陰陽兩別，不禁悲從中來。我內心深深愧疚，因為今年農曆 4 月 18 日，我竟忘記郭老師 92 歲生日，而破例第一次沒有打電話去香港祝壽，也沒有寄生日賀卡。曾任歐老師問起，我才驚覺，已經過了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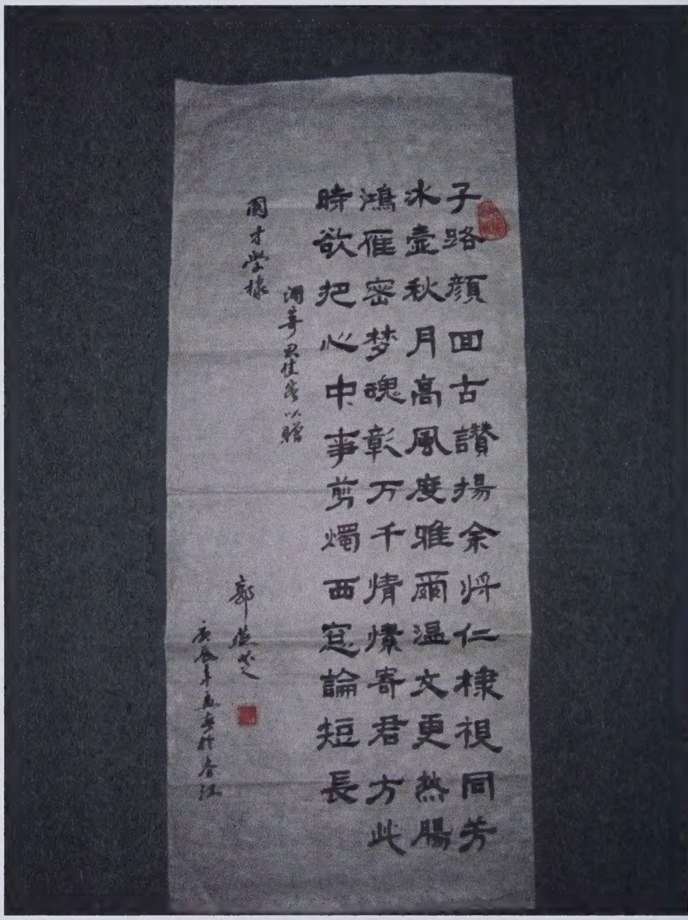
整理郭老師來信，秀麗的字跡，一筆一劃，每封信都是精美藝術品。我逐封閱讀，一共 36 封；直到老人家病危，不能起床，仍在床上握筆，給我寫最後一封信。字裡行間，看到郭老師對學生的深切關愛：「連日來我亦因

健康不佳，精神尚差，提筆忘字，我還有些事和你商榷、研究，只因夜深神倦，暫且停筆。還是留待電話中聊更佳。」「我近來的精神顯得很累，執筆有如負重，所以用電話代表寫信，費用雖然多一點，畢竟是人老了，不如此，亦沒有辦法。但我希望你別與我一樣，你年富力強，寫些書信決不會影響身體。反之，我亦可以“見信如見人，讀信如聞聲”，一解思念之苦。」讀到此，才發覺其實我很少回信，也很少致電去香港，一直都是郭老師寄信和來電話。



郭老曾經有一封三張紙的長信，寫得密密麻麻，是關於規勸我注意健康的苦口良言。在最後還加了一小段話：「原信因塗改太多，有礙觀瞻，故用影印，希諒。」他在長信中，重抄了 1996 年 5 月 15 日贈我的一首《思佳客》，並用隸書寫於宣紙上寄來贈我：「子路顏回古讚揚，余將仁棣視同芳。冰壺秋月高風度，雅爾溫文更熱腸。鴻雁密，夢影彰，萬千情愫寄君方。此時欲把心中事，剪燭西窗論短長。」又為我的詩集《無墨樓吟草》題字：「詩詞文學，足以創造美好的人生；足以增進社會的道德。」曾習之（任歐）老師的新著出版，郭老師用隸書題《紅楓片片情》書名；1994 年底他曾經為陳國暲老師的《百蝶戀花集》作序；1996 年 2 月 29 日又為我的詩集寫「白墨與詩詞」序文。可惜該詩集遲遲未能出版，直到去年底赴台北出

席第 30 屆世界詩人大會前夕才付梓問世；送到郭老師手中，已經是 14 年後的事了。



郭老師和我一樣，是潮州揭陽人，1920 年生，虛齡 92 歲。他一直都以潮州話和我通電話，並介紹另一位汕頭著名詞家陳國暲老師給我認識，雖然至今我仍未能一圓瞻韓之夢，但經常與定居加州洛杉磯的陳老師通話。2008 年 12 月 23 日黃昏，我剛下飛機，立即與老伴到太古城洞庭閣拜會郭老師（見《無墨樓・麗璧軒》博客「探親之旅其三」），將《子漢詩詞集》和《譚鋭祥詩集》兩本書親自送呈，當時郭老師雖然坐輪椅，但精神很好，很健談，有說有笑，還指著牆壁上懸掛的陳國暲老師、端華學生們所贈送的字畫，逐一介紹。2010 年 12 月 12 日晚上，我與老伴夜訪太古城洞庭閣，郭老師已躺在床上，行動不便，由兒子郭華才和哥哥扶郭老師起來，抱到椅上。郭師母說，郭老師因中風後就癱瘓，但精神尚好，記憶清晰，依稀談起一些往事，又問起居住法國巴黎 101 歲的薛世祺老師、居住加拿大愛民頓 81 歲的曾任

歐老師和居住多倫多 78 歲的張清老師。我將新出版的《白墨詩詞集》呈上，內中有郭老師的序文，還有幾首他與我步韻唱和的詩詞，我選了他贈的詩詞朗讀給他聽；他很激動的緊緊拉住我的手，搖頭說道：「我現在已經寫不出這樣的的詩詞了。」兩度拜謁，師生拍下照片，成了永遠的紀念。（見《無墨樓・麗璧軒》博客「詩詞之旅其十五」）《滿城賡詠集》中，有郭老師的彩色照片，如今，他與子漢、姚奎、陳渥等詩翁相繼作古，「書比人長壽」，人去書留，讓後人瞻仰。「詩壇 600 期」時，半版彩色賀詞中，還有「香港郭燕芝」之名字，如今已成追憶。柬埔寨金邊「端華」碩果僅存的老師，又走了一位。郭老師為「端華」校歌作曲，歌聲永留人間。他老人家是繼張德潛老師、楊璧陶老師之後，第三位最令我心痛的恩師仙逝。昨晚在工廠起草了一闋悼詞，作為學生對郭老師的深深懷念，聊作本文結尾：



鎖窗寒

——敬悼郭燕芝老師仙逝香港

港島星沉，香江鶴去，漫天風雨。驚聞噩耗，淚灑悼詞淒楚。太古城、兩度扣扉，洞庭閣裡傾心語。更校歌迴響，音容宛在，倍添愁緒。

思縷。柔情譜。讚墨寶吉光，序文片羽。師恩未報，愧疚牽纏肝腑。憶「端華」、桃李故園，而今學子威寰宇。送壽星、含笑仙逝、極樂登淨土。(第 767 篇) (2011.07.22)

雜　憶

日前接到好友長途電話，提及泰國往事，勾起我的思緒。他回憶在曼谷的日子，並談到朋友各散西東，難再相聚，一聲長嘆，令我也有一股失落感。多愁善感的折磨，就是多情多累，往往顧此失彼，最後就成了卸不下的包袱，「剪不斷，理還亂」。很羨慕那些做事乾淨俐落的人，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合不來就拉倒！我自問做不到，也不夠「絕」，所以總有千絲萬縷在牽扯著。

在泰國近七年，我見到了不同階層各式各樣的人，從最下層的草根到最上層的上流社會王族和巨賈；從虔誠的佛教徒到刑場殺人犯；有被誣陷入獄最後討回清白的美容院老板；還有上吊自殺的舅媽之母親；更有麻將檯上自摸吃糊哈哈大笑而死的富商。在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曼谷，我墮入五花八門的塵世中，白天在商場打滾，晚上在酒樓應酬顧客，看透人性的醜陋。多少斯文敗類，一到了風月場所就原形畢露，醜態百出；平時溫文有禮，一喝上幾杯，粗口罵娘，儼然是另一個人。

有一位乳罩生產商，生意做得很大，銷路遠至歐美，每次赴宴總提了公事包，打開來看，裏面不是文件，而是不同款式、尺碼的胸圍。每見漂亮女侍者，就問她們穿幾號內衣，然後將大大小小的產品相贈，樂此不疲。他逢人便問：你老婆的胸有多大？你妹妹呢？我們也不甘示弱：你女兒呢？因為他還是單身王老五，到處留情，拈花惹草，腰纏萬貫，就是沒有成家。他就憑這內衣生意，連著名女影星都搭上了。我來加拿大之後，聽說他被一軍官槍殺在酒店中，懷疑因與其夫人有染。

達猜是牛仔褲老闆的親戚，也很有錢。五十幾歲就被醫生判斷得了癌症，而且斷言只有不到半年命。他萬念俱灰，變賣家產，結束五金店生意，將財產分給五名兒女，剩下的也捐給佛寺；誰知老天爺憐憫，閻王不肯收他，五年過去了，他不但沒有死，還紅光滿面，身壯如牛。我舅父和他有交情，叫他投資塑膠廠，達猜長嘆：我現在沒有錢，只剩下一條命，早知如此，我不該那麼快分家產；如今反過來要伸手向子女拿錢，這和死有什麼分別。也許老天爺聽到了，沒多久他真的死了。

我在曼谷有位朋友，由於志趣相投，又愛舞文弄墨，所以很談得來。我這朋友雖然談不上出生入死，但也算是患難之交了；他和我幾乎兩人同穿一

條褲子，我袋中有一百塊錢，他五十我五十；他沒錢花，借了我的手錶去典當，眼看快到期，我拿錢給他去贖，結果贖單也不見，手錶也沒有，錢當然又花光了。記得 1976 年 4 月 30 日越南西貢「解放」，我們在天台飲啤酒慶祝，我連夜寫「別了，戰爭！」，翌日刊登於《中華日報》上；後來，我們一起寫小說投稿，我的「淚的呼聲」連載幾個月，稿費有泰銖近千元，兩人平分；他也寫了不少，但經常被退回來，情緒很低落。我有位多年女筆友，終於見面，很秀氣，但比我大六歲，與好友同齡，於是我將她介紹，兩人很快就情投意合，最後終於「拉埋天窗」，成了夫妻。這位嫂夫人家裏有錢，是專營蛇皮、鱷魚皮生意，本來娶了有錢女，應該平步青雲，如魚得水，偏偏我這位文人朋友清高，揚言不會用老婆娘家的錢。有一天我到他家，嫂子說他整夜沒回家，在其豬朋狗友那裏聚賭，竟情不自禁的邊說邊哭，正當我欲安慰夫人時，好友剛好進門，一見這情景，就大發雷霆：「你給我滾出去！我一早就知道你沒存好心介紹女人給我！」後來，嫂夫人臨盆在即，丈夫不在，她打電話到公司給我，我飛車到處去找，終於在賭場尋獲，見他鬍子幾天沒刮，我將他猛拉出來：「你老婆現在快生了，你還在這裏賭？」誰知他破口大罵：「孩子又不是你的，你幹嗎那麼緊張？」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拳揮過去，見他跌在地上，於心不忍又上前拉他上來，好言相勸，終於一起去醫院；女兒出生了，樣子十足像父親餅印。三十多年過去，他的女兒在澳洲讀完工商管理碩士返回泰國，幫助父母打理規模很大的皮革廠。

由於我發誓不會做我老闆的「入贅」女婿，老闆的女兒「恨」我入骨，她總愛在雞蛋裏面挑骨頭，借機設「陷阱」給我踩。有一次適逢美國公司來談牛仔褲定單，晚上由我負責接待他們幾位，除了吃喝，當然少不了和過往一樣去泡浴場，有裸女為客人泡沫浴和裸體按摩。老闆女兒突然出現在風月場所，「逮」住了我：想不到你假公濟私，跑來找裸女鴛鴦戲水？我笑說：沒有那一回事，我只負責帶美國客人來，我自己在酒吧喝酒，不信妳可以去問櫃檯。她心軟了，「那麼就陪我喝，不醉不歸！」我說要安全送美國客人返回酒店，下一次再喝。她哭了：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為什麼從來不肯正正式式和我吃一餐飯？我今生如果不嫁，是你的罪！說完開了跑車，橫衝直撞走了。

回想這數十年的經歷，我得出一條結論，就像相士曾經說的：你最信得過的人，將是你的敵人，傷害你，離你而去！能幫你度過一次又一次難關的，是你不喜歡的人。記住：越是令你討厭的人，越能幫你！我當然不信，

所以一次又一次碰釘子，一次又一次被傷害，也一次又一次歷史重演。(第 802 篇) (2012.03.23)

懷 念

患心臟病一年餘的林超泉老師，由於手術出血過多，於 6 月 12 日病逝紐西蘭，享年 81 歲。噩耗傳來，散居全球的高棉金邊端華學生紛紛給李群老師發出慰問信，並撰寫悼念文章、詩詞、輓聯。

最先收到法國姚洪亮學長的《鎖窗寒》悼詞，我帶到工廠，當晚次韻填了一首；並用四支韻撰寫祭文，字數與全僑公祭大典祭文一樣，每句四字，合計 48 句，24 個字押韻，講究平仄，用過的字不能重覆。除了為公祭大典撰寫 15 篇祭文，其他的只寫過四篇：2002 年 6 月悼林達威醫生、2002 年 11 月悼永興隆李俊棠、2007 年 2 月悼子漢(陳桂)、2012 年 6 月悼林超泉老師。終於趕在放工前完成。

將姚洪亮兄和我的《鎖窗寒》貼在博客上，隨即收到法國江麗珍同學和美國蔡麗華同學寄來步韻的《鎖窗寒》，又接到愛民頓曾任歐老師寄來悼念文章，老伴打字後，我將四首悼詞和祭文、悼念文章一起寄去紐西蘭，由翁開順同學轉交李群老師。感謝老師、同學的指正，祭文三易其稿，將錯處、別字一一刪改，包括「企（泣）血、愛鋁（侶）、教晦（誨）」，以及「庸醫、授勳」等。

林超泉老師追悼會於 6 月 23 日舉行，住在紐西蘭的翁開順同學在「端華網」上寫道：「今天早上約九點鐘左右，我趕到位於奧克蘭北岸墓園中的殯儀館，準備參加林老師的追悼會。林老師家人和工作人員已經都在那裡忙碌著許多準備工作，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多個花圈佈滿了簡單、樸實的靈堂，我們端中第十一屆的花圈亦在其中。此次我代表我們同學購買花圈敬送林超泉老師，花圈上寫了“林超泉老師千古”下款是“曾任歐、廖如真率端中第十一屆全體同學同敬輓”。許多親友過後陸續抵達，大家坐滿了整個殯儀館，追悼會按時在 10 點 30 分舉行。端中校友，曾經在磅針培華任教的蔡永成主持了追悼會。我被安排在追悼會開始時念讀國才同學所撰寫的祭文，接著安排了家屬講話和親友講話等等。我也被安排在親友講話的部分唸讀三位同學（盧國才、江麗珍、蔡麗華）和一位學長（姚洪亮）的悼詞。另外也唸

讀了香港許昭華學長和加拿大危亦健老師的輓聯。追悼會在 11 點 30 分肅穆的氣氛中結束。安息吧！林老師。」拜互聯網所賜，資訊發達，我們雖然萬里相隔，沒有機會遠赴紐西蘭北島奧克蘭，也能通過開順同學的即時報導中，間接參與林超泉老師追悼會。

當天追悼會結束後，便接到李群老師寄給全球端華師生的感謝信，一字一淚，寫得非常感人：

「感謝大家為他做的一切....(李群)

親愛的老師同學和朋友們：

林超泉老師確是長眠了。在進入手術室之前一刻鐘，他已經開始恬睡。睡前他對我說：「等手術後，我們就可以去旅遊了。」就這樣，帶著憧憬他走進了夢鄉，直至離世，他依然在恬睡中。

今天早上，我們為林老師舉行了追悼會，一切由這裡的同學們幫助操持。在會上，同學們發表了好些感人的講話外，還宣讀了大家寄來的唁電、輓聯、詩詞、慰問信。禮堂裡滿放大家送來的鮮花，場面莊嚴肅穆而溫馨。

感謝大家為他做的一切。對此，我們家屬將銘記終生。

請接受我們深深的鞠躬。

李群 泣草 2012.06.23 晚」

接到多倫多張清老師的悼念文章，他和曾任歐老師都曾經到過紐西蘭探望林超泉老師，而曾任歐老師於 1965 年到端華接替林超泉老師的空缺（林老師赴桔井中山學校出任教務主任），兩人一別 35 載，直到 2000 年才在法國巴黎重逢，頗具戲劇性。我與寫《紅色漩渦》的作家余良通電話，更了解林老師的為人，他平時待人和藹可親，彬彬有禮；在大是大非面前，正直不阿，一身傲骨，不向強權低頭，充滿正義感和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與楊璧陶老師一樣，是一位值得大家敬重的儒者。

詩人臧克家在紀念魯迅時寫的一首詩《有的人》開頭寫道：「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常言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是流芳百世的岳飛，還是遺臭萬年的秦檜，史家董狐直筆是不講情面的。所以，生與死，在佛家看來，只是換了個臭皮囊，沒有什麼了不起；但

對史家來說，就要看立言、立功、立德。活著做的好事，後人會讚譽；活著幹的壞事，後人會唾罵。有的人行屍走肉，未蓋棺已先定論；有的人走了百千年，他的事蹟一代一代傳頌，歷久不衰！

懷念林超泉老師，就像懷念張德潛老師、楊璧陶老師一樣，感觸很多。我到巴黎時，有端友會同學直言，要是他們下筆，就不會像我那樣寫《做人》，而會婉轉、圓滑，我接受他們的批評，也嚐試修改文中尖銳的語氣，但每當想起往事，想起赤柬統治下喪生的數百萬無辜生靈，我不能改！(第 816 篇) (2012.06.29)

悼　兄

月落星沉，風呼海嘯，鬼神悲泣。湄江淚雨，哭浸椰林成澤。痛切膚、噩耗斷腸，怎堪手足陰陽隔？問上蒼何絕，弟生兄死，雁群離翼。

安息！登天國。願一路扶搖，鶴飛仙宅。長居淨土，永別凡塵終極。想當年、昆仲碰杯，難忘往事成追憶。盼魂歸、夢裡相逢，促膝同朝夕。

——《鎖窗寒》‧痛悼國良胞兄病逝越南西貢家中

本欄第 792 篇隨筆《贅述》中曾經提到國良大哥得了肺癌，醫生斷言「如果沒有奇蹟出現的話，快則半年，遲則一年。」當驚悉胞兄只剩下幾個月的命，我們都非常悲痛，不間斷地匯錢去越南給他醫治；每個星期幾次長途電話，密切關注病情發展。半年一恍過去，從遠赴鄉野遍訪「神醫」到尋獲專醫奇難絕症的「神尼」，從服食中草藥到吃齋唸佛；一番折騰後似乎有起色，前週六到大姐家吃飯，適逢大哥來電話，我還與他談了一會，他說：「我已經開始吃飯，我一定要活下去！」

上週四（農曆六月十五日），一早起來，繼續埋頭在《雷基磐詩集》校訂工作中。還未十點，電話鈴響，是吳瑞琪姐夫的聲音：「你大哥剛剛走了！」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聲呼叫：「您說什麼？請您再說一遍！」噩耗傳來，如雷轟頂，我無法控制自己激動的情緒，拿電話的手在顫抖，我知道，奇蹟果然沒有出現，國良胞兄終究還是走了，離八月廿六日農曆生辰還有兩個多月，虛齡未滿七十。據麗虹姪女描述，他是安詳閉目辭世，嘴角還露出微笑，絲毫沒有痛苦的樣子。



就這樣，我永遠失去了胞兄。希望與大姐、二姐、大哥四人合拍照片的夢想成空，以後再也聽不到大哥的聲音，看不到他龍飛鳳舞的筆跡。我的《探親之旅——越南行》成了永恆的追憶，我是家中唯一到越南團聚的成員，兄弟倆拍的珍貴照片和錄影片段，成了稀世無價寶，大哥在錄影中的談話成了絕響。今後的日子我會非常痛苦的活下去，每次翻看照片，會令我浮想聯翩，思潮起伏。

我比大哥小十歲，由於先父在我未滿週歲就病逝，家中唯一的男子就是哥哥。所以，我從小就喜歡和哥哥在一起，並把他當成偶像，用潮州話喚他「大兄」。他的書讀得不多，但字寫得好，而且十分醒目，很快就在商場混，「少年得志」，才二十出頭，已經是小老闆。由於長袖善舞，很快就賺到第一桶金，生意做得很大。在兵臨城下的金邊，所有陸路交通中斷，他的航空運輸業更是一枝獨秀。不幸的是，1975 年 4 月 17 日，赤柬入城，金邊淪陷，大哥和其他兩百萬居民被趕出城，六個月後，母親和侄兒相繼辭世，大哥設法逃到越南，投奔住在西貢的大姐。後來二姐也輾轉逃到曼谷，不久就去了法國。當時我在泰國，兄弟姐妹四人分隔三地。1980 年我到加拿大，翌年甥女和甥兒也隨後抵步，1989 年大姐一家順利移居滿地可，大哥一直滯留越南。我辦理擔保手續，希望大哥能來加拿大一遊，但始終未能如願。2009 年元旦前，我從香港飛西貢，闊別 35 年後，兄弟相聚，共處一週。回

加後一直希望能促成偕同大姐和二姐到越南、手足四人團聚之美事，可惜遊說不成功。

猶憶學生時代，由於受到左傾思潮衝擊，時刻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劃清階級界線，我與大哥的關係變得很差，整天要找他的麻煩，罵他是「剝削勞工階層」的資本家，是「死不悔改」的「反動派」，因為大哥反對我凡事就用「毛語錄」去教訓他，他曾經生氣的說：你肚子餓了，去找毛澤東要飯吃！沒錢花了，去找毛澤東拿鈔票！沒錢交學費，去叫毛澤東送你到北京升學！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是多麼幼稚。我畫柬埔寨地圖掛在牆上，紙上談兵，哪裡是柬埔寨的延安，哪裡是柬埔寨的井崗山、瑞金、遵義，被哥哥看見了，痛罵我一頓：「除非你是高棉人，否則，等柬共一來，你這華人大笨蛋第一個就先被殺掉，信不信由你！」後來事實證明，大哥所說的果真一點不假！

到越南見大哥時，發現他才六十幾歲，已經老態龍鐘，沒有脾氣。他談笑風生，溫文和靄，兄弟倆昔日的隔膜沒有了。最記得他說的話：「一聽到你們將來越南，我天天翻日曆，天天數日子，還有一個星期，還有三天，還有兩天，明天！我明天就可以見到弟弟了，店舖都不想開門。如今又在數日子，還有四天、還有三天，我們又要分別了，下一次再相見不知哪年哪月？你們還沒來時，恨不得時鐘跑得快點；你們即將離去，我恨不得時間永遠停留下來！」聽後心如刀割，十分難受。

回加拿大後，我沖洗了數百張照片放在一本相簿寄去越南，大哥每天手捧相簿，逢人就出示，並驕傲的告訴鄰人：這是我的親弟弟，這是我的弟婦，他們專程來越南探望我。回想那短暫相處的日子，除了到頭頓觀音菩薩寺燒香拜佛，我們哪裡也不去，每天由早到晚都和大哥見面，巴不得能多留下來。機場辭別，大哥老淚縱橫，我強忍淚水不敢回頭望，老伴叫我向大哥招手告別，我一回頭，只見大哥等人又揮手又怕我看不到，將身子跳了上來，我實在無法控制自己，淚水奪眶而出。

安息吧！國良胞兄，您一路走好！我們永遠懷念您！您的叮囑和笑聲，永遠迴盪在我們心中！(第 822 篇) (2012.08.10)

鍾　公

一代宗師，騷壇祭酒攜雲去。回眸南渡稱詩盟，公已難留住。亮節高風長慕。論詩壇、開耕韻圃。廣交吟侶，組會催生，精英歡聚。

愴念天人，扶持後學猶慈父。當年有幸得追隨，身世成今古。長揖英靈如晤。記叮嚀、柔情短句。瑤章頒寄，寸草三暉，淚飛成雨。

燭影搖紅——敬悼鍾鼎文師公病逝台北

上週五收到世界藝術文化學院楊允達院長電郵，告知世界詩人大會發起人鍾鼎文博士因心臟衰竭，於 8 月 12 日台北榮民總醫院逝世，享嵩壽一百歲；隨即又收到詩人非馬來函。鍾公之家屬將訂於 8 月 31 日上午 11 時 30 分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懷親廳舉行公祭。我迅速將訃聞通知詩友、文友。

我是許之遠老師推薦才有幸與鍾師公相識的。未見面已先後通了幾次長途電話致意、問候、拜年，他很慈祥的與我長談，問寒噓暖，當聽到我問他是否肖虎時，他笑說：你為什麼知道我肖虎？我說：因為我母親也是 1914 年生，她是肖虎的。他很高興的笑了：現在沒有多少人會知道生肖啦！



鍾師公生於安徽省舒城縣，就讀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後轉北京大學；1933 年至 1936 年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社會學科畢業。返國後歷任南京中央軍校教官、上海《天下日報》總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文書處長、國民大會代表等職。到台灣後歷任《自立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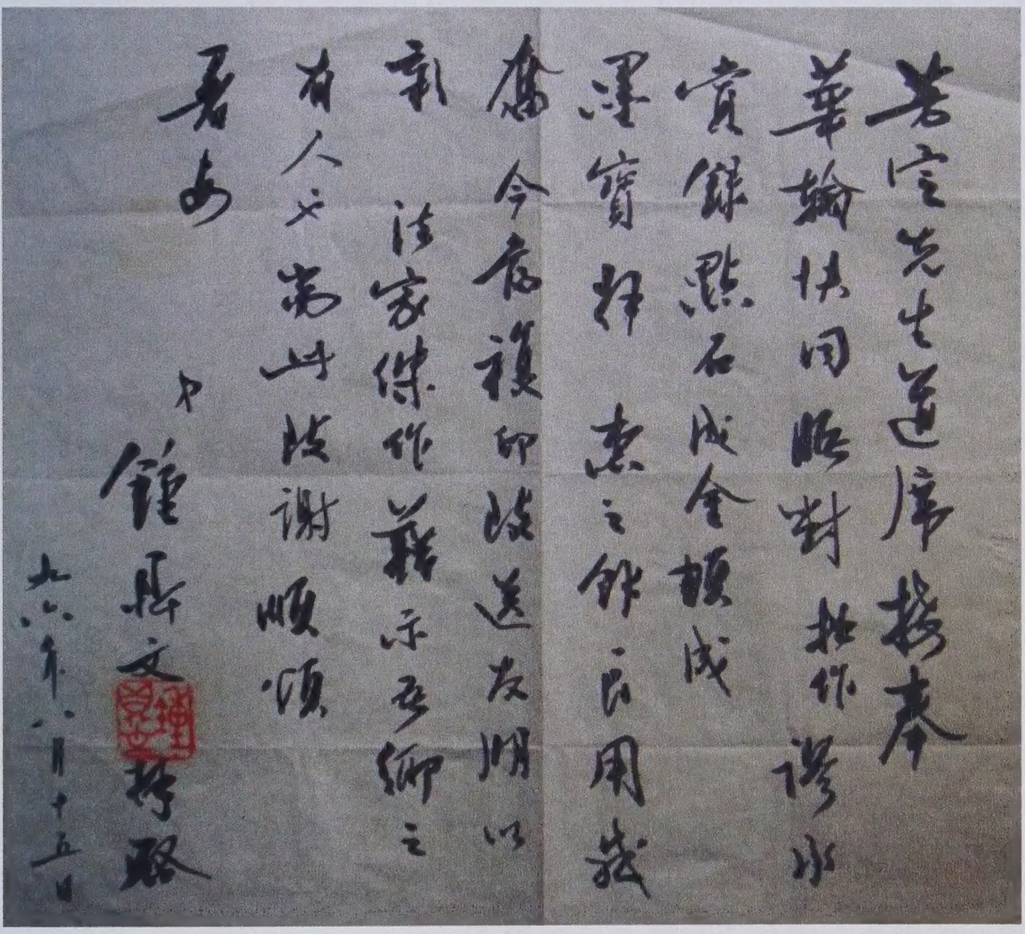
《聯合報》主筆，為《聯合報》「黑白集」專欄作者群之一。1951 年，鍾師公邀紀弦與葛賢寧共同創辦《新詩週刊》。1954 年，與余光中、覃子豪等詩人成立「藍星詩社」；他與覃子豪以及紀弦並稱為台灣現代詩「三老」（覃子豪於 1963 年逝世，享年 51 歲；紀弦仍在美國，比鍾師公大一歲）。



1967 年，鍾師公聯合詩界籌組中華民國新詩學會。1969 年，與菲律賓詩人余松博士 Amado M. Yuzon(1906-1979)、印度詩人 Krishna Srinivas(1913-2007)、美國詩人 Lou Lutour(1900-1984)等創辦國際桂冠詩人聯盟，並創辦世界藝術文化學院；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 The World Congress of Poets（WCP），到今年已先後舉辦 32 屆。鍾師公任世界詩人大會榮譽會長，並曾任世界藝術文化學院主席。其詩作曾在英、美、菲、德、巴等國獲得多種獎項，是台灣詩歌運動推動者。曾用筆名「番草」，有詩集《三年》、《橋》、《飢餓者及其他》、《行吟者》、《山河詩抄》、《白色的花束》、《雨季》等，以及詩論《現代詩往何處去》，另有英文、法文詩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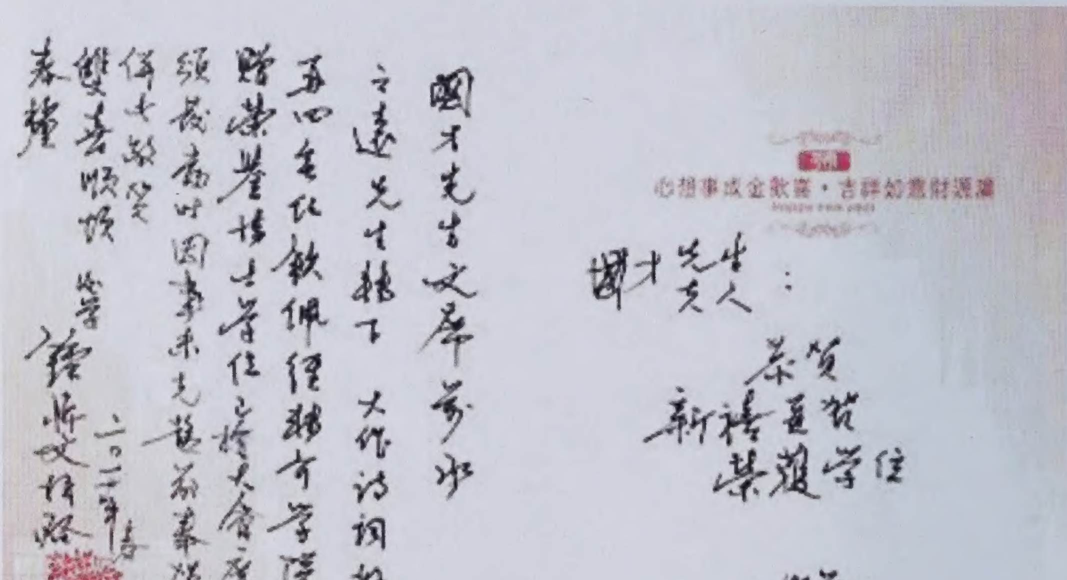
鍾師公十六歲寫下第一首新詩《塔上》，發表於《皖報》副刊上，很純樸，很幽雅：「我登臨在塔上——在塔影的下面，是無邊的屋瓦；在瓦浪的下面，是百萬的人家。在那些人家裡，許會有小小的院落；在那些院落裡，許會有各樣的花。那些花，寂寞地開著，又寂寞地落下……。」他幼年住在安徽省會安慶，城外有一座鎮風塔，兒時常到塔上玩，他想到陳子昂的《登

幽州臺歌》，就寫下《塔上》，他的老師高歌讀後暗自拿去投稿，筆名「番草」是將鍾鼎文學名「鍾國藩」的「藩」字拆開而成。高中時鍾師公在校內是風雲人物，由於父親是執業律師，他從小就愛打抱不平，其講理的個性讓他數次被推派為學生代表。由於得罪了當時的教育廳長而被通緝，父親安排他逃往上海租界，幾經轉輾，多番改名換姓，直到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期間，家鄉的父母竟不幸遭土匪殺害，親友隱瞞，到他學成返鄉，才得知噩耗。滅門之痛，令鍾師公下決心把悲痛化為悲憫，他坦言：我一生周折的際遇，幸好還有詩。1937 年，他受邀參與創辦上海《天下日報》，邀來詩人艾青擔任副刊主編，直到七七事變，報紙停刊，他投筆從戎。此外，他還擔任過《廣西日報》總編輯。



他曾於 1936 年在上海東方文藝發表「家庭」一詩，被當時左傾作家王任叔評為「新寫實主義的示範」，該詩收進 1951 年出版的《行吟者》：「他走過了遙遠的路，前面還是路；在中國，無數的人們將路當作家。」抗戰一

年後，戴望舒在香港辦詩刊《頂點》，邀鍾師公和艾青一同合作；來台之前，「番草」這筆名足足用了二十年，來台之後，才以本名發表詩作。《山河詩抄》是他的代表作，雖然新詩創作不斷，但他的古典詩寫得非常好(見第687 篇《詩林》)，並認為「風、雅、頌、賦、比、興依舊是衡量詩的最基本原則，缺一不可。」2008 年 4 月，鍾師公回安徽十天，為太太掃墓，返台前一天，安徽大學邀請他演講，他說終其一生最關切的三件事：一是新詩的發展；二是正體字的未來與簡體字的使用；三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讀鍾師公「還鄉——送亡妻骨灰回故鄉入土」，字字催人淚下。在夫人冥壽當天，他曾休克三次，四天後出院，他寫下了沒有心跳復又醒來的心得：「小別人間且勿驚，斷魂俄頃亦消魂。爽若雲雨巫山後，只是空山無鬼神。」多麼達觀的境界。如今，他真的走了！



本欄曾寫過《受寵》，回憶於台北詩人大會上謁見鼎文師公。獲得榮譽文學博士後，我曾收到他老人家的賀卡，鐵筆千鈞，力透紙背，是他老人家送給我的最寶貴的禮物，我會永遠珍藏。

安息吧！鍾師公，您一路走好！(第 824 篇) (2012.08.24)

祭　兄

落日悲沉，淒風冷嘯，夢魂飄遠。椰林訪墓，手足新墳初見。哭雲天、永隔弟兄，何堪折翼成孤雁？問湄公河水，滔滔流去，哪年能返？

呼喚！心慌亂。恨人鬼陰陽，泣聲腸斷。今生昆仲，烽火故園離散。若有緣、來世再逢，屆時汝我相交換。報兄恩、由我持家，享壽期頤算。

——《鎖窗寒》‧國良胞兄一週年祭

去年本欄第 822 篇隨筆寫《悼兄》，時間過得真快，下週一農曆六月十五日，是國良胞兄逝世一週年。人生如夢，從大哥發現得了肺癌到不幸病逝，只有短短半年，我在他辭世前幾天還通長途電話，他樂觀的說：「我已經開始吃飯，我一定要活下去！」無情的病魔終於奪走了大哥，又在十七天後奪走了同年同月生的大嫂。一年過去了，每當我翻看在越南一起合拍的照片，重讀《探親之旅——越南行》，耳邊依然迴盪國良大哥的響亮笑聲，眼前又浮現他的慈祥笑容。他不應該那麼快走，他說要來加拿大一遊，他還答應我一起回柬埔寨金邊為先父掃墓。每年我的農曆生日，他都會打電話來，語重心長的說：「今天是你的生日，阿兄祝你長命百歲，添福添壽！最緊要的，是注意身體！要記住阿兄的話，沒有健康的身體，賺多少錢也沒用！」今年生日，我再也聽不見大哥的潮州話，我只有希望能在夢中回到越南，去尋訪大哥新墳，兄弟相見。

國良大哥生於 1943 年農曆八月廿六日，肖羊，比我大十歲。喚他「大兄」是不對的，在家中他不是排行最大，肖虎的母親生了好幾個兒子都夭折，只有女兒才能活下來，直到生下國良大哥，怕他養不活，所以稱呼父親為「阿叔」，稱呼母親為「阿嬸」，果然應驗，成了盧家碩果僅存的「丁」，也被寵得要龍有龍，要鳳有鳳。我是家中第二「丁」，不幸的是，肖蛇的我，一出生父親就患病，還差兩天才滿週歲就喪父了。算命先生說，我是剋星，因為父親肖豬，所以被我這條蛇剋死。五歲之前不能到墳前拜祭父親，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每逢人家問我，就照母親的話回答：爸爸去唐山！「唐山」在哪裡？我也不知道。家裡唯有哥哥是男子，所以一開口學說話就稱呼哥哥為「大兄」，我崇拜他，因為他是男子漢，因為他最大！其實他個子不高，形象不大。

其實大哥也不是一直順境，他曾遭遇到一次生意面臨倒閉的沉重打擊，最後幾乎走投無路，到女朋友家投宿，向她那位拿刀的父親學賣豬肉。母親非常不滿，父親滿腹詩書，兒子成了豬肉販，怎麼見人！所謂「行行出狀元」，在肉食行業中，大哥不滿足於擺攤開店，而是朝批發商的目標走去，就在他娶了「縫帽妹」入門時，他的肉食業已批發金邊各大酒樓餐館。在兵臨城下的柬埔寨，赤柬包圍金邊，陸路交通全斷，大哥找到航空運生豬的門路，一時之間，他成了金邊幾家最大的航運生豬老闆之一，擁有多輛大貨車，他自己開平治，財源滾滾，這一年他不到 30 歲。



父親 43 歲就撒手歸西，遺下一群兒女，最大 17 歲，最小才一歲，母親一人打理雜貨店生意，獨力難撐，抽鴉片煙的三叔又經常來向嫂子拿錢，其他親戚不但沒有伸出援手，還不斷落井投石。大柱一傾，家道中落，失去父愛的大哥，書也讀不成，才十來歲，就到處闖蕩，很小年紀已飽嚐人生苦辣辛酸，他隨「跑街」的售貨員學做買賣，到鄉下「走水」，一去就是整個月，從小養成獨立性格。可憐母親到處去打聽大哥下落，每次他回家，我最高興，因為他會帶給我吃的東西，還會摟抱我睡覺，他會說柬埔寨話、越南話、廣府話，在我心目中，大哥是最了不起的！後來，他去幫人家到各省鄉鎮推銷帽子，記得是「燕子」牌，由於他嫌佣金少，老闆賺得太多，於是大膽嚐試自己創業。首先就從縫帽子的女工下手，拉她「跳槽」，自己買布

料，租衣車，剪帽邊硬紙皮，將牌子改成「雙燕」，不到一年，他的帽子銷售額，雄霸鄉鎮，生產也逐漸上軌道。成為小老闆的大哥，當時還不到 18 歲，而這位開廠功臣的縫帽女工，與小老闆談戀愛，七年後成為我的大嫂，我的潮州口音粵話是向她學的；大嫂與大哥同年同月生，想不到最後也同年同月死。



赤柬屠城，大哥的命運一落千丈，他和母親、大嫂、眾侄被驅趕到荒山僻野，61 歲的母親因瀉肚缺乏醫藥致死，另一侄兒也相繼夭折，一無所有的大哥逃亡到越南投靠大姐，在越南落地生根，一住就住了卅多年，直到去年辭世。我於 1974 年 9 月向大哥辭行，前往泰國；闊別 34 年後，於 2008 年 12 月 30 日到越南探望大哥，兄弟見面，相擁落淚，想不到 2009 年 1 月 5 日西貢新山一機場辭別，竟成了訣別！我對自己說，如果有來生的話，希望我倆再次成為手足，因為，雖然今生是兄弟一場，分離的時間數十年，見面的日子才幾天，我家兩女還未曾見過她們大伯父一面，我們兄弟姐妹四人還未一起合照。適值國良胞兄辭世一週年，昨晚在工廠爐邊高溫下，填了《鎖窗寒》祭兄，聊表心意，願大哥安息，一路走好！(第 871 篇) (2013.07.19)

感　悼

昨天與亞省愛民頓曾任歐(習之)老師通電話，廖如真老師告知噩耗：陳國暲老師已於去年九月一日於加州洛杉磯病逝，享年 91 歲(虛齡 92)。由於一直無法聯絡陳老，拜年電話沒有人接聽，寄賀年卡也沒有回音，廖老師最後找到香港郭燕芝老師遺孀，拿到陳老子女們的電話號碼，折騰了多天，終於找到住於德州陳老小女，才知悉其父病逝的消息。



據其小女詳述，陳老本身雖然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但並非致命原因。發病是由咳嗽開始，護士到家了解病情後，將陳老送院檢查，醫生發現得了肺炎，也許是服用太多抗生素所引起。陳老病情不見起色，手腳無力，下床步行要兩個人扶。前後住院一個月，終於宣告不治，與世長辭，和夫人一起長眠於加州玫瑰崗墓園 Rose Hills Memorial Park。

經郭燕芝老師和曾任歐老師之介紹，我與陳國暲老師筆墨之交正好二十年，陳老是我填詞的啟蒙老師。1995 年 5 月 9 日，收到陳老從德州寄來他手抄本出版的《寒香燕詞草五百首》，愛不釋手，自那時開始，我由寫詩跨入填詞的門檻。後來又先後收到《鷓鴣百唱集》和《百蝶戀花集》，將百首《鷓鴣天》和百首《蝶戀花》結集，令我對陳老這位潮汕大詞家推崇備至，並訂下每週一詞的寫作計劃，把 120 個詞牌全部填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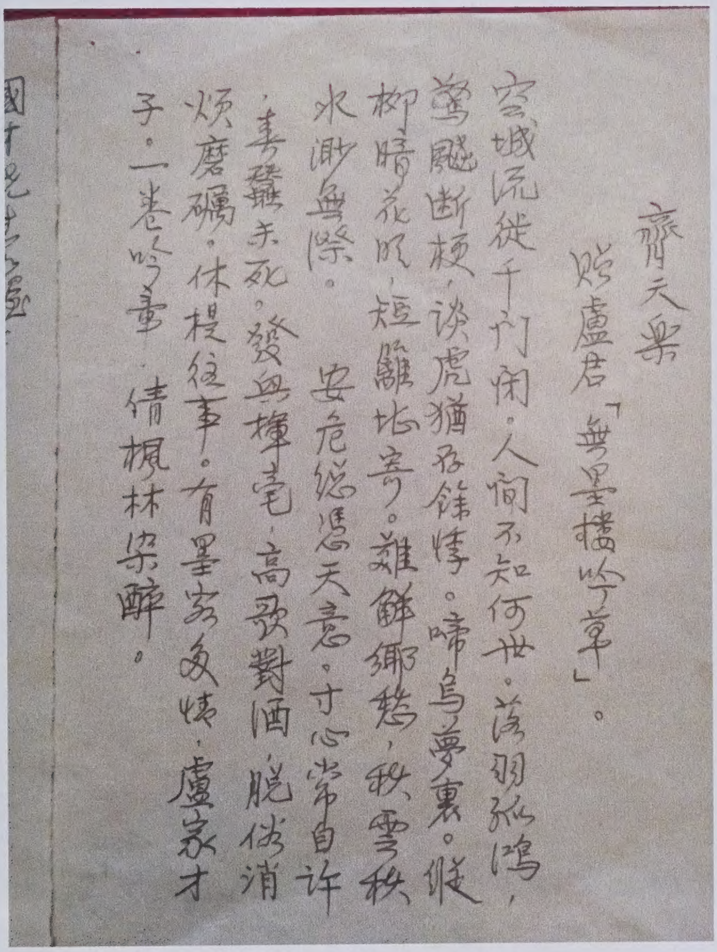
當時正準備出版《無墨樓吟草》，把草稿寄給陳老郢正，他一字不改，並手書《齊天樂》贈我。

齊天樂

——贈盧君《無墨樓吟草》

空城流徙千門閉。人間不知何世。落羽孤鴻，驚飆斷梗，談虎猶存餘悸。啼烏夢裏。縱柳暗花明，短籬堪寄。難解鄉愁，秋雲秋水無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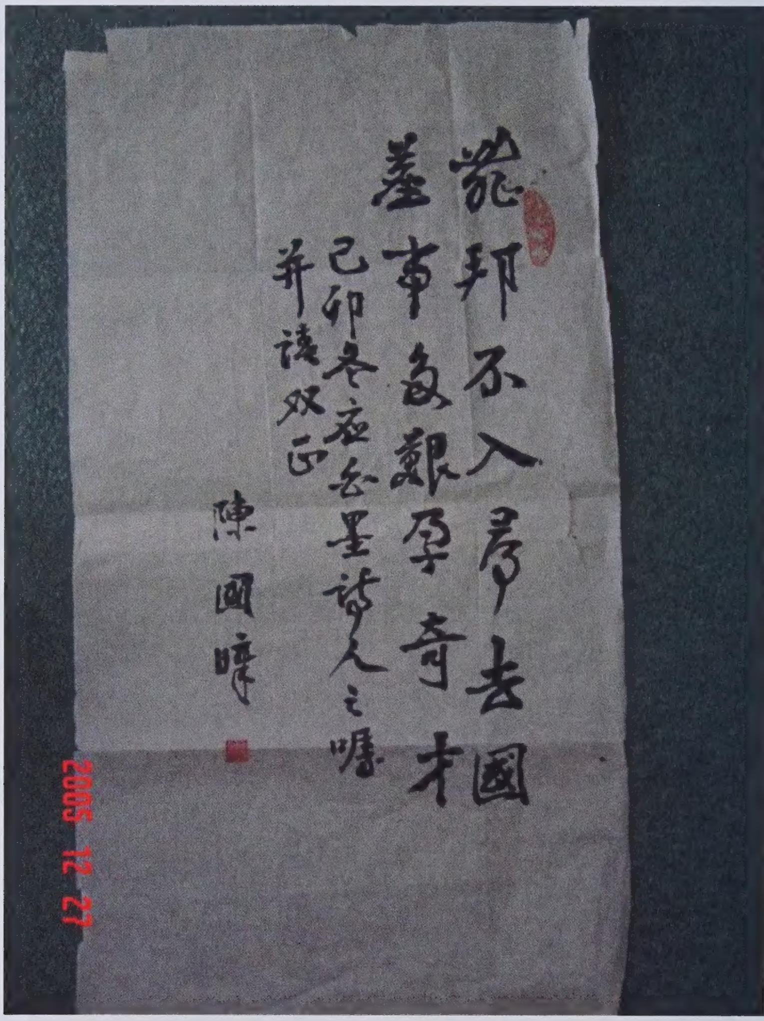
安危總憑天意。寸心常自許，春蠶未死。發興揮毫，高歌對酒，脫俗消煩磨礪。休提往事。有墨客多情，盧家才子。一卷吟草，倩楓林染醉。


齊天樂
贈盧君「無墨樓吟草」。
空城流徙千門閉。人間不知何世。落羽孤鴻，驚飆斷梗，談虎猶存餘悸。啼烏夢裏。縱柳暗花明，短籬堪寄。難解鄉愁，秋雲秋水渺無際。
安危總憑天意。寸心常自許，春蠶未死。發興揮毫，高歌對酒，脫俗消煩磨礪。休提往事。有墨客多情，盧家才子。一卷吟草，倩楓林染醉。

他寫道：「去歲末手書附來《無墨樓吟草》油印件，收悉，琳瑯滿目。因俗務蝟集，迄未遍閱，知君才茂，謹祝早日付梓，使愚得窺全貌。詩詞雖屬國粹，然際此商業世界，不受重視，深有落泊式微之感，後繼無人，非杞

人之憂也。」我曾懇求陳老贈送墨寶，他謙虛道：「書法一道余實不得其門，所云“墨寶”，慚愧未敢應命。茲寄上《齊天樂》一首作為題賀大作吟草之面世，諸維海涵。」

我依然再三乞討墨寶，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2000 年 1 月 18 日，香港郭燕芝老師來電話，謂陳國暲老師今天在他的家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我，日內將寄來加拿大。同年 3 月 10 日，收到陳國暲老師對聯、郭燕芝老師贈詞《思佳客》隸書兩份書法，如獲至寶，屈指一算，已經是 15 年前的事了。



2000 年除夕，送龍迎蛇，陳老感懷而填《鷓鴣天》，我收到後將此詞編入《詩壇第 56 期》：

鷓鴣天

——除夕用盧君韻湊成長短句

竹葉青青斟滿壺。端來守歲作屠蘇。幸存傲骨心猶熱，將禿頭顱腦未枯。

星欲落，景模糊。迷離醉眼幾時甦。新詞草就紓方寸，寄與詩人白墨盧。

2002 年壬子新春，我填《東風第一枝——新正開筆》，陳老收到後又以《鷓鴣天》相贈：

鷓鴣天

——壬午春加拿大白墨弟寄來「東風第一枝」詞一闋，報以此調

捧讀東風第一枝。山長水遠客心知。人間始報開新局，世界猶傳戰馬嘶。

誰玩火，鬥危棋。硝煙花霧兩迷離。三郎老了憂天塌，壯膽還須仗酒卮。

2012 年農曆三月廿六日，正值陳國暲老師虛齡九十大壽，我撰了兩首七律，抄寫在 90 歲賀卡上，寄給陳老祝壽，他讀後隨即以七律步和：

壬辰九十自壽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值九十賤辰，蒙摯友白墨及習之二兄寄詩來賀，僅步其韻和之：

敢將小謫比光臨，天地宜如逆旅吟。慚愧平生論得失，徘徊世路看浮沉。

無端輕信子虛夢，有恨親經焚鶴琴。九十鏑餘知己在，聲連湖海滿山林。

同時，還收到他手寫《沁園春——壬辰九十自壽》，這是他生前我所收到的最後一篇作品。

沁園春

——壬辰九十自壽

驀地罡風，橫掃祥雲，搗碎錦霞。憶瘋狂舉世，椎心裂眥；無邊噩夢，何處為家。犬吠終宵，雞鳴達旦，江北江南盡落花。漂泊裡、避刀光劍影，辜負芳華。

離鄉背井天涯。到海角、沉吟聽暮鴉。嘆三郎老了，情雖依舊；滿頭白髮，浪也淘沙。九十頹翁，將軍能飯，往事由他亂如麻。斯已足，請諸君與我、共品新茶。



陳老由汕頭、香港到德州、加州，我們只憑電話和書信來往，素昧平生，所以，能拜訪陳老，親臨府上謁見，是我最大的願望。我推辭了所有旅遊計劃，包括兩女邀請去古巴、加勒比海乘油輪、墨西哥等，唯一目的地是加州。一定要拜訪兩位德高望重的九十高齡長者：洛杉磯的陳國暐老師和舊金山的施世雄老師，終於成行。

2013 年 5 月 17 日，我剛抵加州洛杉磯，便要求王瑞雲同學安排拜會陳老。

摘錄當天日記：「今天下午，先去唐人街天仁茗茶買茶葉，去大華超級市場買橙子和有機蘋果，然後驅車前往 Alhambra 市拜訪陳國暐老師。神交近二十年，素未謀面，今日終於圓了瞻韓之夢，是此行的最大收獲。陳老師站在門口迎接我們，見面後緊緊擁抱我，拉著我的手進入屋內，以潮州鐵觀

音茶招待。惠茵除了拍照片又錄影，留住這珍貴的時刻。我們以潮語交談，陳老不斷問我的家史、籍貫，在揭陽哪一個鄉？父母是哪一年過番去南洋？家裡還有什麼人？在哪裡學的中文？如何從柬埔寨逃到越南、泰國、加拿大？又不厭其詳的詢問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而問得最多的，是住在亞省愛民頓的曾任歐(習之)老師。陳老雖然九一高齡，但精神很好，記憶清晰，他還回憶與香港郭燕芝老師在汕頭上中學的往事。他生於 1923 年，於 1980 年到香港。當談到十年文革的可怕經歷，他仰天長嘆。隨即把話題一轉，又問惠茵的父母親祖籍是廣東鶴山哪一個鄉村？她會不會講潮州話？兩個女兒目前學成後從事什麼工作？陳老又問我海外華文教育的事，他聽說柬埔寨金邊端華中學是全日制中文教學，很感慨的說：中華傳統文化能在海外發揚光大，是“禮失而求諸野”！當提到古典詩詞時我慨言：陳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一本《寒香燕詞草五百首》帶我跨進詩詞門檻，我填詞風格深受陳老師影響，沒有無病呻吟，避免故弄玄虛，用字力求淺白，切忌精雕細鑿。陳老不停點頭，說話時雙手仍緊握我的手不放，像位慈祥的父親。由於晚上有約，只好向陳老告辭，他堅持要送我們到電梯口，我們再次拍照。他與我緊緊擁抱，當我進入電梯時，陳老不停揮手，熱淚盈眶。此情此景，永誌不忘！再見了，陳國暲老師，請多多保重！我們有時間一定會再回來探望您的。」誰會想到，這一別人天永隔，竟成訣別！

我先後寫過悼念文章懷念楊璧陶老師、子漢先生、姚奎先生、王羽侯先生、陳渥先生、郭燕芝老師、國良胞兄、鍾鼎文師公和劉能松老師，寫悼詩和祭文給岳母、郭逸之、萍心、張展鵬、岳父、張德潛老師、洪金福、許志熙；老牛、五姨丈、林超泉老師、大嫂、薛世祺老師，他們都是病逝後第一時間下筆，唯有陳國暲老師是逝世超過一年才得知噩耗的。謹以《鎖窗寒》一詞，作為遲來的悼念：

鎖窗寒

——敬悼陳國暲老師病逝加州

月冷加州，星沉洛市，淚淹詞國。驚聞噩耗，已是信函難覆。憶慈容、和靄笑聲，耳邊猶響寒香曲。問天鄉路上，有誰陪伴，枕書吟讀？

狂哭！悲如瀑。若澎湃浪潮，共鳴詩谷。胸懷坦蕩，最念恩師叮囑。傲骨存、君子自強，梅魂菊魄蘭和竹！悼陳公、夢裡同遊，把盞登仙陸。



(第 886 篇) (2015 年 12 月 11 日)

懷 悼

自從右肩膀韌帶動手術後，由於不適宜開車，每星期的本地週報都靠女兒幫我去唐人雜貨店拿回來。上個週末她們因太忙碌，破例沒給我送報，我只能在網上閱讀其中幾份。今晚小女兒買了回來，我漫不經心地隨手翻閱，忽然，幾大版悼念廣告映入眼簾，令我震驚：尊敬的楊瑞珠嫂走了！

而更令我負疚的是，瑞珠嫂病逝之噩耗竟沒有誰告知，她的追思會已經在上週日舉行，並於昨天出殯。一切都成了過去，我在微信上給好友吳為強弟致函，對其嫂仙遊深表哀思，他的回覆很豁達：「大哥，謝謝！人生如夢，無奈！」「人人都要走過此路！」他對生死看得透徹、悟出真諦。

今晚與為強弟通了兩個多鐘頭電話，了解瑞珠嫂病情惡化和辭世實況，並回憶昔日生活點滴。



我與瑞珠嫂相識，應該從泰國難民營說起。柬埔寨經過紅色高棉的殘酷統治，民不聊生，全國約三百萬人口被消滅，直至 1979 年越南軍將波爾布特政權推翻，大批難民逃入泰國，其中吳家幾兄弟姐妹，經過生死煉獄，只剩下小女、幼子、守寡的三媳婦和四個小孫，在老母親的帶領下越過柬泰邊境逃出虎口。1980 年 2 月 1 日，我與吳家八口同搭加航，由泰國曼谷飛抵加拿大滿地可米拉貝國際機場，我們一起在軍營住過，後來吳家被分配到魁北克加斯佩半島鄉鎮落戶，我則留在滿地可。



記得當時在軍營安置中心，每天有校車來接難民去食堂用餐。吳老太太因上車時路結冰而不慎滑倒，撞擊後腦，此後二十年臥於病榻中。孝順的女兒，一直在醫院陪伴母親，寸步不離。一家的重擔落在三媳婦瑞珠嫂肩膀上，她要照顧四名年幼子女，又不懂法語，其艱辛可想而知。我於 1981 年到鄉下，就住在她家中，每天與為強弟相伴，把酒言歡，情如手足。瑞珠嫂照顧我的起居飲食，從三餐到洗衣服，都十分周到。我用炭筆繪為強父親之肖像，供奉於靈龕，以為報答。又陪瑞珠嫂到滿地可移民局，辦理申請擔保她的胞弟一家三口來加拿大。我與瑞珠嫂情同姐弟，不分彼此。後來，瑞珠嫂搬遷到滿地可定居，而我到香港迎娶內子後，也搬遷到加西愛民頓市，一別三年，彼此經常保持電話聯絡。1985 年，瑞珠嫂邀我搬回滿地可協助她創成衣廠，因我能操越柬泰寮潮粵中英法語之緣故。我們從四千公里外的亞伯達省遷回魁北克省，一年後，我自己創業，至 1991 年結束。

瑞珠嫂告訴我，剛到加拿大，連一句法語也不會，在沒有一個華人的魁北克鄉間，她靠一本漢法小字典與當地人溝通，要買雞蛋、牛奶，都靠字典表達，直到後來，她竟然可以很流行的與擔保人交談，有說有笑，完全沒有絲毫隔閡，可見其適應力之強。她的縫紉技術十分熟練，能將整件裙子縫起來，手工精巧。更難得的，是她學駕駛汽車並考取執照，買了部車後，膽大心細開車，完全沒有怯場。她的兒女學業有成，而且十分孝順，這是因為母親不但言教，更是身教，服侍病中祖母，無微不至，孩子們看在眼裏，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上行下效，付諸孝道。瑞珠嫂對親人如此，對朋友也很講義氣，樂於助人，不求回報，同鄉每談及她，都讚不絕口，對她的辭世，深表惋惜。

閉上眼睛，耳邊仍隱約聽見瑞珠嫂在哼唱「羅錦春之歌」。我當時聽見後便問她為何會哼這首歌，因為我們曾經在端華中學唱過，桔井同學會告訴我關於中國專家羅錦春殉職的故事。瑞珠嫂還回憶赤柬統治下的可怕日子是如何捱過來的，她的夫婿與家公都在 1978 年相繼「失蹤」和辭世，她說在逃難時，最小的龍鳳胎子女才兩三歲，就一路自己行走，吃了玉米，消化不良，拉出的屎也是玉米，一場大雨過後，孩子肚子餓，又撿拾地上拉出的玉米吃下。說到赤柬，瑞珠嫂咬牙切齒。

她肖豬，生於丁亥 1947 年，才 68 歲，未屆古稀。兩年前患大腸癌，動了手術，本來已無大礙，後來又診斷出得了肝癌，要靠注射麻醉藥止痛，與

病魔搏鬥，身體被摧殘、折磨得很消瘦。記得在鄉間，有幾位朋友從滿地可到訪，夜晚聊天，有人提議「玩碟仙」，瑞珠嫂誠心禱告，唸唸有詞，令我印象深刻，此情此景，至今仍歷歷在目。當時我曾經告訴她，我肖蛇，會與肖豬的人相剋，她笑答：你父親肖豬，證明你與肖豬有緣。果真如此，我的女兒也肖豬，身邊師友大多數都肖豬也。

我與為強弟在電話中一致認為，東南亞華人一直保留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對於孝道、婦道等更非常嚴格遵守。從瑞珠嫂身上，看到海外華人艱苦謀生的歷史，也看到「禮失求諸野」的例子。反觀今日，人性被扭曲，世風日下，一切向錢看、向權看，能發揚舊傳統已經如鳳毛麟角矣！

安息吧！瑞珠嫂，願一路走好！看到您的四名子女皆成家立業，家庭幸福，您應該告慰無憾。

我雖不能親臨墳場，送您最後一程，但心中會默默為您祈禱。謹撰一副輓聯，拜贈於靈前曰：

吳門楊氏瑞珠嫂仙遊

誰憐病痛傷肝腑？

我哭雲天送懿魂。

盧國才夫婦拜輓

生逢亂世，逃離虎口，孤兒寡母，辛勞半輩，誰憐病痛傷肝腑？

死別至親，解脫凡塵，瑞骨珠心，劬苦一人，我哭雲天送懿魂。(第 889 篇) (2016.01.15)

鹿逝

2007 年 2 月 9 日，子漢(陳桂)先生病逝多倫多，當時賀年詩詞已經組稿完畢，由於突如其來，臨時通知詩友，《詩壇第 371 期》原定刊登之「丁亥年新春特輯」，換成「沉痛哀悼子漢詩友逝世特輯」。在極短時間內，竟然收到二十幾首詩詞，我也連夜起草祭文，趕得及於 2 月 16 日見報，正值丙戌年臘月廿九，離丁亥年正月初一還有兩天。如今重讀詩友舊作，感慨萬千，悼念子漢先生二十幾首詩中，有汪溪鹿、何宗雄、海語、鄭石泉等詩作。《華僑新報》刊登輓詞廣告，用譚銳祥壇主輓聯：「月冷淒清愁聽斷絃琴失調；樓空影杳堪憐折翼訣殊途。」本欄第 542 篇隨筆寫「桂折」。

本會詩友汪溪鹿執事千古

溪聲雨聲平聲仄聲聲聲讚天主

鹿夢熊夢噩夢祥夢夢夢驚世人

——劉家驊撰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全體同人拜輓

時隔九年，同樣是歲晚，再次遇到上述突發變數。汪溪鹿詩翁於 1 月 29 日(星期五)凌晨兩點許病逝滿地可聖路克醫院，臨時通知詩友，歲首賀年詩詞雖已組稿完畢，必須延至下期推出，《詩壇第 714 期》原定刊登之「丙申年新春特輯」，換成「敬悼汪溪鹿詩翁逝世紀念特輯」。在短短幾天時間內，先後收到二十幾首詩詞，我也起草祭文拜輓。見報之日，已是臘月十二月廿七，離丙申年正月初一只有三天。而汪公追思會將於星期六(2 月 6 日)在唐人街滿地可中華天主堂舉行，時間是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下午舉殯。

《華僑新報》刊登輓詞廣告，用溫州劉家驊詩友寄來之輓聯：「溪聲雨聲平聲仄聲聲聲讚天主；鹿夢熊夢噩夢祥夢夢夢驚世人。」本欄第 892 篇隨筆，題目「鹿逝」。



汪溪鹿先生於 1929 年 9 月 15 日生，肖蛇，東北遼寧營口人，1969 年 6 月 18 日抵加拿大，是中華天主堂執事，也稱助祭，此神職在傳統三級聖品制中，僅次於主教、司鐸。汪老留學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主修法律，兼修神學，法語極佳，曾在報章上主編「法語進階」。夫人黃明嬋是馬來西亞潮州人，精通法語，義務創辦法語學習班，學生很多。汪老夫婦曾負責管理「四愛」老人中心：博愛樓、仁愛樓、慈愛樓、普愛樓，由於處處關心老人起居，深受尊重愛戴，口碑載道，無人不識。

1999 年底，譚銳祥壇主、懷石、白墨創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當時寫舊體詩的同道不多，肯堅持「平水韻部」更是少之又少，先後陸續加盟的主要有：伍兆職、海語、譚健民、子漢、黃國棟、李錦榮、鄭石泉、何宗雄、汪溪鹿、雷一鳴、馮雁薇、紫雲、吳永存等，成為初期基本成員。汪老靈感如泉，作詩勤奮，每次詩會雅集，抓籌分韻，即席揮毫，留下美好回

憶。他的第一首詩賀《滿城賡詠集》面世，於 2003 年 3 月發表，直到 2013 年 10 月《詩壇》停刊，總共刊出詩詞 424 首。



2003 年 9 月 13 日，汪老參加「無墨樓中秋雅集」，當時適逢他和伍老生辰，眾詩友與兩位壽星公慶生，《滿城賡詠集》(合訂本)有切蛋糕的照片留念。2004 年 7 月 24 日，眾詩友雅聚鹿鳴園，並即席聯吟七律一首。2007 年 8 月 25 日，第二次鹿鳴園雅集，汪老與眾詩友將一株梨樹種下，譚公執鏟子將泥土掩蓋，北極狐的專業攝影機拍下難忘的分秒。紫雲還帶了古琴彈奏，何宗雄校長帶來他自釀的醇酒，抓籌分韻後，開始聯吟，即席揮毫成排律十六句，贈予鹿鳴園主人留存。夕陽西下時，汪老夫婦帶領大家圍成一圈，為詩會辭世的李少儒、林盛羽、區家相、子漢、姚奎等五位詩友向天祈禱默哀。近十年來，陳渥、郭燕芝、劉能松、薛世祺、陳國暲、蘇朝等詩壇前輩相繼辭世，汪老為詩友祈禱的這一情一景，永遠留在腦海中。我彷彿聽到他在天國傳來笑聲、吟詩聲、誦經聲。

汪老的鹿鳴園有一座他自己堆砌的聖母山，他早晚虔誠禱告，風雨不改。後來他搬到滿地可一間公寓，那裡有一個祈禱室，汪老每天都會誦經。他經常跟我說：我會為你祈禱，求天主保祐你逢凶化吉，一切平安！為了安排鹿鳴園雅集，我開車到南岸數十公里外去見汪老，見到他在菜田勞作，種滿瓜果蔬菜，完全像個隱居鄉野的農夫。有一次，我再去找他，原因是他贈送一張白色生日賀卡，祝譚銳祥壇主八十大壽，裡面沒有寫「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之類的賀辭，而是寫「在天堂見！」這還得了？我帶了從唐人街買的一張大紅祝壽卡，一定要汪老重新寫過，頗令他哭笑不得。後來才知道，

天主教徒認為，能在天堂相見是件可喜的事，見不到你的話，就說明你已經下地獄啦！



我曾經許願為汪老出詩集，可惜這個願望還沒實現，汪老便走了。回憶汪老生前點滴，我又翻閱十幾年日記本，往事歷歷在目。每年聖誕節、農曆新年，我都會收到汪老親筆書寫的賀卡和真誠的祝福，以及他送的聖母像；整理照片，與汪老合拍的也真不少，在杜神父九十大壽時合影，在中山公園出席全僑公祭大典，而在無墨樓書架前那一張是子漢先生的相機拍的；家裡還有一個釉彩大碗，是汪老到我家參加雅集時送給我們新屋入伙的珍貴禮物。慈祥友善的汪老，我們永遠懷念您！

信徒們把逝世看得很樂觀，不需「愁雲慘霧」，沒有「沉痛哀悼」，而是「安息主懷」、「蒙主寵召」、「息勞天國」！安息吧，汪老！一路走好！您生前祈禱天下太平，我相信會有這一天！(第 892 篇) (2016.02.05)

慼哀

農曆六月十五日乃國良胞兄逝世四週年，昨天將拜祭的款項托大姐匯寄越南。回程時感慨一番，在車上與老伴談及在越南與大哥相聚的往事，又扯到悼詩祭詞，當談及中詩英譯時，我又聯想到《伍兆職詩詞集》中，有很多詩詞譯成英文，其中不少是出自伍老長女伍婉嫻 Diana Eng 之手筆。



回家前去一趟 Costco，我在書攤前找不到什麼好書，百無聊賴地拿出手機，先看微信，又看電郵，最後照例到「臉書」Facebook 瀏覽，驚悉伍兆職先生《通告親友》：「嫻女好靜，不想張揚，故不發訃告，也不登哀謝。只用 Facebook 通傳一聲，請諒。謹於七月十六日(星期六)假雅士堂殯儀館 Armstrong Funeral Home 為長女伍婉嫻舉殯：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瞻仰遺容，1 時至 2 時出殯。」並附了伍老寫的七絕《哀女吟二首》(見《詩壇第 737 期》)我讀罷如雷轟頂，晴天霹靂，立即打電話給譚銳祥壇主，並用手機將伍老通告轉給各位詩友，隨即收到譚銳祥、劉家驊、姚洪亮等詩友和詩，以及許之遠老師、江麗珍、紫雲、韓志隆、唐偉濱的慰問信函。我告知老伴，她說頓時感到渾身發冷，剛才我們還在談及伍婉嫻翻譯詩詞的事，怎麼就傳來噩耗？兩女都是 Diana 的臉書朋友，皆回覆表示悲痛！



昨晚多次致電，找不到伍老，唯有寄上電郵：「驚悉令愛女病逝，萬分悲慟，還祈伍先生、伍太節哀順變，保重玉體為要！婉嫻蒙主寵召，安息主懷，一路走好！」深夜收到伍老回函：「嫻女急性肺炎，藥石無靈，前後只數天便辭世了。遠近親人幸都能趕得及回來，見最後一面。人生如夢，此語不欺也。承深切慰問，謝謝。」同時收到許之遠老師托轉交伍老的信函：「請轉呈　兆職公禮鑒：驚聞　令媛婉嫻小姐駕返瑤池，曷勝哀悼。掌珠驟失，明知老淚縱橫；然修短隨化，人生難免。惟望我　公順天節哀，頤養天年，則 令媛於王母座前，必拈花而含笑。轉此致意。弟之遠上」

今早給伍老打電話，聊了約廿分鐘。他說上週日沒有到紅寶石酒樓出席歡迎許之遠老師的餐聚，是因為家裡慶祝兩位孫兒生日，非常熱鬧，當日婉嫻也從護理中心回來，和大家一起分享天倫之樂，還看無線電視劇《義海豪情》，已經追到第 28 集；婉嫻回去中心前，還答應下週末回來看最後幾集大結局。想不到，回去後便得了肺炎，抗生素已經無法發揮作用，才沒幾天時間便撒手人寰。



婉嫻是伍老長女，生於 1958 年 11 月 1 日，是猶太醫院的護士。1980 年，她陪同男友和另兩位同學赴首都渥太華報讀其他學科，回程發生車禍，她當時在後座小睡，車禍後不省人事，送院時證實頸椎骨折導致全身癱瘓，經過長時間治療無效，還特地回中國大陸求醫。在北京醫治半年，主治醫生是軍醫，也宣告無效。卅六年來，一直坐輪椅，自頸部以下無法動彈，由於沒有自理能力，每天必須由三名護理人員輪流上門協助日常生活，直到年前政府削減醫療開支，不再登門服務，改為送護理中心，週末才回家一聚。這個改變，或多或少給婉嫻身心造成很大的傷害，加劇了她的病情。



婉嫻十分勤奮好學，她是護士科第一名畢業的，其志願是當婦產科醫生。這一場車禍，改變了她的一生，但她並沒有氣餒，也沒有退縮，毅然為打持久戰做好心理準備。過去每次我去找伍老，會和婉嫻聊天，有時會幫她檢查電腦上網故障，我非常佩服她的堅韌毅力，她行動不便，必須付出比正常人多出好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努力，才能克服重重難關。試想，連如何應付日常起居飲食這最起碼的需要都有困難，要拿一件東西都做不到，又如何用鍵盤輸入文字，如何閱讀書籍、上網搜查？家裡的電器都是語音控制電源開關，以口代手，可以使用電腦上網，可以在臉書和朋友聯絡。除了四肢不能動，她的思維與常人無異，她讀了一本又一本英語小說，也讀了一科又一科醫療知識。



翻閱《伍兆職詩詞集》，在書前有幾張彩色照片，有一張是攝於 1967 年，伍老夫婦、父母親四人站在後面，前面排排坐著七位姐弟：九歲的伍婉嫻和她的五個妹妹一個小弟，多麼溫馨的合家歡！另兩張分別攝於 1971 年和 1977 年，婉嫻 13 歲和 19 歲，亭亭玉立，是個天真可愛的小姑娘。最後一張攝於 2011 年伍兆職詩翁八十大壽，婉嫻坐輪椅，昔日雙親和七姐弟已變成 27 個人的大家庭。當日適值《伍兆職詩詞集》新書出版，伍老吟了《臨江仙——八十壽宴》：「壽宴又逢書付梓，心中興奮非常。夢圓何幸喜洋洋。天倫能樂聚，同賞百花香。　兒女皆孫堪孝順，齊來慶祝安康。親朋

出席表情長。謝蒼天賜福，共享健榮昌。」六女一子，共享天倫，讀《伍兆職詩詞集》，嘆為觀止！



李白曰：「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我們只不過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小塵沙，送走昨天，面對今天，迎來明天，婉嫻去矣！我們懷念、感傷、哀悼、悲慟，他日你我也相繼而去，又有誰唏噓？上天公平，你我相同，想到這裡，就不要悲傷、難過。(第 914 篇) (2016.07.15)

深　思

週六(7 月 16 日)上午十點半到嘉華公司接譚銳祥壇主，十一點正抵達雅士堂殯儀館，在留言簿上簽名後，與伍兆職詩翁相擁，深表慰問。我們到靈堂瞻仰伍婉嫻遺容，她安詳躺在銅棺內，猶如熟睡。伍太淚人飲泣，哭不成聲，聽之腸斷，聞者心酸。我們到側廳觀看婉嫻生平照片特輯，由呱呱落地的襁褓新嬰，到亭亭玉立的二八年華；由救死扶危的白衣天使，到頑抗傷殘的堅毅姑娘；六女一男，家庭幸福，手足情深；雙親陪伴，不棄不離，相依為命。回顧婉嫻走過的路，我們看到了一部十分精彩的人生劇集，每一張照片，都緊扣心弦，每一個鏡頭，都繪描骨肉深情、手足親情。



下午一點正，追思會正式開始，由梁志強牧師主持，伍老的簡短演講，令座中親友紛紛落淚：「嫻女，我們骨肉情深，相依為命數十年，今日陰陽相隔，非常捨不得及無限悲傷。但是，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之旅程，沒有人能倖免的。現在，嫻女妳只是先行一步，早些解脫身心的痛苦。嫻女，不

久爸爸媽媽便會到天堂與妳重聚天倫之樂。嫻女，妳一路走好，主懷安息。永遠愛妳的爸爸、媽媽。」雖然只有短短幾句話，但伍老一直在淚聲中斷斷續續，眾人嗚咽哀傷，頓時泣聲四起。

婉嫻之幾位妹妹和小弟回憶他們與「大家姐」在歡笑聲中一起度過的童年歲月，在車禍發生後如何一起面臨往後的艱難日子，她的甥兒們則回顧大家在成長過程中姨媽如何陪伴他們學習，整個追思會充滿珍貴的親情和真摯的愛。我在深思，婉嫻雖然傷殘，但殘而不廢，她自始至終從未放棄自己，從未放棄家人，更沒有因為自己的身體癱瘓而退縮，沒有向殘疾低頭，她時刻堅韌的活下去，而且活得精彩，活得夠本！我在靈堂幾個鐘頭，已經被婉嫻不屈不撓的精神所感染，深深欽佩！

禮成後，我們列隊瞻仰婉嫻遺容。向她行鞠躬禮作最後送別，然後向伍老和夫人、兒女及家人一一握手致意。我與伍太相擁，淚水盈眶，此刻，「節哀順變」這四個字已說不出口，黯然辭別，步伐沉重。我們沒有送婉嫻到墓園，也沒有出席是晚在東坡樓的解穢酒宴，便與譚公離開殯儀館。

當時已是下午兩點半，我與譚公到福臨門酒家飲茶，然後送他回嘉華公司。回家的路上，腦海一直浮現婉嫻躺在銅棺的容貌，耳邊依稀聽見伍太傷心的哭泣，我的視線也模糊了。今年除了公祭大典，我已經第幾次穿白衣黑領帶黑西裝上靈堂？高壽而終，猶仍悲慟，何況白頭人送黑頭人？雖然，總有一些安慰的話，例如「解脫」之類，但要平復悲傷痛楚，絕非一年半載之事。蒼天有眼，不該讓高齡父母傷心欲絕；孝子有心，不該讓白髮雙親淚灑靈堂。唉！我於心不忍，又可奈誰何？

上週二伍老把「哀女吟」二首七絕貼在臉書後，我先後收到溫州劉家驊、法國姚洪亮、溫莎馮雁薇、溫尼伯鄭石泉等詩友和詩，後來又收到譚公的兩首絕句，以及溫哥華李錦榮(李澹能)的七律。由於我的傳真機已不能使用，今天雪梅在電話中，把他步伍老的詩逐字逐句讀給我抄錄，伍老又寄來「哀女吟續二首」、「哀謝」和「和李澹能詩」。婉嫻已經走完她充滿荊棘和挑戰的一生，入土為安，永生天國，希望伍老能收拾心情，以詩詞治療喪女之痛，早日出版《伍兆職詩詞續編》。

斯大林曾經冷酷的說過：「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個人則只是個數字。」今年 7 月 14 日法國國慶之夜，南部城市尼斯遭受恐怖襲擊，一名突尼斯裔法國人駕駛 23 噸大貨車，以 Z 字形高速向人群橫衝直撞，隨後又向

民眾開槍，釀成至少 84 死，超過 200 人受傷的慘劇。這是繼 2015 年 11 月 13 日造成 130 人死、368 人受傷的巴黎襲擊後，又一次特大死傷事件。試想，才短短幾分鐘，幾百條生命就喪失了，每一個人一個故事，他們之中有社會精英、青年學子、專業人才、名流巨富，如今只被稱為「死者、罹難者、受害者」，多麼的不幸、不值，親屬又能向誰追究血腥殺戮暴行的責任？



今早收到劉家驊兄寄來一篇最新報導，台灣二號國道桃園機場附近旅遊巴士今天(7 月 19 日)中午在行駛中失控，意外撞向路邊圍欄後發生大火，側門被卡死，巴士上 24 名中國遼寧遊客、台灣導遊和司機共 26 人全部罹難，活活燒死，無一倖免。如此慘案，連大火逃生的緊急措施都沒有，試問旅客生命安全有何保障？

當人命不當一回事的時候，什麼詩情畫意都不復存在！想起靈堂哀悼，想起生離死別，又想起數百死傷者臥屍血泊中，一幕幕像走馬燈映入眼簾，雖說詩壇不涉及敏感話題，不談政治，但倘若殺害良民，禍及無辜，試問你還能無動於衷嗎？你還能吟詠風花雪月嗎？文人雅士絕非不食人間煙火，騷人墨客並非盲目置身度外，否則，吟詩作賦已經失去良知道義，則著作等身又有什麼價值？



週末從靈堂回來，到今天巴士焚燒，我已經受不了太多刺激，如果還能寫點倚欄望月、遙寄相思的東西，實在不可思議。一味高呼「純文學」的一群，是否依然不受人間淒楚絲毫影響而寫出花前月下雨中雲裡？是否天生情感隔緣體，對傷痛視如無睹，任由世界自生自滅，依舊我行我素，獨來獨往？(第 915 篇) (2016.07.22)

永 存

愴愴中元，瀟瀟巧月，鶴飛仙界。吳公灑脫，慈靄音容猶在。似迴旋、耳邊笑聲，永存筆墨和遺愛。念詩壇耄耋，行吟西去，莫言無奈！

豪邁！情難再。讚抗日老兵，獎章滿載。硝煙滾滾，浴血長沙澎湃！保家國、海戰建功，名留史冊垂後代。九秩迎、福壽全歸，悼詞悲感慨。

——《鎖窗寒》．敬悼吳永存詩翁病逝

今年本欄第 892 篇隨筆寫《鹿逝》，同版《詩壇第 714 期》「敬悼汪溪鹿詩翁逝世紀念特輯」中，有吳永存《鷓鴣天——悼詩翁汪溪鹿》：「悽慘愁雲罩滿城，北風雨雪覆菁菁。主前曾唱榮光曲，入夢翻疑錯了程。　追美夢，夢無成。詩翁知我現時情。堂前淚共檐前雨，夜祭復聞烏唳鳴。」

本會詩友吳永存詞丈千古

半世獻身謀國社

耆年遺愛賞詩詞

——譚銳祥撰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全體同人拜輓

2 月 6 日，吳永存與雷一鳴、伍兆職、韓志隆、雪梅等詩友一同出席在唐人街滿地可中華天主堂的汪溪鹿追思會。誰料到六個月後，吳老繼汪溪鹿、王一洲兩位老詩人之後，也蒙主寵召，安息主懷。

我於星期五下午才收到電郵，告知「吳永存詩人於本月十八日早辭世，請速轉發各好友。」噩耗傳來，第一時間與譚銳祥壇主通電話，然後火速通知詩友。最先收到多倫多許之遠老師的來函：，吩咐轉呈吳永存夫人：「永存大嫂夫人禮鑒：驚聞 永存大兄麾旌駐西方極樂，至感不捨。然　大兄文武雙全，生而為英，喪後為靈，人生至此已無憾焉！至希節哀。專此致唁。弟許之遠拜上」



隨即陸續收到溫州劉家驊、台北周莉音、瑞士江麗珍(刻在日本)、法國巴黎姚洪亮、亞省愛民頓黃國棟、緬省溫尼伯鄭石泉、卑詩省溫哥華李錦榮、伍兆職、雷一鳴、韓志隆、紫雲、懷素、吳曄、李忠祜、墨浪、潘潔心、雪梅等的數十首詩詞和慰問函件。我也步韻多首，並撰寫祭文悼念。

為了瞭解詳情，我致電吳永存夫人邱鳳英女史，詢問吳老病發經過。吳太告知，8 月 17 日凌晨三點，吳老上廁所後血壓偏低，收縮壓 77mmHg，舒張壓 46mmHg，心跳 123，呼吸急促，必須緊急送院。醫生急救後依然無效，血紅素一直下降，腦部血液不足，頭暈目眩，全身無力，延至 8 月 18 日清晨六點，安詳辭世。吳老追思會訂於 8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1 點到 6 點在南岸 Brossard 區 7679, Taschereau 大道 La Maison Darche Services Funeraires

殯儀館舉行，下午 3 點到 4 點告別式，屆時敬希各親朋好友出席。我已約了譚公和幾位詩友星期六中午先到嘉華公司會合，然後一起前往。



根據《華僑華人風雲錄》資料，吳永存於 1927 年 9 月 13 日生於非洲毛里求斯島荷津區 Rose-Hill。祖籍廣東豐順，吳老乃第三代僑生。其父親吳界明老先生愛國熱心，於抗日戰爭時期鼓勵長子永篴、次子省初、三子永存三人回國投筆從軍。吳永存曾參加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後任海軍永川艦長、商船船長、輪機長多年，1981 年移民加拿大滿地可，曾任台灣各大專旅蒙校友會會長 10 年，蒙特婁榮光聯誼會理事長 5 年，魁北克榮光會理事長 4 年，華僑協會蒙特婁分會會長 4 年，僑委會促進委員 2 年，資詢委員 3 年，華僑救國總會顧問 4 年。吳老於中山大學(前身廣東省立法商學院法律系)肄業 2 年，海軍軍官學校 42 年班畢業，美國海軍港防學校畢業。2007 年加入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十年間創作詩詞四百餘首。今年 4 月，收到吳老「聽嘉珈在麥基爾大學之演講」七律，8 月 9 日，還收到吳老來函，附了幾個字：「白墨老師，我的小蒙壞了。」我猜「小蒙」應該是蒙溮手寫板。並寄來一首他於 3 月 14 日填的《浣溪沙》，該詞 8 月 19 日刊於《詩壇第 742 期》)，是他告別人世前最後遺作。

七年前，本欄第 652 篇《豁達》，回憶 2009 年 5 月 3 日與譚公、伍老到醫院探望吳老；七年後，本欄第 910 篇《閑錄》，描述 2016 年 6 月 12 日再

與譚公、伍老探訪住院留醫的吳老。三年前，本欄第 860 篇《花絮》，錄下 2013 年 4 月 28 日陪許之遠老師到南岸拜訪患病洗腎的吳老；三年後，本欄第 913 篇《喜聚》，記載 2016 年 7 月 3 日與許老師再到吳宅探訪出院回家的吳老。翻查日記，去年 2015 年 7 月 12 日，陪許老師在滿地可唐人街紅寶石酒樓與吳永存、雷一鳴、朱其堅、紫雲、懷素等飲茶。一切都好像剛剛發生似的，我的每一本日記，都有與吳老聚會的記錄，包括出席每年榮光聯誼會餐聚、雙十節慶典等。而印象最深刻的，是 2014 年 6 月 8 日吳老在滿地可圖書閱覽室主講「1949-1955 台海戰爭之回顧」，細說當年他親身參與一江山戰役及大陳島撤退之經歷。



在他擔任華僑協會分會會長期間，每次見面，承蒙贈送各期「僑協雜誌」，內中刊登詩壇作品，並在華僑總會主席伍世文將軍到訪期間，安排詩友聚會。送別李大維、劉志攻代表、周莉音公使等，吳老都親自吩咐將詩友書法製成幻燈在酒會上播放。還有一次，打手機找到我，當時我正在渥太華，他感謝我在《詩壇》停刊期間仍能刊登新春特輯和賀譚公壽辰特輯，並盼望《詩壇》早日復刊。今晚整理吳老信件和合影照片，耳際依稀聞見他的談笑聲。安息吧！吳永存老，您功績永存！詩作永存！史冊永存！(第 920 篇) (2016.08.26)

追　思

上週六(8 月 27 日)中午，與譚銳祥壇主、雪梅、雷一鳴、劉源、韓志隆等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員，赴南岸達士殯儀館出席吳永存詩翁告別儀式，並見到汪溪鹿詩翁遺孀黃明嬋女士和眾多僑界名流。吳老九十嵩壽，靈堂上懸掛著十幾個白色花圈，正中四個紅色花圈，是吳老一子三女所贈，還有幾幅紅色輓詞，分別是馬英九、連戰、吳伯雄、洪秀柱贈送。吳老安詳躺在靈柩中，一大束紅花覆蓋棺木，是吳夫人邱鳳英女史所贈。追思會由劉占峰神父主持，雷一鳴詩翁在致詞時，朗讀他在《詩壇》發表的兩首七絕，並提及「書比人長壽」，希望吳老的兒女能為父親出版《吳永存詩詞集》留傳後世。我們瞻仰吳老遺容，向吳夫人及其家人致以真誠的慰問，祈願節哀順變。吳夫人感謝詩會各位詩友在《敬悼吳永存詩翁逝世紀念特輯》中數十首詩詞聯句，以及詩會之悼念輓聯。



離開殯儀館，送譚公和雪梅兄回去，一路上和譚公回憶與吳老一起的點滴往事，歷歷在目。譚公感慨一番：「每次從醫院、殯儀館、墳場回來，眼看好友一個又一個走了，我的心情實在非常難受！」詩會成立十七年間，先後離世的詩友有：李少儒(2005)、林盛羽(2005)、區家相(2006)、子漢(2007)、姚奎(2007)、陳渥(2010)、郭燕芝(2011)、薛世祺(2014)、陳國暐(2014)、蘇朝(2015)、汪溪鹿(2016)、曾廷昌(2016)、王一洲(2016)、吳永存(2016)等人，頗有「花果飄零」之慨嘆。

吳老是 2007 年 7 月 20 日加盟詩會，他的《歐遊詩稿》記錄意大利娶媳婦和旅遊行吟，很受歡迎，其《神州遊》、《台灣遊》組詩，都是嘔心之作，全部彙集在《吳永存詩詞集》網頁中。翻查這十年日記，我與吳老多次聚首，出席譚公每年壽宴、詩會歷次雅集、榮光會春宴、榮民節和雙十節餐聚、歡送台灣代表任滿等等，不勝枚舉。而有幾次曾與吳老見面飲茶閒聊，倒是值得記下幾筆。

2010 年 6 月 6 日(星期日)中午，吳老到唐人街中山公園出席第 15 屆全僑公祭大典，將一冊《抗日儒將吳逸志禮讚》贈我，是嶺南詩社豐順分社出版《豐順詩詞》特刊，內中有吳老的詩作和信件。

2011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中午，與吳老於唐人街金豐酒家飲茶，他剛從多倫多回來，將許之遠老師新著《讜論有據》轉交給我，我也將新出版的《鄭石泉詩詞集》和《白墨詩詞集》相贈，他又送我一本三月份《僑協雜誌》。我們聊天到下午兩點許，然後開車送吳老到南岸他的住家，再拜訪吳夫人，吳老贈我一瓶法國紅酒，還有幾首詩稿，並希望我有時間給《僑協雜誌》寄些詩詞發表。



2012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晚，在唐人街水天一色，我與吳永存、雷一鳴、譚銳祥一共五人，每人一首七律，贈別李大維代表任滿回台。2014 年，

我先後步吳老原玉送別劉志攻代表和周莉音公使，吳老將各詩友贈別詩製成幻燈片，在歡送酒會上播映。我還陪吳老與伍世文將軍見面、贈詩詞。

2012 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8 日，兩次與譚銳祥壇主、吳永存、伍兆職、李文燦等於福臨門飲茶，談詩論韻，並商討出版《滿城賡詠全集》事宜。吳老每次來電話邀請出席在畔溪酒樓餐敘，我都會赴約；曾經答應有空邀請吳老和諸詩翁到舍下喝茶聊天，這一邀約，如今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2013 年 6 月 9 日，出席第 18 屆全僑公祭大典後，與吳永存、伍兆職兩公一起到南岸療養院探訪何宗雄校長。

剛才與雷一鳴詩翁通電話，他告知吳老遺體已經火化，一代將才，塵歸塵，土歸土，令人噓唏不已。這幾年多次去醫院和殯儀館，送走的親朋好友如走馬燈，不禁有點心寒。今天中午到《華僑新報》交悼詞廣告費時，與潘社長暢談一陣子，彼此對生離死別頗有感觸。某君幾天前還生龍活虎、神采奕奕，突然聞說患了末期癌症，危在旦夕；某公多月不見，遽爾傳來已經作古的噩耗。我們得出的共識是：身體健康比什麼都重要！首富能花千萬元買豪宅，但花億萬也買不回生命，那怕只想買回多一天。珍惜當下的每分秒、每個人！不要浪費活著的每一天，要活得快樂，活得有價值。

好友寄來大量有關保健的資料，有一則提到養生三件事：基本吃素、每天散步、保留糊塗。我幾乎很接近了。紅肉不吃，蔬菜汁不缺少，檸檬水蜂蜜照喝，每天七點和小女兒到公園跑步一個鐘頭五公里，至於糊塗，雖然凡事不能充耳不聞，但對看不順眼的事，剪不斷，理還亂，也就裝成糊里糊塗吧！例如，收到一大疊沒有平仄、胡亂押韻的「詩」，以前我會很認真的、一絲不苟的又修又改，大刀闊斧，絕不留情，現在已經沒有這股「勁」了，幸好有紫雲，能者多勞！她在「北美文苑」說詞論韻，請她幫個忙，給新友上幾堂啟蒙課吧！我若能早些「保留糊塗」，當初就不會得罪那麼多人啦！如今臨老覺悟，為時不晚。保持身心愉快，對生死諱忌，淡然一笑，等閒視之可也！

寫到這裡，援引吳永存「步韻並答謝江麗珍詩友“祝福何宗雄、吳永存兩位詞丈”」詩：「簫引鳳凰每現呈，知音好感有真誠。相欽何必曾相識，今後祈多賜點評。」(附江麗珍原詩：「一束芳馨萬里呈，未能謀面亦心誠。曾經瀟灑留清韻，何日騷壇再點評？」) 真可謂「文壇佳話」也！(第 921 篇) (2016.09.02)

文責

驚悉謝文斌先生前天病逝，今早收到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的悼詩，我也步韻和了一首。拜讀《華僑時報》「施雲專欄」已經卅幾年了，與作者相識於文壇也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今年 6 月 12 日第廿一屆全僑公祭大典，當時他拿著相機在靈壇前為大家拍集體大合照，並向我索取祭文，還叮囑我將祭文直接電郵給他，以免打字時出錯。



每年在數不清的僑團宴會上，一定可以看到謝老忙碌穿梭在人群中，用他的相機捕捉鏡頭。曾幾次有幸與他同席，彼此暢談，毫無顧忌，話題當然離不開寫作，而「文責自負」，則是我們談得最多的。謝老的分析非常中肯，他說的一段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寫文章，先要對自己負責，然後才能對讀者負責。連自己都過不了關，又怎能給讀者看？」他的專欄，流水行雲，談今說古，地北天南，但主題明確，意象清晰，沒有故作弄玄虛，嘩眾取寵，也沒有小題大作，無病呻吟。我若能有他的幾成功力，斯願足矣！

朋友傳來大量網上文章，能篩出有深度的，簡直鳳毛麟角。最可惡的是誇張的標題，語不驚人死不休，然後是東拼西湊的剪貼，加上低劣的評語，或者還來幾句不酸不辣、沒頭沒臉的藏頭詩，說什麼「千多年前李白早已知

道」，而還有人樂意廣為宣傳，讀過的人還來個讚！古人有先見之明！太有才了！騙一些不懂詩詞的還可以，內行人則不屑一顧，李白泉下有知，豈不嘆息被人誣陷。

有一段錄影帶，說老外在美國白宮當著奧巴馬總統前大唱中文歌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惡作劇，除了口型不符，其他鏡頭都牛頭不對馬嘴，居然傳個不亦樂乎！而更低劣的是炒假新聞，一會兒說空難發生，航機撞毀；一會兒說南海大戰爆發，中國海軍向日本開火；一會兒說李連傑死了，還加上「朝聞天下」的畫面；一會兒說李登輝死了，但忘了將日期「2015 年 10 月 31 日」刪除。還有一些更滑稽的假新聞，例如同一時間竟能分幾個鏡頭去拍鯊魚或鱷魚咬死人的全部過程等，都是網上垃圾。

最教人受不了的，是附帶條件的「訊息」，某年某月某日，數百年才輪到一次，如果將此訊息傳給 18 個人，幾天之內就會財星高照，相反，若不傳出去，便將大禍臨頭！我的天！為什麼 18 個人？我一收到這些毒郵件，第一時間就刪除，並嚴厲警告傳毒者，然而也不見我大禍臨頭，更未見傳毒朋友財運亨通。直到昨天，還收到親友短訊，謂免費網站即將收費，「但如果你發送給 18 個人，你可以繼續免費使用，否則明晚六點需要先付款再開啟，每月 25 元。」我立即去函阻止流毒繼續蔓延下去。

以前寫文章私下抄襲，神不知鬼不覺，如今互聯網資訊爆炸，想不勞而獲談何容易。然而，網上偷竊案層出不窮，我的「白墨專稿」生肖系列：「人物知多少？」就被許多網站取下，把原創作者名字刪除，又砍掉不能見報的一些人名(如肖雞的華國鋒、肖羊的趙紫陽)，或保留作者名字，但將文章中間一大段腰斬，某些人名不見了。朋友在國內看不到谷歌，在百度、新浪輸入「加拿大白墨」，查不到「無墨樓・麗璧軒」博客，所以，想怎樣將一些文章改頭換面，佔為己有，易如反掌。更可笑的是，某網站貼出我一篇談論詩詞的文章，但不署名，編者按稱，是國內「大師之作」。

如今文壇上，有些人寫作，隨隨便便挑個筆名，半開玩笑似的發表，如果見不得人也無所謂，反正沒有誰知道「昨夜星辰昨夜風」是男是女，是何方神聖。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是個嚴肅的文學團體，會員來稿「文責自負」，對自己寫的東西，要敢於承擔責任；對自己創作的詩詞，要認真負責。很高興收到懷素的來函，要求我將「詩壇」「各家詩詞集」中，《懷素詩詞集》正名為《陸蔚青詩詞集》，此舉令我對她豎大拇指！詩詞創作，是

心血結晶，見報時要敢於面對讀者，敢於告知大家，這是我的原創作品，每一字一句都是我的「版權所有」，有了真名，保障了原創著作權。

還記得《譚銳祥詩集》出版時，譚公將他的數百首舊作加在前面，其中有不少是平仄出錯，他說道：「一字不改，保持原貌，讓讀者做比較，才知道詩詞研究會成立後，我的詩藝有所進步。」謙虛的儒者，寬闊的胸襟，敢於對自己的詩作負全責，令人敬佩。學詩是一輩子的事，學到的不僅僅是做詩技巧、平仄韻聲，更重要的是詩人承擔責任的勇氣、容納百川的海量、虛心探索的精神。



自從詩壇復刊後，由於版面有限，我很少作詩填詞，盡量讓詩友們作品見報。俗話說：「字無百日功」，要書法見功力，沒有幾十年的功夫，無法達到上乘境界。詩詞也一樣，作詩貴在精而不在多，好詩一首可傳世，像譚

公那樣深入淺出，輕描淡寫，看似容易，很難模仿。但有一點可以堅信不疑的，就是譚公知道自己想寫什麼，該寫什麼，而非漫無邊際、東拉西扯，美其名曰：天馬行空，思維豐富。「文責」太重要了，寫東西要對事實真相負責，要對良心負責，要對下一代負責！

如果你能讀到謝文斌先生「施雲專欄」一千八百篇方塊文章，你就會知道，什麼是「文責」。(第 922 篇) (2016.09.09)

懷　鄉

端華同學組團旅遊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這幾週來每天都從微信上看到老同學貼上的照片，分享大家旅途的快樂。而最令我深有感觸的，是照片中故鄉的景和物，如煙往事，湧上心頭。



我是柬埔寨土生土長的華僑，雖然父母都生於潮州，但在 28 歲以前，我從未踏上中國土地，所以，我的故鄉不是中國，而是柬埔寨。18 歲移居越南，21 歲浪跡泰國，27 歲來加拿大，定居加國 37 年，比在柬、越、泰三國加起來的時間還要長 10 年。我懷念第二、第三、第四故鄉是可以理解的。



兩千多年歷史古國柬埔寨，肥沃的平原盛產稻米，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薩湖魚產豐富，素有「魚米之鄉」的讚譽。高棉(吉蔑)民族篤信佛教，善良純樸，與世無爭。在越南戰火紛飛的年代，柬埔寨保持中立，享有「和平之島」的美稱。華僑熱愛中華傳統文化，遍佈各省市的全日制中文學校，培養出成千上萬華裔學子，中文報紙風行全柬，華文書店普及，商店大都懸掛中文招牌，在首都金邊，很多高棉人都能講潮州話。潮州端華、廣府廣肇惠、福建民生是金邊三家最大規模的中文學校，我與內子都是廣肇惠中學的同學，畢業後到端華唸專修。柬埔寨王國政府未批准中文大學前，專修班應被視為大學預科，所以就有人給「端華」加上「最高學府」的桂冠，這當然是過譽。

1970 年 3 月 18 日，首相龍奈(朗諾)、副首相施里瑪達趁西哈努克出國未返而發動軍事政變。記得那天是星期三，我們還在上課，中午吃飯時間，我和幾位同學騎單車到國會，只見軍警擋路，還有坦克，當天晚上就宣佈戒嚴。後來才知道是由國會主席楨興通過「罷黜」國家元首西哈努克。美國國務院於政變翌日(3 月 19 日)承認柬埔寨新政權。中文學校於四月初關閉後，師生失散，很多學生跑進森林加入反抗政府的武裝。柬共佔據了東北省份作為「革命根據地」，又被稱為「解放區」，進入「解放區」的「進步」師生，為柬埔寨「革命事業」流血犧牲；在「白區」金邊，也有幾位同學因協

助赤柬而被捕，押到刑場槍決時，用柬語高喊「柬埔寨共產黨萬歲！」當接到他們就義的消息時，我已經在越南西貢。1975 年 4 月 17 日，金邊淪陷，赤柬入城，隨之而來的，是將數百萬金邊市民趕出城市，首都成了名副其實的「空城」，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在赤柬三年零八個月的統治下，柬埔寨淪為人間地獄，據不完全統計，約三百萬人在這煉獄中喪生，其中包括數十萬華僑，家母、舅父、侄兒、表親等都逃不出浩劫，我的老同學一家十二口都沒了。1979 年 1 月，越南「入侵」柬埔寨，把波爾布特政權推翻，數百萬水深火熱的餘生者被「侵略戰爭」救了出來。



除了故鄉柬埔寨，還有住了近三年的越南，以及住了五年零四個月的泰國，都是我最懷念的，我的越語、泰語，就和柬語一樣，永遠跟隨我度過餘生。忘不了越南西貢的每一景物，忘不了泰國曼谷的每一天，就像忘不了柬埔寨金邊的每一件往事，越柬泰，成了我廿七年的一切追憶。1973 年 12 月 13 日，我離開越南，2008 年 12 月 30 日，闊別 35 年後，我回到越南，與國良胞兄相處一週，誰料機場擁別竟成訣別！1980 年 2 月 1 日，我離開泰國，1989 年 3 月 3 日，我回到泰國，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親朋失散，舅父仙遊，昔日的一切都離我而去，除了悲傷，只有痛苦，我好像到了陌生世界。



自 1974 年 9 月 14 日離開柬埔寨，整整 43 年未曾踏足，近鄉情怯，因為我害怕觸景生情，害怕到了先父墳前，見到墓碑上刻著先母名字，而先母卻遺屍荒野，連一口棺木也沒有，草草埋在大樹下，更沒有立碑或做記號。「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近日同學李君寄來在桔井孔明山憑弔陳綠波老師的照片，這位同學當年和其他幾位朋友把陳綠波老師葬在山腳下，在「解放區」辭世的陳老師，臨終前還鼓勵這位老同學：堅持下去，前途是光明的。萬沒想到，他把青春和生命獻給柬埔寨「革命事業」的最後結果，是讓和平樂土淪為人間地獄，相信陳老師泉下有知必然痛哭。

高棉悲劇已經四十年過去了，印支三國越棉寮(越南、高棉、寮國)因為戰火逃難而到西方國家落戶，各式各樣的「越棉寮」、「越柬老」社團紛紛成立，其「緣起」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牢記家破國亡的慘痛史，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而今，還有多少人會談及 1975 年那場人間浩劫？苟活者在痛定思痛時，是否已忘本？已視赤柬屠城為「明日黃花」，不屑一提？每年 4 月 17 日，是否還有團體舉辦追思會？就像越南難民團體每年 4 月 30 日「國殤日」都有悼念投奔怒海亡魂的紀念活動。我對越南船民後代不忘本的義舉深表由衷敬佩！和朋友談及此事，他們一致認為，是因為害怕

揭露赤柬罪行，得罪後台老闆，所以低調處理，模糊應付，得過且過，讓時間沖淡一切。

懷鄉，不僅僅是懷念故鄉一山一水，一景一物，更懷念那段歷史。朋友說：活在仇恨中，非常痛苦，要我忘掉過去，珍惜當下。就讓家仇國恨隨湄公河水流入大海，不再回頭吧！談何容易呢？(第 941 篇) (2017.01.20)

悼 筆

去年 1 月 29 日，汪溪鹿詩翁逝世，本欄寫《鹿逝》，填詞、撰祭文；7 月 10 日，伍兆職詩翁愛女伍婉嫻病逝，寫《感哀》、《深思》，步伍老絕句哀悼；8 月 15 日，吳永存詩翁辭世，寫《永存》、《追思》，步譚、伍、黄、劉諸公七律四首，填詞、撰輓聯、祭文。今年 2 月 9 日，適值子漢先生逝世十週年，寫了兩首律詩悼念，並找回本欄十年前的《感觸》、《隨感》、《探病》、《桂折》、《心聲》、《旅程》等多篇隨筆重溫，往事依稀，猶如昨日。寫過的悼念詩文太多，試作總結。

本欄 944 篇隨筆中，悼文共 27 篇：包括：《蓋棺》(戴安娜王儲妃)、《悼念》(楊璧陶老師)、《星沉》(里根總統)、《定論》(趙紫陽)、《巴金》、《雁斷》(作家劉賓雁)、《桂折》(詩人子漢)、《悼別》(畫家姚奎)、《慨嘆》(歌手邁克爾傑克遜)、《瑰寶》(作家王羽侯)、《敬悼》(詩友陳渥)、《悼師》(郭燕芝老師)、《崇敬》(新民主黨林頓)、《懷念》(林超泉老師)、《悼兄》和《祭兄》(盧國良胞兄)、《鍾公》(鍾鼎文詩公)、《星墜》(西哈努克)、《鐵娘》(戴卓爾夫人)、《聯儒》(劉能松老師)、《感悼》(陳國暲老師)、《懷悼》(楊瑞珠嫂)、《鹿逝》(汪溪鹿詩翁)、《感哀》和《深思》(伍婉嫻)、《永存》和《追思》(吳永存詩翁)、《文責》(謝文斌)等。在本欄停筆兩年期間，薛世祺老師於 2014 年 4 月 26 日病逝法國巴黎，享年 105 歲，我在網上刊出祭文，填詞拜輓，深表哀思。

在《無墨樓吟草》百餘個詞牌中，有四十個用來填悼詞，其中《鎖窗寒》一共填了 23 首(先岳父、戴安娜王妃、先母、楊璧陶老師、先父、趙紫陽、區家相詩友、五姨丈、紫雲詩友令慈、郭燕芝老師、林超泉老師、盧國良胞兄、薛世祺老師、陳國暲老師、汪溪鹿詩翁、吳永存詩翁)，其他詞牌還包括：《石州慢》(張德潛老師、蔣宋美齡、黃霑、子漢、陳淑霞)、《離亭

燕》(保釣英雄陳毓祥、張東岳)、《訴衷情》(先母)、《望海潮》(鄧小平)、《玉漏遲》(吳漢、老牛)、《玉蝴蝶》(子漢)、《雨霖鈴》(洪金福、陳淑霞、子漢)、《天仙子》(岳父)、《西江月》(先母)、《鷓鴣天》(先母)、《一翦梅》(秋瑾、岳楓、萍心、張國榮)、《水調歌頭》(先母)、《破陣子》(先母、巴金、大嫂)、《行香子》(張譚杏蓮姑、雪梅詩友令尊、江麗珍同學令慈)、《卜算子》(先母)、《解連環》(鄧小平)、《烏夜啼》(先母、郭逸之詩翁)、《渡江雲》(先母)、《江城子》(劉文和)、《滿江紅》(先母、先父)、《祝英台近》(張德潛老師、先母、梅艷芳)、《木蘭花慢》(先父)、《聲聲慢》(先母、瞿敬儀大夫、許志熙、子漢、姚奎畫家)、《揚州慢》(岳父、林達威醫師、姚奎畫家、先母、肥姐沈殿霞)、《踏莎行》(釋慧群法師)、《昭君怨》(岳母)、《臨江仙》(劉賓雁)、《念奴嬌》(柏楊)、《憶秦娥》(先母、鄧麗君)、《惜分飛》(鄧麗君)、《燭影搖紅》(羅文、教皇若望保祿二世、葉利欽、紫雲詩友令慈、鍾鼎文詩公)等。(見《無墨樓/麗璧軒》博客「詞牌一覽表」網頁)

而悼念天災人禍死難者就更不計其數，《離亭燕》(被印尼暴徒姦殺之華人婦女、新疆地震)、《六醜》(文革浩劫)、《六么令》(高棉淪陷)、《望海潮》(長江洪患、九一一、南亞海嘯、颱風莫拉克、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一斛珠》(柬華死難親友)、《一翦梅》(颶風肆虐海地)、《玉漏遲》(舟曲山洪泥石流)、《雨霖鈴》(汶川大地震)、《西江月》(九一一)、《破陣子》(印尼華人被殘害、九一八、太空梭失事、俄羅斯人質劫持、菲律賓山泥傾瀉、以軍誤炸黎巴嫩平民、校園槍擊案、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樹大地震、麥克默里堡大火)、《解連環》(高棉淪陷)、《浪淘沙》(澎湖空難)、《滿江紅》(九一一、雪災、海地大地震)、《南浦》(雲南麗江地震)、《踏莎行》(汶川大地震)、《阮郎歸》(投奔怒海)、《風入松》(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八聲甘州》(高棉淪陷)、《鎖窗寒》(聯軍入侵伊拉克)等。誰說填詞必須遠離世事，無病呻吟，吟風弄月，不食人間煙火？

悼筆除了填詞，還有絕句、律詩、輓聯、祭文、銘志、誄文，也可用駢文賦體。每年在滿地可唐人街中山公園舉辦的全僑公祭大典，到今年已經第廿二屆，我從 1998 年第三屆開始撰寫祭文，到去年為止一共寫了十九篇，每篇 48 句，每句四個字，一韻到底，平仄攤開，一三不論，二四分明，剛開始只求押韻，後來更講究對仗，像這樣公祭大典的祭文，只有舊體格律詩能派上用場，自由體新詩無法取代。曾經在報上讀到白話文輓詞，很不是滋

味，環觀當下，復古潮流，勢不可擋，推廣古典詩詞，刻不容緩，比起詩詞曲賦，輓聯更有發展之空間。悼詞不同於賀詞，一字一情，一行一淚，悲而不戚，痛而不頹，泣而不弱，哀而不倒。凡一切詩文創作，都離不開「有感而發」，寧真忌俗，俗必失真；求精勿濫，濫則不精。倘若牽強附會，硬套生搬，流於形式，雖多產也只淪為千篇一律的老調重彈，了無新意。以上心得乃筆者行文原創，若干年後千萬別變成「古人曰」就好！(第 944 篇) (2017.02.10)

遠　行

記得 2008 年底啟程去越南前，本欄寫《臨行》，2010 年赴台灣前，寫《辭行》，2015 年往港台時，本欄仍未復刊，今期寫《遠行》向詩友辭行，不僅僅因為「遠」，而且還真的「行」。每次旅遊，我一天一篇遊記；去越南時寫了 20 篇《探親之旅》，去台灣時寫了 30 篇《詩詞之旅》，2012 年寫了 11 篇《歐遊日記》，2013 年寫了 9 篇《加州之旅》，看來，今次必須寫 49 篇《亞洲之旅》了。

由於每週三次物理治療，錯過了端華同學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之旅，深感十分遺憾。此次徵得醫生批准，獲得七個星期的休假，女兒提議應該結伴遠行。問我想去哪裡，我想也沒想就說：上海、北京！原因很簡單，女兒和媽咪都已去過！於是，訂購機票，找旅行團，也忙了一陣子。

最大的顧慮就是，我的手臂和肩膀還提不起來，20 公斤行李也許要靠老伴了，如果自由行，只是搬行李、換酒店這一關就夠受的了，總不能拖著行李到處走，所以唯有找旅行團。然而，江南八日遊、北京五日遊，每天都必須安排購物，僅有的一點時間就白白浪費在玉器、寶石、茶葉、絲綢、足底按摩、藥材店中了。我們曾經聯絡國內朋友，他們很熱情的推薦一些專人陪遊，江南八天，一部專車，一名司機，一名導遊，食宿全包，每人收費一萬人民幣，兩人兩萬，折合四千多加幣。

最後，只好向現實低頭！聽旅行社職員說，如果運氣好一些，碰到個好的導遊，不會因為沒有購物而故意刁難或給臉色看。我於是辯駁：我們的機票是付款的，不是「零機票」特價 99 元，為何還要強迫購物？當然，這些話說了也是白說，沒有什麼意義。當收到最後確定的通知書時，我們的身份

變成了「客人為柬埔寨華僑」，我的天！我自 1974 年離開柬埔寨，43 年從未踏足，而 1980 年來加拿大，1983 年取得加籍，加拿大護照已經換了 7 本，由 5 年期到 10 年期，我住加拿大 37 年，已經是如假包換、徹頭徹尾的加拿大人，如今竟變成了「柬埔寨華僑」？難道因為護照出生地是柬埔寨金邊，就永遠被貼上「柬埔寨華僑」的標籤？我無言，也不知到哪裡投訴？還未成行，就已洩氣了！

我們互相安慰，或許，旅行團的行程不至於太糟糕吧！聽朋友說，他們不喜歡看山水園林，不愛遊名勝古蹟，不喜歡聽導遊講歷史故事，寧可去商場「血拼」購物，每個人都「買得好開心」，也有朋友抱怨，旅客下車進入店內，旅遊巴士便關門，想離開也不行。我出示通知書，上面註明：「本團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願行為，導遊保證絕不強迫購物，但請團友必須配合進店參觀。」總之，做好心理準備，往好方便想，先搞旅遊資料蒐集，爭取時間多遊些景點，少些抱怨，善哉！

幸好老伴的姐姐、弟弟提議，由北京回到香港後，一起遊泰國、日本，這建議很好，他們立即訂購往日本機票，訂了京都和大阪 6 晚酒店，至於泰國五日遊，等我們到香港後再報名參加。同時，令我們欣慰的是，大女兒會與律師同事到上海出差，到南京出席「風險評估」國際會議，然後來香港和客戶商談合約，並與我們見面，女婿屆時也從滿地可飛來會合，他們住香港 8 天後返回加拿大。

剛接到愛明頓廖老師電話，告知前《緬省越棉寮華報》主編廖萃川先生北京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他老人家今年 92 歲，我們神交數十年，素未謀面，此次北京之行，退團後延住兩天，將喚的士前往府上拜會廖老。每次旅遊，能謁見心儀已久的長輩，意義深遠，過去幾次，曾拜訪香港郭燕芝老師、連明校長，巴黎薛世祺老師，舊金山施世雄老師，洛杉磯陳國暲老師，雪泥鴻爪，銘刻五中，終身難忘。

在旅途中他鄉遇故舊，更是喜出望外，2010 年 12 月 17 日晚上，從潮州揭陽尋根後返回香港，與闊別 42 年的法國老同學鄭懷國(關不玉)在灣仔華美酒店相會，此情此景，寫在《詩詞之旅其二十》中。今年亞洲之旅，希望能見到另一位老同學，她先到日本賞櫻花，再遊韓國，然後去廣州，也許我們會在廣州或香港喜相逢。至於越南和柬埔寨，我是「近鄉情怯」，害怕舊地重遊；江山依舊，人事全非！我怕回到越南，不再見到國良胞兄，而是去他

的墓前憑弔；我更怕回到柬埔寨金邊，因為，先父之墳還在，雖墓碑上刻著先母姓名，而母親遺屍荒野，不知下落，無法與先父同穴合葬，一想到這些，仇和恨就會湧上心頭。這就是我背井離鄉 43 年不願踏足的原因，何時能解開這心結？

還是想些開心的事吧！許老師日前來函寫道：「整條線還是南京秦淮河畔最好，歷史煙花地，古蹟多，國父陵墓必去，杭州不可只看風景，看蘇堤、岳王墳，感受一下忠臣的志節，唱兩闋《滿江紅》，與古人神交一下，感千古的不屈精魂，你才是隊中的天外昂首人物，不可自我卑下。」遺憾的是，行程匆匆，天天換酒店，以至不能到溫州拜會劉家驊詩兄，到湖州拜會李廣德老師，到福州拜會敖詩豪先生，到廣州拜會黃伯華先生，他日有機會自由行，一定會親自登門謁見。此次遠行，為期 7 週，《麗璧軒隨筆》和《詩壇》暫時停刊，待 4 月 27 日回來後再復刊。但我的日記會每天一篇，絕不中斷。拜拜！(第 948 篇) (2017.03.10)

悼　友

廣校同窗，端中共硯，劫餘奔走。飄離半世，歐陸重逢傾酒。話當年、感慨萬千，滿頭華髮君知否？問人生何價？蓋棺定論，仰天回首。

真友！情長久。縱遠隔西東，白雲蒼狗。挑燈剪燭，憶舊閒聊星斗。博登湖、兄嫂伴隨，山盟海誓難相守。太匆匆、駕鶴仙遊，怎忍心分手？

——《鎖窗寒》悼念陳正群老同學

上週三(11 月 1 日)凌晨四點許，被微信鈴聲喚醒，是景秋老友短訊：「正群同學在飛往香港航機上過身，特此告知。」這一突如其來的噩耗，肯定是未經證實的謠傳，不足為信。再到端華同學群組，排山倒海的「一路走好！」「安息吧！」「節哀順變！」接踵而來，看來正群是真的走了！

我再也無法入睡，一合眼，正群的笑臉立刻就浮現在腦海，他的笑聲在耳邊響起，他的潮州笑話，他的幽默滑稽，他的調皮搗蛋，一下子全都湧現眼前。我實在無法接受這殘酷的事實，就像澳洲同學奕智連續數十條訊息都是「可惜！」兩個字。隨即收到懷國、黛黛的悼詩、麗珍和麗華的悼文，我於是從藏信中找出 1974 年 11 月 20 日正群從柬埔寨馬德望寄到泰國曼谷給

我的信函，相隔已 43 年矣！重讀舊信，痛定思痛，悲從中來，填了一闋《鎖窗寒》貼到網上，用的都是通俗淺白如水的大白話。今期《詩壇第 799 期》，刊出曾任歐老師、姚洪亮、蔡麗華、江麗珍的《鎖窗寒》，都是真情流露，一字一淚！



連續幾天向許多同學打聽正群的逝世真相，終於，今天凌晨兩點許，接到嫂夫人從香港寄來微信，告知第一手資料，許多未經證實的傳言獲得確認——正群老友真的走了！他的兒子開車送爸媽從德國到瑞士蘇黎世，登上飛往香港的航機，打算在 11 月 1 日到柬埔寨金邊；誰料航機在離香港還有大約兩個鐘頭時，他剛用餐完畢，起身上廁所，突然心臟病發暈倒，幾經搶救無效，終告不治。

這是在浩劫以後第一位離我而去的老同學。我知道自己非常過份，向嫂夫人提了許多問題，她一一詳細作答：「很感謝你，能為正群寫文章，我很樂意配合你。」我回覆道：「正群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辭世是我們同學的最大損失，我必須把他的生平事蹟寫下來。非常謝謝！妳在悲傷的心情下還回答我的問題，已經很難想像的了。妳忙吧！我會把文章寫好，給正群在世間留下腳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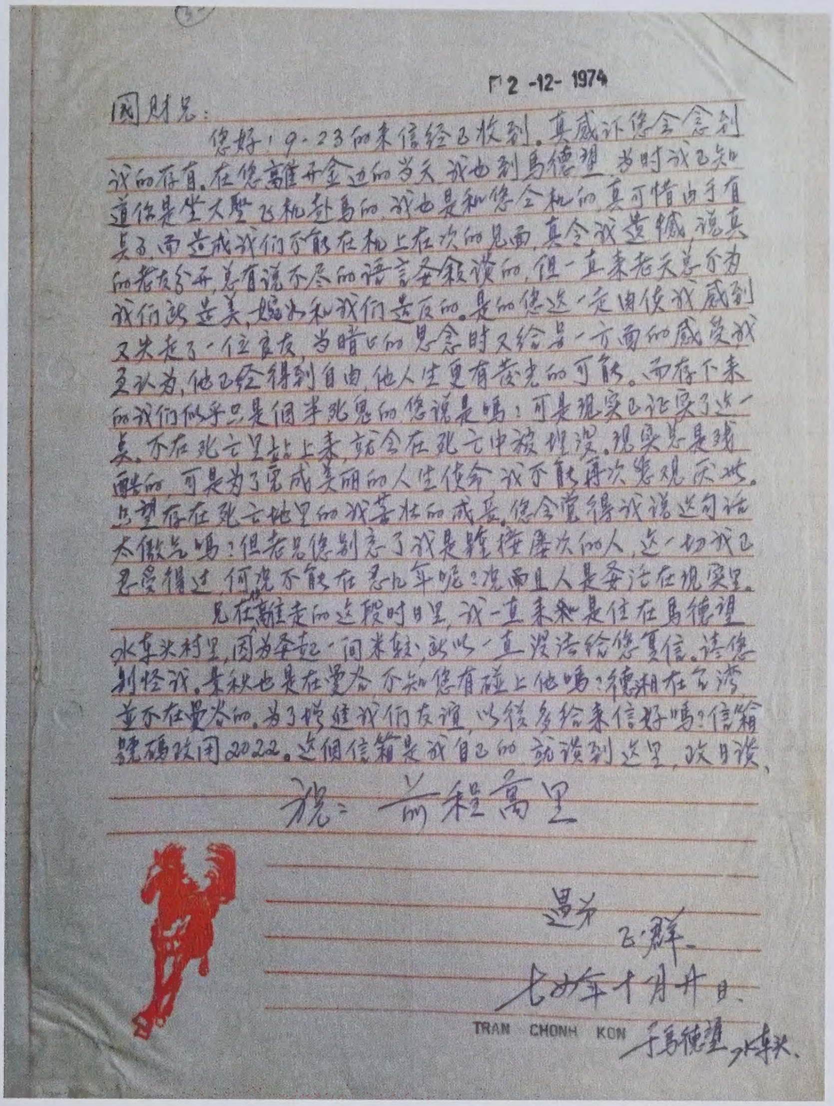


陳正群，潮州人，祖籍廣東澄海，乳名阿正，1951 年 8 月 23 日(農曆辛卯年七月廿五日)生於柬埔寨金邊，2017 年 10 月 31 日(農曆丁酉年九月十二日)病逝，享年 66 歲。在家中排行第四，上有兩兄一姐，下有一弟二妹，其中一位妹妹已在二十幾年前逝世。在金邊廣肇惠中學初中畢業後，到端華唸專修(高中)，1970 年 3 月 18 日龍奈政變後不久，中文學校關閉，繼續留在金邊，1975 年 1 月 23 日與同學陳玲兒結婚。1975 年 4 月 17 日，赤柬入城，金邊淪陷，被紅高棉「烏衫」趕出城，一路逃亡到柬越邊境，1975 年 5 月抵達越南西貢，在越南過著五年難民日子，1975 年生下長子，1979 年次子出生，後來由玲兒父親擔保，一家四口於 1980 年 9 月從越南飛到德國，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博登湖畔安家落戶，1985 年生下幼女。正群刻苦工作，嫂夫人勤勞持家，後來經營源遠酒家，先後開了四家分店，堪稱「長袖善舞」。愛打抱不平，仗義執言，熱心助人，慷慨解囊，樂善好施，急公好義，朋友有難，鼎力相助，甚至敢於兩肋插刀，這是正群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對同學，他從來不佔人便宜，授多於受，這點也是商人的他最為可貴之處；所以，雖然他愛吹牛、車大炮，大家都不介意，還是視他為好朋友、親兄弟！他夫婦倆曾經捐款給端華母校、德國老人院、幼兒園等。在悉心栽培下，三名兒女學業有成，長子懷南經濟學碩士，次子忠英經濟學博士，幼女惠鑾即將是文化藝術博士，他們已成功融入德國主流社會，並先後都成家，

兒女繞膝。正群夫婦弄孫之喜，網上經常看到和小孫兒、小孫女嬉戲的合家歡照片，溫馨甜蜜，令人羨慕。



我們夫婦倆與正群從 1965 年開始在廣肇惠中學就讀，同校不同班，後來在「服務隊」(風紀隊)一起共事，放學後一起到群樂體育會打籃球。1968 年一起進入端華，我的班主任是陳綠波老師，他的班主任是薛世祺老師，後來是曾任歐老師，我們廣校來的老同學總喜歡聚在一起，來往頻密，正群也是我家的常客，經常和我哥哥「吹牛」，媽媽很喜歡他。1971 年，我去越南，彼此偶爾還有通信，1973 年底，我回到金邊不到幾天，正群就來找我，當時我告訴他，正打算去泰國，並且已經報名讀泰文，他說會和我一起去馬德望，送我到邊境。1974 年 9 月 14 日，我從馬德望經烏祖越過柬泰邊界，午夜抵達泰京曼谷。後來他在信中寫道：在你離開金邊的當天，我也到馬德望，當時我已知道你是乘搭大聖航機赴馬，本來我也是與你同機，真可惜，由於有點事而錯過見面機會，真令我遺憾！後來我收到陳芳菲同學來信，告知郭蓮燕同學十二月初八結婚，而正群和玲兒十二月十二日也結婚，兩對新人的婚禮只相差四天，當時我雖然不懂平仄押韻，也寫了一首鶴頂格「正群玲兒情意如詩」(1975.01.25)相贈，這首小詩和芳菲的舊信一直保存到今天，那天找出正群來函時才發現，感慨萬千。



2-12-1974

國財兄：

您好！9-23的来信经已收到。真感谢您会念到我的存在。在您離开金边的当天我也到馬德望，当时我已知道您是坐大型飞机赴馬的，我也是和您会机的，真可惜由于有点了，而造成我们不能在机上再次的見面，真令我遗憾。说真的老友分开，总有说不尽的语言要叙谈的，但一直来老天总不为我们设造美，始终和我们过反的。是的您这一走由使我感到又失去了一位良友，当暗暗的思念时又给另一方面的感受我更认为，他已经得到自由，他人生更有荣光的可能。而存下来的我们似乎只是個半死鬼的，您说是吗？可是现实已证实了这一点，不在死亡里站上来，就会在死亡中被埋没。现实是是残酷的，可是为了完成美丽的人生使命，我不能再次悲观厌世。只望存在死亡地里的我茁壮的成長。您会觉得我说这句话太傲气吗？但老兄您别忘了我是饱经磨炼的人，这一切我已尽受領过，何况不能在这几年呢？况而且人是要活在现实里。

兄在離走的这段时日里，我一直来都是住在馬德望水車头村里，因为要起一间米铺，所以一直没法给您复信。请您别怪我。景秋也是在曼谷，不知您有碰上他吗？德湘在台湾並不在曼谷的。为了增进我们友谊，以後多给来信好吗？信箱號碼改用2022。这個信箱是我自己的。就谈到这里，改日谈，

祝：前程萬里

遥弟 正群

七四年十月廿日

TRAN CHONH KON 于馬德望水軍

2012 年 5 月 15 日到 17 日，我和惠茵到瑞士蘇黎世，正群、玲兒夫婦由長子懷南從德國開車來火車站接我們，闊別 42 年，老友重逢，互相擁抱，熱淚奪眶，我們前後相處三天兩晚，留下美好回憶。(見《歐遊日記》其四、其五、其六)唉！那天在視像電話中他還說一定會來加拿大。安息吧！正群老同學，一路走好！(第 976 篇) (2017.11.09)

傷疤

1979 年 1 月 7 日，越南「侵略軍」一舉攻下柬埔寨首都金邊，推翻了紅色高棉，結束了赤柬波爾布特政權三年零八個多月的統治。昨天，柬埔寨王國首相洪森和夫人文拉妮出席了在金邊鑽石島中心展覽館舉辦的「慶祝推翻紅色高棉 39 週年」紀念日活動。這段報導，又揭痛了還未痊癒的傷疤！

1975 年 4 月 17 日，紅色高棉(赤柬)烏衫兵攻陷金邊，隨即開始驅趕全市兩百多萬民眾，令金邊變成一座死城。緊接下來的之屠城，用暴力專政來達到「全面提前邁向共產主義」，這愚蠢、野蠻的大屠殺，加上飢餓、疾病、虐待、殘暴，令全國三百萬人喪生。可以說，柬埔寨的曠古悲劇，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波爾布特曾多次到北京，獲毛澤東接見，面授「治國」之道，奪得政權後，還被中共大力稱讚一番。從 1975 年到 1979 年的紅色恐怖統治，赤柬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消滅人口，以此來達成所謂的「社會改造」。為了這個荒謬的目的，波爾布特政權拒絕嚐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選擇了一種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屠殺，以徹底摧毀舊政府留下的國家機器。赤柬憲法稱：民主柬埔寨是一個人民、工人、農民以及所有其他柬埔寨勞動者的國家。然而，其統治模式與眾不同，黨的最高領導人身份高度保密，一律稱為「組織」(安卡)。不走工業化道路，強迫國民為農民，消滅城市，廢除宗教，取消貨幣、市場、私人財產。由於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導致赤柬內部「自我屠殺」，黨內大清洗。柬埔寨共產黨的末日，是咎由自取，越南「侵略軍」攻陷金邊，推翻赤柬，將水深火熱的老百姓從人間煉獄中「解救」出來，侵略者成了救星，這說明了什麼？

網上有人歡呼紅色高棉走向滅亡，也有人痛罵越南侵略柬埔寨；有人甚至質疑赤柬是否殺那麼多人，三百萬人這個數字「誇大」。也有人在電話中和我爭論，認為「赤柬剛攻下金邊，國不成國，家不成家，所有政府官員、軍人、警察，都是舊政權留下的，根本不聽指令，若不大開殺戒，怎能管治好新國家，所以，亂世必須用重典，殺掉一部分人是應該的！」我實在受不了，於是發出最後警告：「閉口！到此為止，下不為例！如果再說下去，你和我將不共戴天，連同學也做不成！」

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我是唱語錄歌才能熟背這段話。波爾

布特的紅色暴力專政，取經於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僅僅對資本家專政，連老百姓也不放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老同學之中，親身經歷這場浩劫的大不乏人，一位有正義感的發聲：「應請曾經人間地獄的同學寫回憶錄了！」作為歷史見證，把這一段悲劇寫出來，凡是有血氣、有良知的，一定會站出來說真話，不該讓這歷史消失在健忘中。



近日端華同學網上，有幾位劫後餘生的老同學，詳盡細述往事，歷歷在目，一字一淚，讀後感人肺腑，仰天長嘆！如此悲劇，怎麼還有人昧著良心說出「紅色高棉沒有殺過人」、「要革命、要專政就當然會有人死」這樣的話？很敬佩那些敢講真話的人：「若沒有“越南入侵”或是晚來數月，我們與桔井大部份人都會葬身在荒村竹林中。」「往事不堪回首，欲哭無淚，最可憐可悲的是我們這一代，正是美好的青春與生命，卻埋葬在這爛國、臭領導的手上。有誰能還個公道？情何與堪？為什麼？為什麼？」「被利用者埋骨荒野無人問，利用者有沒有說一句道歉呢？有知如此，為什麼今天還有人大歌大讚？」「我們千萬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更不可以接受被人拳打腳踢扇耳光後塞粒糖給你就感覺甜滋滋，唯利是圖而萬籟無聲，豈不是違天逆理？」「紅色高棉政權對本國服服貼貼的老百姓進行有計劃的大屠殺，是一

段用我們的親人、我們的老師、同學的鮮血和白骨構成的真實歷史。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不容因為政治立場而篡改。我們今天在譴責日本右翼份子篡改侵華歷史的同時，同樣不容許任何人篡改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歷史。」「沒有人性的赤紅故事永遠無法忘記。我左眼下的傷痕是赤紅所賜，我能忘嗎？」我讀了一段又一段，眼淚盈眶，又想起我的母親。

高棉悲劇，是研究東南亞歷史必修的一課。研究紅色高棉，就會順藤摸瓜，追究出赤柬背後的罪魁禍首。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四十多年來，大陸一直閉口不談柬共統治的原因。三百萬無辜生靈的死，換不回一句話，這又說明了什麼？《中國大百科全書》全套卅二卷，竟然找不到「波爾布特」這條目，「柬埔寨」條目也輕描淡寫：「1954 年法國被迫撤軍，1976 年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扶植金邊政權。」在「柬埔寨共產黨」條目寫道：「1975 年 4 月 17 日，柬共領導的武裝力量解放首都金邊，贏得了抗美戰爭的勝利。柬埔寨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和反對外來侵略的立場，為全國解放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執政後犯了一系列過左的嚴重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隻字不提大屠殺。這就是為什麼我到潮州揭陽探祖尋根時，盧家所有親人都異口同聲的說：柬埔寨「排華」，竟無人相信會有赤柬大屠殺這一回事！(第 985 篇) (2018.01.11)

何　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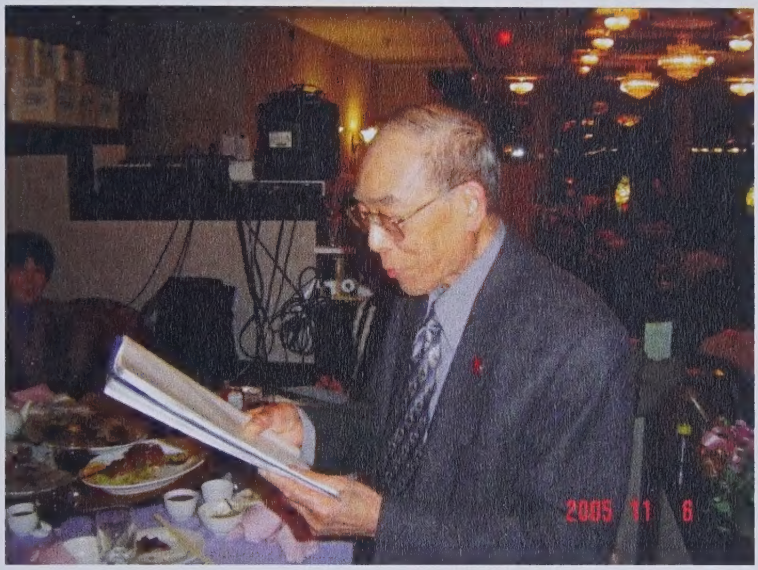
乍冷淒風，微寒苦雨，滿城愁緒。天堂路上，溪鹿、永存為侶。眾吟朋、淚灑悼詞，送公駕鶴西飛去。問仙鄉多遠？詩書幾袋？有誰陪否？

無語！陰陽阻。哭雲壤途遙，痛錐心腑。當年雅集，朗誦《可余亭序》。憶揮毫、倚馬句成，《雪泥鴻爪》留巨著。育學童、辦校傳薪，德業垂千古！

——《鎖窗寒》敬悼何宗雄校長千古

上週五(5 月 4 日)清晨，接到吉勝英女士電郵，告知何宗雄校長於 5 月 3 日下午三點許病逝。何夫人徐茹茵女士來電話，我詢問詳情，並致以深切慰問，希望她和家人節哀順變，保重身體為要。隨即發出邀稿信給全體詩友，通知大家寄來詩詞，將於《詩壇第 825 期》刊登特輯。很快就收到黃國棟、雷一鳴、譚銳祥、伍兆職、許之遠、李錦榮、鄭石泉、林明、馬新雲、崔船

甫、姚洪亮、江麗珍、鄭懷國、陸蔚青、唐偉濱、朱九如、莫海波等詩詞大作。我填一首《鎖窗寒》，又寫篇祭文貼在網上。



這幾天不分晝夜，從《麗壁軒隨筆》一千篇中，找出與何公有關的文章超過八十篇，按時間先後次序排列，摘錄或全文連線，匯編成「懷念何宗雄校長」特輯，諸君可以到「無墨樓/麗壁軒」博客上瀏覽，我打印出來，竟 11 頁一萬三千多字。詳細記載了何公 2003 年加盟詩會，到 2013 年住院停筆，十年間參加過的歷次雅集、詩宴，配上詩友之照片，是研究何公晚年文學活動最好的資料。

全文連線的隨筆一共 14 篇，包括：第 366 篇《雅聚》、第 410 篇《雅敘》、第 460 篇《雅會》、第 466 篇《雅事》、第 476 篇《拈韻》、第 570 篇《鹿鳴》、第 613 篇《可余》、第 631 篇《紀錄》、第 645 篇《僑校》、第 646 篇《雅緣》、第 663 篇《雅趣》、第 670 篇《雅吟》、第 685 篇《謝師》、第 970 篇《追憶》等。其中無墨樓、可余亭、于遠樓、玉瓊樓、鹿鳴園數次雅集，都有何公足跡。

詩會成立以來相繼送走了 18 位詩友，李少儒(2005)、林盛羽(2006)、區家相(2006)、陳桂(子漢)(2007)、姚奎(2007)、陳渥(2010)、郭燕芝(2011)、劉能松(2012)、薛世祺(2014)、陳國暲(2014)、蘇朝(2015)、汪溪鹿(2016)、曾廷昌(2016)、王一洲(2016)、吳永存(2016)、雷基磐(2017)、何宗雄(2018)。「詩壇」先後刊登過五個紀念特輯，分別悼念子漢、劉能松、汪溪鹿、吳永存和何宗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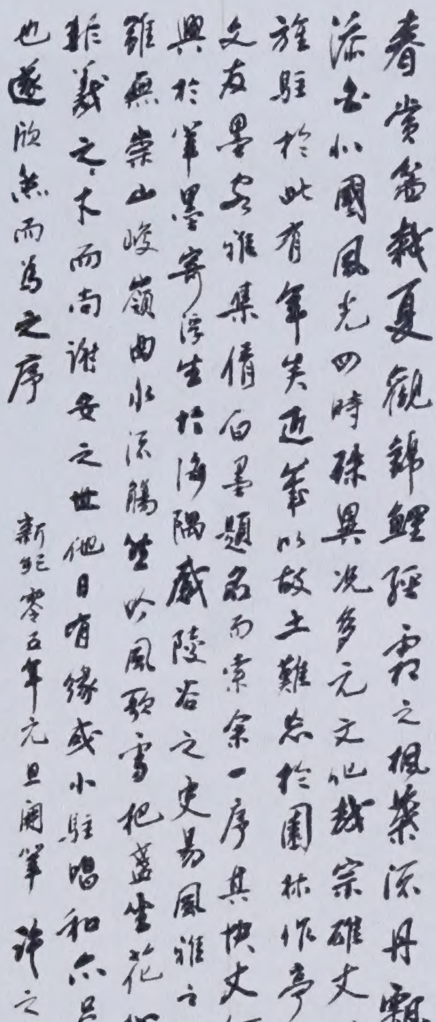
本文不寫何公簡歷生平，只著重及 15 年間之來往詩交、筆墨情緣。查看「詩壇統計表」，何公十年間一共發表作品 227 首，包括七律 127 首，七絕 56 首，七古 24 首，五律 7 首，五絕 2 首，詞 11 首。諸君可以到「詩壇」網頁「各家詩詞集」中找到《何宗雄詩詞集》。

何公加盟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第一首詩，是一首古風「誠謝白墨君贈《滿城賡詠集》」，刊於 2003 年 3 月 7 日「詩壇第 167 期」；他最後一首詩是「八一生辰感詠」，刊於 2013 年 10 月 11 日「詩壇第 709 期」，由夫人手抄。我收藏了他和夫人筆跡，幾回重讀，往事如煙，前塵若夢，感觸良多。



我於 1997 年 5 月 17 日赴維生豆腐廠參觀魁北克華人藝術家協會演出綵排，首次與何公相見，後來譚銳祥壇主多次安排一起飲茶，曾多次向何公邀稿。2001 年 2 月，收到何公贈送新書《自做豆腐吃出健康》；2002 年 12 月詩會出版《滿城賡詠集》，我驅車去學校送交，何公終於給「詩壇」來寄來第一首詩。此後，我們彼此過從甚密，電話信函從未間斷；2003 年 9 月，何公贈我竹子，並到寒舍參加無墨樓中秋雅集；他愛女出閣，我有幸獲邀出席婚禮，即席贈詩祝賀。何公喜弄弦，過去每年公祭大典，必親自率國樂團登台奏樂。2004 年 11 月，何公後園亭子落成，我遵囑構思，以「可余亭」命名，並親自赴多倫多，懇請許老師為亭子題字；記得當時是 2005 年元旦，

許老師聽說何公索墨，一口答應，翌日便完成《可余亭序》。他先寫一次，後來再抄另一宣紙上，我要求他將第一手稿給我珍藏，將重抄的墨寶帶回滿地可，交給何公裱褙，鑲進鏡框，懸掛廳中。並邀請眾詩友先後三次雅集，即席揮毫，聯吟覓句，發表報端，留下詩壇佳話。



1979 年，何公創立蒙城中文學校(後易名魁北克中華文化教育學院)，1999 年廿年校慶，我為特刊撰稿；2009 年，卅週年校慶時，我撰寫《僑校》。每年中文學校畢業典禮，我與壇主譚公都會出席觀禮，給學生頒獎。何公回憶錄《雪泥鴻爪七五年》，我有幸能參與編輯工作，並為該書作序。2010 年 9 月 18 日，何公於紅寶石酒樓設壽宴，並慶祝新書面世，許之遠老師專程從多倫多前來祝壽，上台演講，乃城中盛事也。



六年前何公住院，我和內人前往醫院探病，並先後與許之遠老師、伍老兆職、吳老永存前往療養院探望，還拍照留念。何公送我們到電梯口，看到他堅強的求生意志，我深表欽佩。何公從南岸轉來滿地可 NDG 療養院後，我與許老師在何太陪同下去探望他一次，當時他很虛弱，不能起身，只躺在床上。去年 6 月公祭，我打算與譚公、伍老在祭典結束後一起去探訪何公，可惜何太已有約在先。何太在狗年賀卡中附來一信，告知何公近況。

今年 1 月，許之遠老師寄來一首「新年懷何宗雄學長」七律，刊登於「詩壇第 809 期」上，但不知何公是否讀到。「九月五壽星」，汪溪鹿、吳永存先走一步，天堂路上，與何公相遇，是否聯吟酬唱？何公 86 高齡駕鶴西飛，多年病痛，二豎折磨，終於解脫！何公一路走好！安息吧！何校長！(第 1002 篇) (2018.05.10)

見 抒

上週六(5 月 12 日)下午，驅車接了伍兆職詩翁，再到嘉華公司接譚銳祥壇主，然後憑 GPS 衛星導航系統，找到皇家山殯儀館，出席何宗雄校長追思會。詩會同道除了我們三人，還有雷一鳴老詩翁夫婦、劉源詩兄、韓修乾(信天翁)詩友等。何公安祥躺在靈柩中，陪著他的是其回憶錄《雪泥鴻爪七五年》。譚銳祥壇主率領我們向何公行三鞠躬禮，站在靈前沉思、默哀，思潮起伏，感慨萬千。

我謹代表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在追思會上恭讀祭文，除了全僑公祭大典，這還是有生第一次。過去給林達威醫生、李俊棠老先生、子漢詩翁、紐西蘭林超泉老師、法國薛世祺老師、汪溪鹿詩翁、吳永存詩翁寫過祭文，但都沒有站在靈柩旁邊親自誦讀，希望何公能聽得到。幾位朋友告知，是讀到《華僑新報》本欄隨筆「何公」和「詩壇第 825 期」，才獲悉何校長逝世的消息。滿地可每逢僑社名流逝世，整版大幅悼念廣告充斥報章，而對於這位在海外為中文教育默默貢獻數十年的何公，竟然見不到悼念他的片紙隻字，唯一見報的是吉勝英代表前國樂團刊於《華僑新報》的輓詞。

祭文

盧國才 撰

維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二日，歲次戊戌年三月廿七甲辰吉日，余代表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仝人，謹以誄詞致祭於 何宗雄詩翁之靈前曰：

滿城冷雨，哭悼何公。菁英博士，俊彥宗雄。
口碑稱讚，景仰敬崇。名留青史，筆誌詩翁。
防城幼子，牛背牧童。緣奔寶島，獲考建中。
求知求學，半讀半工。喜升台大，飲譽黌宮。
科研苦鑽，農化專攻。參加龍劇，道整立功。
留洋碌碌，負笈匆匆。繫情歐陸，圓夢初衷。
成婚法域，攜眷加東。家庭幸福，兒女孝聰。
健康豆品，生意興隆。悉心辦校，盡瘁鞠躬。
傳薪海外，桃李春風。弘揚國粹，發聵振聾。
吟詞作賦，樂韻精通。勳章甫授，事業正豐。
雪泥鴻爪，夕照彩虹。著文有愛，回憶無窮。
忽罹頑疾，不忍臨終。劬勞解脫，病痛皆空。
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安息禮拜」由劉壯長老主持，何公女兒何琪在追述父親時泣不成聲，聲淚俱下；女婿、兒子等人的回憶，扣人心弦，催人淚下。成輝營牧師主禮，儀式在五點鐘結束。我們向何太和家屬致以深切慰問，祈願節哀順變，保重為要。帶著沉重的心情步出殯儀館，眾詩友與我們在停車場告別。



Article • [illegible]　　華僑新報　　www.fhmedia.ca

何公

詩壇第八百二十五期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illegible]

http://www.quebecchinesepoetry.com/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 Le 10 Mai 2018 • Page 35

先送譚公回嘉華公司，再送伍老回家。一路上我們三人自抒己見，仰天長嘆，不勝嘘唏，深感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本埠詩友約三十位，吳永存詩翁逝世，到南岸出席追思會，只有譚公、雪梅兄、雷公、劉源兄、韓志隆兄和我六位；今次送何公最後一程的，也就譚公、伍老、雷公、劉源兄、韓修

乾兄和我六位而已，這又說明了什麼？回顧可余亭三次雅集，濟濟一堂，往事只能回味矣！



何公逝世，我特製作了「懷念何宗雄校長」向各方所有詩朋文友派發，絕大部分曾經參加可余亭雅集的詩友都寄來詩作，每首詩詞都是發自內心，有感而吟，抒發對這位前輩的景仰、敬重。壇主譚公停筆多時，也趕在發稿前完成七律；雷老星期二連夜寄稿來。許之遠老師甚至打算專程從多倫多親自前來出席喪禮，但我考慮到許老師年歲已高，舟車勞頓，不宜跋涉，謹代其向何太致候。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大門前有一副對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據說是紀念 1918 年 2 月 26 日跑馬地馬場內發生香港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火災，六百餘人喪生，一名神父為悼念罹難者，撰寫此聯，雖然上下聯末三字「歸故土」無法與「也相同」對仗，但該聯對生老病死還是看得

很透徹。研究香港教區歷史的學者夏其龍神父則認為，該聯文乃由查里大帝老師的拉丁文詩句譯成，原意是：「旅人，你與我當年一般，而終有一天也會成我這模樣。」令我想起曹雪芹，他在《紅樓夢》裡寫林黛玉《葬花詞》：「儂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儂知是誰？試看身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置身處地，感同身受，每個人都會經歷老死，所以不應把話說得太絕，不留餘地。

詩人方寬烈曾效袁枚生前向友人索輓詩，許之遠老師寫了八首《預輓港澳詩家方寬烈先生》，刊於 2012 年 3 月 16 日和 23 日，有「銅棺未撫真成慟，為報平生奉輓詩」詩句；時隔一年半，即 2013 年 9 月 5 日，方寬烈真的走了，享年九十。說真的，我無法寫預輓詩，於心不忍也，詩未成，人已崩潰矣！許老師乃性情中人，他曾為何公寫過《可余亭序》，又寫詩賀壽和懷念：《子安學兄七十八榮壽》(558 期)、《賀何宗雄學長八五榮壽》(792 期)、《新年懷何宗雄學長》(809 期)，「公以鐵肩擔世苦，是真仁者壽山河」，「道岸福源雙匯地，德風秋月一澄天」。最後是首悼別詩《敬獻宗雄學兄之喪》，「輓歌幽訴憶驪歌，竟夕西窗別恨多」，「擔盡人間身上苦，可亭鶴唳咽相和」。

今天是農曆四月初一，猶憶先父於 1954 甲午年四月初五日仙遊，生於 1911 辛亥年，在世不足 43 歲。他病逝時，我還差兩天才滿週歲，所以不能上靈堂；母親未滿四十守寡，含辛茹苦，咬緊牙關，一家六口撐了下去，可惜柬埔寨變天，赤柬屠城，赤禍蔓延，母親慘死於柬共統治下的人間煉獄，終年 61 歲，我當時已在泰國，印證了泰國相士之批命書：父母喪禮都沒有參與。所以，每年四月初七，我在痛苦中慶生，每當到殯儀館出席喪禮，我就想起英年早逝的先父和屍骨無存的先母，我從未撫棺哭悼，也從未給自己父母寫過祭文。匆匆一晃眼，先父已逝世 64 年，先母也罹難 43 年矣！

2014 年先父逝世六十週年，「詩壇」停刊，沒有作品。2004 年先父逝世五十週年，我填《鎖窗寒》：「正值英年，偏逢亂世，怎堪瞑目？匆匆撒手，不忍稚齡啼哭。念妻兒、淚雨斷腸，亡魂欲返開棺木。嘆四三歲月，一抔黃土，永生天國。　勞碌，勤栽育。願後繼成材，嘔心積蓄。書香幾代，先輩仕途榮祿。盼子孫、光祖耀宗，范陽蔭德扶望族。看廬門、乃父遺風，百載添千福。」謹以此詞為本文結尾。(第 1003 篇) (2018.05.17)

雷　門

驚悉雷門兄逝世的噩耗，是上星期二晚上。連夜敲鍵趕寫悼文，並去函報社，要求取代已寄出的《尋歐》。星期三清晨，接到雷門兄還活著的好消息，便急忙通知報社，依舊用回《尋歐》一文，《詩壇第 841 期》也採用未加入悼詩輓聯的舊版本。直到昨天，才獲證實，雷門兄已於 8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1 點 37 分病逝，奇蹟並沒有出現。

雷門兄真名劉伯松，曾用筆名高士、列夫，1936 年 9 月 23 日生於馬來西亞。我是因他的專欄而結識，1996 年開始寫《麗璧軒隨筆》後，就與他多次見面，彼此都以筆名互相稱呼。我們在報紙上是鄰居，我每年春節一定會寄一張賀卡給他，十幾二十年不變。他在《華僑新報》創刊時就已經開始寫專欄，由最初的《心靈深處》到《思路》，又改為《隨想錄》、《感言》，2004 年 5 月 28 日(《華僑新報》第 692 期)，雷門兄的專欄由「中山公園」搬遷到國際版，並將《感言》換成《觀與思》。後來他在《華僑時報》寫《雷鳴堂》，又在《七天》寫《老劉看世界》，數十年來從未停筆，直到患病期間依然沒有斷稿。



我與雷門兄每次見面，都是在宴會上，而且所聊的，也都是寫作的話題。他的見識廣博，觸覺敏銳，談吐溫文，特別是對時局的分析，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絕不人云亦云，所以凡是他的評論，我從未錯過，有些還剪存下來。1997 年 3 月 16 日，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成立，他出席了在唐人街名都閣的成立大會晚宴，並應邀在會上發言。七年後的 2004 年 11 月，他榮任第八屆作協主席，我寫了一首詩七律祝賀：「為鄰八載兩文痴，創會當年冷暖知。松嘯雷鳴晴可待，川流水納海無私。互通心路緣和誼，隨想感言觀與思。掌舵休驚風浪險，途遙任重且吟詩。」(刊登於《詩壇第 25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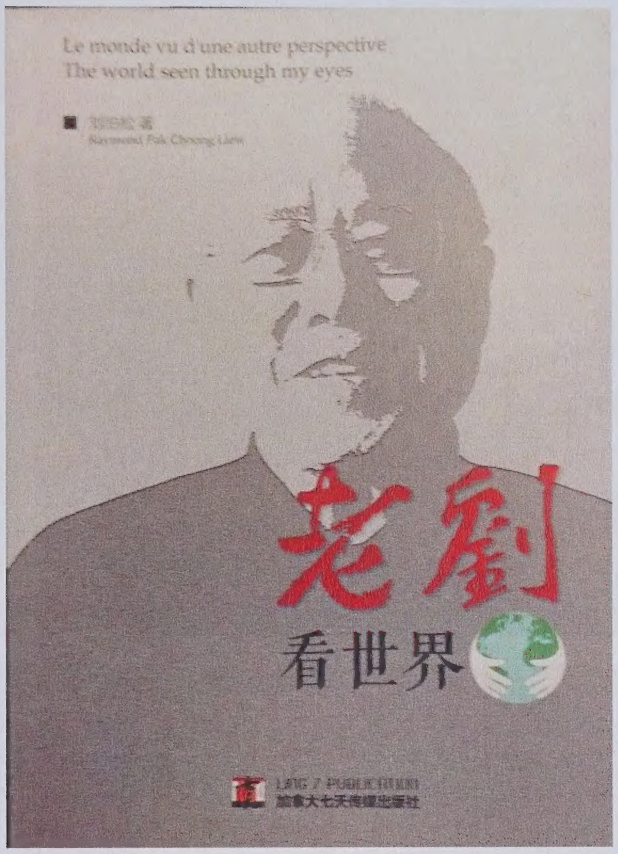
2004 年 12 月 5 日，我應雷門兄之懇請，出席了作協「專欄座談會」並擔任主講。那天是週日，我與雷門兄、秦川、冰藍和劉愛麗等先在唐人街萬年樓用午餐，然後到華總會三樓會議廳。也就是這一天，我首次結識了前來贈送照片的「老馬」，她就是寫《女人一枝花》的作家、詩詞家紫雲。

2005 年 2 月 26 日，也是星期日，我應雷門兄之懇請，出席了作協「武俠小說座談會」擔任主講。中午 12 點先到唐人街萬京樓用膳，雷門兄夫婦、高振寧博士夫婦、葉飛鵬、劉愛麗、王建華等已在座，冰藍沒有來。座談會大約四十多人出席，先為徵文比賽獲獎作品頒獎，我主講「武與俠」，王建華講她寫武俠小說的心路歷程，葉飛鵬講「武俠縱橫走一回」，由高振寧博士將粵語翻譯成國語。

我與雷門兄的交往，有不少還寫進本欄中。我的數十本日記中，每次有與雷門兄見過面或通過電話，都會記上一筆。2003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晚，到唐人街紅寶石酒家貴賓廳出席歡迎中國電影代表團晚宴，雷門兄夫婦看完影展才赴宴，我們一見面，話題天南地北，他妙語如珠，大家笑聲不斷。

201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晚上，我於「七天」傳媒十週年晚宴上與雷門兄喜相逢，我們倆緊緊握手，親切聊了好久，又合拍了幾張照片。後來才獲悉他患病的消息，但每週還是照樣有文章發表。

今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晚上，我與女兒出席「七天」《加拿大華人精英錄》新書發行晚宴，適逢雷門兄新書《老劉看世界》問世，這是十分珍貴難得的時刻，我立刻買了一本，走到雷門兄跟前，要他給我簽名題字，他笑說：盧兄，什麼時候才收到你簽名的書呀？我除了搖頭嘆息，無言以對。



今晚，我獨自在電腦前捧讀雷門兄遺作，仰天長嘆，感慨萬千。天意弄人，今後，我再也不能與雷門兄一起在報上馳筆，每年再也不能為他寄賀年卡。他的笑聲，一直在我耳邊迴響，經久不息！雷門兄與我君子之交，他曾賀我在書展買到全套《漢語大詞典》。我曾在本欄《暢言》中寫道：「他寫時評，是以專家學者身份下筆，所以非常精闢中肯，不像本欄的隨筆，想到就寫，東拉西扯，雞毛蒜皮，難登大雅也。回顧十四年來，由軟性的《心靈深處》到感性的《隨想錄》，由硬性的《思路》到理性的《感言》，更昇華至觀察與思考的《觀與思》，寫作的路上再創高峰，可喜可賀！八年老鄰居突然搬遷，的確有些捨不得，忽然又有一種孤單的感覺。」雷門兄將寫時評的要訣公諸同好：「最理想的一篇時評，應該不僅要把事件寫得動聽感人，還得把道理說得清清楚楚，所謂深入淺出、理路清晰、合情合理、並以理服人。」拜讀《老劉看世界》，他的確真是說到做到了。



沒有等我出書簽名呈送，雷門兄就俏俏的走了！陸續收到紫雲、陸蔚青、伍兆職、李錦榮、唐偉濱、楊延穎、朱九如等寄來悼詩，痛定思痛，悲從中來。潘潔心社長說了感人的話：「他是新報的老友，在新報最初時期，他親自駕車到各處送報點送報，我們一起吃飯盒，一起工作，很愉快，當時情景永遠不會忘記的。他與碧瓊結婚時的情景我們也記憶猶新。哎！這一晃多少年過去了！現在他走了，祝他一路走好！」

知悉雷門兄遺體告別及追思會定於 9 月 16 日(星期日)在高德寧殯儀館舉行，謹撰祭文一篇，並附輓聯一幅，拜祭靈前：

心靈深處，感言觀與思，隨想老劉看世界；

墨跡淡時，筆紙緣和誼，漫談才子笑紅塵。

安息吧！雷門兄，願有緣來世再相逢！(第 1019 篇) (2018.0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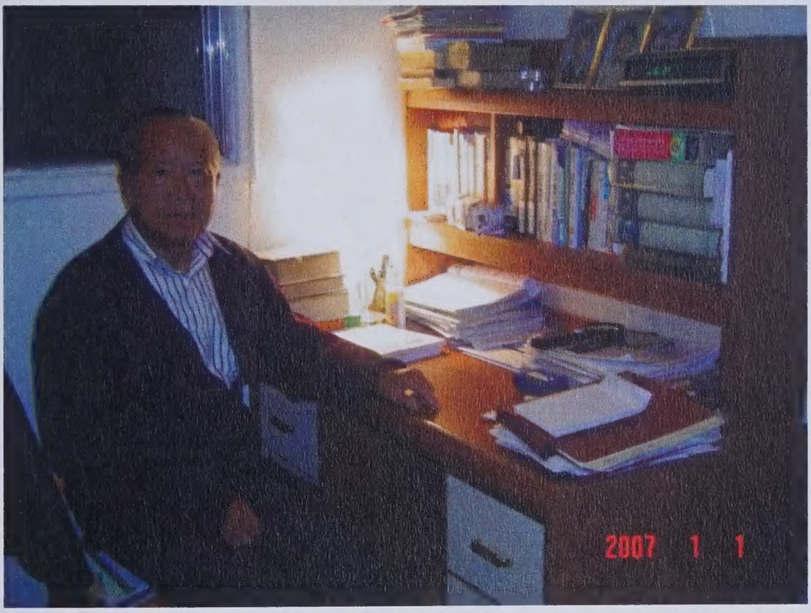
黃　公

馳騁文壇知己少，筆紙神交、相識因追稿。還憶當年編緬報，通宵不倦何曾老。

歲月崢嶸風骨傲，政論如刀、肝膽求同道。驚悉先生天國召，蕪詞一曲心中悼。

——《蝶戀花》敬悼黃凱之先生

2019 年元旦深夜 12 點 14 分，收到田淑丹姨從亞省卡城傳來的微信：「凱之已辭世！」這五個字如驚雷轟頂，令我不知所措。我上期《迎歲》一文中，還回憶 2006 年除夕在卡城的往事。隨即打開電腦，找到了 2007 年元旦清晨，我為黃凱之先生拍他坐在書桌前的照片，屈指一算，正好 12 年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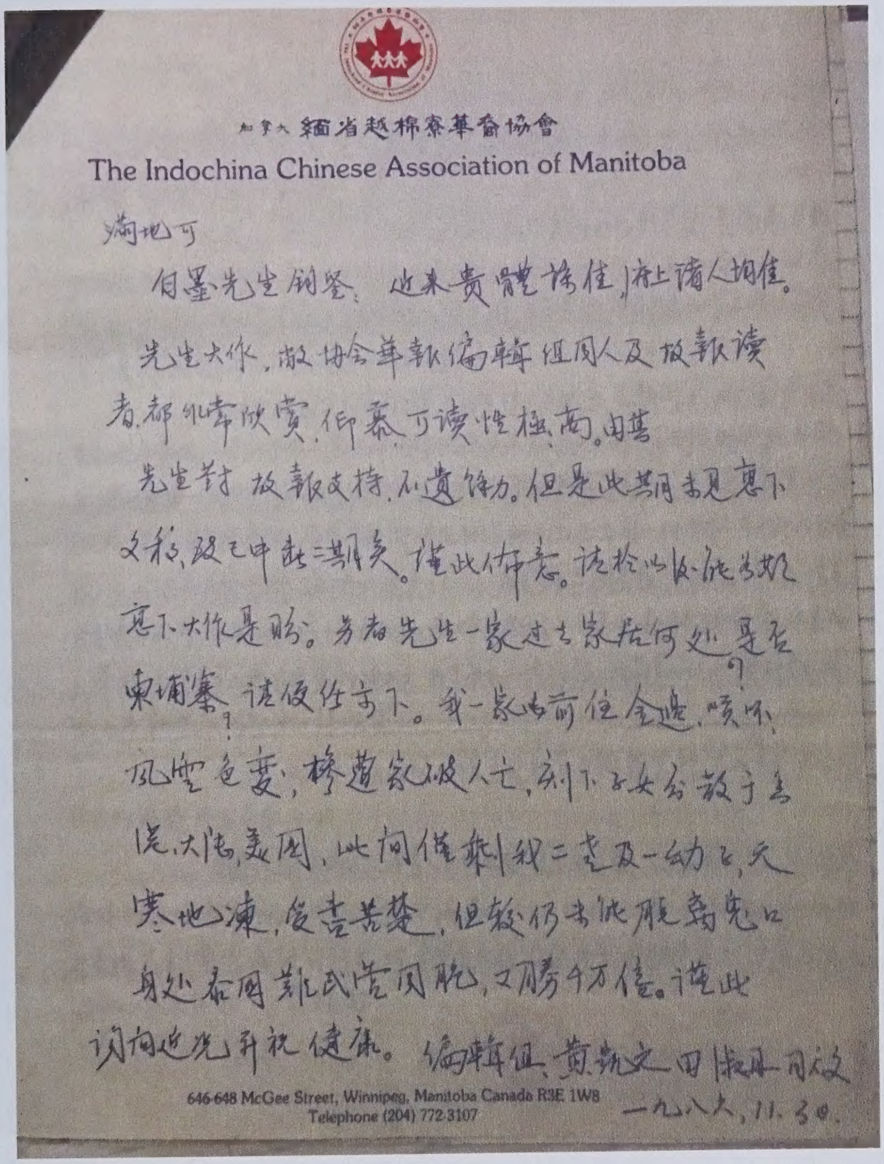


我認識黃凱之先生，應該從《緬省越棉寮華報》談起，那已是 1983 年的事了 (見本欄第 324 篇《異葩》）。當時我仍住在亞伯達省愛民頓市，因為投稿的關係，與該報主編田淑丹姨筆紙通信而結識。1985 年 4 月，我遷返魁北克省滿地可，繼續寄稿去緬尼多巴省溫尼伯，並與田淑丹姨經常通長途電話，由於還沒有發明傳真機，有時因為時間性稿而必須在電話中逐字逐句把詩文傳去。1987 年 8 月，適值黃凱之先生和田淑丹夫婦歐遊返加，逗留多倫多數天，我專程由滿地可趕去，並租了一部卡迪亞克轎車，與許之遠老師、

《快報》總編輯張展鵬先生一起陪同，暢遊尼亞加拉大瀑布，30 幾年前的事好像昨天剛發生。



這些年來，黃凱之先生以「金邊客」的筆名在《緬省越棉寮華報》寫了上百篇政論，針砭時弊，敢寫敢說，很受讀者喜愛。我是因為他的犀利文筆，而到處打聽，才知道他就是主編田淑丹姨的夫婿。但關於他的生平簡歷，卻一無所知。日前向田淑丹姨索取，才有了一些眉目。據卡城教會提供的資料如下：「黃凱之先生，1920 年生於中國廣東潮州。小的時候在鄉下農村生活，長大後在學校任教務。1948 年離開中國到柬埔寨謀生，在工廠做管理帳務的工作，1950 年與田淑丹女士結婚，育有 7 位子女。黃先生因為性格忠實勤奮，耐勞吃苦，所以建立了小康之家，過著安定的生活。1975 年柬埔寨改換政權之後，家園沒有了，過著非常辛苦的生活。1979 年逃往泰國難民營。1980 年蒙加拿大政府收容，定居在加拿大，首先住在緬省，13 年之後，1992 年才住在卡城。黃凱之先生努力工作，過著平安的生活。在 2016 年信耶穌，接受耶穌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有神的保守和賜福，無病無痛，平安健康，直到過去的星期二，2019 年 1 月 1 日晚上 7 時左右，離開這個勞苦的世界，回到他在天上的家，上帝的懷抱裡面，享年 98 歲。」黃凱之先生追思會前天(1 月 5 日) 星期六舉行。



加拿大緬省越棉寮華裔協會

The Indochina Chinese Association of Manitoba

滿地可

白墨先生鈞鑒：近來貴體諒佳，府上諸人均佳。

先生大作，敝協會華報編輯組同人及敝報讀者，都非常欣賞，仰慕可讀性極高。由著

先生對敝報支持，不遺餘力。但是此期未見惠下文稿，敝已中斷二期矣。謹此佈意。請於以後能多撥惠下大作是盼。另有先生一家過去家居何處？是否柬埔寨？請便信寫下。我一家以前住金邊、嗊吥，風雲色變，惨遭家破人亡，剩下子女分散於香港、大陸、美國，此間僅剩我二老及一幼子，天寒地凍，受盡苦楚，但較仍未能脫離魔口身處本國華氏管同胞，又勝千万倍。謹此

詢問近況并祝健康。編輯組、黃凱之、田淑丹同啟

646-648 McGee Street,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E 1W8
Telephone (204) 772-3107

一九八六，11.30.

今早，到地庫藏信文件夾中，找出田淑丹姨這卅年來給我的信件，竟然有八十多封，而且每一封都是密密麻麻的長信，內中有黃凱之先生的信十幾封。他的字很美，筆力蒼勁，不亞於張德潛老師的書法。有一封還特地介紹他們七個子女：長子 16 歲時便離開柬埔寨到中國留學，後來成為大學講師；長女高中畢業後參加越南解陣，在森林裡生活了十年，後來到香港定居；次女 1972 年到 1975 年在金邊時還參加「地下工作」，1978 年在農村餓死；餘下四人，三人住美國，最小的住加拿大。

每次與田淑丹姨通長途電話，我都會與黃凱之先生聊上一會，大家用潮語交談，分外親切。田淑丹姨信中提到，他們是在 1991 年 7 月 16 日由緬省

溫尼伯遷居到亞省卡加利市的。1996 年 5 月，黃凱之先生榮任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會長，田淑丹姨出任副會長，我當時填了一首「清平樂」申賀：

溫城名噪，卡市人緣好。伉儷為公從未老，領袖群倫雙寶。

當年同飲湄江，劫餘共聚楓邦。萬眾真誠推舉，丹心一瓣留芳。

2004 年 11 月的來信中，黃凱之先生說道：「因形勢所迫，第二次出任會長，尚欠年半滿任。」田淑丹姨曾任卡城「志成中文學校」校長多年，作育英才，功不可沒。



2000 年夏天，田淑丹姨來滿地可，我邀請她到寒舍一聚。2006 年底，我和內人赴愛民頓出席曾習之老師女兒之婚禮，於 12 月 30 日乘搭灰狗巴士去卡城拜會黃凱之先生和田淑丹姨夫婦，承蒙熱情接待，在他們家住了兩天，先後在碧麗宮和富麗宮用餐，黃先生特地陪我們遊 Eaton 中心天台空中花園，除夕晚上，黃先生的兒子陪我們觀看卡城夜景。這都在本欄第 536 篇《西行》一文中記載。

在我開成衣廠期間，因忙而影響稿件，田淑丹姨的追稿長跑，令人感動。幾年前我因工傷在家，後來又因肩膀韌帶撕裂兩次動手術，最後提前退休，黃凱之先生和田淑丹姨都不斷來電話慰問，真情流露。自從有了微信，

我們通了視像電話，寫信就越來越少了，但我每年還是會給他們寄去賀年卡。上個月有端華同學打算明年組團來加拿大，行程中有亞省愛城和卡城，我就決定屆時一定去愛民頓參加曾習之老師九十壽筵，並拜謁黃國棟老詩翁，到卡加利拜會黃凱之先生和田淑丹姨，到溫哥華拜訪李寶珠姐和李錦榮兄。如今，黃凱之先生蒙主寵召，榮登天國，我的計劃也被打亂了。



手上捧讀來信，相簿翻看照片，心潮洶湧，思維起伏。安息吧！黃凱之先生，願您一路走好！(第 1031 篇) (2019.01.10)

憶　述

數年前本欄曾寫過《崇拜》、《往事》、《流毒》、《往昔》等多篇回憶錄文章，都是憶述學生時代被赤禍紅潮迷惑的歲月。今年四月初五，是先父逝世 65 週年，又勾起我對舊事的點滴追憶。

由於自幼失怙，家道中落，寡母含辛茹苦把我撫養，由開雜貨店、洗衣店，到祝融神光顧，多年心血付之一炬，我的童年是在母親的淚珠和汗水中泡大的。也因此有憤世疾俗的不平衡心理，對世道的不滿，造成對美麗謊言的憧憬，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衝擊下，我很快就因為出身貧苦階級而成了重點培養的「革命接班人」。在別有用心的極左教育高層眼裡，我的敢於造反、絕不畏縮，給他們看到了一絲「希望」。我與校內一大批

「積極」、「進步」的熱血學生，口中毛語錄，手中紅寶書，堅信「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理論，做好為柬埔寨革命獻出「第一滴血」的思想準備，分分鐘「嚴陣以待」，等待一聲令下，赴前線「衝鋒陷陣」，拋頭顱灑鮮血。

當時從廣肇惠初中畢業後，到端華升高中(專修班)，就像從紅色根據地調到赤色蘇維埃那麼興奮。那是 1968 年 9 月，新疆、西藏兩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除了台灣)，我們這群幼稚的學生，15 歲就已經「自我感覺良好」，組織宣傳隊，到鄉下給柬埔寨農民講「革命」道理，到橡膠園去派發我們自己翻譯的毛選有關推翻政權的篇章。過去在廣校，每天上課前讀報，都是《棉華日報》套紅的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幅報導，如今到了端華，就不僅僅是讀報，而是小組學習班。1969 年 4 月召開的中共九大，林彪的政治報告又長又臭，我們「時事組」晚上收聽「中新社」手抄，當時還沒有影印技術，除了在蠟紙上用鋼筆刻寫成油印底版，還用過底紙抄寫一式多份，然後足足學習了一個多月。文娛組排練「忠字舞」，跳的每一個動作都用毛澤東詩句命名：「金猴奮起千鈞棒」、「四海翻騰雲水怒」、「敢教日月換新天」等。如今回想起來，專修班那兩年，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古文觀止？詩詞歌曲賦聯？來來去去，除了毛澤東 37 首詩詞，就是魯迅、郭沫若、魏巍、臧克家。而「兩報一刊」長篇社論，成了我們拿來「武裝思想」的工具。

日前與老伴聊天，我沉澱在腦海裡半個世紀的一段難忘經歷忽然又浮了上來。1969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在北越國慶 24 週年時逝世，為了不影響紀念活動，越南勞動黨決定將其逝世「推遲」，在翌日才公佈為「9 月 3 日」上午 9 點 47 分。消息傳來，我連夜趕畫了一幅胡志明的黑白鉛筆畫，還記得當時用棉花將他的山羊鬍鬚先染黑，再用小刀把橡皮擦削尖，在黑鬍鬚上逐一畫出白線條來，完成時天已大亮。9 月 4 日那天晚上，我和幾位「死黨」聚集在我家天台，每個人手臂上綁了一條黑布，是我從母親舊衣服上剪下的，大家圍了小几，上面是我畫的胡志明肖像，畫像右上角，還貼了一條黑布，然後，我朗讀了大家一同起草的「致越南人民慰問信」，當然都是革命口號加毛語錄之類的教條，整個儀式大約一個鐘頭。最後大家一起騎自行車到北越大使館送交信件，只見戒備森嚴，原來是各政要去大使館出席簽名儀式，我們這些黃毛小子哪能進去。只好把信塞進門外信箱，大家朝裡面的方向鞠躬，然後各自回家。後來才知道，西哈努克親王到了河內出席國葬，

與周恩來在機場會面的，還有蘇聯的柯西金。一回到家，媽媽就追問我去哪兒？為什麼手臂還帶孝？家裡自從父親逝世後，再也沒有為誰帶孝過，到底胡志明是你貴親？他是你的恩人？他養過你一天嗎？

屈指一算，胡志明死去正好半個世紀，我到今天耳邊還依稀迴響母親的責問。事過境遷，與我一起向胡志明遺像鞠躬的袁、黃、蟻、朱、蔡諸同學，都在柬埔寨那場人間浩劫中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他們到死的時候也萬萬沒想到，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竟被赤柬的暴政所摧毀；他們更不會相信，50年後，那些頭頭們不但沒有被革掉命，有的是紅色資本家，有的是腦滿腸肥的高幹；他們也不會相信，當年理想中的天堂，今天是人人向錢看，有錢就有權。嗚呼！我那幾位忠貞純正的革命同志！

所以，我 2008 年底到胡志明市探望國良胞兄，在《探親之旅》日誌中，始終都用「西貢」；即使到了今天，我還是下意識的不會使用「胡志明市」。然而，還有為數不少的同學，雖然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閱歷了煉獄的浴火重生，來到自由世界，安享晚年，卻很快就忘卻身上的傷疤，又重蹈覆轍，故態復萌，唱起紅歌，高喊口號，充當傳聲筒、急先鋒，怎不令人毛骨聳然，不寒而慄？

「前世不忘，後事之師」，高棉「4.17」金邊淪陷，多少無辜生命喪失。家母誠心禮佛，從不殺生，勤勞刻苦，捐贈大量藥品給「解放區」，為了讓兒子能遠離危險，將我送往越南，又送往泰國，最後死在赤柬暴政下，連一口棺木也沒有，葬在什麼地方也無從尋覓。過去，每年 5 月 5 日，我會紀念馬克思誕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無知，我會在回憶錄中，繼續憶述可怕的當年！(第 1048 篇) (2019.05.09)

翻 騰

昨天是「七七事變」82 週年，許之遠老師一早就啟程直飛香港。前晚打電話去多倫多，與許老師聊了半個多鐘頭，祝他香港之行一路順風，旅途愉快。許老師此行意義重大，因為他的新書《翻騰年代的經歷——許之遠回憶錄》由香港明報出版社之姐妹公司明窗出版社出版，即將面世，精裝本，48 萬字，厚約 800 頁，於 7 月 17 日至 23 日在香港書展的「明報出版社」攤位上有新書簽名活動。



《翻騰年代的經歷》由著名作家 Lester Lee 李時宇作序。「明報出版社」6 月 24 日「書訊」中推介該書時，曾引用許老師這兩段話：「中港台三地經濟未發展前，依次是我的出生地、青少年時期、大學年代，所經歷的，有個人不能磨滅的印象和歷史淵源；我的經歷，也許是跨世紀某些時空的縮影。」「我出生於一九三五年，當時日本已發動九一八事變，是一個“翻騰年代”的開始。我見證著兩岸三地八十年來的歷史轉變。」並附加了照片。

我們每一位經歷過虎口餘生、走出鬼門關的人，只要能執筆為文，也都有資格寫《翻騰年代的經歷》。就因為閱歷的積累，如果可以出書，相信每

個人不同的見識，一定可以寫出不同的回憶錄來。很可惜，除了眼高手低之外，更多的原因是，下意識的不想回憶血淋淋的歲月。所以，多少精彩的人生鱗爪，都遺失在時光之流逝中；多少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珍貴回憶，都隨著歷史煙消雲散。



女兒接受電視台採訪，曾多次提到「我的父親」。她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嚐試概括我這位父親的「不平凡」經歷，從柬埔寨到越南，從泰國到加拿大，從魁北克到亞伯達，從滿地可到愛民頓，從戰亂中偷渡到成為政治難民，從曼谷大公司老闆身邊「親信」到一無所有、從零開始的北美新移民，從經營五年成衣廠到高爐邊廿五年藍領勞工生涯。她很驕傲的說：我的父親沒有被語言、氣候、職業所嚇倒，他憑自學掌握各種陌生語言，憑自信克服各式各樣艱難險阻，即使已屆退休年齡，仍繼續求知上學，一直都是我們姐妹倆的榜樣。她還告訴主持人：「我的父親不但是一位勞工，而且還是一位詩人、作家、博士，而且連他的同學也不知道，因為他從未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身份。」

女兒多次勸我出版回憶錄，我每次都笑答：再等多幾年吧！其實，我很清楚知道，自費出書，除了要有一筆可觀的資金，還要有發行網。即使只送人，不打算賣，也要知道什麼人能送，什麼人不能送。有些人還嫌書太厚、太重，又不知擱在哪兒才不礙眼；有些人，壓根兒連翻幾頁也沒有，隨手就拋進環保箱回收去了。不管怎樣，翻書的感覺還是好的！很可惜，我幫多少人出書，最後自己想出書，又有誰會助之一臂？所以，網路文學時代，博客(部落格)彌補了出書的麻煩，堪慰也！

的確，我經歷的翻騰年代，見證了東南亞歷史的大起大落。我出生於 1953 年 5 月，半年後，柬埔寨脫離法國(1867-1953)正式獨立；1970 年 3 月 18 日，柬埔寨政變，西哈努克親王流亡中國，龍奈宣佈成立「高棉共和國」；我於 1971 年 5 月到越南，1974 年 9 月到泰國；1975 年 4 月 17 日，柬埔寨金邊淪陷，在赤柬統治下，約三百萬人喪生，包括我的母親、侄兒；1979 年 1 月，越南軍推翻柬共政權；1980 年 2 月 1 日，我以難民身份從泰國抵達加拿大魁北克省滿地可。1981 年 12 月，隻身到香港娶妻，1982 年 4 月，移居亞省愛民頓，1985 年 4 月，返回滿地可，1985 年到 1990 年，經營成衣廠。1991 年到 2015 年，在 Giant 熱水桶工廠上夜班歷時 25 年，因嚴重工傷獲提前兩年退休，到麥大上學四年，於 2018 年英語系畢業，並繼續學韓語和日語。明年就是我來加拿大滿四十週年，這 40 年來，我飽經風雨滄桑，嚐盡酸甜苦辣，有幸的是，我苦中作樂，在自己的自學自修天地中，有計劃的大量購書，建立無墨樓書屋，三十多個書架上約六千本藏書中，大多是價值不菲的典籍工具書，陪伴我度過漫長的汗水勞工日夜。

自 1996 年中秋開始寫《麗璧軒隨筆》專欄，每週一篇，題目一律兩個字，23 年間已積累 1050 多篇。1999 年 11 月 6 日，與譚銳祥壇主、劉振利(懷石)兄創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每週在《華僑新報》出版《詩壇》，忝任主編，至今已刊登 880 期，詩詞逾兩萬首，創下海外弘揚中華古典詩詞的紀錄和奇蹟，而且這個紀錄一直保持，還未被打破。

今年十一月，是《華僑新報》出版第 1500 期，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 20 週年，暨《詩壇》出版第 900 期「三慶」之喜。在這「翻騰年代」，能一如既往的堅守文化陣地，數十年如一日，的確還算是「罕見」之事，如果說，滿地可華文文學史要記上一筆，如果要撰寫《加拿大文壇回憶錄》，又怎能沒有《華僑新報》？怎能沒有詩會和《詩壇》？怎能沒有《麗璧軒隨

筆》？這二、三十年悠悠歲月，與唐人街文學息息相關，與海外華人血濃於水，朝夕與共，是值得為文化工作者豎大拇指的！

剛剛收到印度國會議員 Achyuta Samanta 的電郵，謂今年 10 月 5 日到 10 日在印度 Bhubaneswar 舉行的第 39 屆世界詩人大會，報名截止日期已剩下最後幾天，並希望寄去詩作，發表在《世界詩選》上。我有幸曾出席 2010 年 12 月在台北第 30 屆和 2011 年 9 月在美國肯諾沙第 31 屆世界詩人大會，轉眼間，明年已第 40 屆矣！翻騰年代，起落人生！(第 1057 篇) (2019.07.11)

回 溯

一

落戶楓邦四十年，浮沉往事付雲煙。青絲暗換添華髮，殘墨初磨寫拙箋。
幾度榮枯留禿筆，一生功過問蒼天。莫將富貴評成敗，我自逍遙樂勝仙。

二

避秦楓國遠天邊，海角羈留一脈延。幸有盧門遺墨客，愧無麗璧守軒田。
小欄隨筆陪君讀，滿屋藏書伴我眠。妻女偕孫頻繞膝，修來幾世此生緣。

——二月一日移居加拿大四十週年感賦二首



1980 年 2 月 1 日，我以柬埔寨難民身份獲加拿大杜魯多自由黨政府人道收容，抵達魁北克滿地可，在北美洲安家落戶，從此翻開人生的新一頁。由無國籍印支難民，到宣誓成為加拿大公民，落地生根，以楓鄉為故鄉；這四十年來，我時刻以加拿大人為榮，以魁北克人為榮，以滿地可人為榮。

來到滿地可，風雪交加，人生地不熟，拿著地圖，在街上問路人如何去唐人街，如何去中華醫院，還被好心的警察用警車送我們到地鐵站。到魁北克移民局辦理手續讀法語 900 小時，每週領取 60 元生活津貼，與柬、寮三個人同租一個單位，月租 140 元，每人將 10 元放進玻璃瓶中，買菜就從裏面取，將單據放回瓶中。柬埔寨朋友攻讀會計，寮國朋友讀電工，我上移民學校，週末幫助一位寮人到他管理的幾間公寓倒垃圾，30 元現金。又到一家華人雜貨店貨倉搬貨，同樣是 30 元。後來還去一家服裝工廠清理雜亂如麻的衣架，依然是 30 元。有難民家庭去抓蚯蚓，收入過百元，夏天去摘草莓，收入頗豐。當時生活費低廉，巴士月票 14 元，一大盒雞翅膀才 99 仙，麥當勞一個巨無霸 1.89 元，真的好大的漢堡包，不像現在的 Big Mac 已經不 Big 了。到餐廳洗碗，最低時薪 3.65 元，每週扣稅後有 120 元，看「循環場」電影門票 3 塊半，東方、樂宮、聯華等戲院，一進去就可以看三套片。



等不到 900 小時，很多人都迫不及待提前出來打工，我總算捱到一張證書。沒有工作經驗，最容易找的工作就是洗碗，我則由人力中心介紹去伊莉莎白酒店做清潔工，當然不是收拾床鋪那麼專業，而是到廚房拖地，由晚上 10 點到清晨 6 點，泰國親戚來信問我在哪裡任職，我說在拿畫筆繪畫，她果

然當真，來加拿大旅遊時還特地給我帶來一套畫具，她萬萬沒有想到我的畫筆居然是地拖。

酒店很快就裁員，我失業了，人力中心再介紹我去一家牛肉加工廠，剛剛進去，是輪不到你拿牛肉刀的，而是派去抬牛腿，每天一大早，一車又一車的牛腿送來，我們進去冰凍的貨車中，雙手抱緊牛腿，另一人用刀砍斷繩索，百磅重的牛腿就由你抱著走進貨倉懸掛鐵鉤上，前腿雖大但短，可以用手臂托住，後腿小卻長，幾乎及地，一不小心滑倒，後果不堪設想。終於有一天，工頭喚我過去，給我一小把電動刀，負責將頸骨中的肉挖出來，直到只剩下骨頭，規定每天要挖滿滿兩大桶，這可把我給難倒了，熟練老工人一個鐘頭就挖了大半桶，我挖了一天，還不到三分之一。最後，工頭還是調我回去抬牛腿，原因是，因為我個子比別人高。墨西哥工友叫我要吃乳酪，才有力氣，只吃飯和啃麵包，是不夠營養的。時不予我，這家肉類加工廠沒多久就宣告倒閉，我們每人發了一張遣散通知，可以到人力中心去申請失業金。那時候只要工作滿廿星期，就夠資格申請，但每週一定要出去找工作，並要求廠方負責人在尋職表格上簽署，寫明不聘用的原因，然後交給人力中心。

領取失業金沒多久，人力中心又要派我到 Gaspe 半島一家中餐館去學做助廚，週薪 180 元，老闆付百分之二十，政府付百分之八十，人力中心還支付火車票和一個月的房租，我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就到 Maria 鎮，認識了患末期鼻咽癌的李時新廚師，他與我有過半年的相處，臨終時還是自己開車去醫院，通知老婆來醫院把車開走，便去世了。老李走時才 40 歲，我曾贈他「滿江紅」和幾首詩。

老李一走，我也失業了，回到滿地可，一邊領失業金，一邊幫的士更換漲價咪錶，每天最少賺到 50 元小費加上工錢，很快就夠我買機票飛香港娶妻。1981 年聖誕節那天，我帶了新婚妻子飛到滿地可，然後又到另一家牛肉廠抬牛腿，這一回就沒有那麼幸運，我在懸掛牛腿時，輪軸把我連人帶牛腿拉到半空中，我雙手一滑，從高處摔下來，不省人事，工友伊萬把我送到醫院，醫生說我的脊椎骨有一處摔裂，我於是領取工傷保險。才新婚不到幾個月，這個打擊真大，遠在加西愛民頓的姨媽來電話，勸我們移居亞伯達省。我也心灰意冷，通知工傷部門，然後乘搭四天長途巴士，前往愛民頓。一住就是三年，1985 年 4 月，帶了不到兩歲的長女，開車四天返回滿地可，經營

成衣廠五年，然後就到熱水桶工廠，一幹就是 25 年，因工傷退休。加國四十年經歷，本文只夠寫開頭兩年，其餘的待日後慢慢再回溯。



(第 1083 篇) (2020.02.06)

直 筆

1970 年 3 月 18 日，柬埔寨朗諾(又譯龍奈)發動了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軍事政變，到今年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這一場政變，將歷史改寫，中立的柬埔寨，被捲入越戰漩渦中，令赤柬趁機發展壯大，最終全面赤化。1975 年 4 月 17 日，金邊淪陷，高棉變色，短短幾年間，魚米之鄉變成了人間煉獄，屍骨如山，血染成河，三百萬無辜生命喪生，這一段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悲慘記憶，將永遠留在史書上。一群有良知的印支華裔文人陸續出書，將血證公諸於世，諸如：姚思著的《葉落湄江》、余良著的《紅色漩渦》、黎樹著的《苦海情鴛》、黎振環主編的《印支華人滄桑歲月》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五十年過去了，是「明日黃花」，不再追究，還是尊重歷史？當年的苟活者，還有多少人肯說實話，敢說真話？是下意識的、默默無聞將真相湮沒，還是站出來說句公道話？

姚思(周德明老師)遺著《葉落湄江》「前言」寫道：「看到落葉一年一度，想起人生數十寒暑，湄公河畔的許多中華兒女，幾十年來置身於當代的

歷史激流裡，經歷了一場複雜詭譎的革命風暴和慘烈戰爭。他們曾經為理想奮鬥終生，有著自己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回憶，但也像湄公河邊的熱帶樹上的片片樹葉，隨風沉淪飄落，有的竟無跡可尋，在人間消失了蹤影，只留下某些倖存者的感慨和追念。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是為了給印支三邦特別是柬埔寨的中華兒女所走過的苦難足跡和不幸遭遇留下印痕，不讓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湮沒，並用以紀念千千萬萬的死難者。」這本書於 1998 年底出版，這一年四月，赤魔波爾布特死去，不必走上歷史的絞刑架。姚思在「後記」中有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這本書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出我所熟悉的一群朋友在近三、四十年來的印支革命風暴裡的經歷與遭遇。他們慷慨壯懷，流血坐牢，戰鬥犧牲，也有人琅璫落入紅色監獄，歷盡坎坷。奇怪的是他們所為之慷慨犧牲的，是越共或柬共的“革命事業”，但後來逮捕、迫害他們的也正是越共和柬共！世上事之複雜難以解答者寧有過此！」讀到此我不禁掩卷長嘆，悲從中來。環顧周遭，竟然還有一些執迷不悟者，甘心被拉著鼻子走，是非黑白全混淆，搖旗吶喊，聲嘶力竭，可悲！可憐！

余良(林紹強兄)的《紅色漩渦》於 2006 年由明鏡出版社發行，厚 536 頁；英文版《Red Undertow》於 2010 年面世 ，厚 604 頁，堪稱巨著。這是一本有血有肉的自傳體小說，不是虛構，不是報導文學，我從作者三十幾年前在《緬省越棉寮華報》連載的《紅林別傳》開始追讀，慨嘆這樣好的題材，寫的人實在太少，有的不敢寫，怕得罪人；有的不願寫，怕揭隱私；有的不想寫，怕撩起傷心往事；有的不屑寫，因為太多虛偽面孔，怕玷污文筆；有的不能寫，因為當事人還活著，怕瓜葛糾纏不清也。

正如余良在「自序」中引用一位柬埔寨長老的話：「在這個國家裡，每個人都有不同悲慘的故事，要用整條湄公河的墨水才能寫完所有的故事。」余良強調道：「為了寄託對無辜死難者的哀思，為了對第二故鄉深沉的懷念，更為了二十世紀人類最黑暗的歷史不被遺忘，我要把當年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展現給人們。」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影片不勝枚舉，而以柬埔寨赤柬統治為背景的影片，只拍過一部《戰火屠城》Killing Fields，就沒有再拍下去，到底是什麼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澳洲黎樹(黃惠元老師)1985 年出版的《苦海情鴛——血淚浸濕的高棉農村》，我當時買了廿本贈送身邊朋友。這應該是最早讀到的「難民文學」作品，作者在「自序」寫道：「在柬埔寨易幟後的那幾年間，我經歷了噩夢般

的生活，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慘痛。這本書是把耳聞目睹的無數事實，用小說的形式描述出來。我採用這體裁的目的，是想使讀者能更具體的認識那種社會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情況。書中的許多故事是真實的，讀者不妨把它們視為一幅幅柬埔寨人民的生活實照。」「倘若有朝一日歷史學家在寫這人類社會史上最悲慘、最黑暗的一頁史實時，能從本書找到一些資料，作為寫作前的參考，我就如願以償了。」此外，還有其他幾本，我都有收藏，但可讀性就略差一大截了。

2014 年 7 月，法國巴黎黎振環主編的《印支華人滄桑歲月》一書出版，厚 340 頁，收錄了八十篇文章，「卷首語」寫道：「本書的作者，有的是紅色高棉金邊屠城的倖存者，有的是越共排華投奔怒海的餘生者，有的是曾經熱衷國際共產主義但飽受冷酷教訓的醒悟者，更有接受任務大難不死的愚忠者！他們是含著淚水寫文稿的。」「數十萬流落西方異域的印支華人，尤其是當年滿腔熱血，效忠祖籍國，遵從指示去支援革命，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使命的人，今日都無可奈何的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當難民、政治難民！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讓他們安度晚年，延續後代。」筆者一篇「紅潮泛濫的柬埔寨僑校僑報」隨筆忝被收進該文集之中。

「盡言責」是文人起碼的底線。寫什麼，怎麼寫，只要不是「遵命文學」，用董狐直筆，憑良心將事實公開，還歷史本來面目，真相一定會大白。(第 1087 篇) (2020.03.05)

回　憶

柬埔寨 1970 年發生政變之後，全國所有中文學校都被關閉，首都金邊包括端華、廣肇惠、民生等幾間最重要的中學上萬學生各散東西，來自各省的返回原居地，家庭環境好的，到台灣、新加坡升學，而更多「愛國進步」的師生，走進東北叢林「解放區」(主要是桔井、上丁)，參加「戰鬥」，為柬埔寨「革命事業」流血犧牲；也有一些留在「白區」，繼續冒著生命危險，從事「地下工作」。上期《直筆》一文中提到的印支難民文學作品，很多都是描述這些「愛國進步」師生們血的經歷。

在母親心中，我是她的命根子，我出生下來，父親正患病，在我還差兩天就滿週歲時，他便撒手塵寰，留下孤兒寡母，相依為命，母親含辛茹苦把我養大，實指望能多讀點書，所以一定要我不放棄學業，從廣肇惠到端華，一直以優越成績名列前茅。當時僑教被中國文革之風席捲，學生學到的是《論持久戰》、《矛盾論》、《實踐論》，是「老三篇」，老師灌輸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滿腦子是雷鋒、王杰、劉英俊、歐陽海、蔡永祥等英雄的光輝榜樣，幼小心靈播下「革命種子」，分分鐘渴望成為邱少雲、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回到家就向母親「做思想工作」，宣傳如何成為「革命家庭」，為柬埔寨「美好的明天」做出貢獻。母親愛子心切，又不想與我正面衝突，只好敷衍一番，大哥一聽我宣傳毛澤東思想就厲聲斥罵：你沒有書讀，沒有飯吃，去找你的毛主席！當時我和其他同學一樣，與家裡的矛盾不斷升級，離心力很大，這就踩入了別有用心的紅色頭頭們設下的陷阱，很多同學都與家庭決裂，跑進叢林拿槍，我當然也蠢蠢欲動。



政變後留在金邊「白區」，我也一直等待「上面」的通知，但始終沒有消息。當時我打算隨某女頭目進入「解放區」，又不知如何向母親辭行，耳邊一直迴響「愛國進步」老師的那句話：母親的眼淚可以埋沒兒子的前途！然而，我還是不忍心不辭而別，終於，鼓起勇氣向母親坦白：我今晚決定跟隨大夥去叢林，不知能否活著回來見您？母親一聽，就對我說，你去拿槍，第一個先殺死我吧！我這十八年算是白養你了！大哥剛從外面回來，一聽說我要去「前線」，揪住我的耳朵：柬埔寨是人家的國土，你要在人家的土地上搞革命，死了也不知是為了什麼，連一隻狗都不如！你要死，就學抗日電影中，保家衛國，死後還有人給你獻花圈！母親聽見左一句死右一句死，都哭出聲來。

當時大哥的生豬貿易做得很大，也結識不少官場大人物，他二話沒說，就開車把我送到他好朋友的軍營：好好看住他，別讓他跑了！然後去大東旅行社幫我辦理機票，由於我的護照一早就簽發，他只花 37 美元買翌日飛去越南西貢的單程機票，並吩咐不能通知任何人關於我的行蹤和住址。這是 1971 年端午節前後，大哥的英明果斷改變我的一生！2008 年底，我回到西貢，與大哥別後重逢，兄弟倆緊緊相擁，淚水奪眶而出。2012 年，大哥病逝越南，轉眼八年過去，音容宛在，記憶長留。



抵達西貢，投靠大姐，姐夫是華祥織染廠的高級技師，負責漂染專業，幾十萬碼布，要染出均勻、不脫色，駕輕就熟，這長年累月的實戰經驗，不是一般技術人員能勝任。姐夫高收入，家境好，我每天開摩托車到堤岸阮豸街「世界英文書院」上課，這是全日制私校，穿白衣深藍褲校服，學費不菲。後來，我還到「越興」讀越文夜校，又報讀東島太郎在阮智芳街的日語班。



從金邊來到西貢，就像鄉下佬入城，我的眼界大開，中文報紙有十幾份，學習勁頭十足，又買到很多辭書，沉浸在語言學習的同時，也愛上了投稿。我連續給多家報紙寫稿，最後選定《遠東日報》，從新詩、散文，到連載小說，每週都有多篇文章見報，這段日子，是我最寫意的。1973 年，「華祥織染廠」老闆黃慧群居士(後出家成為釋慧群法師)邀請我到頭頓市，為興建「普陀山觀音菩薩寺」從事文書工作，每天除了寫信、覆信，又負責簽收建築材料，計算建築工人打石、扎鐵工錢，空餘時間抄寫佛經，繪畫觀音佛

像，開光後讓善信拿回家供奉。法師教我抄佛經時說的話「要端端正正寫字，才能端端正正做人！」永遠銘刻心中。佛寺背山面海，2009 年 1 月 3 日，我回到頭頓，觀音塑像屹立，而釋慧群法師已於圓寂多年，1995 年底我曾填了一首《踏莎行》悼念：

佛海孤遊，禪燈獨映，空門看破心根淨。雙修福慧渡慈航，菩提樹下經書詠。

法雨千方，甘霖百姓，袈裟一襲知天命。釋迦召見脫塵凡，雷音寺上添新聖。

為了參加二姐婚禮，1973 年 12 月 13 日，我離開越南西貢，乘搭飛機回到柬埔寨金邊。兵臨城下，1974 年 9 月 14 日，我越過柬泰邊境，流亡到泰國首都曼谷避戰火，是繼柬埔寨、越南之後，第三個定居國，除了出生地讀柬文，還學會越文、泰文、寮(老撾)文。1980 年 2 月 1 日，由亞洲飛北美，我移居魁北克滿地可，結束五年零四個月的暹羅歲月，加拿大成了我第四個定居國，一住就是四十年。

本欄曾寫《回溯》，好友建議每期寫一篇，湊成回憶錄，這個提議很好，今期題目就用《回憶》。(第 1088 篇) (2020.03.12)

恐　慌

新冠肺炎病毒蔓延世界各國，截至 3 月 17 日為止，海外累計確診 104231 宗，累計死亡 4204 人。傳播的國家達到 134 個，而且還在不停增加中。若加上中國的累計確診 81133 宗，3231 人死，全球合計 185364 宗，7435 人死。

本欄第 1086 篇《疫情》發表時，意大利還沒有封城，三週過去，疫情一發不可收拾，連一向被幸運之神眷顧的魁北克省也不能置身度外，這才意識到，新冠病毒不再是萬里以外的事，災難終於降臨到我們身邊了。上週星期五正逢十三號，特朗普總統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隨即魁省省長勒戈宣佈，全省學校停課，托兒所休息，所有公共場所關閉，這意味著未來的日子裡，封城已經迫在眉睫。

消息一傳開，立刻掀起瘋狂搶購潮，幾週前藥房早已買不到口罩和洗手液，如今，Costco 貨倉式超市更是人山人海，排隊人龍要花一兩小時才可付款，而 Maxi、Metro、IGA、Super C、Provigo 等超市也都人滿為患，想找一部推車都難。架上貨物一早就被搶空，日用品如廁紙、洗手液本來就缺貨，而今，連食用油、意大利麵條、肉類，都所剩無幾。各處唐人雜貨店，情況也如此，人人大顯神通，滿滿一車的米、方便麵、罐頭沙丁魚，甚至凍櫃裡只要能存放久的，不管需不需要，都要一搶為快。看到他們在收銀處以勝利者姿態付款的神情，真的可悲又可憐。儘管省長呼籲民眾不要恐慌搶購，再三強調加拿大有足夠的食品供應，一定不會鬧「饑荒」，千萬不要買過量食物，然後再退貨，還是無法安撫這些「怕餓死」的一群。多買點米和乾糧也無可厚非，最讓人搞不明白的，是買一車又一車的衛生紙，難道上廁所的次數，因為足不出戶而由每天兩三次激升到十幾次不成？

魁省省長勒戈在上週六發佈會上，促請 70 歲以上的長者勿離家外出，並禁止所有老人院舍及醫院的探訪。加拿大外長商鵬飛希望在外地的國民提前結束原訂計劃，儘快返國，因為或許會全面封關。特朗普宣佈禁止歐洲 26 個申根區國家和英國、愛爾蘭飛機進入美國，加拿大很可能會跟隨。小女取消了 3 月 15 日飛日本的旅行計劃，改為 3 月 17 日飛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共和國，在我們不停的勸阻下，她終於決定退票，而且不會被罰款。試想，如果加拿大宣佈關閉領空，嚴禁外國航機進入，要無限期羈留在多米尼加島國，又沒有其他途徑離開，有家歸不得，必須流浪，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在這個非常時期，網上不斷傳來一則又一則的假新聞：逝世的意大利市長變成了總統，把特朗普差一點暈倒的舊聞以「8 個小時前」重新炒後端上，「明天早上四點到四點半美國全國上空噴灑殺菌藥水」(這段假消息數月前曾在網上傳播，如今把嘉興、桐鄉、杭州、青島等改成了美國)，加拿大已趕製數十萬個屍袋，估計將爆發大規模疫情，幾乎每個家庭都會有人死亡，特別是老年人。

如此一波又一波的危言聳聽，風聲鶴唳，弄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的確教人懷疑，「世界末日」的預言也許不是迷信，不是謠傳，而是真的。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一會兒是各大購物中心縮短營業時間，一會兒是多家華人餐館宣佈關門，繼著名的 Joe Beef 餐廳停業後，連鎖店星巴克、Tim Horton、St.Hubert 等也相繼關閉食堂。本來我們全家已預訂上週六去品嚐楓

樹糖，最後化為泡影。所有醫生、牙醫的約會都被取消，許多大公司鼓勵職員留在家工作。兩女密切留意我們兩老行蹤，千叮嚀萬囑咐，哪裡也不要去，要買什麼東西，吩咐他們帶回來，因為，只有 24 小時在家隔離，嚴禁出門，才可以將疫情的傳播程度降到最低。她們說，二戰時保家衛國要上戰場流血犧牲，如今你們留在家看電視，不用衝鋒羨陣，出生入死，就已經是為國家作出貢獻了！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夫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夫人，不約而同的確診，令人相信，被傳染的機率非常高，連大人物都逃不出病毒的肆虐，更何況是升斗小民。雖然東西方對戴口罩與否，意見分歧，香港被老外稱為「口罩之城」，但隨著意大利疫情惡化，歐洲各國相繼封城、封關、宵禁，對戴口罩的華人之反感心態會逐漸消除。法國在疫情擴散的陰影下依然舉行全國市長選舉，馬克龍總統也沒有戴口罩就去投票；英國仍舊舉行萬人馬拉松賽跑，週六晚上英國卡迪夫 Cardiff 演唱會座無虛席，數千名觀眾中，戴口罩的人屈指可數，難道真的不用擔心疫情失控？戴與不戴口罩，華人與老外的爭議很大，幸好我們這段日子不會離開家門，所以不用戴口罩。

股市面臨崩潰，連續幾天的惡性拋售，多次「熔斷」，跌勢無法遏止，週一美國道瓊指數暴跌三千點。剛才杜魯多總理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他與 G7 國家首腦召開電話會議，意識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危急，將對非加拿大國民關閉邊境，所有加拿大人要呆在家裡，不要出去。希望諸位平安無恙，共度時艱，天祐加國！天祐魁省！天祐滿城！(第 1089 篇) (2020.03.19)

隔　離

斯大林說過：「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字。」截至今天(3 月 24 日)為止，全球確診累計 390543 宗，累計死亡 17101 人。

人命關天啊！這是多麼可怕的統計數字，怎能無動於衷呢！大約一萬名退休的加拿大醫生和護士，不畏懼病毒，冒著被感染的危險，自願報名加入抗疫最前線，為互不相識的病人奉獻自己，這是多麼感人的義舉。日前在網上看到醫務人員貼出的一張照片，每人各持白紙，湊成兩行句子，上面寫道：We stay here for you, please stay home for us。(我們為了你們留在這裡，

請為了我們留在家裡！)就因為這麼簡單的一句話，讓我深受感動，為什麼我們不能配合他們的懇求呢？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和魁北克省長勒戈，不斷向民眾呼籲：如果沒有必要，請留在家裡，千萬不要出門！這是很友善的請求，沒有宣佈封城、宵禁，沒有強制拘捕，也沒有像巴黎那樣對沒有證明文件者罰款 135 歐元。因為政府相信民眾的素質，一定會自動、自覺、自律，絕不添亂而給已經忙得不可開交的醫療系統百上加斤。只要你「禁足」，足不出戶，就已經出了分力，對遏制病毒的傳播邁出第一步。

我們自 3 月 13 日星期五聽到總理和省長的講話後，就決定留在家裡，哪兒也不去。雖然我們還未七十歲，但也是坐六望七的老人了，而且又有心血管疾病和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等三高頑疾，早已被列入「高危一族」，萬一被感染，除了會給家人添麻煩，更會加重醫院的負荷。試想如果某位老人家憋不住，獨自離開家門而「中招」，因沒有急時發覺，再傳染給兒孫晚輩，釀成悲劇，一失足成千古恨，禍害不淺；倘若家人因搶救無效而不幸遇難，這個終生遺憾，永遠無法彌補。所以奉勸諸君，千萬不要有僥倖心理，以身試「毒」，以為出一會門而已，也許不會那麼巧就被感染。

孫女小可兒的托兒所關門，洋女婿的公司要所有職員留在家裡上班，長女帶了可兒和樂兒來拉娃，逢週一到週五與我們一起住，週末和週日回去，直到政府對疫情有新的評估。小女因為食品公司嚴格要求要絕對隔離，不許冒任何被感染的風險，所以從一開始就拒絕與外界接觸。我們每天勤洗手(次數真的數之不盡)，不踏出家門一步，用清潔劑把家裡每一層每一個角落都消毒，清除過期食品，拋棄了大堆置而不用的雜物。教小可兒中文，從「靜夜思」開始，給她重覆聽唐詩兒歌，她小小的腦袋，除可以用法語和英語從一數到二十，也可以用粵語和國語從一數到十，而從五官到身體部位，從小動物到身邊每一樣物品，都必須用法語、英語和廣東話說出名稱。我們堅持不與她講法語，她無可奈何，必須跟婆婆說粵語，很快就能溝通，相信這段日子應該學到不少新名詞。

過去每逢星期五就開車去唐人雜貨店買菜順便取中文報紙，如今無法出門，只好在微信留言，懇請報社幫忙，每週給我保留五份《華僑新報》，因為我會按時郵寄給外地幾位詩友。視像電話成了與外界的聯繫方式，小可兒在視頻中與魁省聖雷蒙鎮的爺爺、奶奶見面，又與她叔叔的女兒小米拉嘻笑

吵鬧，兩個小妞都是廿八個月大，嘰嘰喳喳，噪音震耳。平時家裡只有我們兩老，我在地庫看書，在臥房敲鍵，寧靜得幾乎有回音，如今多了小可兒的笑聲，小樂兒的哭聲，還是挺熱鬧的。

女兒上網買菜，從瓜果肉類到米醋、漂白劑，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快遞送來，十分方便。小女的生日本來預定在日本度過，後來改在多米尼加共和國，想不到如今在舊碼頭寓所自我隔離；她上網找到一家叫「大馬士革」的敘利亞餐館喚外賣送到家，兩口子換上盛裝在家裡用餐，還開了瓶酒，她說這是有生以來最難忘的生日晚餐。我告訴長女，若干年後，當小樂兒回憶起他出生的 2020 年，一定會提及這場世紀疫災。我們在電視機上觀賞去年歐遊照片，回憶起法國、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想起巴黎、巴塞隆拿、馬德里、米蘭、威尼斯、羅馬、佛羅倫斯、比薩、倫敦，如今疫情嚴重，今非昔比，不禁悲從中來。幸好我們曾經遊過，如果當時不及時走一回，而等以後有時間再走，結果就完全不一樣。居家隔離的日子，除了相信「人真的很渺小」，也悟出了「要珍惜當下」的簡單道理來。

魁北克省長剛剛下令，所有非必要店舖及企業關閉三個星期至四月中旬再另行通知，滿地可警察宣佈自 3 月 22 日午夜起進入緊急狀態，禁止超過兩人之聚會。小可兒姐弟這個星期不能來拉娃與我們共聚，奈何！ (第 1090 篇) (2020.03.26)

疫　災

新冠病毒疫情日益嚴峻，蔓延至全球 178 個國家和地區，截至今天(3 月 31 日)為止，全球總計確診 803672 宗，死亡 39023 人。

我連續幾篇隨筆都不厭其詳的將統計數字記錄在案，若日後史家搜尋資料時可為佐證。這是一場浩劫，將之比喻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有過之而無不及。疫情傳播迅速，覆蓋版圖極廣，不受山河國界、民族膚色、宗教信仰、階級貧富之限制，其無形的殺傷力和不可阻擋的破壞力比核武器更可怕。在這場疫災中，才相信人類是多麼的渺小和微不足道，高喊「人定勝天」的口號是多麼幼稚無知。鬼門關外與死神搏鬥，屍袋裡多少精英，壯志未酬，瞬間逝去，留下遺憾和慨嘆。每天映入眼簾都是死亡數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很多人因此患上焦慮症、恐懼症、抑鬱症，朋友傳來意大利女孩厭世而

輕生、上吊自殺的視頻，慘不忍睹！這樣的日子怎麼熬？到底哪一天才是盡頭？

我和老伴自 3 月 13 日開始呆在家，兩週很快就過去，第一週因為有小可兒和小樂兒姐弟來拉娃陪我們五天，歡樂熱鬧的日子很容易消磨，但自從上週末省長宣佈嚴禁兩人以上聚集，也不允許互相探訪，我們就真的被隔離了。每天只能在視頻上與兩孫螢幕相見，其滋味的確不好受。小女教我安裝 Hangouts 軟件，這樣就可以三個家庭連線同步上網，在視頻一起聊天、用餐，我笑說我們真像 G20 二十集團高峰會議，他們是特朗普、普京、馬克龍、杜魯多，我們是盧家三巨頭七成員，哈哈！

過去上班，忙裡偷閒，如今隔離，苦中作樂，我覺得也挺好的；朋友之間反而比平時多些聯絡，彼此關心，互相鼓勵。而我一向喜歡躲進書房，如今「奉旨」藏匿，有的是時間，過去一直要做的事，現在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完成。我編了幾十年的《人物生歿錄》和《鴛鴦譜》可以添加更多新的資料，回憶錄也可以開始訂出提綱，準備就緒，找出數十本日記，逐月逐日翻看，在《個人每日大事記》逐一填寫簡要，再分類成十幾個項目包括：旅遊、購物、醫療、喜喪、創作、事件等等。

打電話問候幾位長輩，與愛明頓曾任歐老師、廖如真老師閒聊，寄小可兒、小樂兒照片給他倆；與許之遠老師視頻見面，看到他將地庫藏書裝了兩百多箱，卻因疫情而無法遷入新居；和譚鋭祥壇主通話，了解譚夫人在療養院的近況，由於美加邊境關閉，譚公小女兒無法像過去那樣每個週末就從普拉茨堡開車回滿地可陪老母親；和雷夫人通電話，知悉雷一鳴老詩翁已經從猶太醫院轉到療養院，希望疫情早日緩和，探病之禁令解除，我會去探訪雷公；和伍兆職詩翁在電話中喜相逢，他說已經禁足四週，問我如何能取到最新的疫情資料，我立即將「楓華網」傳去給伍老。

足不出戶的日子裡，手機和電腦是我與外界聯繫的唯一管道。每天下午一點，我會在 Radio Canada 加拿大廣播電台網上現場收看魁北克省長和衛生部官員的新聞發佈會，了解最新消息，「楓華網」會第一時間將更新的數據和報導貼在網上。

女兒在網上訂購雜貨和食物，並寄給我關於如何防止病毒感染的處理方法視頻。她們姐妹倆擬定了辦法，由洋女婿去取幾箱東西回來，小婿幫忙消毒，用洗潔精把罐頭等洗一遍，還有生果、蔬菜全都不放過，然後真空包

裝，按各人所需分成三份，翌日，大女兒開車來拉娃，把消毒好的雜貨和食品帶給我們，吩咐不要碰門外的廣告傳單，要用 Lysol 消毒大門把柄，總之，防患於未然也！為了彌補不能去品嚐楓樹糖，小女昨天特地到南岸郊區取外賣楓糖套餐，驅車送給我們和她姐姐，然後回到她家，視頻同步用餐，不亦樂乎！

聽說滿地可要「封城」，十八座橋都有警察把守，也有消息說，居民只能在附近一公里的範圍內活動，看來，戰「疫」之路還很長，一家團聚的日子不知哪一天。為了不被負面消息之陰影籠罩，幾位朋友都表明，不再看微信：「為了身心健康，我將連接都屏蔽了。追追劇，寫寫詩，百事不侵，開心晚年。」好友寫道：「人類是脆弱的，不要不可一世，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皇權、皇冠都一樣會敗在新冠之下。人類對於物質的瘋狂追求，是虛空的，一夜之間會讓看不見、摸不著的新冠將大廈傾倒，將眾人斃命，將所有地上人的努力化為零。面對虛弱不堪的病人，萬人空巷的街頭，慘不忍睹的狀況，人類必須反思，必須認罪悔改。」當生命面臨停擺時，這段話發人深省，值得回味。(第 1091 篇) (2020.04.02)

鄭　老

噩耗傳來，晴天霹靂，海山嗚咽。填詞敬悼，又是清明時節。鎖窗寒、淚雨泣歌，吟成此調肝腸裂。弔湘江岳麓，騷壇泰斗，韻林詩傑！

悲切！陰陽別。憶鄭老盟鷗，墨緣欣結。聯珠步玉，即席揮毫歡悅。惜風塵、僕僕未休，離多聚少成永訣。正疫情、肆虐全球，駕鶴飛仙闕。

——《鎖窗寒》哀悼鄭石泉詩翁

上週二(3 月 31 日)上午九點鐘前，將本欄隨筆和《詩壇第 914 期》稿件發去《華僑新報》後，就和往日一樣，到地庫跑步。一面看電視一面看手機，突然收到鄭石泉詩翁女兒惠明的信，標題「家父仙逝」四個字映入眼簾，信中告知：「家父因突發心腦血管病，不幸於昨天去世。」我愕然不知所措，關掉電源，停下腳步，愣住一會，手開始顫抖，幾乎不敢相信這個事實。上週《詩壇第 913 期》刊出鄭老的《春日賞花三首》，3 月 24 日發稿前還收到鄭老的來函，謂「景繡」是「錦繡」之筆誤，隨即更正。今期一直未見來稿，正打算去函「催稿」，便接到鄭老仙逝之噩耗，悲從中來。

我立即向全體詩友發出邀稿，通知《詩壇第 915 期》將刊登「鄭石泉詩翁逝世紀念特輯」，陸續收到各位詩友悼念詩詞和輓聯，作者包括：伍兆職、劉家驊、李錦榮、馮雁薇、姚洪亮、馬新雲、蔡麗華、江麗珍、許懷嬌、鄭懷國、李忠祐、唐偉濱、李俊豪、李永洪、韓志隆、高鴻泉、林明、韓修乾、黃耀梓等。今天適值清明，我一早起來，填了一闋《鎖窗寒》悼詞，一併加入紀念特輯中，共計 30 首。



去函鄭惠明，向她索取鄭老生平簡介和照片，她很快就寄來，我轉載在「詩壇」網頁上。找出十年前我為《鄭石泉詩詞集》寫的那篇《代序》，文中提及鄭老是於 2003 年 2 月 14 日《詩壇第 164 期》加盟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屈指一算，已經 17 年。2010 年 10 月，鄭老發表了 854 首詩詞，其中七律 690 首，十年後的最新數據統計，正好增加一倍：詩 1490 首(其中七律 1142 首，七排 36 首，七絕 294 首，五律 10 首，五絕 8 首)，詞 183 闋，聯句 8 副，總計 1681 首，僅次於伍兆職和李錦榮兩位詩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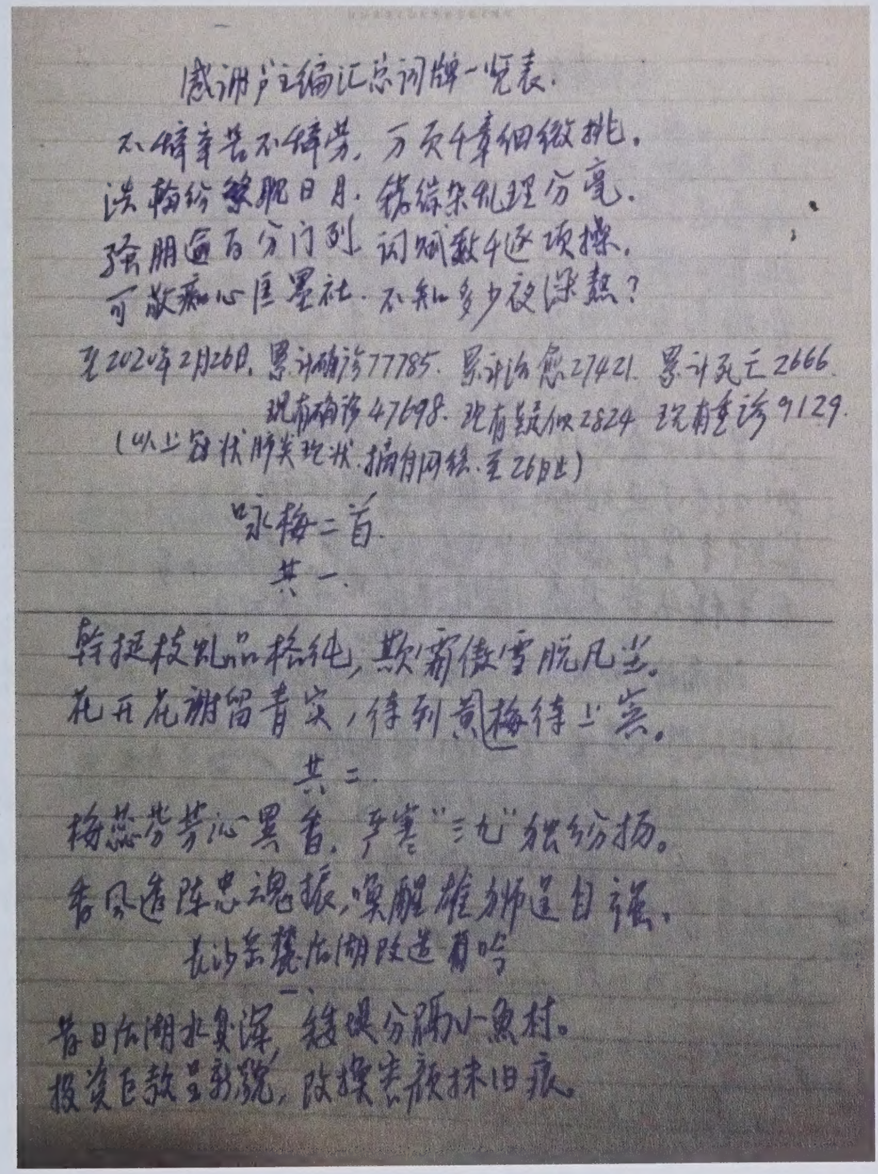
我與鄭老先後見過六次面，通了不少電話，來往電郵近千封。翻查日記，有幾次聚會值得一提：2003 年 6 月 24 日晚在唐人街紅寶石酒家出席譚銳祥壇主 76 壽宴，首次與鄭老見面，我在《文酒》中寫道：「鄭石泉悅耳的湖南口音，令人印象深刻，魁梧高大的身材，與我想像的相差不遠。」同年 7 月 5 日中午，與譚公、鄭老、海語、雪梅等詩友在紅寶石飲茶，然後前往都律街參觀顏小梅書畫篆刻展覽。2004 年，鄭老由滿地可遷往緬省溫尼辟

與兒子同住，但仍堅持每週寄來詩稿；2007 年 1 月 21 日，鄭老返回湖南過年，4 月 30 日返溫城，在中國期間，詩作從未中斷；9 月 28 日中午，鄭老忽然昏迷，留醫住院五天，施微創手術，詩友紛紛寄詩慰問。2008 年 7 月 12 日，可余亭雅集，鄭老返湖南未歸；2009 年 3 月，鄭老由溫尼辟遷回滿地可與女兒同住，同年 4 月 4 日晚，在唐人街君悅酒家詩會春宴上，第三次與鄭老相見；2009 年 7 月 18 日，在冰玉(潘潔心社長)詩友於西島玉瓊樓雅集，鄭老參加聯吟，即席揮毫；同年 9 月 5 日在何宗雄校長可余亭雅集，鄭老再次參加。12 月 19 日晚，在唐人街君悅酒樓，鄭老出席詩會成立十週年晚宴，首次與專程從多倫多前來赴會的許之遠老師相見，也是我與鄭老最後一次見面。2010 年鄭老再遷回溫尼辟，年底，多月前編好的《鄭石泉詩詞集》出版面世。2011 年 1 月 29 日，我到西島向鄭惠明取鄭老 25 本詩集分派眾詩友，由惠明代為簽名。6 月 19 日，惠明受鄭老之托，與夫婿和小女兒到寒舍一聚，當晚鄭老在長途電話中說他希望有機會回到滿地可時能來無墨樓參觀我的藏書。這十年間，鄭老多次往返湖南老家，我也因工傷和體康關係，專欄和「詩壇」停刊了兩年餘，復刊後「詩壇」再次出現鄭老佳作。2019 年 4 月 13 日，惠明來信寫道：「家父前天早晨五點，劇烈胸痛。救護車送他老人家到醫院，確診為高血壓引起的主動脈撕裂，主動脈夾層血腫。幸虧沒有全破裂。現轉院到心血管科重症監護室靜臥休養。注射藥物控制血壓。」延至 5 月底，《詩壇第 874 期》刊出鄭老的詩「談病」和感謝詩。9 月 22 日接到鄭老來函：「我將於下月十七號回國，明年四月九號返加。」本文見報時，正好是 4 月 9 日。

我與鄭老先後僅見了六次面，卻獲饋贈詩詞逾二百首，都收入《詩友饋贈詩詞彙編》「鄭石泉」條目中，除了祝賀、致謝、步韻、慰問，還有 85 首是《麗璧軒隨筆》讀後感。鄭老為人豪爽、耿直，剛正不阿，虛心好學，積極認真，對古典文學之研究，一絲不苟，從鄭老一千六百多首詩詞中，可以為他的一生做個概括。如果說，鄭惠明的《先父生平簡介》是鄭老編年表，而「詩壇」歷時 17 年之《鄭石泉詩詞集》，則是鄭老留給後人的一筆珍貴文學遺產。忝為「詩壇」盟友，與有榮焉！

正值新冠病毒肺炎肆虐，惠明妹不能前往湖南奔喪，的確有說不出的悲痛，還祈節哀順變，多多保重為要。鄭老一生，無愧於今生，無愧於後世！對國家，盡了公民報國效勞的義務，對家庭，盡了父親愛護關懷的責任，對

朋友，盡了個人相互扶持的情誼，對弘揚中華古典文化，盡了儒者不遺餘力的抱負。安息吧！鄭老，您一路走好！


感谢卢主编汇总词牌一览表。

不辞辛苦不辞劳，万页千章细微挑。
浩瀚纷繁耗日月，错综杂乱理分毫。
琴朋遍百分门别，词赋数千逐项操。
可敬痴心巨墨社，不知多少夜深熬？

至2020年2月26日，累计确诊77785，累计治愈27421，累计死亡2666，
现有确诊47698，现有疑似2824，现有重症9129。
（以上为新型肺炎现状，摘自网络，至26日止）

咏梅二首

其一

干挺枝头品格纯，欺霜傲雪脱凡尘。
花开花谢留青实，待到煮梅待上宾。

其二

梅蕊芳芳沁异香，严寒"三九"独纷扬。
香风透阵忠魂振，唤醒雄狮道自强。

长沙岳麓后湖改造有吟

一、

昔日后湖水臭深，纵堤分隔小渔村。
投资巨款兴新貌，改换容颜抹旧痕。

(第 1092 篇) (2020.04.09)

禁　足

禁足居家避疫，提心吊膽離群。猖獗新冠千億菌，啼哭亡魂百萬墳，挖坑屍袋焚。

數月謠傳亂播，每天死訊驚聞。伏案尋詩吟趣失，對幕思親愁緒分，禱詞題白雲。

——《破陣子》禁足居家感賦

自上月 13 日魁省省長勒高宣佈關閉托兒所、學校、圖書館等公共場所，並呼籲民眾留在家中，避免社交，特別是 65 歲以上的長者，更應該禁足隔離，居家避疫，我們便開始遵從。第一個星期，女兒帶了小可兒、小樂兒姐弟來拉娃家中住了五天，回去後就因疫情日趨嚴峻而禁止互相探訪，我們與兩孫只能在視頻中對「幕」相逢，連線共餐，屈指一算，被軟禁在家已整整一個月。除了不能去雜貨店買東西，最令我耿耿於懷的，是一連五個星期沒有讀到《華僑新報》，堅持了廿多年的剪報也被迫暫停。去函甥女，問她能否將本欄隨筆和「詩壇」那一版剪下，放進信封，貼上郵票，填寫地址，投入郵筒，讓郵差送來拉娃。雖然每週都有收到報社寄來的排版清樣，但還是希望能看到報紙原件。

每天新聞內容都離不開新冠病毒疫情，手機收到五花八門、多如牛毛的評論和報導，如雷貫耳，無孔不入，令人喘不過氣來。有道聽途說的突發新聞，有以訛傳訛的路邊消息，有移花接木的截圖照片，有失實誇大的「重磅」內幕，連肉眼看不到的新冠病菌都變成紅色氣球般飛上天空。最受不了的，是不知哪裡拼湊的詩句，然後就來一個「李白千年前就知道」、「杜甫早就預言」，而收到的人，還信以為真，到處散播，本來「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也無可厚非，但如此牽強附會，連小學生都知道的幼稚低級水平，怎麼一經散播發酵就能輕易找到免費傳聲筒呢？拜托！

居家一個月，我的作息時間基本上都很規律。每天清晨未七點醒來，喝一杯檸檬溫開水，補寫昨天日記，然後上網查看電郵，將新收到的詩友作品，由簡轉繁，編排彙集，對照詞譜，檢查平仄，或打回頭指出錯處，或因敏感字句而只能割愛。這項工作花了兩小時，精力透支，務必鬆弛一下，於是到地庫跑步，每天追看一集電視連續劇，大約 42 分鐘，這些都是十幾年前我上夜班時老伴錄下來的刪掉廣告的錄影帶，我從未看過，如今才如發現

新大陸，一邊跑步一邊消磨時間。大汗淋漓，毛巾濕透，不亦快哉！沖個涼後才弄早餐，沖咖啡、烤麵包、煎雞蛋、搽果醬，這個時候，女兒一定會接通 FaceTime 視頻，小可兒吱吱喳喳，朗讀「床前明月光」、「糰糰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糍。」

每天下午一點正，用 Apple TV 收看手機上的 Radio Canada 加拿大廣播電台現場直播魁北克省長的一小時新聞發佈會，一邊用筆記錄新增確診數字和死亡人數。午餐在看完新聞直播後，與女兒連線共餐。三點許，上樓午睡半小時，起來後照例會搞一會「詩壇」組稿，除了檢查異體字、錯別字，還要將標點符號統一，若是詞，就要在「各家詞牌分類」加上新資料，重新統計。如果發現有誤，就必須翻查詞譜，列出一覽表，寄給作者更改。除了苦口婆心，引經據典，還用手機拍下《漢語大詞典》中某字的平仄韻部，同字異音，同音異義。有些詩友，從一開始就不喜用標點符號，而且每期寄來多首詩作，我必須逐句加逗號、句號，大費周章，曾去函要求高抬貴手，依然我行我素，奈何！到了排版，由於稿擠，報紙版面有限，每期六頁紙，只能發表兩頁，居於本市的詩友，一般會優先入選刊登，外省或海外詩友，只貼網頁不見報。我自己的詩詞，大多被擠掉，也只好在專欄上刊出。

晚上七點正，收看多倫多「新時代電視」新聞報導，然後是晚餐，小可兒會在視頻中向我們說 Good Night。然後是我們的電視劇時間，也不知看了多少套，有狗血吐槽的，有加插商品廣告的，有看不到十分鐘就趕緊離開的，商品氾濫的今天，大陸電視劇製作水平越來越糟。最受不了的，是插曲，為了讓一首歌播完，必須把時間拖延，音量加大，我們除了按下靜音，就是飛快向前。所以，很少有一部電視劇可以留下美好印象。十點鐘，我會上樓，在臥房開電腦，搞一會資料蒐集，看一會書，或為小可兒畫彩虹、獨角獸，找出三十年前為兩女畫的《西遊記》，當時只給孫悟空和豬八戒上顏色，然後就擱在一邊，如今有的是時間，花了幾個鐘頭，再給白馬、唐僧和沙僧塗顏色，用手機拍下，寄給小可兒，等將來她長大，我會給她講唐三藏取西經的故事。十一點前上床休息，結束與外界完全隔離的一天。

現在是 4 月 13 日晚上 11 點，外面狂風肆虐，我寫下這篇隨筆時，停了幾次電，家裡無法上網，祈願明天發稿時可以恢復正常。這樣的日子還要拖延多久？什麼時候才能見到隧道盡頭的一線希望之光？(第 1093 篇) (2020.04.16)

居　家

新冠病毒掃全球，累計幾骷髏？居家禁足毋添亂，守清規、甘願為囚。揮筆勤抄典籍，吟詩獨步書樓。

園中屋內可悠遊，斗室度春秋。閒來開卷堪回味，視頻前、笑語銷愁。但盼災情早去，還祈福澤長留。

——《風入松》居家避疫感懷

新冠病毒蔓延，禁足居家已經六個星期，也算是有生以來被軟禁自囚日子最長的記錄。每天確診和死亡累計數字不斷新增，令人膽顫心驚，不知所措。有專家警告，長期囚禁家中，對心理健康會造成負面影響，會出現焦慮、恐懼、抑鬱、狂躁等症狀，這絕非危言聳聽。如果一直被隔離，前途一片迷茫，望不見盡頭，孤獨無援，情緒低落，壓力日增，沒能釋放，形成心理障礙，憂慮失眠，精神恍惚，再這樣下去，不排除患上精神分裂的後遺症。到時即使沒有被病毒感染，也因為心理創傷而無法回到昔日正常的生活中。所以，如何面對這場抗疫持久戰，成了千百萬人的共同話題。

寫詩的朋友，日子就比較容易打發。馮雁薇姐每週都寄來步蘇東坡詞多闋，數月堅持不懈，從未間斷，其勤奮精神，無人可比。紫雲來信說：「為了身心健康，我將連接都屏蔽了。追追劇，寫寫詩，百事不侵，開心晚年。」我遵囑再也沒有轉寄任何訊息給她，讓她有清靜的環境寫詩填詞，果然收效，這兩週陸續收到她十九闋《點絳唇》和十五闋《喝火令》，收穫甚豐，值得豎大拇指。

紐約老同學蔡麗華才女，居家並未鬆弛，除了填詞作賦吟詩，還描繪丹青，貼到臉書上給大家分享，其細膩筆尖，分毫不亂，有圖為證。她畫去年復活節眾孫拾彩蛋情景，栩栩如生；又畫兩孫戴彩繪口罩，雖然鼻子嘴巴被遮掩，但明亮的眼睛和黑濃的眉毛，天真無邪的童真完全寫在臉上，是疫情之下又一歷史見證，值得一讚！

詩友們創作了以新冠疫情為題的詩作近百首，各有千秋，其中不乏佳作。居家之際，正值鄭石泉詩翁病逝湖南梓里，噩耗傳來，奔走相告，向全體詩友邀稿，所幸一呼百應，很快就收到數十首悼念詩詞，編成紀念特輯，吟侶隆情高誼，銘感五中，謹代鄭府家人致以哀謝。這是新冠疫情期間最值

得記下的一筆，若干年後回顧 2020 年大事時，一定會將悼念鄭老這件事寫進「詩壇」史冊中。

家裡藏書，大多資料性工具書，平時搜索翻查，一書在手，十分方便；雖然網上訊息發達，但未必每樣都能尋獲，而且網上資料也錯漏百出。例如蘇東坡詩詞，必須找到東坡繁體字原作，而非簡體，因為「彩采、卷捲」不分，「遊游、于於」混亂，「沈沉、髮發」同用，「余餘、里裡」全通。所以引經據典，我一直以藏書資料為準，旁徵博引，翻遍《全唐詩》、《全宋詞》，務必找到最可信的原作。如今時間充足，可以有系統的羅列索引，貼上彩色標籤貼紙，方便按圖索驥，事半功倍。如此類推，其他典籍也一樣，從第一頁開始翻查，走馬看花也好，一目十行也好，直到最後一頁，加上標籤，留日後細讀。這樣一來，要看完家中近六千冊藏書，恐怕好幾年時間也不夠用。

《每日大事記》是將世界古今中外大事分別羅列在 366 個文件中，每天一個，這麼多年來，累積的大大小小事件，數以萬計，若要打印出來，肯定好幾千頁厚。《人物生歿錄》分成好幾個部分，包括年份出生錄、年份逝世錄、每日出生錄、每日逝世錄、百家姓人名索查、外文字母人名索查等。舉個例子，索查百家姓「陳」，有好幾千條陳姓人物的資料，在「陳桂」條目：「(筆名子漢)(1930.11.15-2007.02.09)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會員」，同時在「1930 年出生錄」、「2007 年逝世錄」、「11 月 15 日出生錄」、「2 月 9 日逝世錄」等文件中，都有子漢的資料。外文字母人名索查，可以查出哪一國哪一任總統(生歿年月日、任職年份)，或某一陌生名字是什麼來頭(哪一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全世界近兩百個國家數以萬計的政壇人物，這個資料庫就很豐富。雖然維基百科一查就有，但資料經常有出入，而且錯漏極多。《鴛鴦譜》是數十萬名人的另一半，即使名不經傳，只要有資料儲存，就可以知道管毓柔是陸文夫之妻子，可以知道劉海粟的六名妻妾是哪幾位。

居家的日子，時間還是不夠用，除了編詩組稿，還要為撰寫回憶錄列提綱，每十年為一個檔案，每個檔案分 10 個文件，分別是：1953-1960，1961-1970，1971-1980，1981-1990，1991-2000，2001-2010，2011-2020，哪一年個人發生的大事，就在電腦敲鍵，填寫進該年份文件中，這個方法可以幫忙梳理雜亂無章的點滴記憶。由於有寫日記的習慣，將每日個人值得一記的東

西，簡單扼要濃縮進 366 天中，年份由 1953 到 2020 年，對「每天不知怎麼度過」的人來說，這種流水帳記事還可以幫助治療健忘症，減緩記憶退化。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看手機，太多負面新聞會令人煩惱。不要聽太多未經核實的坊間消息和網上傳聞，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東西，不值得浪費時間去理會，更不要代為轉發。讓自己忙碌起來，就不會胡思亂想，除了讀書、寫毛筆字、繪畫、跑步、收拾雜物、清理櫥櫃和書架，還可以整理舊照片、信件，搞一會集郵、錢幣、紀念品、磁貼等。總之，樂觀、知足，居家其實沒啥可怕！(第 1094 篇) (2020.04.23)

疫 境

百罩難遮千口，三戰豈憑雙手？每日新冠添萬鬼，玉帝閻王知否？佛祖若垂憐，速滅病魔魁首。

寒舍少嚐茶酒，鄰宅不聞貓狗。苦對視頻空寂靜，屋後園中行走。幾度再聯吟？夢境醒來思友。

——《離亭燕》疫境感言

新冠病毒蔓延迅速，今天全球確診已經高達 300 萬例，約 21 萬人死，其中美國近百萬人確診，約六萬人死，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是超過兩萬人死亡的另外四個國家。加拿大確診約五萬宗，兩千八百多人死，到達高峰和拐點仍言之過早。但歐洲多個國家已經開始放寬「居家令」限制，兒童可以在一公里範圍內有一小時活動時間，美國多個州也正計劃逐漸解除封鎖，恢復正常。

魁北克是加拿大疫情最嚴重的省份，今天確診 2 萬 6 千餘宗，逾 1600 人死。省長勒高贊同「群體免疫」理論，鼓勵年青人走出家門，這與聯邦政府勸全民「宅家」避疫的理念背道而馳。杜魯多總理多次增加撥款，以補助留在家的國民，並紓困商戶共度時艱。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新冠病毒康復者可以完全免疫，所以，將居家國民開放，在目前還是一項極其危險之措施。

繼上週日新斯科舍省奪去 22 條生命之槍擊案後，前天滿地可又傳來一宗 34 歲母親刺殺女兒，釀成 11 歲長女不治、5 歲小女垂危的家庭悲劇。新冠

疫情爆發，人心惶恐，焦慮不安，幾近精神崩潰之邊沿，加上一宗又一宗凶殺案，讓本來已經瀕臨缺口的緊張心理堤壩百上加斤，一發不可收拾。

小女來給我們送食品，大家在後園隔一道門遙遙相會，因為她每天去上班，接觸不少人，怕傳染給我們，這情景頗有咫尺天涯的感嘆。她到姐姐家，也一樣只在後院與小可兒、小樂兒隔窗相見，甚至在院子開手機歌曲，與小可兒屋裡屋外各自翩翩起舞，不亦樂乎！送來的雜貨，我們要做好幾趟消毒工序，確保沒有被污染，費煞周章。吸塵機將全屋吸得一塵不染，每天洗手的次數算不清。朋友在電話中說：我們真的很幸運，在這麼好的居住環境隔離，要是在尺土寸金的香港，一個小單位住幾家人，怎麼居家隔離？其實，我們與鄰居平時極少見面，偶爾點頭打個招呼，連對方叫什麼名字也不記得，彼此屋子被高高柏牆圍住，真正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宅家與否，沒有什麼區別。這幾天天氣轉暖，有陽光，我們到後園用耙子把草坪上的枯草和樹上掉落的山楂乾果子清理，將有機環保車裝滿，流一身汗，比在機上跑步，更多了新鮮空氣和舒適陽光。

從窗口望出去，經常有警車在街上巡邏。據說滿地可警方已開出兩千多張違例罰單給非法聚集的人，每張罰單一千大元另加 546 元「行政費用」，給國庫增添三百萬元收入，但是否收能到錢就不得而知了。從上週起，魁省省長的新聞發佈會逢週末、週日休息，在本週一的發佈會上，勒高省長宣佈，滿市以外的小學和托兒所將於 5 月 11 日校復課，而滿地可的小學和托兒所將於 5 月 19 日重開，所有中學、預科、大學將於九月份才復課。我們一致希望小可兒暫時繼續留在家，等疫情完全過去再作打算。

今天是農曆四月初五，家父逝世 66 週年忌日，也是第一次破例沒有大姐、姐夫和眾甥來家拜祭。大姐在電話中說，希望今年農曆九月十八日，母親逝世 45 週年忌日時，疫情已緩，我們可以再聚。猶憶今年 3 月 1 日，小樂兒在 Sheraton 酒店擺彌月酒時，逾 30 人出席，大姐因為甥女剛從台灣回來，居家隔離 14 天，所以她與姐夫沒法赴宴，我們於是在 3 月 11 日晚上到 Portus 360 旋轉餐廳設宴補請，兩天後，魁北克省長就宣佈禁令，所有餐館停業，學校停課，我們那一次晚宴至今回味無窮。

托兒所關閉後，小可兒留在家，女兒費盡心思陪伴，每天作息時間安排得很好，除了勞作、繪畫、剪紙、手工、寫字，還學背唐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還有童謠「月光光、照地

堂，年卅晚，摘檳榔」、「轆轆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團」，現在又開始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每天視頻，就是小可兒給外公、外婆交作業的時間，只見她半唐番的洋腔洋調，逗得我們笑不合口。三十年前教兩女《三字經》和《千字文》時，她們已經七歲和四歲，如今小可兒才不到兩歲半，算是很不錯了，能背得多少是多少，不必強求。

疫境中，所有節日包括奧運、球賽、音樂會、端午龍舟節等都相繼取消，生日、母親節、父親節等也不會有任何活動；今年滿地可第廿五屆全僑公祭大典也許會被迫延期或取消。非常時期，一切都在改變。經過這幾個月的「現場實習」，疫裡餘生，學會了在「疫」境求生的本事，疫情過後，人們的生活習慣、購物管道、消費方式、社交聯繫等都將發生巨大變化。鳳凰浴火，劫後重生，抗疫不再是一個國家自己的事，世界關係變得更加緊密。經此一疫，在「生命第一」的大前提下，所有東西都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消費者不會再隨便買東西，儲存必需品，比買黃金鑽石重要！在疫情中，看透人情冷暖，認清世態炎涼，學到的比任何時候都多，壞事變好事矣！(第 1095 篇) (2020.04.30)

順　變

一

疫毒猖狂席捲來，怕也成災，避也蒙災。根源散播費推猜，蝙蝠悲哉！狸子悲哉！

百萬生靈上祭台，死者思哀，活者知哀。隨機順變笑顏開，險可留財！樂可求財！

二

誰賜新冠免死牌？病院輪排，地府輪排。黃泉路上斷魂崖，壯志長埋，怨恨長埋。

禁足居家不出街，少見塵霾，只見陰霾。心中鬼影塚中骸，怎可開懷？豈敢開懷？

——《一翦梅》疫中順變求存感賦二題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全球確診已經超過 360 萬例，26 萬餘人死，加拿大確診累計六萬多宗，逾四千人死亡。魁北克省長勒高今天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將滿地可商店重新開業日期延後一週至 5 月 18 日。

而托兒所和小學的重開日期維持不變，是加拿大首個敢冒學童被感染這個風險的唯一省份。雖然上學與否全是自願性質，由家長自行決定，但這個決定爭議性極大，學童被當成白老鼠以身試菌，是群體免疫或帶菌回家交叉感染，沒有誰敢寫保單。因為除了死亡，終身疾病纏身的風險仍未被排除。

上週四，接到伍兆職詩翁電郵：「盧先生，此刻驚聞壇主夫人去世，隨即致電壇主，據云這是上週的事，且經已入土為安。當時只限三人送殯云。」就在這百年難得一見的世紀疫情加劇期間，傳來了譚銳祥壇主之夫人仙遊的噩耗，令人震驚。我即刻將這消息轉發詩友，隨即收到韓修乾詩翁的七律，馮雁薇姐的《江城子》、伍兆職詩翁和馬新雲姐的《惜分飛》，我連夜填了《行香子》，可惜趕不及在譚夫人出殯前，也只能算是「非常時期」的特殊情況。雖然沒有寄詩來，但許之遠老師還是第一時間來函，要我轉達壇主：「國才弟台，請轉呈：譚銳祥老大兄禮鑒：接主編電郵，驚悉 嫂夫人駕返瑤池，重歸蓮座。其降於塵世，母儀足式；相夫育幼，懿德可風。大兄耄齡失仙侶，恩情難捨。惟望節哀珍攝，順天應人。詩壇是賴。專此 致唁！陽居弟許之遠敬上。」《華僑新報》潘潔心前社長微信留言：「時值疫情中，要安慰壇主！請大哥你替我想想，我還真不知用什麼語言來安慰壇主，如此悲情的瘟疫中又失去了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夫人，如雪上加霜，揮盡眼淚都無法挽回昔日溫馨，只願壇主節哀、節哀、節哀！保重！保重！保重！願天堂沒有苦痛！夫人一路走好！」

本來，若不是疫情禁令，我們本市詩友一定會聚集於殯儀館，送譚夫人最後一程。猶憶吳永存、何宗雄詩翁、譚蓮杏(蓮姑)與世長辭，我與譚公、伍老一起出席追思會，想不到如今只有三人送殯，所以唯有以詩詞代楮儀，聊表寸心。雖不能像子漢、汪公、吳公、何公、黃老、鄭老等有紀念特輯，但即使只有寥寥幾首也算一點心意。

無獨有偶，就在伍老寄來電郵的同一天晚上，接到法國巴黎長途電話，老同學的父親剛剛在半個鐘頭前與世長辭，由於禁令未解除，一切從簡，沒有瞻仰遺容，沒有追悼儀式，只向親友發訃聞，擇日排期，羽化登仙。我當時哽咽了，陰陽永隔，就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也許，每天耳聞目睹太多的

負面消息，全是十萬、百萬的數字，對生與死，似乎沒什麼反應。老同學吩咐不要將喪父之消息公開，我只好保密；但一想到平時每逢有同學或同學父母逝世，他總是最勤參與辦理喪事，或舟車勞頓，跋涉奔喪，如今老父病逝，竟讓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悲痛，必須有朋友分擔，終於我再也忍不住了，告知最要好的一位老同學，他立即訂購花圈，由我撰寫輓聯：「駕鶴雲遊，百歲崢嶸飛故國；登仙羽化，一生磊落別凡塵。」回想這位長輩不平凡一生，經歷了赤柬浩劫，見慣了浮沉起落，從柬埔寨到法國，終於異域長辭，花都埋骨，希望他老人家能駕鶴雲遊，魂飛故國，葉落歸根。

昨天有朋友來電話，從生老病死說到了「詩壇」未來，我的回答很模稜兩可，答非所問，因為，我自己不敢也不能預測詩會的明天。譚銳祥壇主是「詩壇」的精神支柱，柱在壇在，我只是微不足道的「工蟻」而已。我經常開玩笑的對老同學說：我要活到三位數字，少一天都不肯走！然而，這個先決條件是：生活必須能自理，頭腦不可以癡呆，記憶清晰，行動靈活，否則，若長年臥床不起，說話口齒不清，或無法辨認來訪子女，就會應驗到「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話有多真實。

寫到這裡，電話鈴聲響，是多倫多表弟打來，告知五姨媽於今早在家中逝世，下週二出殯，出席人數嚴格限制。而在台灣的六舅父也已於上週辭世，如今只剩下在英國的細姨一人。疫情期間，最怕聽到親人病逝的消息，猶憶十二年前赴多倫多出席五姨丈葬禮，此次無法送五姨媽最後一程，心中之悲痛非筆紙可形容矣，唯有安慰表弟妹，節哀順變，保重為要。

我很怕說「節哀順變」四個字，但現在我相信「順變」這兩個字。捱過了這段可怕的疫期，迎來新生；莫想生離死別，感受冷暖炎涼，珍惜眼前當下，找回昔日輝煌。窮則變，變則通，順變，才可求存，相信「詩壇」應該能堅持到最後一期。(第 1096 篇) (2020.05.07)

感 時

庚子疫情難預料。病毒妖風、席捲狂呼嘯。冥府閻王開口笑，冤魂卅萬誰憑弔？

夜幕陰森聞鬼叫。死裡求生、劫後仙音妙。禁足隔離憐老少，解封何日陽光照？

——《蝶戀花》感時

宅家禁足已經八個星期，全球確診新冠疫情累計 420 萬宗，死亡累計近卅萬。魁北克省公共衛生官阿魯達醫生，上週四在新聞發佈會上，曾提及 70 歲以下的祖父母輩，只要身體健康，可以獲准照顧孫兒。對於兩個月見不到孫輩的公公婆婆、爺爺奶奶們來說，這可是件特大新聞，特大喜訊！

然而，面對日趨嚴重的疫情，魁省政府仍然決意將托兒所、小學復課，將商店解封，雖然一而再延後，但勢在必行。杜魯多總理日前呼籲魁北克省長務必三思，切勿冒此風險。魁北克國家公共衛生研究所 INSPQ 與拉娃大學專家聯合公佈的一項研究指出，若放寬限制措施，大滿地可區在 6 月底的每日平均死亡人數達到 150 人，這絕非危言聳聽。到底政客心中那一把尺，是以什麼為依據呢？

我們沒有接觸過任何人，也沒有被感染，應該是絕對安全的，就基於這個理由，女兒要求大家相見面，提前一天慶祝母親節。為了等這一天，我們平日連家門口也沒敢踏出一步，終於，上週末第一次開車出去。先去油站給汽車加油，油價每公升只有 89 仙，翻查日記，上一次加油是 3 月 9 日，每公升 109.9 仙，相差兩毛錢。自 3 月 14 日至今，宅在家足足 8 個星期。小女因為每天到公司上班，要見很多人，所以不能與我們共餐，只能隔一道玻璃窗相會，然後回去用 Zoom 視頻一起用餐，是一家餐館送來的外賣，有牛扒、血鴨、龍蝦湯、沙拉菜、薯蓉、紅酒，還有蛋糕。拍了照片和錄影，度過溫馨的母親節。小可兒樂得又唱又跳，我們還用微信與愛民頓曾老師、廖老師通視像電話，祝廖老師母親節快樂！嘉珈帶小可兒、小樂兒在屏幕上與兩位曾祖輩相見，也是難得一次的喜相逢。

最難過的莫過於離別，小可兒懇求外婆留下來陪她睡，或者讓她隨我們回拉娃。趁她進房換衣服時，我忍心將車子從後院開走。回到家後視頻得

知，小可兒傷心大哭不止，成了小淚人兒，嘉珈哄她，答應下星期帶她來拉娃見外公外婆。既然政府已經允許，我們又未到 70 歲，應該不會犯法。

週日是老伴度過的第 37 個母親節，也是嘉珈第三個母親節。一早起身，填了一闋《鷓鴣天——母親節贈惠茵》：

避疫居家忽八週，母親節裡憶歐遊。西葡法意盧荷比，捷德英匈奧瑞留。

無寶庫，有書樓，茵廬園圃百花求。舉杯互祝祈康健，屏幕雙孫笑臉柔。

用毛筆抄寫後贈送老伴，這是第一次沒有買賀卡、鮮花和禮物。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煎雞蛋、火腿，烤麵包，沖咖啡，弄一頓早餐，對於老伴來說，此乃「破天荒」也！而我還答應女兒，今天親自給媽咪染髮，還視頻現場直播，也算是母親節的禮物吧！拜疫情所賜，我們兩個月沒有出門，沒有刷卡購物，沒有上館子用餐，沒有花過錢，足夠去另一次歐遊了。所以，我在《鷓鴣天》中回憶幾次歐遊，其中一次是母親節，一次是中秋節。幾次生日也都是在旅途中度過，值得回味再三也。

避疫宅家，除了不花錢，也多了時間看書，多了靈感寫詩填詞，多了話題與老伴和兩女聊天，多了機會冷靜思考，如何在疫情過後改變生活方式，認清輿論的真偽利弊。與老詩翁多次電郵往返溝通，彼此對現實的殘酷、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有更深刻的體會。我們在這個話題上有了共鳴，也看清真相，平時吃吃喝喝、唱唱跳跳，大不乏人，而到了關鍵時刻，人人變得冷酷無情。奈何！

今天是 5.12 國際護士節，是 1912 年為了紀念護士職業創始人南丁格爾而設立的。南丁格爾說過：「在我當護士的第一天，我已不在乎地面上的冠冕，只在乎我是不是全力以赴。」「在死前只求無愧，那是真正的偉大。在可怕的疾病與死亡中，我看到人性神聖與英勇的昇華。」都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再看看一群日以繼夜在前線抗疫的醫護人員，母親節不能回家與兒女團聚，只能在視頻見面，難道他們不能「為己」而自私嗎？如果人人都只顧自身利益，就沒有義工，就沒有慈善公益活動，就沒有見義勇為、奮不顧身的逆行者。老友問我上期將自己比喻為「工蟻」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說只是觸景生情，慨然嘆息，有感而發，不平則鳴，發發牢騷而已。

杜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因為憂國憂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千餘年前，還沒有手機、視頻，所以才會有「烽火連三月，家書值萬金」，古人有頭簪，所以「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如今重溫杜工部的《春望》，此一時，彼一時，情仍在，景不同，詩雖好，境已遷。某一個特定時期，產生了不同的文學作品，故有傷痕文學、難民文學、唐人街文學，如今疫毒橫行，全球著名歌手線上舉辦聯合抗疫《一個世界，一同宅家》演唱會，由歌手「女神卡卡」發起，為見證疫情留下回憶，將名留史冊。抗疫詩詞，只要有水平、有內涵，相信一定可以流傳後世。「詩壇」這幾個月發表的疫情作品，若干年後結集成書，也是件雅事。(第 1097 篇)(2020.05.14)

宅 家

宅家中，留屋裡。埋首書山、渴讀詩文喜。清照納蘭詞句美，白石東坡、千載傳遐邇。

寫專欄，查日記。園藝修花、剪草勤澆水。描繪丹青鋪畫紙，小可童真、歡笑隨歌起。

——《蘇幕遮》宅家有感

自 3 月 14 日起，我與老伴居家禁足已經快三個月了。上週《詩壇第 923 期》刊出林明兄「理髮」詩，有「十週不理長披耳，鏡裡猶如野老翁。」無獨有偶，本週《詩壇第 924 期》刊出伍兆職詩翁「好笑」詩：「禁足家中數十天，髮長難忍快垂肩。夫妻互剪老人笑，張敞畫眉佳話傳。」兩首詩都是疫境中活生生的樸實寫照，相互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比起無病呻吟，這些詩更「接地氣」。

雖然新冠病毒疫情未減，但各國經濟已經陸續在重啟復原之中。今早收到巴黎老同學寄來他與老外朋友一起喝咖啡，準備去開店的照片，談笑風生，沒有口罩，令人羨慕，如果不註明日期，還以為是去年拍攝的。對我們來說，如果能允許去超市買點東西已經是奢求了，因為，兩女苦口婆心懇求我們哪裡也不要去，由她們負責網購，應有盡有，我們這幾個月的藥品，也都由藥房派人送到門口。我的汽車已經好久沒有加油，很想開車去 Costco，被婉言相勸，謂不用我們操心，包括換輪胎、拆車棚等，都由他們包辦。

我們每天用電話和視頻與兩女通話，小可兒鬧著要找外婆，於是每週就讓她來拉娃小住兩天，讓我們多些機會和她講廣東話，教她順口溜背《三字經》，不亦樂乎！長女開視像會議時，我們帶小可兒到後園玩水，吹泡泡。由於限制她每天只能有二十分鐘看卡通片，其他時間都消耗在繪畫、剪貼、印泥等手工勞作上，我偶爾也會吹口琴、彈瓜子琴，她首選歌曲當然又是 Frozen 和 Moana。

長女利用視頻，陪我們看家庭醫生，自己量血壓，測體溫，又預約驗血驗尿時間和覆診日期，還幫我們辦理年度報稅，填寫有關表格，總之，我們什麼都不用做，「乖乖」宅在家中，就算合作。

在電腦上找回好幾年前編製的 Excel 資料庫，除了 365 天的《個人每日雜錄》，還有數十個記錄，包括：購物、旅遊、醫療、維修、撰稿、聚會、家庭、親友、師生、到訪、重要事件等，才發現已經很多年沒有添加新資料，例如「醫療」一項，平時一打開文件，凡看病、留醫、住院、手術、藥品、醫生、醫院等資料，一目瞭然。如今從數十本日記中，逐日去抄錄補充新內容，等於重新閱讀這數十年每一天發生的事。由此類推，在「購物記錄」中，可以找出每年兩女生日時我們曾經買過什麼禮物送給她們，也可以知道來加拿大這四十年間，換過幾部汽車，幾部電腦、傳真機、手機。

當然，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某一年的今天，我在哪裡？我在做什麼？」有了這個興趣，就有動力去補充新資料，這可不是三、五個月可以完成，也許要花好幾年，畢竟，這數十本密密麻麻的日記，保守統計，每天如果一千五百字，一年五十萬字，那可是一、兩千萬字之譜。再加上字體十分潦草，很多句子還必須猜測一番。所以，若問我家中最值錢的東西，我毫不猶疑的回答：日記！

利用時間，將我這幾十年來填過的詞做個總結，將填過的詞牌分類，超過兩首的詞牌歸納入 86 個分件中，一個詞牌只有一首的歸入「其他」，花了幾個星期，終於大功告成，貼上《無墨樓/麗璧軒》博客，諸君可以點擊瀏覽一番，例如：《蝶戀花》35 首、《沁園春》33 首、《一翦梅》30 首、《鎖窗寒》29 首、《破陣子》27 首、《滿庭芳》22 首、《齊天樂》21 首、《臨江仙》18 首、《千秋歲》17 首、《東風第一枝》15 首、《賀新郎》13 首、《滿江紅》10 首等。這也是「宅家」收獲。

看到紐約蔡麗華同學今天寄來她的新畫作，是將去年 5 月 31 日在加西愛民頓出席曾任歐老師壽宴時，端華同學們與曾老師、廖老師夫婦合影，一共 26 位，令我嘆為觀止，為她豎大拇指，太了不起了！我被她感染，也開始有些技癢；想起學生時代，打格子畫電影明星廣告的往事，或許，我必須靜下心來，給小可兒、小樂兒作畫留念。猶憶小女嘉珮兩歲時，我曾畫了彩色鉛筆畫送給她，至今仍懸掛她房中。兩女新婚，我給每對新人畫一張水彩肖像畫作為結婚禮物，此後就懶得再執筆。

昨天，小女上網訂購了八隻龍蝦，重量在兩磅到四磅之間，每公斤不到二十元，今天貨車司機來送貨，按了門鈴，放下龍蝦就匆匆離開，我正在找小費，開門時已經沒有蹤影。我們依照吩咐，嚴格消毒，洗手，放進雪櫃，星期日，我們在後園 BBQ 燒烤，又是戶外用餐，相互隔離兩米。

兩週前後園的山楂樹落花滿地，如今屋前紫丁香綻開怒放，濃郁花香四溢，芬芳香氣沁人，給枯燥的宅家日子增添喜氣。有個古老傳說，紫丁香通常都是四片花瓣，如果有誰能找到五片花瓣，就能獲得「幸運之愛」，如果那個人將花吃下去，他(她)的情人就永遠不會變心，哈哈！真浪漫！(第 1101 篇) (2020.06.11)

疫　話

疫情何日了？頻頻問道，天天祈禱。死裡逃生，劫後命如枯草。遍處人人口罩，看恰似、相同風貌。誰可曉，眼前痛苦，心中煩惱。

面對選擇存亡，更確診驚魂，疑雲催老。若履冰河，舉步艱辛難保。待到晴空萬里，斬妖孽、霧霾全掃。憧憬好，金牛報春還早。

——《玉漏遲》疫話

新冠病毒疫情自三月份告急，至今已經五個月。戴口罩從爭議不休到強令執行，實現全民皆罩，再也沒有異議；肢體隔離二米之規定已成習慣，超級市場搶購潮也平息下來。人們開始接受疫情下新的生活方式，並相信在未來一、兩年內不可能恢復正常，也做好與疫症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日前收到世界詩人大會的通知，原本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的第 40 屆世界詩人大會，被迫取消，改為視像會議，日期：10 月 17 日西班牙語，

10 月 24 日英語，10 月 31 日華語；時間：美國洛杉磯上午 6 點，墨西哥城上午 8 點，秘魯利馬、哥倫比亞波哥大上午 9 點，智利聖地亞哥上午 10 點，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里約日內盧上午 11 點，英國倫敦、摩洛哥拉巴特下午 2 點，西班牙馬德里、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達佩斯、法國巴黎下午 3 點，土耳其伊斯坦堡、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下午 4 點，以色列特拉維夫下午 5 點，印度新德里晚上 7 點半，中國北京、馬來西亞吉隆坡、蒙古烏蘭巴托晚上 9 點，日本東京、韓國首爾晚上 11 點。滿地可時間應該是上午 9 點，希望會員們踴躍參加。

除了在家開電腦上班，約見醫生也同樣以電話或視像會議進行，用儀器測量血壓，在螢幕前出示給醫生看。而中醫的「望聞問切」：望診、聞診、問診、切診，只剩下「望」和「問」，看面色、舌苔，詢問症狀、病史，而「聞」語音、咳嗽、喘息，嗅口中或身上異味，很難準確；最重要的「切」，用手把脈或按腹部診察就無法做得到。古代傳聞，因男女授受不親，郎中以「牽絲懸脈」方法，通過在手腕上繫一根紅線，隔著帷幔以手指按壓紅線切脈，這當然只是傳說，信不信由你。

疫情惡化，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起了極大變化，遠程辦公，迴避「三密」：密室封閉、緊密聚集、親密接觸。勤洗手、戴口罩、漱口、搓手液消毒成了每天例行公事。避開人群和熱鬧地區，不外出用餐，加強室內清潔衛生，保持室內空氣流通等。由於戴口罩，女性減少化妝時間，也因沒有逛商場而節省購物消費。休閒旅行最受影響，郵輪度假成了夢一般遙不可及。與親友歡聚，參加飯局，都可免則免。握手、擁抱、親面頰等動作都成了「禁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將拉得更遠。

在各行各業飽受疫情打擊之下，網購商是疫情的最大受益者，2001 年亞馬遜公司股票跌至谷底，曾破 10 美元歷史低位，拜新冠疫情所賜，到今日暴漲至每股 3168 美元。人們的購物方式正在改變，一機在手，足不出門，可以隨心所欲買到自己想買的東西，從超市新鮮蔬菜、肉類到餐廳外賣，從電器、書籍、傢俱到服裝、家居用品、廚具，包羅萬有，又有完善的退貨服務，相信即使疫情過後，實體店也將逐漸被網購淘汰甚至取代。過去網上服務只有銀行賬戶、預訂機票、酒店、民宿、優步出租車，如今幾乎任何行業，都可以一「網」打盡。在加拿大，自動提款卡比信用卡更廣泛使用，而

在中國，「支付寶」涵蓋付款各個領域，如果沒有手機掃二維碼，上不了網，一切都免談。

由於不再外出用餐，更多的人在家做飯，研習廚藝，而上網自學維修技術，省下一筆外雇費用。女兒幫我們理髮，女婿幫我們拆卸車棚、更換車輪、修剪柏牆、採摘山楂，我有更多時間看書練字、繪畫彈琴、詩詞創作、撰寫專欄。由於沒有應酬，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整理藏書、蒐羅資料、考證古文、編排目錄。而更重要的，是多些時間開始為回憶錄撰稿做準備，擬提綱、翻日記、列清單、找史實。我花更多時間在「詩壇」編彙上，整理「各家詞牌分類統計」、「組詩一覽表」、「詩友饋贈詩詞彙編」等。每收到詩友一首詞，就要經過幾個步驟：由簡轉繁，檢查異體字、錯字、標點符號，檢查韻譜，加入「各家詩詞集」中，加入「各家詞牌一覽表」中，加入「詞牌分類統計」中。所以，我曾告訴朋友，每週寫專欄只用了兩個鐘頭，而編「詩壇」用盡七天數十個小時。

疫情嚴峻，更見人情珍貴，感謝詩友諒解，由於每週稿擠，上百首詩詞，充其量只能大約二、三十首見報，其餘的都在網頁刊登。有詩友以為沒有見報就不算發表，再度寄來，我只好重新編排加入，為了節省篇幅，我自己的詩詞，只附在專欄文章前，而且在編輯時盡量縮小間距，標題也盡可能精簡，同一詞譜多首，也簡編刊出，註釋只見於網頁，不佔報紙版位。這些都是顧全大局，絕無「厚此薄彼」之嫌。忝為主編，若能做到「皆大歡喜」，的確也頗費周章，希望諸君能諒察！將本文發給朋友過目，她來函說：第 1111 期說疫(音 1)話！不是巧合吧！這才發現，用《疫話》為標題，純屬巧合。(第 1111 篇) (2020.08.20)

避　疫

遍山楓滿谷，見度假村中，樹叢紅屋。層林翠如玉，正天藍雲白，松高柏綠。陰森古木，盡遠避、塵囂世俗。更不聞、鬧市喧嘩，忘卻人間忙碌。

知足！逍遙自在，舒適怡然，無拘無束。平安是福！樂歡聚，喜同宿。到平湖玩水，笑聲迴響，麻將輸贏幾局？住兩週、畫境停留，繪成小築。

——《瑞鶴仙》到山區度假屋合家避疫

自 3 月 14 日以後，因疫情而禁足居家，後來雖然可以戴口罩出去超市買東西，但小女每次回來都與我們肢體隔離兩米，還戴口罩合影。五個月過去了，終於，她回拉娃，脫下口罩，第一次與我們相擁拍照。這情景好像夢境般縹緲虛無，似真若假，我試用「恍如隔世」來形容一點也不誇張。



長女產假還剩下半個月，她在北部山區租了一間度假屋，兩個星期 2500 元，邀請我們有時間就去小住。上週四，我們約了小女、小婿先來拉娃會合，由小婿開我的車，小女開她的車，我和老伴分別與他倆結伴，車後廂是滿滿的食品、用品，我帶了手提電腦，小婿還帶了麻將桌，朝西北開去。大約一個鐘頭時間，就抵達 Saint-Adolphe-d'Howard 鎮 Domaine Alpine 度假村，一間紅色小屋座落在山區叢林中，被松樹包圍，除了紅牆，周圍遍處重重綠，空氣新鮮，塵囂隔絕，沒有人煙，不聞喧鬧。

這間屋子的女主人是一名希臘裔律師，每年夏天都回到希臘度假，2004 年在此買了塊地皮，依照自己喜愛，設計了這間度假屋，落成後每年都來此休閒。屋子很高，有四間臥室，三間浴室，客廳、飯廳、廚房都特別寬敞。由於是自住而非出租民宿，家裡的擺設都很講究，從藏書、傢俱、佈置、裝修，看出主人的學識、修養、風格，牆上很多畫都是女主人和她家人的作品，除了魁北克鄉間冬雪秋楓、湖光山色，還有希臘聖托里尼島白牆藍色圓穹頂屋子的美麗構圖，懷鄉之情意甚濃。



從度假屋步行大約十分鐘，就有一個湖，私人沙灘除了這度假村裡的住客，外人不得入內，所以十分寧靜。環境清幽，平湖如鏡，想起鄭懷國老同學拍攝的「倒影」，我情不自禁也用手機拍下無名湖景，寄給喜愛作畫的蔡麗華，她正好剛剛完成兩幅「倒影」水彩畫，畫藝尤精，對樹葉和水影的處理已經爐火純青。果真，她今天寄來了我傳去的湖景，美不勝收，點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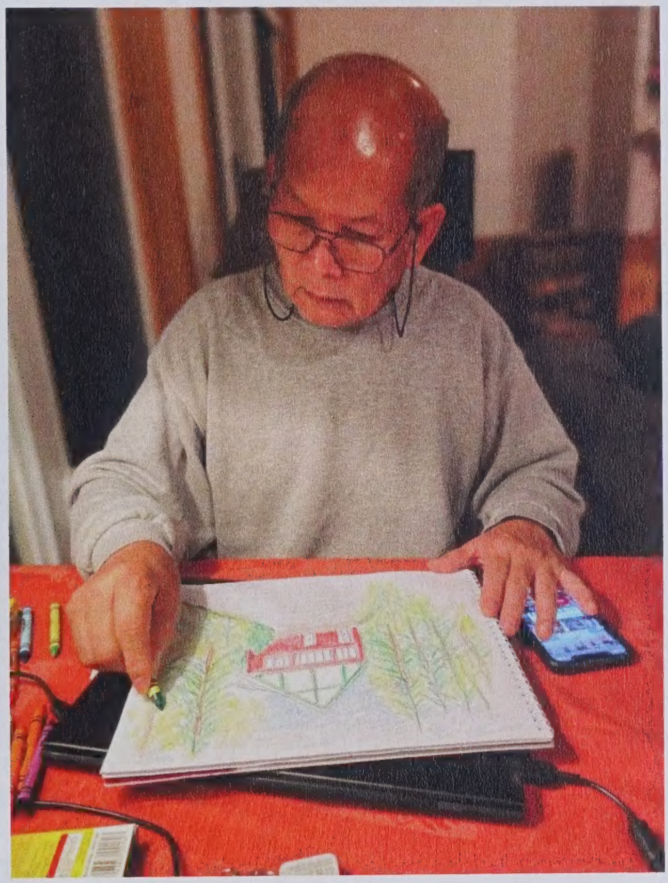
沙灘極少有人來，所以成了私家湖，撐起帳篷遮陽，幾張「導演椅」一擺，啤酒解渴，困了就在太陽墨鏡下小睡，度過無人騷擾的逍遙下午。小可兒由於曾經參加過幼兒游泳班，對水一點不陌生，一到沙灘，就直朝湖水飛奔，勸她上岸也不容易。小樂兒已經七個半月，坐在水裡樂得笑聲不斷。我們拍了多張難得的合家歡，沒有口罩的日子，的確太珍貴了！好不容易才勸得動小可兒離開湖水，步行回到紅屋，大家一倒下床全部睡去。森林高聳，綠葉包圍，在寧靜的屋子中一齊入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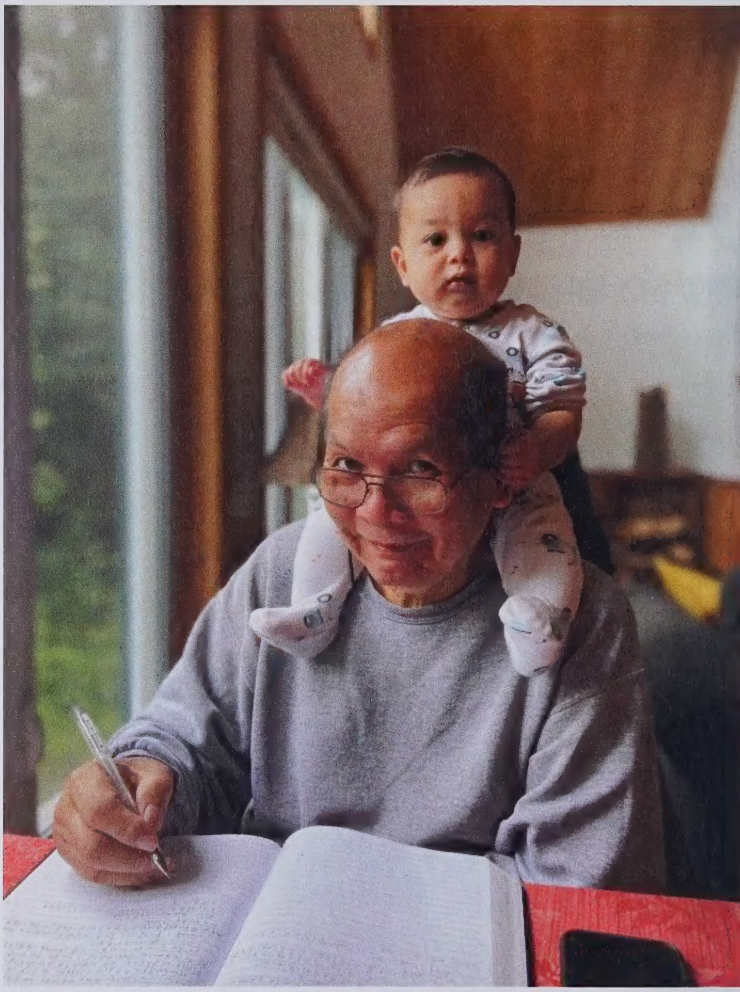
醒來已經是傍晚時分，嘉珮和子鵬負責燒烤，有西班牙八爪魚、和牛，嘉珮列了數天餐單，還有自製安格斯漢堡包、自製意大利比薩餅、韓式牛仔骨、特大牛扒等。我帶來三腳架和 Canon 大相機派上用場，自從手機攝影功能升級後，沒有誰愛用照相機，嫌其笨重麻煩，拍下的照片還要儲存進電腦，再傳到雲端，不像手機，一拍下照片，立刻貼上臉書，傳到朋友圈，一分鐘內全球送達。

餐後有子鵬親手做的意大利 Tiramisu 提拉米蘇蛋糕，然後一起玩 UNO，連小可兒也玩一份，由她爸爸教她認顏色和數字。小孩子全部睡了，才輪到

我們大人的時間開始，有開 Netflix 看電影，有喝威士忌，有漫無邊際聊天，最後，我們打開麻將桌，嘉珈觀戰，我和老伴，子鵬和嘉珮，四人大戰百回合，老伴回憶七十年代在澳門，每逢掛八號風球，就留在家和姨媽等人搓麻將，不亦樂乎！而我，應追溯到 1977 年在泰國曼谷，每逢老板「三缺一」時，我這候補就會上陣，盲拳打死老師傅，我喜歡「做牌」，不屑吃「雞糊」，寧可輸牌也不能輸陣，所以也算是身經百戰，傷痕累累。



每天一大清早起來，到屋後陽台，對著密密樹林深呼吸，做早操，然後開電腦，將收到的詩詞逐一編入「詩壇第 935 期」中，加入「各家詩詞集」裡。嘉珈說要送一份禮物給屋子女主人，小可兒用貼紙和塗鴉做了一張感謝卡，我靈機一動，找出小可兒的勞作畫紙，以及她的一小盒蠟筆，將這間被綠樹團團圍住的紅屋畫在紙上，塗上蠟筆顏彩，完成後用中文寫上「送給姬絲蒂娜」，用磁鐵將畫作貼在冰箱門上。翌日起身後，近距離又再畫另一張大一點的紅屋圖，這樣就有兩份禮物。



嘉珮和子鵬星期一要回去上班，週日中午離開，住了三個晚上。臨走前用三腳架在屋前拍集體合照留念。我將照片製成臉書的個人檔案封面，然後也離開度假屋回到拉娃，相約星期二向報社發稿後再回來，一直住到週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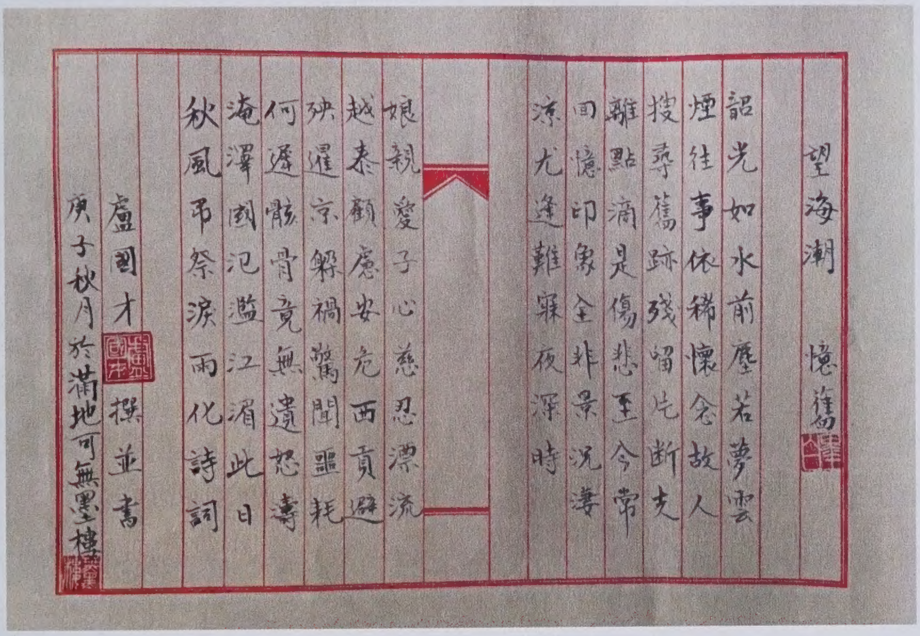
避疫期間，能夠到山區小住，實在是最寫意的賞心樂事。現在是星期一晚上，明天就返回山區。(第 1112 篇) (2020.08.27)

憶 舊

韶光如水，前塵若夢，雲煙往事依稀。懷念故人，搜尋舊跡，殘留片斷支離。點滴是傷悲。至今常回憶，印象全非。景況淒涼，尤逢難寐夜深時。

娘親愛子心慈。忍漂流越泰，顧慮安危。西貢避殃，暹京躲禍，驚聞噩耗何遲。骸骨竟無遺。怒濤淹澤國，氾濫江湄。此日秋風弔祭，淚雨化詩詞。

——《望海潮》憶舊



今天是 9 月 14 日，1974 年的今天，我跨越柬泰邊境，離開柬埔寨，訣別生我養我的母親，一別 46 年，從未踏上金邊。我怕回鄉，怕回到母親屍骨不知何處的人間地獄。我恨這段可悲歷史，至今無法釋懷。

本欄一千多篇隨筆中，談個人往事的大約三十篇(查閱《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中「個人」、「往事」)，都是緬懷昔日在柬埔寨、越南、泰國的難忘追憶，點滴雜思，宛如進入時光隧道，舊事依稀，前塵浮現，雖印象模糊，支離破碎，但片斷殘留，深藏腦海，無法刪除。近日為了撰寫回憶錄，擬定提綱，找尋回憶，那些沉澱我心深處的悲傷，再次浮升，下意識繞道而行，卻辦不到。

網上有同學談及他們在赤柬「解放區」如何跟隨「愛國進步」老師為柬埔寨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入死出生，我的心在滴血。更有同學自豪的說自己是爬上西貢總統府插紅旗的三名戰士之一，我有說不出的凜然。柬埔寨曠古悲劇 45 年後的今天，想不到還有人在懷念「紅區」的日子，在感恩那群「革命幹部」帶領學生們為高棉的美麗明天戰鬥犧牲。如果說他們愚昧，不如說他們中毒太深，死心塌地。儘管到了西方國家，享受著文明世界的安定幸福生活，領取優厚養老金、福利金，但骨子裡仍在大罵定居國，仍在津津樂道他們昔日昂然「北上」，在「大後方」如何辦革命報紙、文工團、宣傳隊。他們不但沒有吸取慘痛的歷史教訓，沒有反省自己充當劊子手幫兇的角色，沒有一絲的懺悔，沒有為死去的數百萬無辜生靈而感到羞恥，感到愧疚，反而沾沾自喜，引以為榮。

正如老同學一針見血的評語：「每天都在微信上抨擊美國，讚美祖國，火力之大，令人注目。許多高棉老粉紅追求最佳的晚年生活境界——享受著自由世界發達國家的高質量精神和物質生活，當一個"愛國進步"人士。天下所有的好處，盡收不謝。人生"最高境界"！我非常不屑的是這些高棉老粉紅，現在天天生怕人家不知道他們當年如何"愛國進步"，要搶一份歷史功勞。"愛國進步"成了他們帽子上的紅寶石。」這位同學的觀點十分中肯，值得推崇。本欄曾在十年前發表過一篇《做人》，由於敢說真話，被一批「忠貞份子」圍攻，點名算賬，如今重讀此文，心有餘慶矣。

十年前我到揭陽祖屋尋根，潮州族裔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柬埔寨當年大屠殺赤禍，只輕描淡寫的對我說：「是反華！」我知道想將真相和盤端出，沒人相信，因為，外面世界發生的事，裡面無人知曉，也無人感興趣。新聞媒體全是官方喉舌，罵柬共就是反革命，反國際共產主義事業，誰敢冒這天下大不韙去以身試法？所以，能逃離險境，虎口餘生，良知猶在的柬華有識文人，撰寫文章，出書立傳，將那不堪回顧的真相公諸於世，一批批傑出的「印支文學」創作者正湧現，他們包括：寫《紅色漩渦》的余良(林紹強)，寫《沉城驚夢》、《怒海驚魂》的黃玉液(心水)，寫《葉落湄江》的姚思(周德明)，主編《印支華人滄桑歲月》的黎振環等。

楊璧陶老師生前在香港《爭鳴》月刊以「楊冰」筆名發表了大量揭露赤柬殘暴統治的一系列文章，分析柬共為什麼殺那麼多人。她給我的數十封信件，一直珍藏，內中可以看出一位鐵骨錚錚的文化人不畏強權，捍衛真理的

道德勇氣。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哪些人值得尊重敬崇，哪些人不齒為伍、不屑一提；董狐直筆，鐵面無私，千秋功罪，後世鑑評。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遺臭萬年，有的連「遺臭」都不夠資格，很快就被遺忘。柬共頭子波爾布特、塔莫克、英薩利、農謝、康克由等頭子相繼死去，喬森潘也將在獄中度過餘生，他們都不得好死，相信其爪牙也好不到哪裡。

曾經因被極左流毒洗腦而一時迷失方向，到了自由世界後就應該猛醒過來，脫胎換骨，痛改前非，重回正軌，以行動彌補過失。某君曾投奔怒海，來到自由國度，好了傷疤忘了痛，這些年一直在報章上放左毒，大罵「美帝國主義」，卻又領政府救濟金過日子，令人費解。另一位也是紅粉，在微信上高舉紅旗，廣傳紅帽，大唱紅歌，聲嘶力竭，肚子餓了狂餐紅肉，暢飲紅酒，不亦樂乎！

一切都會過去的！現在的年青人，不談什麼政治，只求生活水平，休扯三觀，且聊百萬。再過幾年，老一輩「革命元勳」都走了，就再也沒有什麼「赤柬」，就再也沒有「愛國進步」這些陳詞濫調。想起來也夠悲哀的，所以趁還有一口氣，就讓那群苟延殘喘的可憐苟活者繼續喊喊口號吧！剛剛收到老師來函：「對於暴政，尤其草菅人命，緘默等於為虎作倀；今世界已覺醒，邪惡政權之覆滅不遠，其血腥事蹟應為歷史做存真，這是當代人對後世的責任！」就作為本文之結語。(第 1115 篇) (2020.09.17)

疫　秋

疫情加劇秋無月，風雨哭陰陽。今年節慶，憂中作樂，分外思鄉。

宅家禁足，視頻遙訴，切莫悲傷。填詞繪畫，臨書寫字，遂願安康。

——《人月圓》庚子中秋感賦

魁北克省新冠病毒疫情日趨嚴重，大滿地可地區從十月一日起升至紅色警戒級別，這幾天每日新增病例都超過千宗，魁省確診累計已逼近八萬宗。今年庚子中秋佳節，正好是紅色警戒實施的第一天，所有酒吧、餐廳關閉，嚴禁私人家庭探訪，我們本來打算一起到長女家賞月的原計劃又泡湯。

老天也有感應，中秋那天，雨下個不停，晚上沒有月亮，不能賞月，心理上反而因慶幸而獲得平衡。同學問我為何沒有寫中秋詩詞，答曰：盧郎才

盡也！寫不出來啦！在《白墨詩詞集分類》「中秋」條目中，有近四十首詩詞，寫來寫去都是嫦娥起舞、玉兔蟾宮、吳剛伐桂、佳節思親、中秋懷遠，如今若再炒冷飯，了無新意，不如不寫。如此類推，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元、重陽、冬至、除夕，一年一度，每年重覆，還能寫出什麼來？如果說今年中秋是「疫秋」，也太悲傷了！

鄭石泉詩翁於今年 3 月 30 日病逝，6 個月後的 9 月 30 日中秋前夕，鄭老之女兒鄭惠明，自己一個人驅車到拉娃舍下，將一大袋蘋果、梨子，以及她夫婿垂釣的好幾條肥魚包括鱸魚、魴魚(多利)等送給我們。她說趁十月一日嚴禁私人家庭探訪之前送來，隆情厚誼，無以為報，老伴將她切片曬乾的兩包山楂乾回禮；我們都戴口罩，彼此在屋前相見，甚至連一杯茶也沒招待。這是自 2011 年 6 月 19 日惠明與夫婿偕同小女兒到訪寒舍，九年之後再次見面，當時一起拍照的小女兒如今已讀大學。

中秋佳節，月餅飄香，老伴料理拜祖事宜，家裡一片冷冷清清。回想昔年在柬埔寨金邊、在越南西貢、在泰國曼谷，中秋節可熱鬧了，除了中午拜祭祖先，晚上還拜月。越南的中秋節又是兒童節，我還用白葉骨、玻璃紙給眾甥編製五彩燈籠，有五角星、兔子，裡面還點蠟燭，我還糊了一個好大的星星燈籠懸掛在大姐家門前。當晚，一大群小孩子手提燈籠，還有手推動會咚咚響的小舞獅、小舞龍、小兔子，大家似乎在比賽看看誰的玩具最「牛」！轉眼數十年過去，往事只能回味矣！

老同學在法國最南端科利尤爾鎮度中秋，拍下了地中海明月高懸的中秋夜照片，並題了張九齡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詩句，蔡麗華同學看到照片後，就畫了一模一樣的中秋月，幾可亂真，還在畫上題了蘇東坡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詞句，令疫情下的寂靜中秋，增添詩意。

今期「詩壇第 941 期」可以說是中秋特輯，由於來稿實在太多，報紙版面有限，除了居於本省詩友作品優先見報，居外省或海外的詩友佳作只能在網頁發表，其他各類題材(如詠花詩)也依次類推。為了盡量讓多一些詩友作品見報，較長的詩詞曲賦，也只宜在詩壇網頁刊登，希望詩友諒察。

「天涯共此時」，我們與萬里以外的親人同賞一輪明月，大家將賞月照片貼在朋友圈分享，所以，我除了看到法國月亮，也同時看到香港月亮、台北月亮。猶憶 1979 年的中秋夜，我在泰國素輦難民營，當晚的月光明亮，營中沒有月餅，只有清茶。兩年前，我們在瑞士日內瓦，與路京達、江麗珍

老同學夫婦共度中秋夜，從餐館用晚膳後，回到麗珍的家，再嚐月餅、賞月，一晃兩年過去，疫情之下，佳節又臨，依然明月，人事全非，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病毒恐怖陰影下過雨夜中秋。

蘇軾(子瞻)在中秋夜寄胞弟蘇轍(子由)，填下了《水調歌頭》；2008 年戊子中秋夜，也是迷濛細雨，不見月光，我思念住在萬里以外越南西貢的國良胞兄，也填了一闋《水調歌頭》：「佳節迷濛雨，廣宇暗昏光。東坡水調堪詠，把酒獨吟觴。明月為何不見，靈感猶難再現，誰共我疏狂？筆紙攤開後，覓句苦徬徨。　墨雖淡，情尤切，夜正長。多年去國，南北兩地苦思鄉。骨肉關山遠阻，手足天涯難聚，夢裡話滄桑。但盼秋風後，早日願能償。」因為是年年底，即將赴越，心裡一直盼望渴待。兄弟闊別 34 年後終於重逢，沒想到這一次相聚，竟成永訣，噓唏！屈指胞兄已辭世八年矣。

中秋佳節，思念遠方親友，除了寫詩，還可以繪畫。我嚐試為老伴之姐姐的小孫女繪畫，她剛剛度過七歲生辰，完成後用手機拍下，寄給在香港的甥女。日前曾用鉛筆給小可兒畫了一幅她在 5 月 6 日拍的大頭像，伍老說如果是彩色就更好，所以我正打算重新畫一張色筆畫，聊表思孫情意。寫到這裡，剛剛收到瑞士江麗珍用一枝簡單鉛筆畫了她的小孫女妍妍看書的側面素描，蔡麗華也同時畫了同樣一張素描，我回覆：「畫壇雙麗，各有千秋。」又收到法國 Calmar 高鴻泉的好幾幅色筆寫生風景畫，他學生時代在柬埔寨金邊曾經隨畫師繪戲院廣告，後來自己開廣告社，是畫壇前輩。

疫秋之下，逆境求存，苦中作樂，畫意詩情，但願疫情早日結束，普羅大眾平安、康樂是禱！(第 1118 篇) (2020.10.08)

憶 昔

往事雲煙舊夢縈，前塵歲月老懷生。昔日年華殘鬢在，風采，發黃照片動深情。

跨境避秦留足跡，朝夕，思鄉熱淚灑暹京。柬域變天家國破，災禍，至今遊子怕歸程。

——《定風波》憶昔

近日泰國政局動盪，示威群眾要求第 37 任(第 29 位)總理巴育・占奧差陸軍上將下台，他是 2014 年泰國軍事政變上台的軍人。我於 1974 年到 1980 年曾在泰國住過，歷經好幾任總理，文人政府一向都不穩定，若有什麼風吹草動，其內閣很快就被軍事政變推翻，而能掌權的幾乎都是軍人強硬派。

剛到曼谷時，總理(泰國華文報紙譯為國務院長)是法政大學教授、最高法院法官訕耶・探瑪塞，取代 1973 年 10 月民主運動期間逃離泰國的前總理他儂・吉滴卡宗元帥。訕耶於 1975 年卸任後出任樞密院院長長達 23 年；閣揆由社尼・巴莫和克立・巴莫兩兄弟輪流上任，政局一直不穩定；時任國防部長的沙鄂・差羅如海軍上將於 1976 年 10 月 6 日發動政變，先提名最高法官他寧・蓋威遷出任總理，一年後再次發動政變推翻他寧政府，任命同為軍人的江薩・差瑪南上將為總理。在我 1980 年初離開泰國時，江薩仍是泰國第 21 任(第 15 位)總理，後來由炳・廷素拉暖上將繼任，穩坐總理寶座長達八年半。他的繼任是差猜・春哈旺上將，當了兩年多閣揆，卸任後政局又動盪不安，文人政府川・立派(第 20 位)先後成了第 27 和第 30 任總理，兩屆一共五年半；另一屆文人政府是他信・西那瓦(漢名丘達新)，穩坐了五年半；他的胞妹英拉・西那瓦(漢名丘英樂)也當了第 36 任總理兩年半，是泰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其餘的代總理在任幾個月甚至幾天。手頭有本《泰國史》，民主運動產生的文人內閣，如何能躲過一次又一次的軍事政變？「文人政府由軍人取代」之宿命論何時能打破？

泰國人篤信佛教，凡事以佛陀、僧侶、泰皇為至高無上。曾與友人到博蓬紅燈區脫衣舞酒吧逛，某君坐態甚囂張，把腿伸出，差點將友人絆倒，我當時年青火氣旺，二話沒說，整杯啤酒就朝那位仁兄頭上倒下，頓時滿身濕漉，他站起來想揮拳頭打我，友人拔槍指住他的頭，此君立刻下跪，雙手合什，高舉過頭，這禮節只用於拜佛，平輩打招呼，雙手合什舉於胸，對長輩

則舉於臉。見他如此卑躬屈膝，友人把槍收起，他和一伙同伴灰溜溜離開，再也不敢回來。泰國男人最忌被人動其頭，平時席地而坐，婦女經過其面前要彎腰俯首，不能讓臀部高過男人的頭。而且千萬不要用腳底向著別人的臉，那可是大不敬，分分鐘會惹來殺身之禍。記得有一部港產片禁映，原因不是色情污穢、暴力血腥，而是因為有個鏡頭，是經理將雙腳放在辦公桌上，窗沿几上擺設了一尊無身佛頭，佛頭上有頂帽子，可能是該經理的。還有幾部影片描寫僧侶與妓女性愛艷史，都被列入禁片名單。

我甫抵曼谷，在舅父塑膠廠打工，炎熱高溫的中午，只穿一條短褲，赤膊上身，幫舅父將貼好郵票的幾封信拿去隔幾條街口的萱鑾區郵政局投寄，只見郵局中有人指著我破口大罵，莫非他知道我是沒有合法居留證，投下信件後拔腿就跑，回到塑膠廠，舅父說，你沒穿衣，是不能隨便進入懸掛泰皇御像的政府部門、佛寺的。廠裡的日曆牌都是泰皇玉照，不能往上面掛衣服，警察會罰款。

曼谷華人保留著從潮州帶來的古老傳統，逢年過節，隆重拜祭祖先，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冬至、除夕，都有「年節」味道，世代相傳，香火不斷。大年初一，舅父會給紅包，並叫我一大早從外面敲門，大聲的說：「財來啦！」一連數年，後來我搬出去住，每逢春節，只要還在泰國，一定回來拜年。每天晚上，塑膠廠收工，就有一批老僑來聚集聊天，閒話家常，偶爾還會有幾位能唱潮劇的票友，圍在工廠大門前演奏，有拉二弦，敲深波(高邊鑼)，吹「的禾」(潮州嗩吶)，圍觀者眾，舅父好客，泡潮州功夫茶，我學會了「關公巡城」、「韓信點兵」等泡茶術語，但還是學不了中指和拇指在滾燙熱水中洗茶杯的真功夫。當然，我最喜歡的，就是聽潮州老鄉「講古」，聽潮州「歌仔」，以及當年坐「紅頭船」過番的滄桑往事。曼谷的往事，一輩子牢記！

港產片中，石龍軍街和耀華力街是曼谷的「唐人街」，其實，「三聘」才是商業中心區。我最愛逛的南美書局，剛抵曼谷半個多月，就在這裡以 100 泰銖買下厚 1800 頁的《最新中泰大辭典》，當時一碗粿條才 5 銖。後來又買到《世界各國概況手冊》，成了我最早的藏書「鼻祖」。漸漸的，我發現柬文、泰文、寮文、緬甸文都一脈相承自巴利文和梵文，舉一反三，借助字典，以及舅父塑膠廠一班來自柬泰邊境武里南府、四色菊府的上柬女工以柬語交流而自學泰語，所以很快就掌握文法、發音、書寫，甚至用舅父的打

字機打泰文信向客戶催債。我在泰國除了在舅父「林盛塑膠廠」駐足，又在「泰豐糖廠」秤甘蔗，最後三年在「利拿」Rena 牛仔褲工廠任職，直到 1979 年中秋夜，進入素輦難民營，1980 年 2 月 1 日抵達加拿大滿地可。寫到這裡，專欄版位已滿，以後再續。泰國，我懷念你！(第 1121 篇) (2020.10.29)

瑣 憶

棟樑傾，家國變，血雨腥風亂。赤柬屠城、處處閻王殿。忍將骨肉分離，天涯咫尺，斷腸別、此生難見。

莫留戀！忘卻昨日悲傷，何堪淚沾面？往事如煙、點滴詩文撰。從頭來寫當年，一枝禿筆，縱無墨、苦磨心硯。

——《祝英台近》往事如煙



話說我於 1974 年 9 月 14 日晚上抵達泰國曼谷，負責全程送我的司機，按址把我載到萱鑾區林盛塑膠廠，還差幾分鐘就是午夜。司機敲鐵門，等了片刻，一位白髮老人出來開門，他倆用泰語交談了一會，司機走後，老人家就把我領進廠裏。我不認識眼前這位舅父，只遞了一封我從柬埔寨帶來的信和我母親、三舅父的照片，信是三舅父寫給他堂哥的。後來我才知道，外公

有三兄弟，林錦盛舅的父親是外公的胞弟，他的塑膠廠生意出現經濟困難時，我三舅父曾經伸出援手解了燃眉之急。



說到三舅父，在柬埔寨金邊的出入口生意做得很大，1975 年 4 月 17 日赤柬入城，金邊淪陷，數以百萬人被驅趕出城，三舅父臨出門前才想起保險櫃裡還有些東西沒有拿，正準備回去取，就被赤柬「烏衫兵」開槍，射殺在自己家門前，當時只有 57 歲。這件事是 1986 年 9 月我到法國巴黎，陪三舅媽去醫院覆診時，她親口告訴我的。1988 年三舅媽曾經來過滿地可，在我們家小住兩週，當時我開成衣廠，她每天到廠裡走動，又隨我的貨車逛市區每個角落。1992 年 4 月病逝巴黎，享年 71 歲。

我母親雖然不是外公親生的，但在親戚中輩份最高，兄弟姐妹十二人中排行最大，是大姐。外公是越南迪石財主，後來被「越盟」殺害。大舅、二舅和五舅都在潮州沒有「過番」，四舅在越南早逝，三舅和六舅在柬埔寨經商。六舅在高棉赤化時逃到越南，後來輾轉抵達台灣，長袖善舞，在台灣東山再起，投資潮州，建有規模很大的紡織廠，今年 4 月病逝，享壽 92 歲。二姨難產逝世，三姨出家為尼，2016 年在瑞士以 92 高齡病逝，四姨丈與四姨是越南朱篤股商，投奔怒海來到美國，先住費城，後移居西雅圖，四姨丈歿於 1988 年，四姨歿於 2006 年。五姨丈和五姨逃出越南，在馬來西亞荒島

獲加拿大收留，先居亞省愛民頓，後遷居多倫多，五姨丈在旅遊途中，於2007年底在澳洲悉尼逝世，五姨於今年5月病逝多倫多，目前眾親戚長輩中只剩下長居英國倫敦的細姨，已經80歲。



由於印支三國變天，我的表兄弟姐妹散居全球，除了一部分滯留越南、柬埔寨，其餘分散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泰國、新加坡、澳洲、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瑞士、西班牙、英國，還有些聽說在北歐，但失去聯繫。在香港經常聽見老人家用粵語說：「一代親，兩代表，三代嘴藐藐。」能夠傳到三代還有來往，已經很不錯；表親的兒孫若相見，要拉扯成親戚，就要用上計算機來論資排輩，誰應該稱呼誰是什麼，僅僅「稱呼」一關，就令在外國土生土長的「竹昇」頭大。所以我到國外旅遊，一直都是跟隨旅行團，或住酒店，從不去打擾老表，原因也在此。

言歸正傳，從戰亂的柬埔寨，到和平的泰國，我看到曼谷不夜天的繁華景象。舅父把我領到屋內，問我吃了沒有，我搖頭，他叫一名住宿在廠的瘦皮猴帶我去「噠叻」(街市)吃宵夜，我一句泰語也不會，幸好這小哥能講一些簡單的潮語，不停問我要吃「阿萊」(什麼)？我說：吃飯。他於是給我們倆喚了一碟豬腳飯和一碟紅豬肉飯(泰式叉燒)，每碟送一小碗湯，這就是到曼谷第一餐，畢生難忘！



後來我才知道，當晚帶我去吃宵夜的瘦皮猴，來頭還真不小，他是舅媽的同父異母弟弟，曾因吸毒坐過牢，身上有被砍的幾道疤痕。他帶我回塑膠廠，我被安排與工友同住，一間房有四張床，每張床分上下兩層，可睡八個人。我整晚沒合眼，人生地不熟，又啞又聾，未來日子該怎麼過？翌日早上，我大清早起身，跑到樓下，見到一位年紀比我大幾歲的女人，我猜應該是舅父的女兒，於是很有禮貌的對她點頭，喚了聲：阿姐！只見她狠狠的瞪了我一眼：「你是誰？沒大沒小！」舅父從外面買了報紙回來，見我被呵斥，幫我解圍：「過來叫阿妗！」(舅媽)，原來是舅父的小妾。許多年後我才知道，舅父的元配一直在潮州揭陽，這位阿妗，是泰國警少將的同父異母妹妹，有她哥哥的背景，舅父的塑膠廠才不會被黑社會搗亂。也因為這層關

係，我的泰籍、泰國護照，都有了門路，而且後來還攀上了更高一層，與王族有聯絡，憑一張名片，出入機場免查並使用特別通道。



這就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泰國。我憑努力博得了阿妗的信任，陪她喝了不知多少瓶啤酒，聽她訴說人情冷暖，漸漸的，我成了她的吐苦水知音，也因為這個原因，過境被捕的二姐、姐夫一家四口，阿妗用她的關係到移民局擔保出來，直到後來他們進入難民營，移居法國里昂。可惜，紅顏薄命，在我到加拿大不久，嗜酒如命的阿妗因肝癌病逝，享年不滿四十。舅父生於 1917 年，與我岳父同齡，活到九十幾歲才仙遊。泰國瑣碎回憶，絕非三言兩語能談得完，來日方長，有空慢慢再聊。(第 1122 篇) (2020.11.05)

拉　扯

湄江氾濫，柬域沉淪，古城遍處冤聲。血雨腥風，傳來嗚咽啼聲。荒山野嶺亂葬，鬼影飄、盪漾回聲。往生咒，恨天天苦唸，佛祖無聲。

越戰經年累月，問沙場屍骨，幾許槍聲。曼谷繁華，紅塵醉裡歌聲。銷金酒色犬馬，大染缸、掩沒書聲。幸覺醒，到楓國、吟詠韻聲。

——《聲聲慢》憶棉越泰風雨當年

本欄回憶往事系列三十餘篇，寫越南、泰國的不多，近日因不想拉扯到美國大選的敏感話題，所以刻意迴避，連續幾期繼續沉浸在追憶之中。雖然住泰國時間不長，是住越南兩年半的兩倍，只有五年半，比起住柬埔寨十八年、住加拿大四十一年，可算小兒科；但正值我步入成年、踏入社會工作的關鍵時期，對我的一生影響深遠。我甚至感覺，懷念泰國比起故鄉柬埔寨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出生柬埔寨，未滿一歲喪父，是母親守寡含辛茹苦把我帶大，但我沒有一天盡孝；在左傾紅潮席捲的華文學校接受「愛國進步」老師的灌輸式「革命教育」，幼小心靈孕育了「造反有理」的反叛劣根性，對母親、哥哥之「落後思想」嚴加抗拒，處處針鋒相對，與家人關係搞得很僵。1970 年柬

埔寨發生了朗諾將軍推翻西哈努克的「3.18」政變，中文學校關閉，大批學生隨「愛國進步」老師逃進「解放區」，參加赤柬抗美救國戰爭。我因為哥哥當機立斷而被送到越南投靠大姐，1973 年底回柬埔寨後，1974 年 9 月再度向西逃亡泰國。1975 年 4 月 17 日金邊淪陷，母親在赤柬入城後與其他兩百萬人被驅趕到鄉間，歿於同年農曆九月十八，屍骨不知棄於何處。柬埔寨給我留下的是悲慘、恐怖、瘋狂、殘暴的極惡劣印象，去國 46 年，我一直不敢也不想回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出生之地。

自由的南越與鐵幕的北越不同，1971 年的西貢車水馬龍，繁華熱鬧，是東南亞僅次於曼谷的大都會。「西堤」泛指「西貢」和華人聚居的「堤岸」，堤岸越文是「大市」(cho Lon)的意思，華文學校遍佈，中文報紙多達十幾家，酒樓林立，歌舞昇平，如果不看新聞報導，差一點忘記越戰正在發生。越南與中國文化淵源遠久，越南人春節與華人同慶，老人家還會用漢字書寫春聯。越語中有百分之六十是漢語借詞，用越文朗讀中文詩詞，押韻如果出錯，特別是有 M 音結尾的「十二侵」韻，與 N 音結尾的「十一真」，很容易分辨出來。十二生肖也與中國人一樣，至於為何把兔當成貓，那是因為「卯」字與貓之發音接近之緣故。1975 年 4 月 30 日，西貢「解放」，並易名為胡志明市，但不忘本的越南人，一直以來都以「西貢」Saigon 稱之，而絕不會用「胡志明市」，就像「列寧格勒」最終改為原名「聖彼得堡」，「斯大林格勒」最終恢復「伏爾加格勒」，西貢的名字永遠留在史冊中。

我在越南曾經長期給《遠東日報》「學風」版投稿，從散文、新詩到連載小說《淚的呼聲》，並結識一批中文水平非常高的文友，也見過主編、主筆和一些文壇前輩。1974 年到泰國後，我又嚐試給中文報紙投稿，1975 年 7 月 1 日，泰中邦交，中文報紙副刊版面增加，內容豐富，文藝創作多元化，泰詩中譯、小說、散文、新詩、舊體詩，各有千秋。我用業餘時間寫稿，新詩經常見報，小說連載數月，還出席海天樓中秋節詩詞雅集，開始涉獵舊體詩。文學創作彌補了我空虛的生活節奏，也增強了繼續留在泰國之決心。張清姻兄是我二姐夫的胞兄，當時是曼谷《東南日報》主筆，每天寫社論，社長翁見石有「雪裡紅梅」專欄方塊；我投稿最多的報紙是《中華日報》「文學」版，主編李雨青曾給我寫信，提議將小說「五月的紅花」改為「五月的火花」以沖淡政治色彩。其他投稿的中文報紙還有《星暹日報》、《新中原報》、《泰商日報》，後來又給《世界日報》投寄了「難民之歌」一系列新

詩，這些剪報我一直收藏並帶到加拿大，而越南《遠東日報》就遺失在西貢了。



不像柬埔寨文、寮(老撾)文沒有音調高低之分，泰文與越文都是發音高低的語言，以國語發音為例，「媽」在泰文是「來」，越文是「鬼」；「麻」在泰文是「狗」，越文是「墳」；「馬」在越文是「如果、而、卻」；有些泰語與越語同音異義，例如：Den 在泰文是紅色，在越文是黑色；Ya 在泰文是藥，在越文是皮膚，所以，Ya Den 在泰文是紅藥水，在越文就變成「黑皮膚」(黑人)。

文化不同，飲食差異，泰越柬之餐飲尤甚。泰餐以辣見稱，加上氣候炎熱，一進餐館，侍者會先端來一大壺冰塊，不管是茶水還是其他飲料，一定要加冰。泰國用餐沒有洗餐具的習慣，在餐桌上洗杯碗筷子，是對餐館莫大的侮辱。我到中國大陸，向服務員索取冰塊放進茶中，他們不解，說這裡只有用來洗餐具的熱水，沒有冰。在泰國，婚禮上不宜敲打杯碗以令新人接

吻，更不應該彎食指喚侍者，此舉被視為不懂尊重人，會遭唾罵。想到就寫，東拉西扯，這篇隨筆題目就叫「拉扯」吧！(第 1123 篇) (2020.11.12)

去　國

去國離鄉，韶華逝、滿頭霜雪。避戰火、逃亡虎口，餘生魔穴。亂世親人紛失散，屠城往事難湮滅。闖江湖、嚐遍苦辛酸，風雲閱。

山河變，肝腸裂。慈母歿，悲歌絕。恨黃泉路上，泣聲嗚咽。五十年來文筆禿，三千首後詩心潔。謝恩娘、祐我度雄關，翻新頁。

——《滿江紅》去國悠悠半世紀

屈指一算，自 1971 年離開柬埔寨金邊去越南西貢，後又流亡泰國曼谷，直到四十年前抵達加拿大魁北克滿地可，至今整整五十年。半個世紀過去，我對金邊的印象逐漸模糊，除了忘不掉的柬文和端華學校的依稀往事，以及童年之破碎追懷，竟因為赤柬之屠城殺戮，令我家破人亡而下意識欲刪除這段可怕的記憶。我先後兩次去國，第一次去越南是「生離」，誰會料到第二次去泰國竟是「死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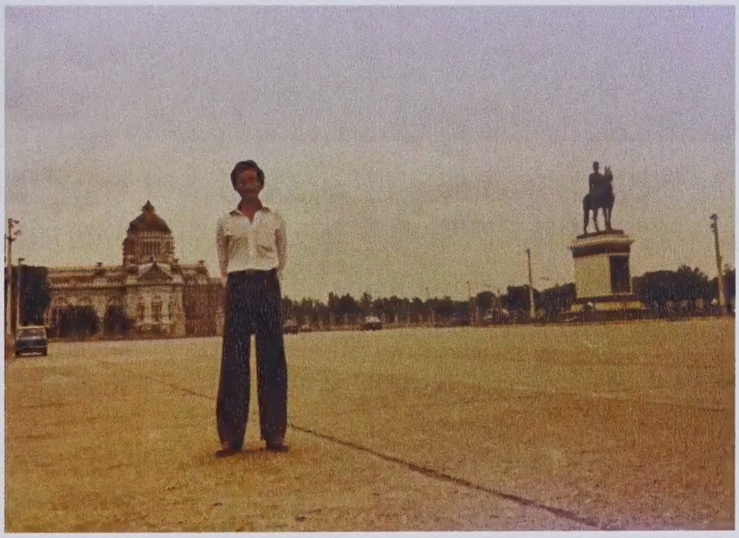
在有「和平之島」和「魚米之鄉」美譽的柬埔寨，純樸善良的華僑與當地柬埔寨人和睦共處，相安無事，全日制中文學校遍佈全國各省市，金邊有端華、廣肇惠、民生、崇正、南華、新民等數十家中小學數以萬計華僑學生，全部國語授課，繁體字課本，後來大陸發生了「文革」，左毒氾濫到海外，一批批「愛國進步」老師湧現，學校換了簡體字課本，「革命歌曲」響遍校園每個角落。

我們幼稚的心靈被洗禮，也學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讀「毛選」、背語錄、唱紅歌，班上黑板天天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給班裡同學評「優良中下可」品行，每天上課前增設讀報環節，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要關心國家大事，「身在海外，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地理課上，同學們問老師，哪裡是柬埔寨的井崗山、延安、瑞金？歷史課上，同學們將吳哥王朝與中國歷代皇朝相比，認為必須革命，推翻。我們不喜歡數理化，而是熱衷於文史地哲，沉醉在毛澤東卅七首詩詞中，而且還為語錄作曲、排舞。我就曾為毛語錄「這個軍隊具

有一往無前的精神」譜過曲，還讓小組演唱，卻又謙虛的怕人家知道我是作曲者。我們死背柬語單詞，每天三十個，還與一批同道組成翻譯組，先譯「老三篇」，後來還選譯「論持久戰」部分章節，印成傳單，踏單車遠至鄉間派發，還曾經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去二百多公里外的「足社」橡膠園做宣傳工作，記得我們到工人家裡送毛澤東像章，他們以為是黃金，用口來咬，給他們派傳單，他們說可以留下來當廁紙用。後來我們開會檢討，認為還不夠了解「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真理。

最後，我們同學中有些人失蹤了，隔了一段日子，他們從鄉下回到金邊，告訴我們，原來他們進去森林參加「解陣」。終於，柬埔寨發生了政變，全國中文學校關閉，軍人掌權，白色恐怖籠罩，大批「革命師生」進入東北「解放區」，為柬埔寨「美麗的明天」獻出青春，迎來了赤柬殘暴統治。

西哈努克執政時期，多家中文日報出版，包括《棉華日報》、《工商日報》、《湄江日報》等，晚間收聽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外界的訊息管道十分有限，所接受的灌輸，都是片面的反美帝、反蘇修，似乎全世界只有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朝鮮、北越和古巴，其他都是反動的。



到了越南，眼界大開，視野增闊，特別是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令我的思想開始動搖、質疑、思索，難道我們崇拜的導師、領袖、統帥、舵手絕對沒錯？為什麼連他的接班人也叛逃？為什麼美帝

國主義不再是敵人？看到西貢的繁華，華文報紙言論自由，五花八門，沒有一言堂，我才明白原來自己是隻不學無術的井底之蛙。

到了泰國，我空前覺醒，完全頓悟，從昔日的極左大染缸跳了出來，走向另一極端，變成了極右。當得知母親慘死在赤柬暴政下，我對過去所作所為極其反感，由肯定一切到否定一切，我成了徹頭徹尾的反叛者，我恨這批標榜「愛國進步」幌子的為人師表，幹著為赤柬充當幫兇的勾當。這些年，他們一個個陸續死去，還有不少人在懷念、哀悼、追思、弔唁，我則鐵石心腸，無動於衷。



離鄉去國，訣別親人，有家歸不得，有恨雪不清，多少如煙往事，都因時光流逝而湮滅。我居泰國，因職務在身，往返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每到一處，聆聽外面真正的訊息，才發覺我們不僅是井底之蛙，而且是中毒極深、死不悔改的無知之輩。想不到五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有一批人，甘心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死心塌地高喊口號，竟忘卻他們身上背負多少筆算不清的血債。

俱往矣！去國五十年，走過大半生，歷盡滄桑，慣看成敗，遍閱榮枯，久經洗禮，雖然怨恨難消，怒灰餘燼，但已磨平稜角，銳氣漸除。這些年走遍亞歐美數十國，參透悲歡離合，探知生死輪回，悟出是非黑白，正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拋開命運，淡化人生，認清真相，

謹記初心。也許有一天耳邊響起回音：大千無界，返樸歸真，凡塵合一，化整為零。善哉！



(第 1124 篇) (2020.11.19)

疫 言

瘟疾疫苗明日始，新冠病毒何時止？確診萬千憐枉死。憑筆紙，跋題寫下真詩史。

往昔同窗成學子，今朝共硯求知己。滄海遺珠尋獲喜。詞句美，傳薪火種諸君起。

——《漁家傲》詠端華同學跋題詩作錄

全球新冠肺炎肆虐，疫情持續蔓延，截止今天(11 月 23 日)，確診累計 5920 萬宗。死亡累計 140 萬人。加拿大全國確診累計超過 33 萬宗，11521 人死亡。在死亡噩耗籠罩下，傳來疫苗研發成功的喜訊，繼美國輝瑞 Pfizer

與德國 BioNTech、美國 Moderna 宣佈試驗成功率高達 95%之後，英國牛津大學與 AstraZeneca 阿斯利康合作研發的疫苗也進入臨床試驗最後階段，並宣告成功率高達 90%。這些利好消息，給處於低谷的疫情帶來一線曙光，看到了希望，研發成功的科學家應該獲頒諾貝爾獎！

加拿大杜魯多政府已經訂購了 3.58 億支疫苗，預計最快年底開始接種，以人口計算，人均 10 支疫苗，可以預料，加拿大很可能是最早結束疫情的國家之一。求上蒼庇祐，祈願這一天快點降臨！

拜疫情所賜，多少人被迫宅家禁足，每個月節省了可觀的餐飲消費、服裝、化妝、應酬費，以及龐大的旅遊度假預算。由於在家工作，可以搬遷到遠離城市喧囂的郊區，免除公路阻塞、交通意外、精神緊張，也因而帶動了地產業起死回生，房價不跌反升。「既來之，則安之」，經過這近一年的磨礪，疫情似乎也沒那麼可怕！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人們的衣食住行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足不出門，一機在手，幾乎可以買遍整個世界，外賣行業空前興旺，網購已成了大勢所趨。

詩友們在疫情期間創作了大量抗疫詩詞，將長留史冊，為這段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黑暗日子作見證。法國巴黎姚洪亮學長從 3 月 30 日開始，每日一段《有此「疫」說》，貼在端華同學網上，並在篇末加上五絕「跋曰」，鄭懷國同學隨後加盟寫跋，並從八月份開始補寫從第一篇起之「跋曰」，自嘲吃「回頭草」，9 月中旬，邀得江麗珍同學加盟，成了「法國三劍客」。後來，陸續有同學加入唱和，每天一首，堅持不懈，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生力軍。為了將同學們這份心血結晶永久保存，我特地在《詩壇》貼出《有此「疫」說》和《疫話跋題》，每日更新，增添新內容，又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之《端華同學唱酬錄》中，加入《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並在《詩壇》網頁為他們推出《端華同學跋題詩作》專輯。截至今天，11 位同學共創作了 965 首跋題詩作(954 首五絕，11 首五律)，其中 11 首五律在《詩壇第 946 期》刊出。這近千首詩作，將成為海外抗疫文學作品中亮麗的一頁。

還是回到疫情這個話題。手頭上有《2020 年世界年鑑》，找到歷史上重大的瘟疫，頗有參考價值。第一、鼠疫，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鼠疫，第一次發生在六世紀中葉，延至八世紀消滅，橫掃歐亞大陸，估計至少幾千萬人死亡；第二次從 1346 年到 1353 年，席捲整個歐洲，奪走 2500 萬歐洲人的性

命，約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於人死後身體呈現黑色，故稱之為「黑死病」；第三次鼠疫發生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結束，從中國南部開始，奪去一千多萬人的性命，三次大爆發一共有二億人死亡。第二、天花，始於 1520 年，歷史上有三億五千萬人死於天花，1796 年，英國醫學家詹納研發了疫苗，天花得以徹底消滅。第三、霍亂，始於 1817 年，歷史上先後發生過七次霍亂，奪去四千萬人的生命，直至目前，雖然研發疫苗，每年仍有九萬五千人死亡。第四、流感，始於 1918 年在西班牙大爆發，全世界死亡人數在五千萬到一億之間，目前每年仍有 65 萬人死於流感。第五、俄國斑診傷寒，始於 1914 年，250 萬人死亡。第六、肺結核病，於 1882 年發現病菌，至今已經達二億人死亡。第七、愛滋病，始於 1981 年，至今已奪去三千二百萬人的生命，2019 年仍有 69 萬人因愛滋病死亡。第八、沙士(非典型肺炎)，始於 2003 年，813 人死亡。第九，中東呼吸道綜合症，始於 2003 年，912 人死。第十、Covid-19 新冠肺炎，始於 2019 年，已經奪走一百餘萬人的性命，能否在疫苗面世後得到控制？拭目以待吧！但願能像天花一樣永遠絕跡。除了上述疫病，還有 18 世紀末在海地爆發的黃熱病，法軍官兵、殖民官員、醫生、水手共五萬人死，最後逃回法國的倖存者只有三千人。1641 年中國北方的瘟疫，包括鼠疫和瘧疾，京都地區近六成人死亡，導致明朝終結。

天災比人禍更可怕，「人定勝天」的口號高喊了幾十年，終於有了「天祐中華」的祈禱。其實，在蒼天之下，人類是多麼的渺小，微不足道！好友留言：「無神論者無法無天，無所畏懼，他們以為可以戰天鬥地鬥倒一切，奪取一切，我們深受其害一輩子，要不是一場病毒，可能還清醒不了！」(第 1125 篇) (2020.11.26)

疫 說

病毒新冠，瘟疫洪流。正排山、倒海淹洲。人生起落，命運沉浮。看百城禁，千街鎖，萬家愁。

追查史料，溯索源頭。向華佗、扁鵲哀求。回春妙手，救世良謀。盼鼠年過，牛年到，瑞年留。

——《行香子》新冠疫境感懷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確診累計 6330 萬宗，死亡 147 萬；加拿大病例累計約 38 萬宗，死亡一萬二千人；其中魁北克省病例累計 14 萬餘宗，死亡逾七千人。數字正在不斷增長，令人聞疫心驚，談瘟色變。

朋友問我，新冠的「冠」字到底是讀平聲還是唸仄聲？首先必須從 Covid-19 說起。Covid 是英語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之縮寫，Corona 拉丁語是皇冠之意思，原先以 2019-nCov 命名，n 是新 New 或 Novel，Cov 是冠狀病毒 Coronavirus 的英文簡稱，後來世界衛生組織才以 Covid-19 統一稱之。

既然是冠冕堂皇、衣冠楚楚，那就應該讀平聲「官」。我在新聞節目中，曾聽見王毅外長將這個「衣冠禽獸」的「官」音讀成「冠軍、奪冠」的「慣」音，也不止一次聽到許多名嘴在網上不斷的「灌」來「貫」去。寫詩的朋友開始懷疑，究竟是可平可仄還是只仄毋平？會說粵語的朋友當然很容易就用「官」字發音。直至昨天還有人問我這個已經用了幾千年的「冠」是否應該唸「貫」？約定俗成，大陸電視劇中，「冠心病」都被讀成「貫心病」了。

就因為這個「新冠」病毒名字，令號稱世界銷量第一的墨西哥 Corona 科羅娜啤酒被迫於今年四月宣佈暫時停產。這個品牌創建於 1925 年，在墨西哥有八家酒廠，年產量達到 4100 萬噸，高居美國進口啤酒第一名。剛開始，Corona 科羅娜啤酒公司不厭其煩的澄清：啤酒與病毒，兩者不是一個概念，但形勢急轉直下，遭「躺槍」的科羅娜股價連跌，銷售量下降，公司揚言捐出 1500 萬美元，只要將病毒改名。本來只捐出一千萬美元，將病毒改成任何名字，後來又追加 500 萬美元，條件是將病毒名稱改為 BudLightvirus。眾所周知，BudLight 啤酒品牌是 Corona 的競爭對手，而科羅娜的 CEO 甚至還揚言，除了 BudLightvirus，我們也接受 MillerLightVirus、HeinekenVirus。新冠小插曲！

早在 1937 年，冠狀病毒首先從雞身上分離出來，形狀像日冕；1965 年，分離出第一株人的冠狀病毒，由於在顯微鏡下可以觀察到其外膜上有明顯棒狀粒子突起，其形狀很像中世紀歐洲帝王的皇冠，因此命名為「冠狀病毒」。到目前為止，大約有 15 種不同的冠狀病毒株被發現。弄明白病毒命名，就理所當然、毫不猶疑的將「冠」字唸平聲「官」，以後再也不用為平仄混淆而被弄糊塗了。

第二波疫情來勢洶洶，歐洲多國再度封城宵禁，美國、印度、巴西三國確診人數合計三千萬，死亡合計近六十萬。感恩節、聖誕節，都是史無前例的「自家過節」，人們成了無形監獄的囚犯，戴著口罩的枷鎖，嚴格限制「牢籠」活動空間和「放風」喘氣時間，不許「探監」，沒有食堂，也不能提前假釋或「保外就醫」。實指望疫苗成功送達，全民接種，早日刑滿「出冊」，重獲自由。

我自 3 月 12 日去唐人街看中醫把脈抓藥之後，滿地可就開始封城。所有商店禁止營業；四個月之後的 7 月 22 日，第二次去唐人街，老中醫已經沒有駐診，我只能在電話中告知病情，就前往藥材店抓藥；上星期四(11 月 26 日)。又過了四個月，第三次去唐人街，還是先到藥材店買中成藥，依然不能入店，站在門口，隔著透明膠板，像戲院售票處，要買什麼，職員會幫你拿，然後付款。這樣的日子還不知道要熬多久？我們要小少東轉達對老中醫的問候，他老人家已經沒有出診八個月了。

老伴說要買豆漿機，我也想看書，於是到楓華書市，雖然我戴口罩，女職員還是可以認得出我的「貓樣」，把我給喚住，謂有一封給我的信寄到報社已經一個多月了。想起去年 12 月 20 日的「三慶」晚會，還有不到一個月就滿一年，也就是說，我與《華僑新報》張健總經理、潘潔心前社長整整十一個月沒有見過面了。老伴在看豆漿機，我去看書，一眼就看到《中國篆刻字典》(上下)，先放到櫃檯算賬，精靈的女職員又介紹我一套六冊的《中華文明五千年》，我二話沒說，就買了下來，刷了銀行卡，臨走時問了這位小姑娘：妳怎樣稱呼？她很有禮貌的告訴我，以我的記性，問了也是白問，過了一段日子，肯定又會再問一次！

離開書店，我們像鄉下佬入城，又買糕餅點心，又買隻燒鴨，上車後才發覺忘了買飲料和銀絲卷，否則可以一面開車一面吃燒鴨腿、啃饅頭。其實，從拉娃去唐人街也就二十公里，怎麼就覺得那麼遙遠呢？或許，疫情令

人心態變老，宅家久了，怕這怕那，害怕出門，很怕「中招」，更怕傳染給別人，慢慢的，就懶得動，而且是「奉旨」留在家，「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2020 年剩下最後一個十二月，本來說好了今年聖誕節全家一起歡聚慶祝，反正不超過規定的十人，如今疫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高居不下，安省甚至攀升到每日一千八百多宗，所以還是靜觀其變，再作打算。往年先後去兩女家一起安裝聖誕樹的溫馨快樂氣氛，留在照片中，慢慢回眸追憶。(第 1126 篇) (2020.12.03)

曙 光

病毒如洪水，噩耗似驚濤。乍聞生死魂斷、數字比天高。確診增添累計，多少人亡家破，遍處鬼呼號。末日提前到，審判怎能逃？

頻探討，勤摸索，苦煎熬。嘔心瀝血，科技研發記功勞！尋獲靈丹仙草，試驗疫苗神藥，繼晷且焚膏。諾獎諸君得，史冊頌英豪。

——《水調歌頭》喜聞冠毒疫苗研發成功

新冠病毒肆虐近一年後，終於傳來疫苗成功研發的喜訊。12 月 8 日，91 歲的英國老婦瑪格麗特 Margaret Keenan 成為全球首位接種輝瑞疫苗的人，第二位是 81 歲的莎士比亞，他不但與歷史上大文豪同名同姓，也同樣來自莎翁的故鄉。今天(12 月 14 日)，魁北克市 89 歲老婦 Gisele Levesque 成為加拿大第一位正式接種新冠疫苗的人；Anita Quidangen 這位在多倫多長期護理院任職 32 年的亞裔女護士成為安省第一名注射疫苗的人。這些接種者能在全球數十億人中獲選「脫穎而出」，成了「明星」，可以稱為「幸運兒」；這幾位「第一人」作為先驅名錄，將被寫進新冠抗疫史冊上。

到底世界上有多少種疫苗成功研發並獲准接種？哪一種疫苗最可靠？效率如何？價格多少？運送疫苗到每個國家需要多少時間和運費，這是個令人十分感興趣的話題。據了解，全球有超過二百種疫苗正在研發，而由於各國的經費、技術不同，試驗進度各異，所以成功率也相差甚遠，到目前為止，大約有 10 種疫苗完成了第三階段測試，而正式接種的也就只有幾個。當

然，要探討這些高深學術名詞，不是本欄兩千字隨筆能說得清楚，只能在皮毛常識上略加濃縮，給諸君有個初步概念。

首先，要區分疫苗種類，大約分為五種：一、滅活疫苗 Inactivated Vaccines；二、重組蛋白疫苗 Protein Subunit；三、減毒活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s；四、病毒載體疫苗 Virus Vectors；五、DNA/RNA 核糖核酸疫苗。第一和第二種是體外技術，滅活疫苗是把有感染性的病毒在體外殺死，再用失去毒性的病毒刺激人體產生抗體；重組蛋白疫苗是直接將新冠病毒中的一段基因先構建到酵母菌、大腸桿菌等合適的微生物載體上，以產生抗原蛋白，再將提純後的抗原蛋白進行加工，製成疫苗打進人體。第三、四、五種是體內技術，都是將病毒基因直接注入人體產生抗體，無需先放進另一載體中。在世衛組織所公佈的十款進入三期臨床試驗的疫苗中，四款來自中國，三款來自美國，德英俄各有一款。當前研發成功並開始廣泛接種的幾種疫苗，都屬於第四和第五種。

「病毒載體疫苗」研發成功，有效率高達 95%，成本低廉，有英國牛津大學與 AstraZeneca 阿斯利康製藥共同研發的 AZD 1222 疫苗，以及俄羅斯 Gamaleya 加瑪利亞研究所研發的衛星五號 Sputnik V。而美國強生公司楊森製藥的 Ad26.COV2.S 疫苗(5 型、26 型腺病毒載體)等非複製性病毒載體疫苗，尚未投入生產。

「核酸疫苗」研發成功，有美國 Moderna 莫德納生物技術公司研發的 mRNA-1273 疫苗，德國 BioNTech 生物技術公司與美國 Pfizer 輝瑞公司聯合研發的 BNT162b2 疫苗，上述兩種疫苗具有 95%保護效力。

「mRNA 核酸疫苗」，美國生物技術公司 Moderna 的 mRNA-1273 疫苗，初步定價每劑 32 至 37 美元，購買越多，價格越低，該疫苗有獨特的保存技術，常溫 12 小時有效，冷藏 30 天有效，攝氏零下 20 度可保存 6 個月。德國生物技術公司 BioNTech 與美國輝瑞藥廠 Pfizer 的 BNT162b2 疫苗，初步定價每劑 19.50 美元，最大問題是疫苗要保存在攝氏零下 70 度，在運輸方面很不方便。英國牛津大學與阿斯利康製藥 AstraZeneca 的 AZD1222 疫苗，成本價每劑 3 至 4 美元，常規冰箱溫度。以上各疫苗必須注射兩次。

「重組病毒疫苗」，除了英國和俄羅斯研發成功，中國康希諾生物 CanSino Biologics 的 Ad5-nCoV 疫苗也在臨床試驗中。「滅活疫苗」，印度

BBV152 疫苗已完成第三階段臨床試驗，中國國藥集團旗下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在阿聯酋、摩洛哥的第三階段臨床測試，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在阿聯、阿根廷的第三階段臨床測試，以及北京科興生物 Sinovac 在巴西、印尼、土耳其的第三階段測試。此外其他各類疫苗研發，還有美國 Novavax 公司 NVX-CoV2373「蛋白質亞基疫苗」，中國安徽智飛龍科馬生物製藥與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同研發的「蛋白質亞基疫苗」進行第三階段試驗。加拿大 Medicago 公司「病毒樣顆粒疫苗」即將進入第三階段試驗，澳洲墨爾本梅鐸兒童研究所「卡介苗 BGG 疫苗」研究，已開始第三階段試驗。

11 月 26 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全球有 213 種新冠疫苗正在被研發，其中 49 種疫苗進入試驗階段。可以預測，人類戰勝病毒的明天已經為期不遠。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多少前線醫護人員犧牲，無數家庭破碎，畢生心血耗盡，市場蕭條，經濟崩潰，人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截至今日，全球超過七千三百萬人染病，163 萬人死亡。一年來，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疫情，不堪回首！終於，偉大的科學家研發出疫苗靈藥，黑暗的末日露出了曙光，給絕望的病患帶來了希望。感恩！拜謝！(第 1128 篇) (2020.12.17)

宵 禁

夜靜街清戶閉，莫非是、擺空城計？宵禁休嫌戒嚴厲。疫情中，鬼門前，生死際。

確診攀升繼，用重典、法規專制。暴雪寒風鎮塵世。待黎明，劫災除，新舊替。

——《夜遊宮》宵禁

踏入 2021 年，人們還在繼續展望、憧憬，沉醉在美麗的未來幻想泡影裡，實指望疫苗像靈丹仙藥，拯救人類於水火中；然而，事與願違，疫情不但沒有受到控制，這幾天反而變本加厲，繼安省單日高攀四千餘宗新病例後，滿地可也緊跟上，單日超過三千宗；加拿大已經累計確診 65 萬人。歐洲更可怕，英國每天新增六萬宗以上，死亡破八萬大關。全球病例今天攀升九千萬，死亡 193 萬。

終於，魁北克從上星期六(1 月 9 日)晚上開始實施宵禁，是加拿大首個執行嚴格禁令的省份。朋友來電話說，他在波士頓還可以上餐館吃飯，何必像澳洲那樣小題大做，大驚小怪！我笑說：虱多不癢！美國每天新病例都超過二十萬，居高不下，現在已累計近 2300 萬宗，38 萬人死，人們都麻木了，也不再害怕了。澳洲實行嚴厲防疫措施是對的，直到今天，只有兩萬七千宗，147 人死。再看看僅有 850 萬人口的魁北克省，患病累計超過 22 萬宗，8600 多人死，約佔全國死亡 16702 人的一半。

有不滿政府的人群上街示威，搬出一大籮理由：戴了那麼久的口罩，也不見控制得了疫情，封城禁足又能有什麼收效？藥廠趁機發新冠大財，把病情說得越嚴重越好，這邊剛有疫苗推出，那邊又傳來變種南非、英國、巴西病毒，還不知明年又有什麼新的毒株冒出。也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柬埔寨、越南等國竟能獨善其身，沒有被捲入？為什麼台灣 2300 萬人口中，只有 7 人死亡？

不管怎樣，各級政府該做的都做了，從關閉學校、托兒所、商店、餐館，到頒佈限聚令、強制戴口罩、肢體距離；從派錢、調動軍隊協助長期護理院、對抵加人士隔離 14 天，到呼籲停止非必要出境。餐廳禁止堂食，只能外賣，商店禁售非必需品，各類娛樂場所關閉，超過 65 歲的長者必須留在家中，不同住址的人不能夠相聚，即使婚慶、生日也沒有例外。如今宵禁正式實施，若再有嚴厲的禁令，除非是 24 小時不許踏出家門一步，人人困獄，戶戶為牢，直到全民接種疫苗，集體免疫。

疫情令人們腦洞大開，在苦悶中出現的漫畫、笑話、小品、短訊，妙語如珠，給愁雲慘霧的景況帶點歡樂氣氛。網上就有許多關於宵禁的話題紛紛流出，首先是遛狗。因為宵禁期間可以在一公里範圍內遛狗，於是有人揶揄，將各大狗小狗出租，每小時收費若干，給那些想走出門外的人借牽狗隻獲得片刻自由。拜禁令所賜，一夜之間狗的身價提升，人傍狗勢，人隨「走」狗，真的是狗眼看人低。我的老外鄰居養了好幾隻大狗，晚上想出去兜風，可以敲門借狗一用。問題是，刺骨寒風，砭人肌膚，隨狗折騰，奔波何苦？倒不如躲進被窩，尋求好夢，管他宵禁到幾時；所以，這條禁令只能對夜貓子才有用。還有人發來照片，是 St-Hubert 雞餐外賣小汽車，可以在宵禁夜晚通行無阻，來去自如。如果有誰擁有這樣一輛車，比遛狗還管用，既不怕狂風大雪，也不限一公里範圍。

勒高省長苦口婆心請求老年人盡量留在家中，也希望不要讓老年人帶孫，避免感染。特別是在托兒所的小孩，他們的小夥伴中，很多人的爸媽都是前線醫護人員，小孩子受感染的機率很低，但很容易傳給年老的爺爺奶奶、公公婆婆，特別是本身患有其他疾病如心臟病、糖尿病等之長者，一旦受到感染，其後果不堪設想。我和老伴都是要定時服藥的慢性病患，理所當然就歸入「高危」一族。

曾經與一些比我大十幾二十歲的老人家通電話，勸他們要留在家中，不要以身試險，萬一中招，會帶給後輩數之不盡的麻煩。其中有一位卻理直氣壯的說：「沒有什麼大不了！我還不是經常出門，去唐人超市買東西，只要戴口罩，搓手液，勤洗手，百毒不侵，何必那麼膽小鬼！再說，我已經活了八十多年，就算真的確診，也不用怕！我活夠了！哈哈！」我無語，自認口鈍不會說服人。

長女的好友，才三十幾歲，剛生下第二胎，日前確診，原因是她的醫生夫婿先前已確診，最終還是傳給她，幸好還不需要住院。小女的同事上週確診，還不到三十，她的味覺全失，平時在實驗室每天都靠舌尖嚐試產品味道，而今味蕾失靈，什麼時候恢復正常，答案未知。所以，兩女非常小心，不敢與我們接觸，完全是為了保護家人性命安全。真不明白有些人竟遷怒後輩，認為子女無情絕義，不肯帶孫輩來團聚，還悲觀的說：看來今年春節，肯定不會有兒孫敢回來拜年。我好言相勸：他們完全是為你們好，用心良苦；不能歡聚只是暫時，等將來疫情結束，一切會好起來的！其實，在視頻上相見，在雲端上拜年，能見到大家身體健康，平安無恙，就已經「賺」了，「贏」了！

一場瘟疫，歷盡滄桑，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都在疫情中顯示出來。宵禁之後呢？還有什麼？(第 1132 篇) (2021.01.14)

歷　經

四十年間彈指，三千首後搜腸。腹內尋詩無李杜，屋裏翻書有宋唐。老來心尚狂。

盡閱凡塵起落，歷經世事炎涼。焉計錢財評勝敗，豈數功名說短長。笑談迎夕陽。

——《破陣子》四十一年彈指間

1980 年 2 月 1 日抵達加拿大，轉眼 41 年。當時還沒有互聯網，全靠那本《世界知識年鑒》，將重要資料抄寫在日記本扉頁上——加拿大總督施賴爾；總理杜魯多；魁北克省長勒維克；滿地可市長德拉波；美國總統卡特；法國總統德斯坦；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西德總理施密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泰國首相江薩・差瑪南。身上還隨時帶地鐵圖、巴士時間表，當然不知道手機是什麼東西。

1980 年 5 月 20 日，魁北克舉行獨立公民投票，當時我在 COFI 移民學校讀法語，幾位老師都是支持脫離加拿大獨立的一方，投票結果，40.44%選民認同獨立，59.56%選民反對。1995 年 10 月 30 日，萬聖節前一天，魁北克舉行第二次公民投票，49.42%選民支持獨立，50.58%選民反對，魁北克省長巴里梭將失敗歸咎於移民，特別是最大城市滿地可非法裔居民。加拿大又一次避過了分裂的危機。

也是 1980 年，11 月 4 日，美國舉行第 49 次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列根贏得 489 張選舉人票，擊敗謀求連任的民主黨在任總統卡特，於 1981 年 1 月 20 日就任美國第 40 任總統。四年後列根囊括 49 個州，以 525 張選舉人票大比數，擊敗民主黨候選人蒙代爾僅有的 13 張選舉人票成功連任，此記錄未被打破。

本週三，美國第 46 任總統、民主黨拜登正式就職，他是我抵加拿大 41 年來第 8 位總統，前此分別是民主黨卡特、共和黨列根(2 任)、共和黨老布什、民主黨克林頓(2 任)、共和黨小布什(2 任)、民主黨奧巴馬(2 任)、共和黨特朗普。奧巴馬是第一位美國黑人總統，賀錦麗是第一位女副總統，如果 78 歲的拜登因體康問題無法完成任期而由副總統接任，那麼賀錦麗就將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圓了克林頓夫人希拉莉當年無法實現的夢想，當然，未來一切都有變數，拭目以待吧！

41 年來，除了美國總統，其他重要國家政權交替，猶如走馬燈，回眸環顧，隆重登基，當權失勢，政變下台，或成階下囚，或臥病不起，或被問吊處決，不勝枚舉。過去還未上網，每年訂購年鑑，製作歷任總統、總理列表，如今資訊發達，一機在手，分秒能知。溫故知新，猶如昨日發生。

41 年來，加拿大歷經進步保守黨克拉克(1979-1980)、自由黨杜魯多(1980-1984)、自由黨端納(1984)、進步保守黨穆龍尼(1984-1993)、進步保守黨金寶(女)(1993)、自由黨克里靖(1993-2003)、自由黨馬丁(2003-2006)、保守黨哈帕(2006-2015)和自由黨小杜魯多(2015-)9 位總理。魁北克歷經魁人黨勒維克(1976-1985)、魁人黨 P.M.莊生(1985)、自由黨布拉沙(1985-1994)、自由黨莊生(1994)、魁人黨巴里梭(1994-1996)、魁人黨布薩(1996-2001)、魁人黨朗德里(2001-2003)、自由黨莊社里(2003-2012)、魁人黨馬華(女)(2012-2014)、自由黨奎亞德(2014-2018)、魁北克未來聯盟勒戈(2018-)等 10 位省長。滿地可歷經德拉波(1960-1986)、杜雷(1986-1994)、布克(1994-2001)、譚保利(2002-2012)、葛代爾(2013-2017)、普蘭德(女)(2017-)等六位市長(有幾位代理市長)。

41 年來，科技發明，日新月異，個人電腦、錄影機、光碟、傳真機、互聯網、數碼相機、智能手機、GPS 衛星導航系統、視像電話、3D 打印機、機器人、無人機航拍，還有更多諸如微創手術、磁力共振等醫學科技。記得 1981 年 12 月 16 日，我在廣州友誼商店以 100 美元兌換 173 元人民幣，這是當年的真實匯率。當時加拿大國內郵票 17 仙，海外郵票 34 仙，巴士月票 14 元。1986 年，在唐人街水晶宮吃一碟豬扒飯連一壺熱茶 3 元；四個人飲茶連小費不到 30 元。我在 1983 年以 799 元加稅買一部錄影機；750 元買一個微波爐；1987 年，一部像水壺的「大哥大」手提電話上千元，汽車電話也在九百左右；我在 1993 年以 850 元加稅買一部傳真機；1994 年以 3200 元買一台 386 電腦，500 元另裝光碟機，500 元買打印機，安裝記憶體每 1M50 元。如今，5TB 硬碟也就一百多元，64G 手指 USB 才幾十元。

41 年來，蘇聯解體，東歐變天，東西德合併，港澳回歸，歐盟成立，歐元取代法郎、馬克、里拉等貨幣流通歐陸，九一一事件，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氣候變化。一場新冠病毒肺炎 Covid-19，一年間將世界人口毀掉二百萬，是比世界大戰更可怕的禍患，疫苗剛研發成功，又傳來挪威有 30 人於注射第一針之後死亡的不幸消息。但不知未來 40 年，人類將何去何從？戴

口罩的美國總統在國會被包圍佔領的陰影籠罩下宣誓就職，沒有歌舞昇平的歡慶，只有如臨大敵的警戒，特朗普主義正在發酵，火山隨時爆發，拜登面臨的是百孔千瘡的爛攤子，如何安撫支持共和黨的美國一半選民？

歷經世事童心老，閱盡滄桑見識新。走馬燈中思往昔，江山依舊笑來人。歷經乎哉？經歷也！(第 1133 篇) (2021.01.21)

疫　年

送鼠迎牛，正日麗雲天，韻滿書樓。瑞雪辭舊，陳史回眸。開筆墨淡詞柔。憶青絲華髮，有誰怨、歲月難留？壽常增，笑人生起落，世事沉浮。

新冠疫情肆虐，數百萬無辜，枉祭瘟侯。眾國封城，億民罹疾，庚子災禍全球。盼仙丹靈藥，祈辛丑、良策籌謀。再從頭，祝順心如願，夫復何求！

——《春從天上來》辛丑新正開筆

庚子除夕，和往年大不一樣，沒有舉家吃團年飯、拍大合照；廟宇因為宵禁，晚上沒有善信去燒香迎接財神。冷冷清清的大年三十晚，家裏只有我和老伴兩人吃年夜飯。對影送年歸，揮春迎歲至，飯後找出紅紙剪裁，然後書寫春聯，懸掛大門口：「鼠去牛臨，送走新冠辭舊歲；災除福至，迎來大運慶豐年。」美好願望還是要許下的，儘管兌現的往往很少，但生機藏險境，希望在人間。

小可兒在視頻中唱歌，用粵語向外公、外婆說出「恭喜發財！」「祝官官、婆婆身壯力健，萬事勝意！」又展示大堆紅包，是她和弟弟的壓歲錢，遵囑要放在枕頭下，而新年紅包必須正月初一才派給姐弟倆。由於不同住址的家人禁止聚會，我們一早就將壓歲錢和紅封利是，托前來幫忙鏟雪的小女帶去；希望明年春節，一切能恢復正常，可以吃年夜飯，團聚拜年，這個心願一定會實現。

除夕那天，將汽車開去人手洗車門店，付二十元另給兩元小費，車子煥然一新。回到家，用吸塵機將全屋上下吸得一塵不染。中午，料理拜祭祖先，老伴焗燒豬肉，弄滷水鴨、豉油雞，還有海參燜冬菇鮑魚，雜燴湯，越南方形、長形大粽子，又弄「炸芋蝦」應節。午夜十二點，老伴搓紅湯丸，

清茶生果，膜拜迎春，這個東南亞過年的古老風俗，即使來加拿大四十多年，還一直保持不變。

雖然沒有孩子帶兩孫來拜年，我們還是依照傳統習俗，正月初一，家裏不許掃地，桌上擺放糖果全盒(八寶盤)，裏面有糖蓮子(寓意連生貴子)、糖椰(寓意爺)絲椰角、柿餅、糖冬瓜、瑞士糖、巧克力，廣東人過年，客人拜年時主人家會打開全盒讓客人抓糖果，叫做「?銀」，相信年青一輩已經沒有幾人懂得箇中含意了。

大年初一，未六點便起來，清晨敲鍵，索譜填詞，完成一闋《春從天上來(辛丑新正開筆)》，然後用毛筆抄寫，寓意「開筆大吉」也；權當賀年之禮，寄給全球親友，以彌補「破例」沒有郵寄賀年卡之憾。拋磚引玉，這幾天先後收到馬新雲、李俊豪、唐偉濱、姚洪亮、馮雁薇、伍兆職、陳黛黛、蔡麗華等詩友瑤和，又連續收到姚洪亮、馮雁薇、江麗珍、張聞山、蔡麗華、林明、伍兆職等詩友步和上期本欄《年關》篇前拙作：《齊天樂(送鼠迎牛感賦)》，兩個詞牌一共十五闋詞，組成《辛丑新春特輯》，其他沒有刊登在報紙版面的佳作，只能在《詩壇》網頁上發表，僧多粥少，知我諒我也！

庚子疫情，令人談鼠色變，「口罩人人戴，天天追疫苗；金牛蹄奮健，不及鼠瘟刁。」這是最不平凡的「疫」年，全球籠罩在變異病毒的威脅下，新冠確診累計約一億一千萬宗，死亡累計 240 萬人，加拿大超過 82 萬宗病例，兩萬一千多人死亡。面對這樣的數字，「年味」都充滿「疫」味。

往年正月初一，給全球十幾位親戚老師長輩們打電話拜年，是件賞心樂事，如今，電話簿上只剩下寥寥幾位，而且竟然找不出令人高興的東西來閒聊。因為春節，報喜不報憂，只說開心事，不宜談疫情，更忌拉扯到「某某人又走了」這樣煞風景的話題，所以在給老人家講電話時，總是小心翼翼，生怕誤踩雷區，牽惹悲傷。誰知，我還未啟口，對方就先聲奪人：「你知道嗎？某某某前幾天剛走了。唉！屈指一算，我去年總共送走了二十幾位好友。」我知道無論如何已經沒法把「死」字拉扯開，只好硬著頭皮聽老人家繼續疲勞轟炸，滔滔不絕，如數家珍，江河直瀉，口沫橫飛。我真欽佩老先生對死亡如此達觀灑脫，完全沒有忌諱。

我不是無神論者，我虔誠信佛，敬畏鬼神，也不敢冒瀆神靈。很高興看到中國大陸從過去高喊「人定勝天」，到今天的「天佑中華」。欣值牛年正

月初四，灶君述職後重返人間，他是否有向玉皇大帝稟報凡間疫情，不得而知，但願他將帶來好兆頭、新希望，善哉！(第 1137 篇) (2021.02.18)

感　世

韻海同舟，詩派同流。聚吟友、結社盟鷗。聯珠唱玉，攜手登樓。忽杳回音，驚回首，怕回眸。

樂天益壽，憫世悲秋。莫哀嘆、生死離愁。有情有義，無恨無憂。問名何價，人何在，復何求？

——《行香子》感世

上期《詩壇第 963 期》，除了本欄隨筆《卅載》和詩詞祝賀《華僑新報》卅週年報慶，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多位詩友寄來詩詞，包括：伍兆職、馮雁薇、李錦榮、馬新雲、姚洪亮、江麗珍、蔡麗華、許懷嬌等，以詩言志，字裡詞間，隱約體現文人互敬、飲水思源的傳統道義和高標素質。

本期《詩壇第 964 期》，除了溫哥華李錦榮詩兄賀《華僑新報》卅週年報慶，還有賀馮雁薇姐和姚洪亮學長各添第八個孫子，以及許之遠老師賀澳洲李時宇先生令慈 103 歲壽辰的祝壽詩。猶憶三年前，老壽星百齡期頤壽誕，受許老師所托，筆者向全體詩友發出邀稿信，「詩壇」推出《恭賀李時宇詩友令慈期頤榮慶特輯》，雖然大家素不相識，竟然收到 16 位詩友 18 首詩詞，包括：許之遠、伍兆職、黃國棟、左永強、馮雁薇、劉家驊、鄭石泉、江麗珍、馬新雲、姚洪亮、蔡麗華、林明、雷一鳴、朱九如、盧國才、韓志隆等。這一件事，當時給我啟發很大，相信人間有情，詩國有愛。

詩會會慶、報社報慶、壇主壽誕，詩友辭世，詩壇每次皆組稿刊出紀念特輯，上述詩友中，黃國棟、鄭石泉先後仙逝，眾詩友紛紛寄來詩詞悼念，除非不食人間煙火，隱世埋名，否則，無動於衷，不聞不問，惜墨如金，視而不見，都令人難以理解。患難見真情，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信乎？

2007 年 2 月 16 日《詩壇第 371 期》刊登「沉痛哀悼子漢詩友逝世特輯」；2013 年 7 月 12 日《詩壇第 696 期》刊登「劉能松教授逝世一週年紀念特輯」；2016 年 2 月 5 日《詩壇第 714 期》刊登「敬悼汪溪鹿詩翁逝世紀念特輯」；2016 年 8 月 26 日《詩壇第 743 期》刊登「敬悼吳永存詩翁逝世

紀念特輯」；2018 年 5 月 10 日《詩壇第 825 期》刊登「敬悼何宗雄詩翁逝世紀念特輯」；2019 年 6 月 6 日《詩壇第 875 期》刊登「黃國棟老詩翁逝世紀念特輯」；2020 年 4 月 9 日《詩壇第 915 期》刊登「鄭石泉詩翁逝世紀念特輯」，這些紀念特輯中有很多逝世詩友之珍貴遺稿，都可以在「詩壇」網頁「各家詩詞集」中找到。

昨晚剛收到鄭石泉詩翁女兒的來函，寄來了一張合家歡照片，並註明「這張是我父母與兩兄嫂及侄女們於 2018 年 1 月在長沙合影留念」。鄭老於去年 3 月 30 日在湖南長沙逝世，紀念特輯一共有 20 位詩友 30 首詩詞，包括：伍兆職、劉家驊、李錦榮、馮雁薇、姚洪亮、馬新雲、蔡麗華、江麗珍、許懷嬌、鄭懷國、李忠祐、唐偉濱、李俊豪、李永洪、韓志隆、高鴻泉、林明、韓修乾、黃耀梓、盧國才等。

去年 3 月 8 日，加拿大第一位新冠病毒患者在溫哥華不治，掀開了鼠年疫情序幕，一年後的今天，加拿大全國累計確診 91.3 萬宗，累計死亡 22500 人。我們因居家令而不能與兩女共餐，不能與兩孫相聚，不能探望親友，更別說上館子用膳，全年到唐人街的次數也不足五次；從去年 3 月中旬到 7 月，足足四個月沒有出門，沒有取報紙，沒有理髮，沒有給汽車加油。一年一度的父母忌日，破例只有我和老伴倆拜祭，農曆新年也首次沒有誰來家裡拜年。這是抵加拿大 41 年來，從未有過的難忘經歷。

這一年來，我幾乎每天在家、出門、睡覺都穿運動裝，懶得換衣服，反正口罩不離面孔，走在路上也未必有人認得出你是誰，冬天加上外套、帽子、圍巾，就更成了蒙面人。看醫生都是電話問診，日前右耳發炎，小女特地陪我去伊莉莎白診所預約看急症，雖然我的 N95 口罩是剛剛換新的，護士還是要我除下，換上她遞給的。登記醫療保險卡時，她用 Lysol 消毒紙接過卡，不停的又搓又柔，還是不敢碰卡，大費周章。誰知那位印度裔醫生的口罩戴在鼻子下面，他為我檢查耳朵，兩個鼻孔大大的露在外面，小女看不順眼，想插嘴，他卻囂張跋扈的說：「妳閉嘴，讓妳爸爸說話。」

老伴思念小可兒和小樂兒姐弟倆，每天晚飯後一定要與兩孫視頻聊天，互道晚安。我們渴望早日解封，不再宵禁，可以自由出外探親，很羨慕住美國的同學，他們大多數都已經注射疫苗，有的已接種第二針。近日聽說 65 歲以上可以接受預約，但只限於滿地可，而拉娃還必須滿 70 歲才夠資格。忽又驚聞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疫苗會有血栓副作用，如果有得選擇，當然

希望是莫德納 Moderna 或輝瑞 Pfizer 疫苗。不管怎樣，曙光在望，總算熬出頭了！雖然變異病毒又在肆虐，第三波疫情正在逼近，相信過了今年一定好！

許之遠老師「老生常談」粵語講座自去年 10 月底在 Youtube 開講，每週五次，我已將連線加在「詩壇」上，聽得懂廣東話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姚洪亮學長自去年 3 月底開始寫《有此「疫」說》，每天一則，篇末附有五絕跋題，後來端華同學陸續加入跋詩行列，每天撰詩十來首，一年高達數千首，洋洋大觀，是疫情下一道值得瀏覽的風景線。為人處世，有感而發，題目就用「感世」吧！(第 1140 篇) (2021.03.18)

疫　詩

疫說題詩成跋，精言化句由心。點滴思泉靈感湧，璀璨遺珠滄海尋，時空跨古今。

談笑閒聊漫筆，揶揄嘲諷餘音。遠近菁英齊匯聚，多少情懷互唱吟，端華硯誼深。

——《破陣子》「有此“疫”說」一週年有感

去年 3 月 30 日，法國姚洪亮學長開始寫第一篇《有此「疫」說》方塊文章，每天一則，短小精悍，內容豐富，立論清新，引人入勝。由七月底起，篇末有鄭懷國「跋曰」五絕，後來姚洪亮也步韻，九月中旬江麗珍加盟，成了疫詩三劍客。由八月份起，鄭懷國甚至決定由第一篇開始補寫所有跋題，並戲稱「回馬槍」，姚洪亮也在補食「回頭草」，兩個多月後，終於完成補白。從去年九月開始，陸續有端華同學加入寫詩隊伍，人數由剛開始的三、五位，到今天的十二位，如果每天一則「疫說」寫詩 12 首，一年積累下來的「疫詩」總數將高達 4380 首，何況還有些同學每天不止一首。

跋題詩只有四句五言，由三位領題者其中一人撰寫，大家步韻，然後提前一天先發給各位同學「做作業」，他們各自將完成的「功課」傳來，由我收編。我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開闢《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同時也在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轉載姚洪亮《有此「疫」說》和《疫話跋題》。每天起身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十二位同學的步韻五

絕，逐一分別加入他們自己的《跋題詩作總錄》中，兩個網頁來回奔走，有時掛一漏萬，甚至張冠李戴，要同學提醒修改。這一項工作，一開了頭就註定無法停下來，雖然頗費勁，但見到同學們詩情高漲，吟興正濃，眼看汗水澆灌的「疫詩跋圃」開花結果，作為老園丁，我心中非常快慰。「端華」同學多詩友，此言不假！

適逢《有此「疫」說》一週年之際，我做了個小統計，列了一張清單，讓同學們看到自己的成績表；過去一年 366 個「跋題」，題目絕大部份兩個字，到今天為止，整整一年中共發表了 2333 首跋題詩作。包括：鄭懷國 368 首，姚洪亮 367 首，黃健生 202 首，江麗珍 195 首，許懷嬌 194 首，蔡麗華 189 首，陳黛黛 172 首，黃金珍 172 首，蔡琴華 151 首，林俊杰 148 首，高鴻泉 141 首，翁開順 34 首。

這份清單看似沒有什麼特別，卻都是同學們的心血結晶和腦力勞動成果。試想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作業派發，吟不同的詩，押不同的韻，有時還要規定必須用某特定範圍的字，除了要絞盡腦汁，還要避免與其他同學使用相同的詞彙。由於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用了哪些字，直到在網上發表，謎底才揭曉。這樣每週七天、每月卅天沒有休息的寫詩，有人真的擔心靈感會枯竭。這就要看寫疫說的姚洪亮兄了，他必須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每天不停的補充精神糧食，將各處匯集的見聞搜羅、篩選、求證，再用淺白的故事、精彩的對白、概括的結論，寫成「疫說」，而寫「跋曰」的鄭懷國兄就更是高手，要將全文精華濃縮成四句二十個字，這可不是眼高手低的人能隨便脫口成詩。當文章和跋題初步輪廓形成，再由三劍客統一定稿，最後才將功課分派，限定 24 小時完成作業。如此運作，周而復始，比起他們仨，我這編輯不算什麼。而群體的智慧更是不低估，其用詞令我大開眼界。

為了迎接《有此「疫」說》一週年，我用藏頭格寫了首七絕發給姚洪亮兄，他轉給同學們步韻，不到兩天時間，竟然收到十幾首鶴頂格，都是以「有此疫說」開頭，以「詩、持、時」結尾，而且用詞遣句，運用自如，雖然不敢說爐火純青、登峰造極，但已經是出神入化、筆底生花。試舉例如下：有識有懷，此番此刻，疫消疫退，說喜說悲；有誼有情，此時此境，疫災疫患，說苦說甜；有跋有題，此間此際，疫殃疫境，說古說今；有山有水，此景此風，疫變疫苗，說三說四。而押韻也盡搜奇字，各顯神通；喜看疫詩萬紫千紅，百花齊放，給疫情陰影籠罩下的騷壇畫出一道亮麗的彩虹。

用短文寫疫話，以跋題吟疫詩，並一直堅持下去，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風雨不改，成了海外抗疫文學又一個里程碑，這個紀錄是值得寫進詩壇史冊的。《有此「疫」說》和《端華同學「疫話跋題」唱酬錄》如果結集流傳，肯定是段文壇佳話。若干年後，當疫情消失，健忘的人們不再提及新冠病毒，但《有此「疫」說》和數千首跋題詩，一定會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銘心刻骨的難忘回憶。

疫苗接種正在全球如火如荼進行，全民免疫的美好願望在憧憬中即將實現。明年的今天，如果還有人記得《有此「疫」說》和疫詩，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是我們端華同學。謹以此文，向疫說創始人姚洪亮學長致意，感謝他與鄭懷國、江麗珍三位帶頭撰跋題詩，並發動同學們相繼拿起詩筆，敦促、協助、鼓勵、指導，使大家對詩詞產生興趣，由被動到主動，對掀起舊體詩創作風氣，起了重要作用。期望更多同學加入寫詩行列，匯成一支不可忽視的生力軍。任重而道遠，迢迢詩路上，能找到多幾位同道，互相學習，斟酌推敲，切磋詩藝，斯願足矣！願以此「疫話」與諸位同學共勉！(第 1142 篇)(2021.04.01)

淪　陷

欲弔亡魂無處祭，亂葬坑中揭謎。泣血求天帝，睜開法眼觀塵世。

又屆清明悲緒繫，此恨年年歲歲。淪陷冤難逝，徹查真相今生誓。

——《惜分飛》金邊淪陷 46 週年祭

今天是 4 月 13 日，柬埔寨、寮國(老撾)佛曆新年，也是泰國宋干節(潑水節)。1975 年柬新年三天節慶之後的 4 月 17 日，赤柬烏衫兵攻佔首都金邊，高棉易幟，柬國變天，「和平之島」淪為人間煉獄，約三百萬人喪生，堪稱空前絕後。直到 1979 年 1 月 7 日，越南「侵略軍」奪下了金邊，將水深火熱中的柬埔寨民眾從「紅色高棉」的血腥統治下拯救出來，結束了三年零八個多月的恐怖歲月。

遠在紐西蘭的翁開順同學，數月前寄來了兩首七律《金邊淪陷》，居於加拿大緬省溫尼伯陳黛黛同學除了次韻，又填了一闋《青玉案》，連同翁開順的和韻，我將詩詞輯成了《端華同學唱酬錄之 193：金邊淪陷》，貼在

《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隨即收到法國黃健生、瑞士江麗珍、美國蔡麗華等的次韻詩作，而我也步開順和黛黛原玉，寫了兩首七律和填了《青玉案》，作為對「四、一七」的血祭。

著名印支文學作品《紅色漩渦》作者余良兄，在今年 3 月 28 日發表的文章《越南——愛恨交加的國家》中寫道：「幾乎每一個高棉人，都離不開與越南人的感情糾葛。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創造了舉世無雙的奇跡：人民熱烈擁抱侵略者，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拯救他們：美國撒手不幹了、中國支持紅色高棉、泰國無能為力又不是其責任、老撾比柬埔寨還弱小。因為紅色高棉的罪惡，任何意志堅強的愛國者、民族主義者、『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虔誠的共產主義理論家、『主權高於人權』的鼓吹者、衛國勇士、正義真理捍衛者等等，如果生活在當時環境，除非發瘋，都渴求越軍前來解救。你要聲討越南侵略，先聲討紅色高棉。你說忘記歷史就意味背叛，請記住紅色高棉。」冤有頭，債有主，余良兄的文章一針見血指出高棉悲劇的幕後真正策劃者，將真相揭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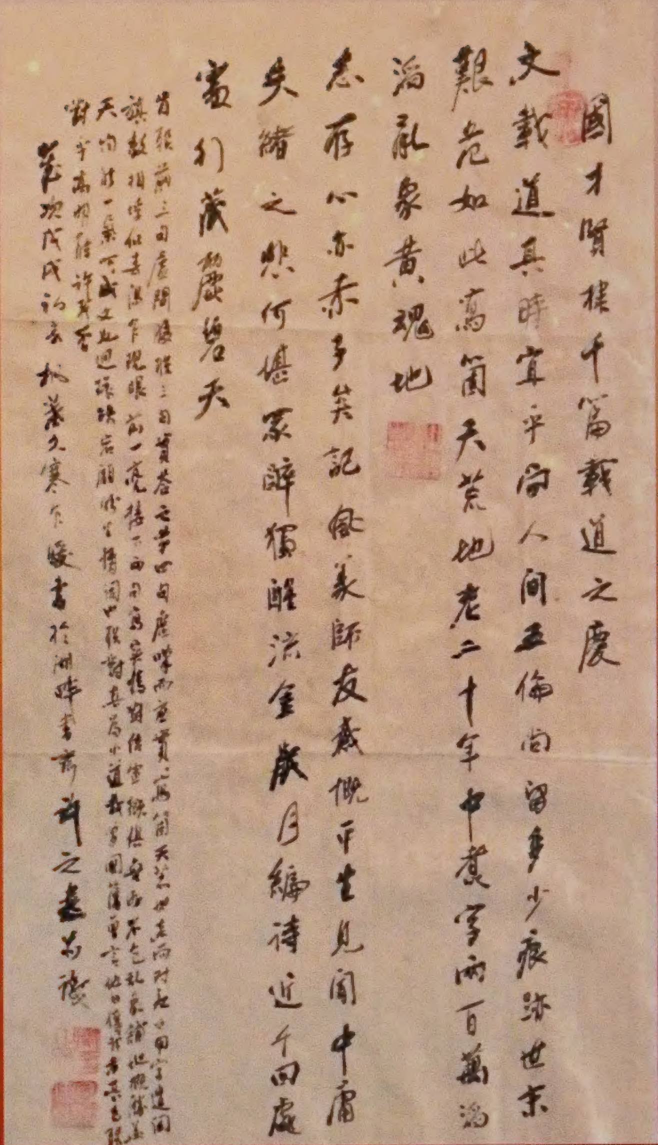
有位大陸來的朋友一直不同意是中共支持柬共，又認為毛澤東當時已病重，無法介入其中。他說那其實只不過是「排華」，因為長期以來，華人掌握柬埔寨貿易市場、工商企業、金融財政等經濟命脈，他還說，要推行社會改革，就要發動流血革命，就必須向有錢的華人開刀，就像國內當年土改時，殺掉一批地主。如此輕描淡寫，可見此君對柬埔寨政情欠缺瞭解。須知，數十萬華人和兩百多萬柬埔寨人被屠殺，已經不再是「興無滅資」，而是正如被其幕後主子讚譽的：「一舉建成共產主義，我們辦不到的事，在柬埔寨已經實現了！」

金邊政權一垮，赤柬聲稱因為美國飛機馬上要來轟炸，將全城兩百多萬人驅趕到農村，至少有兩三萬人死於疏散途中。紅色高棉這夥幼稚的極左狂徒，以為城市裡隱藏敵人，是資本主義的醜惡溫床，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消滅城市，取消貨幣和市場經濟，實行全民供給制，按需分配。男女老少集體勞動，吃「大鍋飯」(沒有米飯只有香蕉幹稀粥)。為了更有效推行高壓統治，禁止私有財產，取消家庭，婚姻由「安卡」(組織)安排，婚後夫婦分開居住，取締宗教活動，關閉寺院，勒令僧人還俗，不設學校，禁用書籍和印刷品，取締傳統歌舞戲劇，嚴禁西方文化傳播。全國沒有郵政電信、銀行，沒有醫院，衣服全染為黑色(這樣就不怕髒)。政治上，實行高度管制和清

洗，國民被區分為「舊人」和「新人」，「舊人」是指金邊「解放」前就已經在「解放區」的人口，主要是農民；「新人」則是高棉共和國的軍政人員、知識份子、僧侶、技術人員、商人、城市居民等，他們在「舊人」的監督和管制下，從事超常的體力勞動，造成大規模餓死、累死、病死和被隨意處死。

據柬埔寨歷史資料收集中心一份報告，他們在美國、澳大利亞、荷蘭三國的協助下，在全柬 170 個縣中的 81 個縣進行了勘察，在 9138 個坑葬點，挖掘出近 150 萬個骷髏。1997 年 7 月 22 日被捕的赤柬頭子波爾布特，於 1998 年 4 月 15 日於柬泰邊境安隆汶死去，2007 年，由聯合國與柬埔寨共同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陸續逮捕了農謝、英沙利、喬森潘和早於 1999 年被補的康克由、塔莫，2009 年 2 月 18 日「審紅庭」正式開審，這夥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赤柬頭子被控以反人類罪和戰爭罪，終身監禁。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史實，經過八十餘年，並沒有成為「明日黃花」。儘管很多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了赤柬忠實執行其主子面授的政策，時至今日，46 年過去，遍查大陸出版的史書，仍然對柬埔寨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歷史真相，含糊帶過，除了對紅色高棉「解放」金邊大力稱讚，又強烈譴責越南入侵，卻對向柬埔寨輸出革命和階級清洗路線導致大規模死亡的根源三緘其口。我相信，若干年後，一定會有董狐直筆，挑起歷史的沉澱，真相大白，後人在撰寫史書時，必然會尋根問底，給柬埔寨這段迷離懸案公平交代，還高棉三百萬冤魂一個清白。(第 1144 篇)(2021.04.15)



ISBN 978-1-7778664-5-7